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三輯

沈雲龍 主編

湖濱補讀廬叢刻

鍾廣生著

文海出版社印行

新疆志彙目次

杭州鍾廣生孫奩甫

卷之一

新疆建置志序

新疆職官表序十三篇

國朝置省後官制表序

國朝置省後武營官制表序

國朝置省後旗營官制表序

國朝置省後蕃部官制表序

乾隆以來軍府舊官制表序

乾隆以來綠營舊官制表序

99109771

國朝回部舊官制表序

國朝蒙部自置屬官表序

準部故國自置屬官表序

回部故國自置屬官表序

漢唐以來建置職官表序

漢唐來以藩國受封官爵表序

西域古國自置屬官表序

新疆人物志序

卷之二

新疆實業志總叙

農田

蠶桑

森林

畜牧

漁業

礦產

工藝

商務

卷之三

新疆郵傳志總叙

新疆志書 目次

二

驛站

自迪化西至伊犁驛程表 自迪化西北至塔爾巴哈台  
驛程表 自迪化東北至巴里坤東至哈密驛程表 自  
迪化東南至吐魯番東至哈密驛程表 自古城東至哈  
密東南至嘉峪關驛程表 自綏來北至阿爾泰山驛程  
表 自古城北至科布多驛程表 自伊犁西南至阿克  
蘇驛程表 自吐魯番西南至庫車驛程表 自焉耆南  
至塔羌驛程表 自庫車西至烏什驛程表 自阿克蘇  
西南至莎車驛程表 自巴楚州西至喀什噶爾東南至  
莎車驛程表 自莎車東至和闐驛程表 自莎車西南

至蒲犁驛程表

郵政

郵局遞發程期表

電綫

電綫表

鐵路

鐵路虛綫圖 附

王晉卿師評職官表序十三篇云言簡意賅翔雅有度

馬通白先生評實業志全篇云仿遷固之體裁得典志

之要刪證古論今氣勢浩瀚雖杜鄭復生今日未必過

之擇言之雅猶其餘事

# 序

國朝戡定西域經營締造垂二百年其時草昧初闢歷朝改作之迹略而弗詳加以中夏寇亂南北兩疆大小官廨檔冊焚毀散亡蕩然掃地殆盡丙午之歲余奉命來藩新疆慨然念先朝沐櫛之勞文治武功歷時愈遠益湮沒墜失無可徵信迺招集二三博雅同志之士分纂新疆圖志收亡補遺勒爲一書當時予所手訂者凡十餘篇而實業一編典茂淵懿獨翹然而出其類久之始知其稿爲鍾笙叔孝廉所創爲笙叔以事成新疆余初見之未之奇也旣得所爲文狂喜抃舞乃益傾倒囊篋相與討論修飾益縱論古今文字得失口講指畫連日夜不少休莊



子曰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今處榛狉之世氈裘湮酪之鄉販夫之與居游卒之與伍次寥岑寂子焉寡儔忽得笙叔其人者警欬其側其爲喜更可知也余去新疆三年矣國變而後笙叔亦北歸倉猝邂逅於燕都市上握手相語欬歔流涕已而別去不復相聞問癸丑之冬笙叔復至京以書來並輯其所爲文若干首丐序於余余觀其所作多在新疆顛沛患難之中獨抱其所學精詣猛進怡然歌嘯於蕩莽荒忽無人之墟此韓昌黎氏所謂在此不在彼者也烏虜吾烏能測其所至哉新城

王樹枏

新疆志彙卷一

新疆建置志序

新疆東扞長城北蔽蒙古南連衛藏西倚葱嶺以爲固居神州  
大陸之脊勢若高屋之建瓴得之則足以屏衛中國鞏我藩籬  
不得則關隴隘其封河湟失其險一舉足而中原爲之動搖是  
故漢取三十六國以斷匈奴右臂唐開西安北庭以制諸蕃元  
胡崛起金山奄取西域卒滅宋金而有天下明代控馭弗及瓦  
刺數寇而河套以亡此皆明效章驗而論者謬以爲天地所以  
界區域絕內外不可以威服化理雖得不爲益棄不爲損斯於  
形勢不亦闡乎秦以前尙已自漢以來始開遠跡而匈奴之強

弱常與西域之通塞爲終始武帝結烏孫躡大宛田輪臺渠犂  
置使者校尉領護山南諸國於是北虜之勢始衰然其時漢獨  
護南道猶未盡併北道也及鄭吉爲都護治烏壘城兼領北道  
而匈奴迺罷僮僕都尉幕南無王庭焉光武中興天下多故未  
遑外事山南君長不制於漢裂爲五十餘國永平之際匈奴脅  
之共寇河西漢迺復置都護長史戊己校尉更治其地而邊境  
以寧安帝即位詔罷都護遂棄西域北匈奴更收屬諸國時爲  
侵寇議者欲閉玉門陽關以絕之故終漢之世歲無寧宇魏晉  
以降中州俶擾鮮卑西部起山北致強大其支族豪長竊據華  
夏僭閔位者數百年

慕容拓跋宇文禿髮  
乞伏諸氏皆鮮卑族

北魏則有蠕蠕悅般高車後周

則有突厥鐵勒皆分據北疆迭長爭雄迄於隋季世爲邊患唐興太宗奮其武烈攘鐵勒平高昌墟薛延陀逐西突厥於伊麗河外悉定西域之地建北庭都護以監北道安西督護以監南道道各置都督府其屬曰州曰縣州有刺史縣有尉有令其戍邊之兵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皆有使自都督以下悉領於大都護故其時邊庭晏然烽堠無警者垂六十餘年開寶以後唐室中微西垂之地北淪回鶻南入吐蕃沙陀復起金山而承其敝逮於五季邊禍相屬宋時遼最强盛天山南北悉降於遼元起朔漠盡取塞地山北爲阿力麻里及回鶻五城諸王海都行營治軍之所山南爲別失八里諸城置宣慰司元帥府以

統之故能力征經營混壹區夏至於有明國威不振盡失瓜州以西地僅扼嘉峪關而守其後畏兀兒吐魯番諸族更盛迭衰而山北復分爲四衛拉特部雖時一朝貢特示羈縻終不能撫而有也繇是觀之中國盛則威力足以相制而疆場以安及其衰也舉邊要而捐之則往往乘中國之敝而天下卒以多事伊古以來得失之鑒灼若著龜雖有明智弗之能易已洎夫有清盛時長駕遠馭旣奠方夏悉主悉臣惟準噶爾崛強西隅負固不服歷康雍乾三朝之間王師載駕戈鋌所指雷徹霆摧於是

一討噶爾丹再俘達瓦齊三殲阿睦爾撒納鯨鯢是翦納土歸命是爲北疆底定之始旣而回首霍集占兄弟煽衆爲亂移師

南嚮迭克名城二豎窮蹙授首荒外是爲南疆底定之始先是  
準夷再平會廷臣決進止在朝議者咸以戎索之外古者弗臣  
得其地不可以耕虜其人不可以使服而舍之守在四夷於義  
爲便獨大學士傅恆主進取之策高宗韙之內秉乾斷外排群  
議乾隆二十四年遂建總統將軍於伊犁並參贊辦事諸大臣  
鎮撫之畫烏魯木齊以東地置設州縣隸於甘肅省爵回準王  
公台吉世襲各有差復回部札薩克伯克各官分理回務俾鈐  
束其衆繇是內外葱嶺大小十餘蕃部若哈薩克布魯特霍罕  
安集延瑪爾噶朗那木干塔什干巴達克博洛爾布哈爾愛烏  
罕即阿富汗痕都斯坦巴勒提等咸效職納貢扶伏稱臣當此之時拓

疆萬里帶甲之士四萬歲入米粟十四萬三千餘石開屯列戍  
碁置星羅蓋自漢唐以還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咸同之際邊備  
漸弛回匪金相印白彥虎等相繼爲亂安集延酋阿古柏應之  
盡陷天山南北諸城俄羅斯復入踞伊犁全疆糜爛朝廷震恐  
論者謂髮捻初平宜休兵息民西域阻遠非所宜急尤慮強隣  
伺釁連兵不解擊動全局頗多持閉關之議者獨左宗棠力爭  
不可疏言自古中國邊患西北常劇於東南顧祖禹論方隅形  
勢視列代建都之地以爲輕重我朝定鼎燕京內外蒙部環衛  
朔方前代九邊胥成腹地皆開新疆立軍府之所貽也是故重  
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衛京師新疆不固則蒙古不安

匪特秦晉各邊時虞侵軼即直北關山將無晏眠之日況今昔勢殊俄人拓境日廣緣邊東西萬餘里與我壤地毘連僅藉蒙部爲之扞蔽徒薪宜遠曲突宜先臣愚以爲地不可棄兵不可止願挈舊有之疆宇還隸職方以弭外釁固吾圉疏入報可宗棠遣師出關盡復故所失地光緒四年迺建議開行省設郡縣爲久遠計時以伊犁未歸不果及安酋再糾衆犯西四城宗棠念非改省治立重鎮無以爲長治久安之本六年四月抗疏復申前議原議設總督駐迪化設巡撫駐阿克蘇蓋深得軍民分治之意未及行而宗棠內召以通政使劉錦棠代之七年伊犁欵成俄人反我侵地八年陝甘總督譚鍾麟會錦棠損益宗棠先後所條奏者上之於是行省之議始定以新



疆為陝甘總督兼轄省分迪化為省治廢烏魯木齊都統設巡

撫駐之置甘肅關外等處布政使以鎮迪道兼按察使銜移伊

犁將軍駐惠遠城統治駐防蒙哈旗務置左右翼副都統一領

隊大臣四而以塔爾巴哈台參贊兼領右翼使屬焉移烏魯木

齊提督駐喀什噶爾城並設置道府以下廳州縣各有差北疆置鎮

備道駐省城改迪化直隸州為迪化縣增設迪化知府轄迪化及舊設昌音級來阜康奇台五縣徙奇台縣於古城遷巡檢於舊縣治其哈密鎮西吐魯番廳如故光緒十二年增設庫爾喀喇烏蘇廳十四年裁伊犁撫民同知升為伊犁府附府設級定

縣以廣仁瞻德拱宸塔勒奇四城隸之設甯遠縣以惠遠熙春兩城隸之設伊塔分巡兵備道駐焉遠城兼中俄通商交涉事宜設霍爾果斯分防廳精河廳改塔爾巴哈台理事通判為直隸廳兩廳東西城置阿克蘇分巡兵備道設溫宿直隸州喀喇

沙耳廳庫車廳拜城縣烏什直隸廳西四城置喀什噶爾分巡兵備道兼通商事宜設疏勒直隸州疏附縣英吉沙爾直隸廳莎車直隸州葉城縣瑪納巴什撫民廳和闐直隸州于闐縣 其後巡撫陶模

饒應祺各有增置二十四年增設新平廳二十八年升疏勒廳為府增置伽師縣升莎車為府增置蒲犁分防廳皮山縣洛浦縣改瑪納巴什廳為巴楚州升溫宿州為府增置溫宿縣柯坪分縣升

喀喇沙爾廳為焉耆府增置輪台縣塔羌縣改庫車廳為直隸州增置沙雅縣迪化府屬增置半達縣呼圖壁分縣吐魯番廳屬增置鄯善縣 自光緒八年迄於二十八

年凡置道四府六廳十一直隸州二州一縣二十一分縣二地

東西七千餘里南北三千餘里

案漢書云東西六千餘里南北千餘里其時玉門陽關皆在今燉煌以西而天山北路不在界內故較今爲狹

東

界甘肅安西州南界退擺特及克什米爾巴勒提等部東北界阿拉善及喀爾喀蒙部西北界俄國七河省斜米帕勒庭斯克省提封田一千一百五十萬一千四百七十六畝民戶四十一萬二千二百一十家丁二百萬三千九百三十一口同光軍興北疆被禍最烈其後勞徠拊煦離邊稍集及宣統元年戶版贏於光緒三年之數二倍然多僑戶土著什無二三天山南北以氣候風土之不同故饒瘠衆寡之數因以大異南疆惟新平嫺羌壤地荒僻烏什醜土境陔人民稀少其他各城則旣富且庶

熙熙稱盛矣今爲攷域望之因革種姓之區分推詳方位道里之遠近夷察風俗純駁生齒息耗以求本末窮變之由參稽聞見蒐而論之庶得其要刪焉

案建置志全稿爲宋芝田侍御

伯魯

所剏作別有單行本

原叙因襲一統志序文頗嫌簡率特更易之後之覽者其

審諸 自記

## 新疆職官表序

### 國朝置省後職官表序

新疆開置行省始於光緒八年督師左侯首建大策通政使劉錦棠踵成之於是軍府之制一變而爲郡縣之制監司守令在位咸秩小大納職悉主悉臣自漢唐以來未有建置若斯之盛也論者謂國家之立軍府百年於茲矣統之以重臣監之以王官禁衛之旅荷戈之卒更戍而居守均之設官也何必郡縣雖然設官所以守土也新疆緣邊七千餘里英俄交壤華離甌脫尺寸不可讓人往者坎巨堤之役二國爭蒸其間蒲犁以設官而存帕米爾以未設官而亡郡縣之所繫其重若此嚮使國家

當日胥邊徼而變置之縣其地人其人正封域之名畫然知有主守俄人雖狡安所得乘吾之隙則額爾齊斯以西納林河以北皆我之舊壤而同光以還之界約皆可以不作古人有言挈餅之智守不假器况於疆場之大事乎今朝廷眷顧西陲且有改設總督之議將以保新疆者保蒙古者保京師而溯其端則自變軍府爲郡縣始故著其興革令後世得覽使知世勢雖殊要之以守土爲本

國朝置省後武營官制表序

新疆初建行省內敕外安旣罷番戍換防之制編定籍伍用承衛邊疆始移烏魯木齊提督駐喀什噶爾天山南北並設三鎮

七協二十九營凡參游之屬二十四都守之屬六十五千把之屬三百七十三而軍標撫標營員尙不在列其衆建周備若此往者西北邊儲專仰給於協餉庚子以後饟需不繼於是度地形扼塞量營汛之可裁者省併游擊以下五十餘員丁戊之際復變通舊章改編防營節其饟糈以養新練陸軍蓋開省迄今三十餘年營伍之制凡三嬗矣今國家作新戎政各省標營略已裁汰無遺惟新疆以邊要故什存四五異日新軍訓練推及國防其規制之變更又有可得而見者爰攷其本始以明其蛻化之由籌邊守者庶鏡觀焉

### 國朝置省後旗營官制表序

新疆初立軍府八旗勁旅星拱雲屯朝廷常簡親貴重臣使鎮撫之而參贊辦事領隊諸大臣秉將軍節制類能宣揚威德嘉惠遠人故政令齊壹邊境以安嘉道中葉國家承平既久簡用邊臣多宗室侍衛與左遷之滿員習於驕泰利疆域遼遠耳目所不及得擅用威福顓己而自恣及歛怨既盈亂人蠶起諸大臣坐擁專城位均望等懷私猜沮莫相援翼一旦禍發則釜糜魚爛不可復全此中興以來所以更併省置亦勢之不得不然者也伊塔密邇俄疆同爲北庭屏蔽羯獍雜處控馭綦難惠遠九城舊爲將軍建牙之所塔城與爲犄角滿營官制遂沿不改古城外界蒙古居南北之衝故遷迪化駐防築滿城於此仿甘

肅莊浪廳制設城守尉以資鈐束蓋萬里戎索不可不嚴重設防削之所以安其人存之所以鞏其勢一因一革之間有相爲維繫者焉爰攷其規制系而論之以見後雖陵夷衰微要非無與於經野馭邊之義云

### 國朝置省後蕃部官制表序

我朝初定回疆優禮藩屬準班爵之制而授之封地世奉官守因其政不改其俗仁至治義至贍也其後王人失職伯克擅權天子之監守建空名於上漸不能制民有違心卒成安夷之禍中興以來朝廷鑒於往轍盡奪舊封采地收其政柄更所有而代之藩部之削自此始務在安邊寧人式遏萌蘖俾不至大肆



於民保全其封爵以無傷國家覆翼之仁而已哈密論戰守功  
晉秩親王比於諸蕃有大勳於國自設郡縣後列藩貢地咸納  
諸縣官惟哈密采邑獨完有民數千戶供其賦役王聽而治之  
故諸從官屬得自理其民事其他蕃部僅備朝班守虛位所屬  
長史護衛典儀各官則猶循故事得置設焉若夫蒙哈諸蕃多  
仍舊制不具論而論其可見者如此

乾隆以來軍府舊官制表序

我朝底定西域建侯行師立軍府於伊犁其建置規模考之前  
史大抵於唐爲近天山南北分道駐防者則有辦事領隊諸大  
臣猶唐之有諸軍鎮使及諸都督府也辦事領隊之在北疆者

領於烏魯木齊都統其在南疆者領於喀什噶爾參贊大臣猶唐之有安西北庭兩大都護也伊犁將軍總統南北軍政自都統參贊以下並受節制體尊而權重有唐方鎮惟安西四鎮節度使差與比崇新唐書官志云正節度使常以諸王遙領之大都護猶爲副使開元末以高仙芝爲安西都護兼四鎮知兵馬使蓋以副使行節度事則未若我朝特簡重臣總司疆寄爲得馭邊之要耳唐平高昌伊吾遂縣交河金滿諸城我則畫迪化以東開置州縣而分治之唐封蕃部君長以爲本州刺史我則選授阿奇木伯克諸官屬使守其土而治其人迹其經營締造之規合揆同符者蓋什而八九焉嗚呼有唐之制固軍府之制

也軍府者易立而難久故天寶以後唐室中微而西域以亡我朝自道咸以來一亂於張格爾再亂於阿古柏幾蹈唐代之覆轍然而卒以長保者豈非祖宗之創垂能爲其可繼而中興將帥匡危戡難之功爲不可沒哉夫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君子觀於唐之掩撫西域識其所以存亡之故而軍府得失之鑒備矣

乾隆以來綠營舊官制表序

中國經營西域自漢唐以來大抵奮揚武烈克奏膚功故戍塞防秋垂爲定制我朝繕固邊圉初沿明代靖逆安西諸衛之舊以涼鞏肅門戶及準部蕩平始移安西提督於巴里坤厥後全

疆耆定復移駐烏魯木齊居中策應以壯南北之聲援而以巴里坤爲後路並伊犁喀什噶爾置三總兵以資重固其協將以下星列碁置各有制額所以課懇牧之政通郵驛之使以衛行旅以給繇役胥於是賴焉論者徒見於今日綠營之弊羸師糜財引以爲大感豈知在昔承平之時官兵列戍開屯有永駐以安室家有番戍以均勞逸所爲備征繕而扞牧圉者其制固整齊嚴肅如此也爰攷論其朔而撮其大凡庶幾見盛觀衰無忘國家經武馭邊之志云

### 國朝回部舊官制表序

國朝征撫西域方略互殊大抵規勢因時而爲之制準人肆逆

世濟其凶故巨憝既平而宰桑昂吉諸官芟夷蕪崇母俾遺孽  
 回部則自和卓授首不煩兵甲酋長伯克或望風歛附或效力  
 戎行於是因而置之仍其官號而釐以中朝之品秩其設官初  
 無定員在度城邑之廣狹民事之繁簡而制其額其詔祿則有  
 采地以代廩有佃人以代耕各視品位之崇庳以為之等差

案舊制三品伯克給以二百帕瑪籽特種地畝地種人百名四品百五十畝人五十名五品百畝人三十名六品五十畝人十五名七品三十畝人八名其密喇布伯克原有例分地畝不另撥給止給種地人五名伊犁新調回月所賞伯克官屬其制祿亦如之

其考察黜陟之柄則統於辦事大臣而毋或不率以奸其政蓋  
 通變宜民之方獨異於回部者如此嘉道中葉邊臣黷貨怙權  
 顯用威福假手阿奇木伯克厚斂於民以肆其亡等之桀而欲  
 黠之徒乃得陰持其柄遮隔上下之交藉供張為名恣意誅求

民知怨官不知怨伯克嚮所資以通官民之情者卒乃大爲官民之梗豈犬羊之性固不可以負乘歟母亦居上之人實導之使至於此也夫伯克之職有類於古之鄉官回疆韎鞮之化侏儻之俗傳導督責非其人莫使自改設行省以來廢伯克而用鄉約流品益卑叢爲弊藪益不能止則曷若舉而復之復之而選任得其人斯佐治得其理矣或曰如無人何必也敬教勸學養其廉恥以興其賢能使龔砥於文化之途而後舉而復之則庶乎其可也

### 國朝蒙部自置屬官表序

西域四衛拉特部當乾隆初年若綽羅斯若和碩特若輝特皆

以罪除杜爾伯特則移牧於阿爾泰山北境土爾扈特自明季時已遠徙俄屬之瑪努托海故天山界內無蒙人牧地厥後土爾扈特汗烏巴錫率其部人越境來歸分爲新舊二部在新疆者爲舊部設十札薩克各有封地而和碩特之裔曰公格者隨烏巴錫內附並設四札薩克授牧於珠勒斯都河岸天山南北之有蒙部自茲始也自是以來肆覲同會比於列藩頗得署官置屬以掌理盟務今列其台吉以下叙次爲表俾司典屬者有所攷焉

### 準部故國自置屬官表序

史稱匈奴一國之政猶其一體無冠帶之節闕庭之禮故君民

簡而可久約束徑而易行準部故地當漢之山北六國明四衛  
拉特之長也其汗曰大台吉汗之宗支分封者曰小台吉大台  
吉所屬有新舊三十四鄂拓克環之而居小台吉所屬有二十  
一昂吉環諸鄂拓克之外鄂拓克昂吉之上置宰桑領之有事  
則宰桑以告於圖什墨爾圖什墨爾以告於台吉而聽命焉國  
有大兵大役則以命鄂拓克而征輸之其尋常供億則鄂拓克  
昂吉均輸之蓋其立國壹主於簡質無等威之辨文告之繁其  
諸沿游牧之舊而有匈奴之遺風者歟昔由余誇美於西戎中  
行說倨辭於漢使以爲彝狄之長非中國所能勝而常足以爲  
禍於中國準部自噶爾丹以來三世梟雄能用其衆雖悖德干



紀卒受誅夷要其驍健之俗與整嚴質易之規有足多者嗚呼  
是可稱已今攷其故國官屬列而次之如表

回部故國自制屬官表序

西域官制初見於漢書若左右將都尉騎君之屬大都治兵之  
官而已讀北史高昌傳始言其國置令尹及戶曹水曹田曹之  
屬於是又知其有治民之官沿及本朝回疆各城富庶之風度  
越前代故立國規制亦由簡而漸趨於繁若阿奇木伯克以下  
所以治理民事者甚備而分職尤晰者有水利之司

密喇布伯克  
之司水利

有

林衡之掌

巴克瑪塔爾伯  
克之司果園

有警察之吏有市政之官

帕察沙布伯克司巡緝捕務巴匪爾  
伯克司市集是也

主巡察街道園林諸務則  
近於山林警察之職矣

其司法則有民事刑事之分

如哈子伯克等主理刑名又設特木幹  
里伯克總司園房產之學訟者是也

其征權則有田賦商稅之異

如鳴匝納齊伯克巴達爾伯克等主征田賦雜稅又設克勒克雅喇伯克主征收商買賣稅等是不獨賦與稅分而民稅與商稅又

矣分

蓋其為制頗與泰西法治相同言治者或有取焉抑聞之伯

克之用其民也自征輸力役至於徵發期會事無鉅細朝之所  
令夕無不舉非大小職司有條不紊何以及此或曰伯克回語  
謂冠也亦謂之首其俗以冠為表異故命官為冠而亦有取於  
頭人之義云

### 漢唐以來建置職官表序

書稱即叙西戎尙已秦築長城屏界中國至張騫奉使而絕域  
始通歷代因之建侯置守以鎮撫西土二千餘年之間作基於  
漢而大盛於唐元之世自餘列朝通塞不常羈縻而已漢之制

起於屯田置使者校尉領護田卒是爲西域設官之始宣平之  
際初立都護并領北道其後更置長史及都尉司馬之屬然皆  
監守外國之官未嘗廢其君長改其政令如唐之取高昌平鐵  
勒而立之軍府也唐之制建安西北庭大都護分領諸藩州府  
又置刺史縣令以檢校民事其規模比漢遠矣然濛池以南佉  
沙以北號稱都督府者猶其故國所置以爲都督刺史者猶其  
故國之侯王亦未嘗廢其君長改其政令如元之分封諸王胥  
葱嶺內外而易以封建也元之制設尙書行省及都元帥府而  
察合臺阿窩臺國都又皆在天山南北之地蓋合軍府封建行  
省三者而並用之惜乎其德不逮漢唐分崩離析之禍不旋踵

而立見君子謂之無譏焉故博觀前史網羅舊聞稽其善制必斷自漢唐始謹條而輯之以著於篇

漢唐以來藩國受封官爵表序

班書稱西域五十國自譯長城長監吏大祿至於將相侯王佩漢印綬者三百七十六人其康居月氏安息罽賓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此爲西域受封之最先者然而官爵名位史無明文弗可徵攷則其所授亦冠服之虛榮而已至東漢建武賜莎車王都護印綬於是封秩之名始見於書魏晉以降代有封敕而唐尤稱盛論者謂唐實撫有西域固已改國易號而臣服之矣不得以藩國比不知唐之繫縻諸國易其名不易其實不獨

葱嶺內外仍爲外藩即安西北庭諸鎮及內屬諸胡州府之在天山南北者名爲都督刺史實皆可汗贊善也故以爲領土母寧以爲藩國謂之受職母寧謂之受封此則與歷代不同而若同者今擇別漢以來諸藩國之頒受官爵者都爲一表惟唐制頗多依違故詳辨之庶幾名實不紊而有所考焉

### 西域古國自置屬官表序

西域古國官屬不繁班書所載山南北五十餘國若侯將騎君都尉譯城長之屬名同漢官義可通曉烏孫則有大祿監吏岑陬詔侯之稱已少異矣唐之突厥實爲烏孫故墟而本傳所紀若葉護特勒屈律啜侯利發等啁咪聾牙審音證義頗難徵考

自餘歷朝史闕無徵譌舛異同傳疑焉耳夫古時西方諸國興廢不常強併弱吞歲無寧宇大抵兵戎之禍烈而文教之意微立政官人之事所不恒有即有亦不著稱矧夫風俗政教之殊軌文字語言之異譯舛陋之譏其奚免焉今錄自漢以來迄於元世著其存亡者闕之若夫網羅散佚採掇舊聞補而正之以俟後之君子

### 新疆人物志序

古今郡國之記必徵求聞人以著邦邑文獻若會稽典錄之五儒廬江傳之七賢華陽國志之仕女皆是也然一方之聲明文物繇世既遠必有所考信而後能永其傳故孔子曰夏禮吾能

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能徵之西域羌胡之裔游獵之俗自漢唐以來二千餘年文化闕寂無得而稱而昆侖蟠鬱之氣發皇震盪魁桀之士武力之臣攀鱗附翼亦往往崛起於其間惜乎簡冊流傳代不數人其餘淹沈磨滅者迺至不可勝數豈非荒徼之外無文字傳記以垂諸久遠歟而軼事遺文間有存者其亦有不幸歟今甄采史傳哀錄舊聞著之於篇然而瓌琦不偶懷貞抱慤之倫湮沒而無傳者猶什之五六也嗚呼可勝慨哉

## 新疆志藁卷二

### 新疆實業志總叙

論者謂中國東南爲財賦之區而環瀛游歷之徒著書昌言獨謂財之富厚莫西若北近日學士大夫始稍稍省悟變易其說而國家乃眷焉西顧重視新疆思所以經營而擴張之此誠實業振興之機而國家富強之扃鑰也夫自古國家之富在物產不在金銀金銀者物產之記數而已西人每闢一土得一地專務殖民之政藉外地之物產開祖國之財源未聞以祖國之財出養外地坐視其物產而不治者新疆廣袤二萬餘里天時地利與腹地無大差異膏腴之田徧天山南北材木老山谷馬駝



牛羊翳原野旃裘齒革屯都市金銀玉石銅鐵良煤石油丹砂  
之藏孕育瓌璋亘古未嘗宣洩而齋桑羅卜諸淖爾以畋以漁  
物產之豐甲於天下然綜一歲財賦所入不足當東南一大郡  
而開省二十餘年歲歲顛頤仰口於祖國之母財一旦不給則  
危殆之禍有不旋踵而至者據可富之基而不籌所以致富之  
策適足爲外寇漫藏利耳今夫物之生也本乎天而其成也因  
乎人人各出其智力伎能以時出而利用之謂之實業其要則  
在出之以農作之以工通之以商而乘便角利內輸外流尤在  
捷之以鐵路曾子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新  
疆迭更喪亂地曠民稀穀賤備貴農未交病人力所出得不償

失於是貨棄於地工藝不興土出之物多以原料通商外人購歸造成以重價售我市利十倍而母國運出之貨既道遠費重風雨盜賊之阻艱險勞頓動逾歲月故百物踊貴居奇握贏民困財竭無以自植然則新疆者謂之富於物產可也謂之富於實業不可也其故由於無農無工無商實由於無人而要其歸由於無鐵路故欲興實業當自鐵路始

### 農田

自古西域諸國其民居城郭有田疇廬舍與匈奴異俗呂氏春秋嘗言飯之美者不周之粟陽山之稌

高誘注云不周山在崑崙西北又山南曰陽崙崑之南故曰陽山

蓋耕

稼之事周秦之時已然漢張騫使大宛歸言其俗土著耕田田

稻麥有葡萄酒於是孝武始銳志開通西域征和中搜粟都尉桑宏羊與丞相御史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犁廣饒水草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五穀與中國同時熟請益墾溉田積穀以安西國其後更置戊己校尉領屯政田伊吾車師北至柳中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班書言出玉門陽關自且末以往皆種五穀土地草木與漢略同北史唐書亦言西域土宜五穀桑麻之屬北史西域傳于闐土宜五穀桑麻高昌穀麥一歲再熟唐西域傳焉耆土宜桑麻苜蓿宜麻麥秔稻回鶻傳地沃宜稼穡有禾粟大小麥青稞之屬逮於本朝益擴張屯墾之政以贍軍食中興以來改設郡縣變屯田舊法墾地至一千萬餘畝光緒三十一年報部升科數目共計一千零三十四萬九千三百二十三畝四分三釐然以新疆面積四百四十餘萬方里計之除高山巨川戈壁沙磧鳥鹵不毛之地其可資

耕種者尙不可以數計其天時則北部多寒故晚種早穫天山以北

塞信獨早自播種至收穫為候不越百日巴里坤尤寒稼將成熟一夜金風射殺禾則盡僵歲迺大歉然土脈膏沃播籽一斗收至四五斗故諺有巴里坤田富百千飢十年之語南部多溫故物

候同中土天山以南溫度適宜播種在清明後收穫在秋分前與江南節氣相近吐魯番介居其中當赤土身熱之

坂故一歲而再熟稻麥高粱瓜菓葡萄棉花芝蔴之屬饒裕稱最大抵南向山陽北背山陰背陰

故恒寒向陽故恒煥此天時之宜也近年氣候北路轉溫省城一帶冬日河流不冰陽光和煦非復昔年凝寒景象惟塔城鎮西兩廂地處北

偏狹八月凍涸至次年三月始解其地利則葱嶺分支環抱中貫天山萬壑爭流瀦為

湖泊雪峯冰嶺蜿蜒數千里立夏以後日炙雪蝟分醜為渠涓

涓不竭十里五里伏地潛行溝洫縱橫川泉縈注南北兩疆之

地無不倚之為利賴者凡水所到之地皆可耕種故無水即無田此地利之宜也其土則駢剛

赤緹墳壤渴澤鹹烏勃壤埴壚疆槩輕輿之性無不備其種則

黍稷稷今之高梁說見九穀考稻梁梁今小米北人通謂之穀子大麥小麥青糜稞包穀即玉粟胡麻沈存中筆談云古時中國

祇有大麻漢張騫始自大宛攜歸種之故云胡麻今關外取以榨油名胡麻油脂麻脂俗作芝蕎麥即莠山芋俗名芋胡又有洋山芋皆可蒸食實非同種新疆多洋山芋而無蕎麥亦雜糧之一

大豆關外榨油造醬用之黃豆黑豆綠豆蠶豆一名胡豆太平御覽張騫使西域得胡豆種歸即此豌豆菽眉豆

與菽豆同種今關外二名豇豆刀豆之屬無不宜然民食麥為大宗麥華於午得

正陽之氣和甘養人稻華於子氣陰而性寒故民貴麥而賤米

米產阿克蘇者良粒長色白味甘而糯精鑿出東南杭米上北路之三個泉屬迪化縣得烏魯木齊河流之灌注關地數千頃皆良田光緒十三年後

湘人之從征者散無所歸屯聚開墾獲利無算故其地執業者盡屬湘人省城穀米半仰給焉瑪納斯今設來縣多水田西湖庫爾喀喇烏蘇屬俗呼西湖稻米次之南北

農人耽逸惡勞以稻多水鄉塗體霑足工費而力劬故樂種麥

不喜藝稻昔人論南疆農田得風則穰得雨則歉見竹葉亭雜記謂春夏之交東南風作則水雪融解

山泉隨風而至非風能致也若秋霪時至百川灌河挾以烈風則恒至壅沙決渠拔

木偃禾之患且地多斥鹵久雨則蒸溼生黴黴氣霑苗根萎立

腐故農人不望雨而慶雪然冬令愆陽積雪不厚來歲乾燠亦

未嘗不祈雨

惟北疆當春夏之交待澤甚殷哈密吐魯番一帶從前戈壁枯燥常經年不雨自設行省後烟戶稠密地氣轉移雨暘時若非復曩時氣候

其渠田之制

村各置農管一人

農管由民間推舉縣官任命之餼食則派諸農戶歲一戶供麥二斗或銀二兩

察田畝高下遠近以時

啓閉更番引輸農戶皆如期約

每戶地畝汲水若干日一放一蓄皆有期限若村堡遠闊則更置水利一人為之副管

其有遏

流壅利相訟爭者皆赴農管平其曲直蓋古時田畯之遺也吐

魯番有井曰坎爾相地度泉自一井聯貫至數十井遞相引輸

一井之成灌溉千畝鄉人世食其利坐致素封

相傳為林忠公遺法民間開一井輒費千金亦有掘不及泉因

湧產者然得泉則立富

綏來東北克洛倫河之旁土厚水深厥田上上同光回

亂鞠為邱墟川瀆淤墊彌望榛蕪二十年來無承墾者水利之

湮廢久矣

按來東北洛克會河岸土人名曰馬橋子地肥沃播籽一石獲百石

當開省之初招徠子遺計戶授田

大抵上地六十畝為一戶中地九十畝下地一百二十畝然亦

有多寡不一致者天山以北地經久荒土壤膏榮蘊蓄彌厚大

率一畝之地播籽一斗收穫四五石猶以為常歲歉然若不足

迪化以西伊犁以東土質堅實荒田彌望無慮千萬頃墾荒之法先相上宜生白蒿者為上地生龍鬚草者為中地生蘆葦者多雖為下地區然宜稻既度地利乃莠而焚之養成方野形夏日則犁其土使草根腐爛之欲其乾也秋日則疏其渠引水

浸之欲其腐也次歲春融則草化而地亦腴初種宜麥麥能吸地力化土性使堅者硬實者鬆再種宜豆豆能稍減鹹質若不依法次第種之則地角拆裂秀而不實矣如是而三年之後五穀皆宜每種一石約可獲二十石近年糶糴貴米百觔價四兩有奇麥百觔價五兩有奇關外斗量最大數一石約重四百餘觔以二十石計之可儲值四百餘金除備佃歲費七八十金外已如買市三倍矣若獲上地種穀一石常收至四五十石其利尤厚

其時田多而

戶少高原無陸下隰無畔頗多佔地自廣無有經界地廣人稀力不能耕乃為代田之法耕一

而休二歲以為常任其力所能耕取給而已領地一月浮估不止三四戶地方官吏利其隱匿得以侵漁之

少旋以國變中止情哉其耕種之法扶犁一具駕以兩牲西域圖志云犁長丈許其梁以木為之犁頭參差如指形端有鐵環可穿鈎鐵股橫木長

如其梁橫木中間繫長繩引對於鈎繫梁間可駕兩牲繩民呼曰布古爾斯其製笨拙不適用自設行省後官鑄犁頭二萬具平價之犁頭平價式無曲勝舊製多矣

田無疇列但橫斜欹

曲掀土而播其種迎風颺灑如繁星旱田一犁之後任其自長

水田犁行一周布籽泥淖中用耙覆之耙形似鐵柄曲斜上播種之後用以覆土不知分秧之

法根莠蔓生弗刈弗薈及其蘊藝並廢灌漑待日曝龜坼草盡

枯萎乃引水溉苗苗輒復活亦間有俱藁死者南疆纏俗醇樸

一村一堡必有催耕之夫同教堂中長老司之朝旭乍升其人則登陟高阜引

吭長呼警告同井旋趨東作見益陽蕭雄西疆紀事詩注蓋農功視北路少勤矣及

其秋成既刈委積疇隴高塚若墉未嘗置守瞭望亦無盜掠之

虞場圃之內置碌礮以治穀碌礮以大圓石為之徑二尺周約六尺兩端施軸作盤橢圓柱為中樞用驢馬旋轉之置碾以治

麥家有其具特麤疏不中程式纏民性愚惰苟給粗糲即輟業



而嬉不為儲蓄謀

南疆饒瓜菓棗葡萄之屬從夏至秋桑果運原野貧民率售其益販豕就瓜田桑下仰喉俯腹坐臥其間秋盡實落而後去歲以為常至冬始典購衣費具贏三日糧則足不

必饑而始耕寒而始織薄治田產求足租稅免催呼而止

賦輕則荒穰而

不治賦重則耕多而力勤

此其弊也大抵南疆農民盡土著北疆農民多客籍土

著則居處不遷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老死不相往

來客民則轉徙無常俗剽輕仰機利而食饑則集飽則颺其所

耕地時贏時縮不可為常額客民之善治生者津人為上湘鄂

次之秦隴最下津人勤苦耐勞又善蒔蔬多治園圃湘人善藝

稻

深耕既種畝收十鍾

鄂人工植棉

所樹之棉較土人繁茂尤擅長札花省城以彈棉為業者大半皆鄂籍什一而已

秦隴之人則不務

本業多種罌粟為生

奇台綏萊一帶地廣而沃陝甘客民相率賃鄉民地畝偏種罌粟有冬花春花之分六月結苞紅白相間燭燭山谷秋初將刈熟時游民麇集應募割莖者名曰捺花子

收買運販為業者名曰花客其間馳逐博塞列肆營屯極一時之盛名曰趕花事每歲恃此謀生者不下三四萬人相沿成俗舍是而外不復知有正業實為地方隱患自禁烟令下大吏限斷期種督責甚嚴已多改植嘉穀者

飢利

而翫法迪化爲全疆一大都會五方之民輻湊時時仰穀他邑

惟蔬菜品彙特繁軍興以後湘人之從征者捆載芽麥移殖茲

土津人踵之庸次比耦阡陌相望省城地寒津人以莖唐花之法冬月掘地爲窖播種其中微火烘之取葦桿密護四圍上覆蘆箔以禦風雪俟春融

凍解則移殖畦間故春初之菜無不應時入市凡津人所治町畦整潔秩有條理湘鄂之民自謂弗逮園圃之利富於農十倍至於棉則吐

魯番歲產三百萬觔柔濡潔白異常種據俄人調查吐棉有二種一本地種與布哈爾種同類一美利堅種較舊種尤良惟美種何時

移植無可考自光緒二十九年後客民之藝棉者咸聚焉然恒苦熱風初吐花時一遇熱風則絮散如蓬

農人常不俟花拆盡割之晾於平屋頂上烈日曬乾其苞始綻以故絨短而少韌力不中紡績僅可製粗棉布然質輕而燥襪被十年猶溫熱風爲苗歲迺大歉其東

鄰鄯善西南鄰焉耆亦宜棉與吐魯番同俗鄯善歲產五十萬觔焉耆之庫爾勒村產三萬觔新平縣產額雖少其棉

瓣小絨長良於他產南疆歲產棉額皆不及吐魯番大約莎車十之一莎車產十五萬觔其屬葉城產

十三萬觔溫宿疏勒得二十之一溫宿府屬共產十五萬觔疏勒如之和闐得三十之一歲約產十萬餘觔

民所藝柔潔終出吐棉下溉種之法未備也夫客民伎巧誠非  
土著所及然自開省迄今二十餘載而田野未加闢貨財未加  
聚者則以關內細氓奔走萬里大都覬近利競錐末不肯輕棄  
其鄉劣積贏蓄即挈囊橐返故里無殖田園長子孫之計新疆錢四  
百銀值一

兩市易以錢論故其利之豐什倍於內地小民終歲勤動輒贏數百金以故非遠獲者不肯從事蔬菜爲生事所必需棉爲出  
口大宗官商之利更不待言矣即湘人以澆稻著稱要皆兵燹以後立定基業獲利者先歸則其田於鄉人轉相授受二十

年來已數易其主近年習資入關者實繁  
有徒可見移民墾荒之政誠有未易言者又資本微薄不足與圖大業故屯墾之利

鮮有舉者今夫淮海以南沃野千里荆梁益州饒衍甲天下關  
中金城湯池天府之國然而旱澇之災饑饉之患時時聞於天  
下新疆僻處邊陲天時地利宜不得與中土比然天不雨而膏  
地不壅而腴歲無大穰亦無大饑近三十年來未聞乞糴告凶

之舉而其民且猶惰農自安荷耰鋤者不勤四體易田疇者弗盡地力皆窳之器世守而不改游惰之子什伍爲羣若此者豈非貪天功爲已力者耶誠能因天之時度地之宜爲之闢草萊正疆理濬川澮懲豪隱均田畝繕耕種之器精土化之法舍其舊而新是謀其爲富厚豈勝量哉豈勝量哉方今承平日久生齒滋繁關內之民連袂接軫來者益衆而農民以爲限於水利渠流弗及則棄爲石田更慮煩費穢而不治民不知學未生其勤非所以謀樂利貽永久也昔將軍松筠開伊犁河北岸濬通惠大渠又於惠遠城北鑿山疏泉得溉田數萬頃其後林文忠公則徐謫戍伊犁周察全疆水利導河決瀆期年之間得可耕

采身示  
之田亦數萬頃兵燹以後故址就湮而成績釐然皆可覆循檄  
有司所在尋按舊道修廢舉墜平繇行水以開田多寡考其課  
最循而行之其地之闢民之聚可立券也

### 蠶桑

西域蠶桑之利始自和闐唐書言于闐國王乞蠶隣邦拒勿許  
而許和親將迎王使人告女將蠶來女聞密置蠶種帽絮中關  
守不敢檢女乃教國人治蠶約母殺蛾蛹刻石如律繇是蠶織  
始徧國中北史西域傳云于闐宜桑麻明史亦言于闐桑麻禾  
黍宛然中土自是西域言蠶桑者多歸和闐光緒初元全疆底  
平督師大臣左宗棠以爲山南城郭之國也其民被服完好尙

勤儉與山北鑿幕氈裘不同俗又土沃泉甘環廬樹桑有邠原  
之風宜興蠶事乃精選員吏設蠶桑局於疏勒城招致吳越蠶  
工織工四十餘人授民以浴種飼養分簿入簇煮繭繰絲軋花  
染采諸藝凡筐箔竹木之器杼軸絡緯之機靡不取足舊日桑  
田本大葉瘦不中飼蠶蠶多僵死更輦運東南桑秧數十萬株  
給民領種而勤導以壓條接本壅肥採葉之法經始之費數逾  
鉅萬疏勒土性烏油蠶不苑而枯和闐蠶絲脆澁理之多緒結  
抽之礙手製爲紈縉闇淡無色澤有司以爲糜財殫力勞而少  
功行之期年上下交怠於是委蛇者奉行故事貪黠者因而利  
之歸於中飽而局事乃益隳廢蓋率作興事之難也如此然自

是以來蠶事漸興纏民習其業者日衆而英俄商人頗有運我繭絲出口者則成效亦稍稍著矣三十三年布政使王樹枏始

考察南疆蠶桑謀所以興復其利者而戍員趙貴華

浙江紹興人

奉檄

往徧歷南八城既至則以墟集期會之日陳列蠶具縱民聚觀爲之講解方法論說利弊舉器以知物即物以明理口述而指

畫纏民傾聽感動翕然嚮風貴華乃度陟原塹驗其土宜南疆

地高風勁

夏令多黑風  
霜遺之多

多沙巖桑拱抱如榆柳類東南野柘然細察

其葉滋液醴厚非不可培護者乃教民插秧試種並接構修剪捕蟲焙葉一如江浙成法纏民工事既拙器復槁窳其所飼蠶多不審燥溼溫涼之性精麤疎密之宜以故蠶多僵病繭薄如

蟬翼時值夏令山水挾泥滓衝激溪澗其流渾濁汲煮繭則黧

黧無色又不知自製蠶連日連紙連紙皆購諸西人西人寓居喀什者就地取蟬蛹下卵浸以藥水棄其滓者留其

沉者用顯微鏡察視有無疾病乃製為連紙分上中下三等上第一連重八錢價值一金歲耗二萬餘金繭成皆白色堅實光潔

土種黃白二色形長而尖其理鬆種一兩得繭五六寸筋大遜

西種貴華既周察其利病以為藝非良工無以廣其傳工非良

器無以善其事乃訪求昔年吳越工匠流落未歸者纏民學藝

精能者各得四人舊日工人散居南路者工頭韓庭秀提花匠毛金芳工徐永高三人寄居省城者織甯綢匠蔣光賢一人舊在蠶桑局習藝纏民曰夏木西曰可奈木曰阿和毛拉曰巴海皆精

蠶織技與吳越工匠相埒又購求蠶局皮藏器具大半散佚不完貴華因規範成

式製縑絲器試行民間咸以為便競相倣倣於是益精別蠶種

善飼養之法繭成果濡白厚密勝常產繭薄而絲不亮澤者皆由蠶種不盡精純桑葉老嫩採難又或積葉過多輕重不勻溫度失調



蠶蒸致病如是之蠶殆人工未施非盡天時水土之不宜也今勤擇佳種依法飼之繅成之絲光澤自爾不同蓋選擇之功居多

濯以清泉繅為絲柔韌光潔

售值倍稱常絲每兩售銀一錢四五分不曩蠶桑局事之窳販也董其役者苟

求速效亟亟以多織綢帛為能緣飾上官耳目民間蠶業實無

所施設本末倒置而民不被其益復制為章程禁民間繭絲不

至得自相買賣必悉數歸局收買而繩以官價蠶民患苦其流

極相戒不敢育蠶蠶事愈廢貴華鑒於往事思矯其失務奔走

操作與民相親狎信惠漸孚成效可致乃條陳八事曰設局曰

度地謂南疆蠶事東四城不知西四城而西四城以莎車為適中之地便於設局查勘曰考工謂羅致僑時吳越工匠及曰栽桑曰擇種

謂南疆蠶種皆購自西人既無佳種復多漏卮擬遣人赴杭曰製器謂購日蠶桑局器具殘缺過半擬添曰選

絲謂民蠶繭不分精粗厚薄故絲不勻淨宜教織曰程功謂程功有本有末蠶桑本也紡織末也宜先改良繭絲求

改良縲綢使寬狹合度花樣翻新除甯綢實縲須染練熟絲未易紡織外其餘湖縲紡綢絹諸品皆易織造擬次第仿製以竟全功

所言頗親切中事理宣統元

年檄南疆官吏一切張施皆如貴華法自是蠶業駸駸日有進

益據近年調查冊報和闐境內植桑近二百萬株歲銷英俄兩

國繭二十七萬觔約值銀七萬餘兩絲八萬觔約值銀一萬二千二百五十兩闐屬織戶共一千二

百餘家合和闐洛浦于闐及莎車府屬之皮山縣四邑統計所織日夏夷綢歲製三萬餘疋供本地纏

民服御無行銷域外者其民殷富從可識矣莎車歲產繭絲三

萬觔葉城產繭十萬餘觔每觔約值銀二三錢不等絲一萬二千七百餘觔絲值一兩計每兩約

值銀一錢四五分所屬皮山一邑產額尤盛有村曰木吉日桑株曰桂雅泊

爾比戶業蠶桑蔭遍塋光緒三十二年歲產繭額不足七萬觔

其明年增至二倍又明年復增至五倍以上三十四年皮山土繭出口銷數共三十二萬三千觔英俄商人爭相購買

前價每劬由一錢五分漲至二錢二三分是年皮山一邑共售銀六萬一千三百兩有奇

蓋利之所在如水之赴壑不待董勸督

課而民爭趨之況鼓舞作興之者有其漸耶至其他邑若溫宿

有桑一萬九千株歲產兩額無多

庫車

產兩五

沙雅

產粗

輪臺

產兩額無多

焉耆

庫爾勒村宜桑近萬株歲產兩約四五百劬

或宜蠶或

否大都產額微細無足比數然民競於利流風所扇雖吐魯番

近種桑約四千株

鄯善

新出兩五

哈密

近試種桑

偏處山北不習蠶事之區亦聞而興

起栽秧購種轉相傳習統計南疆兩絲舊額三十餘萬劬近今

乃增為七十萬劬云

### 森林

新疆奠崑崙之墟山河包絡森梢槎枿蔚然靡際說文昆侖河

隅有長木曰櫟山海經昆侖之邱有木狀如棠黃花赤實名曰

沙棠

高誘呂覽註昆侖之上壽木之華沙棠之實食之者不死

而西經所載丹木嘉果殊名異植大抵皆

在今南北兩疆漢書西域傳言鄯善多檉柳胡桐難兜多蒲萄

諸果烏孫山多松栝

說文栝松心木也陸德明釋文正義並有朗曼二音正義疑栝木為朗楡故栝又

木為栝耶律楚材西遊錄云金山松檜參天花草彌谷陰山頂有池

池南樹皆林檎濃陰蒼鬱不露日色阿里馬城附郭皆林檎園

多蒲萄梨果邱楚機西遊記云沿天池正南下左右峯巒峭拔

松樺陰森高踰百尺自巔及麓何啻萬株劉郁西使記云孛羅

城即不刺城山多柏不能株絡石而長明史西域傳云柳城樹木陰翳

此歷代森林之大凡所謂時時見於他說者本朝戡定西疆二

百餘年迭更喪亂林衡之政未遑修舉然其間如王芭孫紀昀

洪亮吉祁韻士方士淦徐松諸人探奇攬勝所見長林嘉卉發

為詩歌筆諸志乘者猶不可勝紀維新以來國家重視林業農

工商部檄各行省培植材木廣種榆樹為鐵軌枕木之需蓋新

疆地形高山深谷喬條雜出灌莽叢生實兼炎寒溫三帶之產

其中沙鹵藪澤磽确不毛之地居十之五六天然林木居十之

二三人功栽植者僅居十之一天山亘南北疆之中天時地脈

因以大殊其南麓童楮不生草木惟平原負郭多桑田樹多木

瓜無花果沙棗石榴桑桃李杏雜木多胡桐紅柳

胡桐深澗地成曠民製  
勝衣甚潔惟紅柳除作

新外無  
他用氣候土宜與黃河以南諸行省略同北麓則氣候早寒木

多曲枝細葉大類燕代以北

地學家言凡近寒帶之木多  
細葉曲枝炎帶則疏枝大葉

天山之尾止於鎮

西哈密之間南山之麓東起松樹塘西抵黑溝山松陰蔚亘二

百里紅肌細理中棺榔才醫者採皮熬汁成膏號曰松齡

見沈青崖  
南山松歌

奇台以西沿驛傳大道多白楊紅檉柳杏沙棗野茶枸杞之屬  
而榆柳尤夥阜康博克達山桐梓椿槐檣櫟之材靡所不有而  
松林獨盛自南山口取道而入崇巖絕磴枝葉交陰越壑沿流  
峯路廻轉百餘里柯幹杈桼頂上如棚如蓋朽枝老杈折仆於  
路者厚積數尺其下多茯苓皆太古物也松身去地二三尺旁  
枝橫出漸上枝漸短矗立亭亭如塔縱人採伐無禁然崎嶇艱  
阻終無一椽一榱出山者奇台南山與阜康相似孚遠南山名  
曰松山松杉彌望無際岡巒平行樵蘇多取材焉山下農田全

侍雪水灌溉嚴冬積雪遮蔭萬松之下天氣和融見曉日消自  
頂而麓涓涓不竭若木濯山童則無所淳蓄一瀉無餘田禾有  
煖乾之患故地方有司常嚴翦伐之禁哈密自漢城至回城約  
二三里楊榆夾道間植桃杏緣陰張幕行人如在圖畫中忘其  
爲塞上風景回城王宮有楊曰九龍樹蟠屈徑半畝枝幹披離  
槎枒四達蜿蜒拏攫亦殊偉觀烏蘭烏蘇沿河二百里紅柳叢  
生細葉攢聚如蝟名曰柳花狀類吾杭甘菊味甘苦寒土人採  
以代茗迪北綏來亦間有之伊犁塔勒奇山峽曰果子溝卉木  
繁植多桃杏林檎諸果四月山花盛開異鳥幽禽啁噲上下萬  
里行程記以爲有世界桃源之勝者也東起松樹頭沿山麓六

十里松樺遮巖蔽谷懸流崩雪均注蔭於松林之下松樹頭有古松二以鐵鍊繫之元史太祖

征西域至此刊木爲四十八橋今尚有存者車行峽中如臥海舶聞風濤聲也出省城西門三十里小地窩堡榆柳夾途茂林無際又二十里大地

窩堡間有榆柳西行戈壁二十七里道北有樹林玉河灣漸有榆柳十三里昌吉縣沿途林木陰森彌望靡極多榆楊柳沙棗等出昌吉城三十三里蘆草溝榆柳叢生大有一二人合抱者出溝二里許即戈壁十五里榆樹溝多榆五里度戈壁二十五

里呼圖壁柳多於榆間有白楊出呼圖壁五十里亂山子榆柳稀疏不成林十八里土葫蘆道左右四五里有樹林二十三里樂土驛均戈壁無樹出驛五十里包家店戈壁無樹二十里綏來縣城沿途榆林叢茂間楊柳桃杏附城數里有果園十餘座

以蘋婆葡萄爲最桃杏次之棗核桃又次之出綏來縣城五里許樹陰茂密五里度瑪納斯河十里十合子榆柳蕭疏四十五里五工橋道左右蘆葦叢生三十五里烏蘭烏蘇驛多榆柳出驛三十里五工台多榆柳紅柳二十里三道河榆柳稀疏不成

林過此即戈壁又二十八里安集海夾道榆柳一二人合抱之材甚多木工千餘戶住此伐榆造作牛車出安集海九十里奎墩驛沿渠間生榆柳秧不成林出驛三十里榆柳稀疏十五里奎屯河沿河紅柳叢密渡河即戈壁五十里庫爾喀喇烏蘇廳

城夾道官柳兩行附郭一帶樹林甚多柳多於楊沙棗桃杏次之距城東北三十餘里梭梭樹林寬廣均二十餘里俗呼梭梭柴性質堅硬曲而不直至大者高一丈有奇徑六七寸其根入土最淺故斧難入拽之則仆城鄉居民伐運以供炊爨其性耐

久煨煉成炭煨爐經夜不熄出城西行四十里普爾塔奇夾道榆林又三十里四棵樹又名濟爾噶朗榆柳稀疏間有白楊又行四五里多柳六十里固爾圖河灣一帶紅柳叢生過渡十里河灘多柳又八十里托多驛沿途胡桐茂密間有蘆葦十五里

沙門子胡桐彌望三十里泉子驛遍生紅柳梭梭遠距十里有泉清澈甘美六十里沙窩多紅柳梭梭二十五里精河廳城沿途林木陰森皆楊柳並桃杏榆秧出城渡精河行十四里夾道雜樹過此從葦間穿行四十五里永濟湖葦草一望無涯三

十五里大河沿葦湖灘間生紅柳距大河沿數十里榆柳成陰出大河沿一里許渡河兩岸柳多大株過此即戈壁三十五里托和木圖驛俗呼五台漸有柳株不成林南山環繞如翠屏其北亦羣峯聳秀九十里四台無樹乏水有清泉一眼僅供人



吸不飽飲馬四十五里亂山子常有大風四十五里三台無樹四面環山山中諸水匯為巨澤俗呼賽里木海子七十里松樹頭松株者翠多二三人合抱者松有數種曰馬尾松曰塔兒松曰紅松曰白松又有瘠地柏焚之其香上下遠坂二十里二台

兩山矗立松樹參天中有澗溪一道逶迤盤曲小橋六座俗呼曰果子溝夾道松柏而外野菓樹極繁盛桃杏沙棗等樹次之又有樺木樺皮千層皮兔爾條之屬沿澗有柳葦野花燦發香風襲人四十里頭台又二十里營卡出口渡戈壁無樹三

十里廣草溝即廣仁城道左右均民屯漸有榆柳垂楊桃杏等樹出城二十里莎山無樹二十里地窩堡道旁均民屯榆柳稀疏三十里綏定縣城沿途無樹僅有合抱榆樹一株中有孔湧泉如血往來行人掬洗愈日疾腰腿等症距城二里許大樹林

多楊柳附郭一帶果園六十餘座蘋果花紅葡萄桃杏為最而梨棗櫻桃核桃沙棗梅李等樹次之園有桑槐出城南十五里惠遠大城夾道楊柳周圍樹林陰森一望彌際附城有果園十四五處出城東門四十里脊梁子道南均民屯柳林陰巖過

此即戈壁無樹又三十里巴查街城漸生榆柳白楊二十里甯遠縣南路土魯番古柳中也又名城廻回呼金頂寺蒙古呼古爾扎沿途樹林茂密有果園二十餘座

柳谷地炎熱穀木皆繁城西新建農林試驗場雜植桃杏榆柳

成活四千株輪台之洋薩爾有蟠柳蔭十餘畝柯枝盤曲臥地

如虬蛇蕭雄西疆雜述云柳蔭十餘畝根株皆連祖幹去地二三尺有清泉湧出甚甘庫車多果園雜植沙棗香梨桃杏

蘋婆石榴之屬而梨尤甘美大勝燕齊所產與雅梨同皮細而薄味甘過之歲以冬月

輦至省城色香味不變其餘諸菓不能市遠則醞蜜為飮父內

運關隴外及俄屬為土產大宗獲利甚厚徐松新疆南路賦亭備長楊之樹家臨沙棗之園榆槐接除柳柏交柯朱櫻夏綻丹

若秋多玉訂查父碧綴癩婆杏移巴且參種婆羅案南路果品實業不止庫車一處也蕭雄西疆雜述云核桃梨木質甚堅編民護惜之非枯無肯伐者沙雅之柳多空心梨棗

木堅緻有文理然無剋以製器者拜城以冶銅故賽里木八莊

歲供薪炭之需山林斫伐無遺近始令民間徧山補栽備鎔銅

之用新活者十九萬株自拜城至溫宿二百里柳林翳蔚地名

哈拉玉兒滾回語柳林叢黑也南路春早柳葉生時行人如在

滂雲中直條長葉與紅柳異溫宿府城南河干方五百里城堡

十餘為林木包繞巴楚三山生胡桐紅柳析薪材也案三山曰麥蓋提曰上五台曰下五台

附郭果園繁殖與庫車相埒葉城有四山其木多松柏四山曰棋盤山曰郭厦斯山曰

石蓋斜山曰庫爾雅山其下多桑榆楊桃杏蘋婆石榴歲產值巨萬莎車少森

林散植桑柳木爪桃杏之屬皮山宜桑植數萬株和闐沃土無樹不茂新舊種植雜木二百八十萬株媻羗新平地多烏鹵塔城山童土斥皆不宜木惟西南之巴魯克山多松檜榆楊柳巴爾魯克者譯言樹木叢密也界劃中俄俄人時入山採伐銷售於我無禁之者其雜木曰甯地柏高四五尺大徑三四寸不成材兔兒條千層皮之屬彌山遮谷土人以供炊爨之需無他用也老風口北二十里之菓子溝林密箐深有山果類蘋婆實小如胡桃熟而自落山禽銜啄徧滿谿澗味微澀而可食若以人力修植仿西人釀酒熬糖之法亦大利矣天山松木最繁曰櫛曰檜皆松之別種其中多白心理粗質脆而體輕者非上材也

惟構樞柔桷之屬適用之奇台乎遠多榆林榆之類曰枌曰梗  
 說文山榆也輪人斬輻眠輪咸取材焉輪之製肌理如瓦裂如  
 麻披其佳者乃如纏絲雖較晉產相遜遠甚然地氣高燥不蛙  
 不拘邇年新種之木方徑尺其利蓋在十年後云

畜牧

漢通西域始於求天馬騫為武帝言大宛多善馬馬汗血其先  
 天馬子也帝發筴筮之兆云神馬當從西極來已得烏孫馬好  
 名曰天馬及貳師伐宛得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大  
 宛馬曰天馬大宛今浩罕地烏孫今伊犁河南地也

李光庭西域圖考伊犁馬肩脊有痲癩破

則出血土人謂之傷氣凡此者多良馬非汗如血也漢書稱烏孫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而西域諸

國皆土著有城郭田廬異於烏孫蓋天山以南多居國天山以北多行國大抵然矣然鄯善犂犂且末之屬寄田仰穀旁國其民習事畜牧多馬驢橐它自且末以西皆種五穀畜產則所謂城郭國者實田與牧雜處其間惟蒲類以北烏貪訾離以西自漢唐以來常爲匈奴烏孫鮮卑丁零諸族游牧之所洎西遼耶律大石即位於伊里河始改行國爲居國其後元亡入瓦拉復爲行國逮於明季而四衛拉特分牧天山之北阿爾泰山之南和碩特牧烏魯木齊綽羅斯牧伊犁綽羅斯之後爲準噶爾杜爾伯特牧額爾齊斯土爾扈特牧雅爾部自爲長隨牧移徙本朝耆定西域凡蒙準回諸王公世爵各授牧地而土爾扈特部衆自俄來歸分

地最廣

乾隆三十六年十爾扈特汗馬巴錫帥部八四十萬歸於伊犁表求內附純順納之分其部為四各授牧地一牧於喀喇沙爾之珠勒都斯河一牧於庫爾喀喇烏蘇之濟爾瑪朗一牧於伊犁之晶河一牧於塔城之霍博

塞里同時和碩特部中路三旗並授牧於珠勒都斯河內附之布魯特授牧木難爾特河哈吐魯番王各授有牧地

伊犁南北山形於箕張草茂泉

甘有四奈曼分部行牧曰索倫牧其西

霍爾果斯拱宸城北一帶地

曰察哈爾牧其

北

塔勒奇溝之北博羅塔拉一帶

曰厄魯特牧其東

喀什河東岸地

曰錫伯牧其南伊犁河南岸地綏定城北

之賽里木淖爾居四山之中其周數百里松檜叢蔭細草如茵

夏無蚊蠓宜於憇息每際伏暑卓帳千行牧群麇集蕃衍稱盛

乾隆二十五年伊犁始興牧政馬駝牛羊牧廠相繼設立

乾隆二十五年辦事

大臣阿桂設孳生馬廠二十六年設孳生羊廠二十七年將軍明瑞設孳生駝牛兩廠交錫伯索倫察哈爾厄魯特沙畢納爾並回子等營經營牧放

有孳生之廠有備差之

廠其考核之法名曰均齊馬群三年一均齊馬三而孳一牛群

四年一均齊牛十而孳八駝群五年一均齊駝十而孳四羊群

一年一均齊羊十而孳三取孳之後則歸入備差廠凡本城調

用謂之撥補

伊犁綠營騎操馬匹暨鉛銅廠並營屯耕地需用牛馬在官廠內撥補馬按三分牛按一分五厘核算倒斃

南北兩路及內地調

用謂之撥用

烏魯木齊阿克蘇各回城及陝甘綠營每年咨調屯田臺卡操防補額馬牛多寡不等

官兵請領交價謂之領買

嘉慶十四年將軍松筠奏言察哈爾厄魯特營交納搭放官兵口食羊隻前經將軍保壽奏明因按年所取羊羔不堪搭放擬請以另廠收放大羊內代該兩營搭放官兵口食羊八萬六千餘隻惟此項羊隻係該營應還之項與其分牧年久徒滋倒斃

真者折價歸款以資實用擬即在該兩營收放口食羊隻內照數撥給該營等領買每隻折交價銀四錢在官兵俸餉內分限五年坐扣得旨允行皆於備差廠取之

目乾隆二十五年至嘉慶二十

一年計孳生備差兩廠有馬二萬八千餘匹牛一萬一千餘隻駝四千一百餘隻羊十四萬餘隻道光以後無考環邊境外數千里自北而西則有

左右哈薩克部落自西而南則有東西布魯特部落歲驅牲畜

入卡倫通市貿易謂之購買

每歲四月後哈薩克布魯特兩部趕運馬匹牛羊至惠遠城伊犁將軍委派章京協領前赴貿易處所與其台吉頭人估看牲畜等第取

官庫紳緞布疋合定價值公平市易馬每匹值銀二兩四錢七分牛每隻值銀一兩五錢羊每隻值銀四錢歲為常例洪亮吉伊犁紀事詩云誰跨明駝天半回傳呼布魯特人來牛羊十萬鞭驅至三日城西路不開蓋紀實也並置

駝馬處章京暨牛羊群千百戶長諸官屬專司廠事長夏草生

將軍以時親閱焉

乾隆三十八年將軍伊勒圖奏定每年青草發生之時將軍親往游牧處所查閱一次次若馬匹臆壯駝牛肥碩倒斃不踰定額官員奏叙記錄兵丁記名反是者處分亦嚴

烏魯木齊譯言好圍場也

準部語稱烏魯者好也木齊者圍場也說見紀昀筆記

馬廠在南山之陽領

諸都統一一切經畫如伊犁制巴里坤舊設馬廠三

乾隆二十六年設

曰東廠

牧於巴里坤曰西廠牧於古城曰三廠牧於木壘河昔承平時

各有馬九千餘匹其後日益蕃庶木壘河地勢卑狹漸至不能

容嘉慶十二年更設廠於濟木薩瑪納斯兩地牧政則巴里坤

總兵領之三年一均齊由烏魯木齊提督考核等第以均賞罰

每屆均齊之年視馬羣優劣分為四等一二等留廠候撥三四等發民間領買填補倒斃虧數每匹估定官價平均值銀四五兩

駝廠設於宜禾縣

舊屬巴里坤鎮西府治今廢

有

孳生駝八百餘隻

乾隆三十八年始設駝廠由甘涼西寧等處撥調四百七十餘隻至五十六年孳生三百八十餘隻

道光中葉張格爾

之亂供大軍輓運事平之後存活無幾駝廠遂停塔爾巴哈台



舊設馬廠二乾隆年間設立巴爾魯克山之東雅瑪圖枚利諸山之西地

勢平行河流錯出草色葱蘢彌望無垠常為蒙哈散帳之所乾

隆年間置領隊大臣一專司游牧見松筠新屬有厄魯特厄魯特游牧昔在巴爾魯克毛海柯凌

賽爾等處近年移在雅瑪圖山及額敏勒河南北岸察哈爾察哈爾游牧昔在塔城東南拜興圖一帶地土爾扈特土爾扈特北路三旗游牧在塔

城東北阿爾泰山西南地名霍博賽里即賽爾山也哈薩克諸部哈薩克當乾隆時內附者僅九十餘戶其游牧昔在塔城西北干濟罕莫多卡倫以外地道成以後歸誠漸米屬塔城者有四大部曰柯勒依都曰

吐爾勒圖部曰賽布拉特部曰曼畢特部其乘四處蔓延行止靡定常在塔爾巴哈台山巴爾魯克山額依齊山及額敏勒河左右等地行牧同光之際全疆糜爛官廠

蕩然無存惟巴里坤守禦獨完城中難民無所得食乃宰食東

廠馬萬四千匹民賴以全其子遺者尙留數百匹故兵燹後獨

巴里坤馬政先復光緒十四年分東廠馬為五羣羣設牧長一

牧副一牧兵十四以左營游擊領之近年裁撤標兵東廠馬軍改歸後路巡防步隊第一營兼管原設牧長副兵各額如故光緒卅二年調查

東廠共有馬四千五百廿八匹  
古城西廠被禍最劇不可復興乃分東廠馬五百移牧

於濟木薩亦分五羣其牧地曰葉家湖曰營馬台曰小栓湖曰

四廠湖曰五廠湖羣設牧兵八長副官額如東廠制  
濟木薩廠今改歸中路巡防步隊第四營

兼管共有馬八百三十三匹  
伊犁亂後牧廠悉停察哈爾厄魯特沙畢納爾部衆三

萬餘生計日艱  
乾隆二十年後將軍明瑞伊勒圖等先後奏准將錫伯索倫營羣生馬匹牛羊陸續撤出故嘉道以來專歸察哈爾厄魯特沙畢納爾各蒙部分領牧放  
光緒二

十年將軍長庚始歸復舊制奏撥經費銀七萬二千兩購買孳

生馬羊分交蒙兵牧放惟駝牛兩廠以需款浩繁驟難興復  
將軍長庚

奏言伊犁水草便於牧養舊設駝馬牛羊四廠孳生蕃盛惜兵燹以後蕩然無存現在察哈爾厄魯特沙畢納爾等部丁口三萬餘衆生計艱難而駝牛耐勞樸厚之氣仍在臣前於裁兵節餉練軍摺內奏明動用經費二萬四千兩購羊二萬四千隻發

給察哈爾厄魯特裁兵八百名每名授羊三十隻分其孳生牧放在案現擬添購馬四千匹羊一萬六千隻分別發交察哈爾厄魯特沙畢納爾各營旗妥為牧放其均齊年限馬廠依舊照章辦理惟羊廠舊例一年一均齊者酌展為三年本年羊十隻仍

取孳生羔羊一二隻以示限制該蒙古等供辦廠役藉資乳食並額外得孳生羔餘以蘇貧困生計既裕邊圍自安實於國計民生兩有裨益至駝牛廠本應同時規復因近年駝牛瘟疫甚重時價倍昂經費不敷驟難興辦計購馬四千匹每匹價銀

八兩羊四萬隻每隻價銀一兩共需經費銀七萬二千兩

塔爾巴哈台自同治三年中俄分界蹙地千里

內附哈民不敷棲住而俄人又有租借巴爾魯克山之約

光緒九年俄人租借

十九年如約收回牧地之分裂搶攘者十有餘年加以俄哈潛行闌入蔓延

徧天山南北而牧界益淆於是斥逐逃哈之議起

光緒二十七八年間塔城哈薩克潛行四出北路至

迪化阜康奇臺綏來精河南路至焉耆新平塔羌一帶並有沿維布淖爾逃至屈莽山以入青海界者馳突數千里所過竊擄牛馬劫掠行旅人民患苦之巡撫潘効蘇會同利布多塔城兩參贊各派員弁兵丁沿山搜索三面箝束逼令回牧歷四年之

久其事始定光緒十一年行省初建南北增置標營迪化撫標設牧廠

於南山中軍參將領之伊犁鎮標設牧廠於河南總兵領之其

經費不請於公帑凡考覈功過暨盈虛良駑之數皆不關白軍

部其所孳生馬充官廐備驛郵羊以給歲時祭饗蒐獮犒勞之

需額有羨餘則分贍營中將士故人樂於盡力而伊犁一廠

尤講馭有法駸駸稱盛

迪化南山牧廠經理不得其人歷年華生馬不足千匹羊不滿萬頭不逮伊犁鎮標遠甚

天山南路惟喀

喇沙爾之北珠勒都斯河岸為蒙古游牧之地土爾扈特牧其

東南路四旗和碩特牧其西中路三旗雪山迴環草木繁殖馬羊之羣填委山

谷富庶為諸蒙部冠再南則布魯特游牧延及烏什以西喀什

噶爾以南沿伊犁西偏至烏什邊境為東部沿喀什噶爾南偏至葱嶺之麓為西部皆在卡倫附近一帶其內附各部落牧於聽雜布

河左右岸今莎車府屬通名玉河強盛不劣於哈薩克歲鬻牲畜常數十萬計

新疆畜產雖蕃然食者衆而生者寡猶時仰給於外部布魯特人歲驅牛羊人邊販鬻銀幣流出則不復能入民間漏卮此為大宗嘗考牧之利什伯於農而草

湖草廠之利尤什伯於田畝新疆處昆侖之墟波謎羅高原波謎羅即

帕米爾之轉音唐稱波謎羅川舊為太古民族聚牧之所嬗延至今葱嶺南北猶號牧

國其長山大谷廣漠高原彌望無際者多牧地也故居今日而

策西北大利資以為足國強兵之要者莫先於馬政伊犁巴里

坤喀喇沙爾皆產馬伊犁馬高七尺龍顱努睛長頸修尾巴里

坤馬細腰聳耳短小精悍而性黠不受鼻勒往往張脈憤興有

奔蹏蹇駕之虞喀喇沙爾馬馴良過於伊犁而神駿不逮故第

馬之品格巴里坤不如喀喇沙爾喀喇沙爾不如伊犁然伊犁

官廠實未嘗有名馬將軍貢馬京師還以千金求諸民間舊例伊犁三年貢馬

一次貢必八駿色均體齊類難其選官馬之良者大半為廠兵咨賣故不可得每舉蒐乘之典將軍親臨校閱則盡驅其

良馬藏納山谷而取中下駒以獻馬有優劣則價有高下官馬每匹不問優劣一律定價八兩廠兵嗜利故盜賣抵換弊皆由此巴里

坤成例所以責成司牧者罰嚴而賞薄兵部處分則例載巴里坤馬廠每本馬三四匹取華生馬一匹如應取駒千匹者以百匹為一分

十匹為一釐風三年均齊若於額取之外多華生一分者為三等一分以上至二分者為二等二分以上至三分者為頭等如得頭等收長收副記名侯陞牧兵每名賞銀三兩二三等以次長副加級紀錄兵丁等賞銀各有差若於額取之內少華生二

分以下者罰馬四釐牧長副兵俱責二十棍至四分六分八分十分以下者罰馬八釐至一分六釐責棍三十至六十各有  
差若原牧本數缺少者長副斥革牧兵責八十棍所缺馬匹仍着落牧長賠補二成提督總兵遊擊以次分賠八成統轄五羣

之遊擊都司守備各官若一羣得賞四羣得罰各降一級調用二羣得賞三羣得罰各降一級留任三羣  
得賞二羣得罰抵銷免議四羣得賞一羣得罰俱各加一級五羣全賞俱各加二級五羣全罰者俱革職昔年兩廠

被災倒斃逾額總兵至以身殉道光年間事今馬祖廟中塑肖像以附祀焉後始務為姑息無

所舉劾於是謹飭者率於公令以奉行故事為能不肖者恣為

奸利大半鴛弱充數而孳生之種日益疋劣至於不能備乘騎

以故公私廐舍無購用者舊時成規浸陵替矣巴里坤舊日牧養之法馬一千匹百匹為一羣每羣用牧丁二

十人四月草青驅馬羣於郊名曰搶青五月以後天漸炎熱則驅入南山為避蚊蟻綠馬駒被嚼將騰躍不食每致倒斃也至秋仍驅之出山散牧田腔間取禾麥遺穗食之名曰搶盆小雪以後則驅至北沙窩向陽取煖以避風雪其成規如此今開濟

木薩牧廠官兵不諳馬性不審地形通年株守一處故其牛不審馬種日劣喀喇沙爾馬羣蒙部之人資以為生是以

操術專而習業勤息耗之數比於官廠懸絕不啻倍蓰今南北

疆所服乘者大抵皆喀喇沙爾產也昔漢備匈奴令民有車騎

一乘者復卒三人唐制突厥廣置四十八監盡占隴岐膏腴之

地近世日本預算養馬經費增至二千九百萬緡所以張國威

飭戎行者於斯為盛西域自古為產馬名區渥洼之池漢書稱西域水馬產渥洼之天

今墩煌城南二十里有渥洼池即其處也土人言冬放牝馬池上則生驃駒謂之龍種或言在塔爾巴哈台蒲類之海今巴里坤城北有蒲類海廣逾數百里四周沮洳蘆葦茂密車廠在海之右即古蒲類國地

考其故址皆在天山附近而官廠衰耗名實不相副乃若此是

非剷除舊習參取新法更張而整理之未嘗能奏效者聞英國陸軍均購用阿勒伯馬

以其雄駿遠過歐馬也近年研究草息改良之法購阿勒伯馬數千分牧於南美洲南非洲屬地俾易為良方今陸軍需馬孔亟正宜仿行若夫民間牧事所為與官

牧異者天山以北準蒙哈三部純為游牧種民豢擾之術無待

深學而皆能南疆雖半畊半牧而天方之俗專以牛羊供常餽

是故阡陌之間訛寢成羣居恒生事無一不取資於牧其桐乳

蒙哈之俗皆以茶乳為中饋之職婦女晨起手製乳茶法以茶夫加鹽投沸水中濃煎去滓調乳一罈必百沸乃飲又取牛馬羊乳盛以革囊用杵連搗之先取酥油再傾乳於釜以釀酒酒之味牛乳甘馬乳酸羊乳甜而味薄蒙人尤嗜之惜不知西

人製造罐食之法故酥**絞毛**羊羣春秋絞毛二次每羊可**瑩皮**銷皮之法或以鹹水或以乳汁浸之二三日敷於板酪諸品無以行銷於遠

庫車之**鞞革**製革為新疆工藝大宗迪化巴里坤及庫車阿克蘇各城多習之甯遠有製革公司惟不及俄**紡毛織**成所製之精良俄尚歲販皮革出境製成復售於我利市三倍熟牛皮一張其值三十餘金

**鬪之利**民間織氈之法以芨芨草為籐敷於地洗淨羊毛攤曬上以柳條拍之使勻漉以沸湯捲之使緊或用驢馬旋轉之如碌碡然即結成氈片四人日可成四氈然者粗工惟和闐洛浦所織屬毯極精緻為西人所重

比閭之間皆優為之若設司牧之官專其職守考績之年以牧

事之多寡優劣為功過黜陟畜牧之盛當可以稱雄西域攷自

俄國通市以來牲畜皮革之價十倍於昔據光緒三十二年俄國商務調查表列載收買皮毛價值計淨羊毛每普筒合俄銀

八盧布羊皮每張合九十戈比馬皮每張合四盧布牛皮每張合五盧布駝毛每普筒合七盧布五十戈比山羊皮每張合一盧布二十戈比羔皮桶每張合三盧布 **鎮迪一屬歲運出境**

者數逾百萬又俄國商務表列載鎮迪道屬皮毛出口數目計羊毛五十一萬六千盧布羊皮山羊皮羔皮桶等共十九萬六千九百盧布駝毛二萬八千七百盧布牛皮一萬二千七百盧布其餘駝馬牛羊各

各牲畜約十萬盧布云 **庫車之羊皮溫宿莎車之馬牛皮張歲值亦十餘萬都**



計全疆牧產總額當在三四百萬以上往年西商由甘肅寧夏

一帶販運皮毛轉載回國水陸之煩殆關市之稽留節節阻滯

近則俄疆鐵路直接伊塔邊外運道既便又無權稅之煩是以

各國商賈趨利如鶩俄之斜米帕拉廷省漸為皮革交會之中

樞新疆皮毛出境先運斜米省然後分運他處英德各國多有在此收買者繁盛如都會吾民羣渙力薄無鉅資營運俄人乃

於南北各城遍設行棧轉輾收買賤取於我歸而貴鬻之壟斷

以罔市利迪化省城洋行八家資本皆數十萬其意不專在銷售俄貨而在收買羊毛皮革歸獲大利也據俄商報告俄國內羊毛出口值五十餘萬盧布其他牲畜皮張勿論即羊腸一項約值五千六百盧布之多運

入俄國係為製造紙幣之用而民間不知任其賤價購取曾未聞商民自運大宗皮毛出境以讓洋商之利者迪屬如是南北各城概可知矣伊犁將軍長庚患利源之

外溢也光緒三十二年始設皮毛公司於寧遠城貨磚茶繒布

與蒙哈羔犢及皮毛相市易公司聚畜既富則斥其贏運致邊

境與外人角什一之利先是公司未立時蒙哈之貧者常假貸於中外商人初年舉債一金次年四月交二齒羊一頭屆期不償罰息一倍再罰則再倍踐約唯謹至是公司乃稍輕其息於是商人不得恣取民困少蘇蒙哈以善牧聞常爲人傭牧一傭之力能牧馬三十牛五十羊三百牧率主家歲給傭人絮衣氈裘革履毳幕各一具月餉羔羊一麥三十觔春秋剪毛二次分遺其半抵傭值歲終巡視牧羣察其羨耗若孳乳肥脂則納羔羝爲酬如是者傭力彌奮其羣必大凡牧必謹擇水草度原隰之所宜冬宜煖曲背陰而面陽以避風雪謂之冬窩夏宜平原高阜蠓蟻不生之地謂之夏窩若戈壁綿曠川澤沮洳皆不宜

牧

戈壁無障蔽川澤多蚊蚋牧非所宜綏來以西草湖繁密秋初蚊如簸糠馬行必幕其體猶不能避櫬之則血盈掌湖有草結苞如核綻裂則羣蚊飛出白楊紅柳生瘤者亦然

春草初生宜先

牧馬馬性嗜潔牛羊踐之則不復食飲水必尋上流秋日苜蓿

遍野飼馬則肥牛誤食則病

牛誤食青苜蓿必腹脹大醫法灌以胡麻油半筋折紅柳為枚衝之流涎而愈

野有毒草色

碧而葉肥駝馬食之立斃駒生數月取草湮其齒則終身識之

一嗅即去沙漠產明駝

駝之種類以臥時前蹠拳曲而不著地者謂之明駝諺云明駝千里足是也

負重致遠有輟力

行戈壁中四五日程不得水草無害葱嶺產斃牛毫長委地登

陟山徑穩平健步勝驟馬自蒲犁入山巖石确澗必騎斃牛以

進牧人多蓄巨獒警捷多力能衛羊羣晝行則先導夜宿則邏

守所以禦豺狼戒竊盜者恒賴之

馬之牡者亦善衛其羣夜鳴則萬馬皆鳴踴躍追逐狼不敢近

凡畜牧孳生

之數惟羊羣最蕃獲利亦最厚一歲本息均一二歲再倍三歲四

倍六年以往則本一而利百

凡牧羊之法大率壯三瓶四配偶相當多則亂羣少則孳生不善瓶羊四乳多孳生假如以一胎一子計之如今年秋間交銀一兩六錢

與哈薩克明年及期交二齒羊二頭是為第一年本年即有二羊次年四羊三年八羊如是按年遞乘至第六年得六十四羊矣羊值最低時約售銀三兩六十四羊僅需其半已得銀九十六兩尙遺三十六羊在牧是本一而獲利百倍也然

必慎疾病謹芻秣去其害羣勿使滋累斯為善牧一或不慎癘

氣傳染旦夕之間能空其羣俾無遺育馬牛亦然馬十一月而

產牛九月又十月而產羊六月而產辦齒以知其歲

馬初生日駒三歲曰對牙四歲曰四牙五

歲牙齊十歲牙平牛初生日積其辨牙之法亦如之羊初生日羔周歲曰密牙二歲曰二齒三歲曰四齒四歲曰滿口

蒙哈之俗馬牛及歲則烙蹄羊

則烙角以別於他羣馬有亡逸輒伏地覘察能知蹤跡所向雖

叢草沙礫尋跡求之百不失一往來歸化城駝隊亦習此術然

終弗如也俗謂之打模

### 漁業

司馬遷班固撰大宛西城諸傳詳誌各國物產金石草木禽獸

皆備惟不列鱗介或曰西域山國也河水寒冽水族不繁然山

海經載敦薨之水即今之開都河多赤鮭丘時之水丘時當即龜茲音變字多羸母自罽山

罽山即密爾岱山至於鍾山四百六十里其間盡澤是多奇魚而桃水之鱮

玉山之胜遇又皆食魚者水族之類其繁若此唐代詩人岑參

詠熱海言水熱鯉肥詩云側聞陰山胡兒語西頭熱海水如煮海上衆鳥不敢飛中有鯉魚長且肥辨機西域記言大清

池周千里龍魚雜處靈怪間起水族雖多莫敢漁捕來往人多

祈禱焉熱海清池一地殊名皆今所謂特穆爾圖淖爾也淖爾本新疆游牧地

種人居之同治三年中俄分界塔城條約過特克斯河順那林哈勒哈河自此往西南分析回子部落布魯特部落由特穆爾圖淖爾南邊之罕騰格爾等山為界始劃歸俄說者謂西域自昔

羌戎雜處其俗以魚為神物不敢捕有魚亦不著稱清朝平定

西域欽定圖志品物備列水族亦見於官私記載

徐松西域水道記云伊犁卡外西南諸水皆入特穆

爾圖淖爾有魚似鯉今號網取無復爲昔日所鱗者

光緒間再經戡定軍士商農自湘津來結網投竿

魚始見於市考新疆之水分三大支在南疆者千岐百派以塔里木河爲綱皆東流入羅布淖爾在北疆者以伊犁河爲綱皆西流入巴勒喀什湖在科塔之交者爲額爾齊斯河西北入宰桑淖爾鱗介卵育多出巨魚其餘小水支渠或流或沒或滯亦生小鮮羅布淖爾古之鹽澤也是產大魚黑脊方口或曰鯨魚類也其回民屬喀喇庫勒部

徐松西域水道記云乾隆二十六年增設三伯克

不食五穀以魚爲糧

乘木筏張網或置釘於挺伺大魚至鈎挺交下其人皆以木支棚編葦爲牆壁繞屋闌繩貫枯魚纍纍食則以火炙之不羹不

飯小魚則以鐵箸貫而炙隨食隨漱魚骨自口角聯貫而出其

氣腥臭不可近近則令人嘔惡夜以魚油燃燭其衣服語言與

他回部異蓋魚之外無他產捕魚之外無他業焉西域聞見錄云羅布淖爾回人以魚為生時有至庫

爾勤者他處則不敢往西陲紀略云澤中有山居回民捕魚採蒲黃而食人壽多至百歲以外按魏書吐谷渾地兼此善且未北有乙弗勿敵國風俗與吐谷渾同不識五穀唯食魚及蘇子蘇十狀若中國枸杞子蓋即此種也焉耆

開都河產魚與羅布淖爾相似開都河準語曲折之謂調查表云焉耆產黑皮魚鱗產五六千

濛回縹碧帆櫓出沒宛如澤國河折而東北又東結為大澤曰博斯騰淖爾自焉耆以西巴楚庫車皆葱嶺南北河所

灌注往往產魚塔里木河橫灌庫車有魚巨口細鱗鮮美如江

南之鱖惜其產無多徐松西域水道記云庫庫車爾軍臺北葦蕩百里游魚可數溫宿瑚瑪喇克河產魚曰

大頭魚曰白魚曰黑魚調查表歲產一二千觔巴楚州川澤從橫交絡均產白

魚調查表蘇沙湖紅湖玉河葱嶺南北河均產魚每百觔值銀七八錢徐松西域水道記云塔里木河上游一日喀什噶爾河是為葱嶺北河一日葉爾羌河是為葱嶺南河北河東流至巴爾楚克軍臺北色仍濁分支南行諸為澤水始清有魚

如鯉俯可以鑑慈嶺南北河至噶巴克阿克集合為一

疏勒之烏蘭烏蘇河雅滿雅爾河是為喀什噶

河之二源小魚成隊間有長二尺者調查表每觔大魚值銀七八分纏民取魚無網無

叉以火藥投水中魚醉而仰浮取之甚易然其種民多不喜食

南路魚子大如黍食之多吐瀉巴楚州一帶或以乾魚磨粉合麪食之

北路伊犁河有二源西南源曰拉克斯河東南源曰空格斯河哈什河注之

過摩多吉爾瑪臺水入山峽小魚生焉徐松西域水道記云策馬峽中湖流十里澄清無滓垂綸投餌白小盈筐匯入

伊犁河西流經塔勒奇城東距綏定城十里北距廣仁城五十里曰果子溝有魚四腮巨口

細鱗如鱸磨河產魚訛曰墨花天山客語云綏定河出墨花魚蓋雅蘇剛水也常廣仁城西三泉並發匯果子溝水經塔勒奇城西又南流經黃渠西為小湖周三里是雁鴛鴦衝烟拍水有魚四腮巨口如鱸甯

遠綏定縣境也嘉慶十七年尙書松筠奏伊犁公田在河北岸田戶兼可捕魚烏魯木齊一帶居天山陰水皆

西北流瀦為海子迪化之烏魯木齊河北流入白家海子昌吉之洛克倫河呼圖壁河綏來之瑪納斯河北流轉而西流入柯雅爾淖爾迪化省垣西

烏魯木齊河上有橋曰鞏寧橋橋下漁者持網撈魚日不絕魚



形長細如梭有翅無鱗市廛畜池以售有長尺餘者然色味俱

劣橋之南有瀦水曰關湖湖上多柳荇藻交橫中有鯽長六七

寸昔巡撫劉錦棠由湘致活鯽畜之俾滋生焉禁人鈎取三個

泉老龍河產鯽亦多調查表歲產二千觔其風味終遜鑑湖昌吉呼圖壁皆產

無鱗小魚調查表昌吉縣頭屯河三屯河皆產魚長不盈尺歲數百觔呼圖壁大泉莊黃草湖產無鱗小魚哈密夙不產魚湘軍以木

桶盛鱒數百擔荷出關抵哈密棄之淖爾歲久益滋土人以爲

蛇皆不食塔城科布多之間額爾齊斯河產魚似鱒大者數尺

河距塔城千里冬令冰合游牧人裹糶往開冰孔徑尺燃火其

上魚見火競濯而出每夜可得數百十觔味似鱈徐松西域水道記云宰桑泊溢出之河亦名額爾齊

斯河東北過薩馬爾斯克又東北與鄂布河合異域錄云鄂布河由托木斯克向西北流揭的河來入之產一種魚似鱒口似鱈無鱗脊上並兩脇有骨三條連生大者三尺俄名四帖里烈帖蒙古名舒里按宰桑淖爾又名查桑本我地光緒七年割入

俄

近年俄人於額爾齊斯河入宰桑淖爾處設鐵柵欄魚上溯故長數尺者不至淖爾溢出之河西北流直達北 華人以其味與松花江鱈魚相似遂謂河東通松花江誤矣魚蓋自俄之額爾齊斯河入淖爾由淖爾逆流而上自中俄分界而多魚之澤歸俄俄人以輪舟入淖爾捕魚為出產一巨宗額爾齊斯為阿爾泰塔城分界之河然取魚者多自塔城往則仍塔民之生

業也

壬子仲夏余出迪化至塔爾巴哈台將假俄道東歸開齊桑淖爾能行輪順流三日程可達斜米省乃自塔折而東北山行五日抵齊桑之上游地曰塔巴列克夫湖居民可二四百家除操舟車賤業者多哈薩克人外餘皆俄籍

咸以捕魚為生烟波浩淼間漁艇以百婦穉投竿晒網相望於道余甫解裝十數俄童提魚籃求沽戶外為滿皆白種人子也聞其地數年前尚寒沙荒渚三五漁戶稀若晨星近則俄人設稅關築船步置警察市廛鱗次商務漸興往來斜米工輪船間

日必開行一次云

### 礦產

中國礦產甲於五洲其南北山脈千枝萬歧皆導源於葱嶺新

疆廣輪二萬餘里實居葱嶺之麓菁英蟠結為天下奧區山海

西經言崑山之陽是生玉榮按崑山即密爾岱山槐江之山其上多雄黃藏琅

玕黃金白玉酈元水經注屈茨之山按屈茨即龜茲之轉音產石炭取以冶鐵

供三十六國之用漢書西域傳言龜茲出鉛山國出鐵姑墨出

銅難兜出銀姑羌莎車有鐵山于闐子合多金玉若斯之類山

出碁置不可殫紀清朝綏服新疆三品之貢納於京師則有密

爾岱山之玉制作編磬以諧樂章一統志密爾岱山在葉爾羌南產玉石西域水道記稱其玉色黝而質堅聲清越以長自乾隆二十七年迄五十五

年先後由葉爾羌辦事探進特磬七次十二宮律呂咸備其材之中玉寶玉冊者探進一次徐松新疆賦所謂精鑿在府樂石在縣者也喀喇沙爾之銅西域圖志實賦門喀喇沙爾之庫隴勒貢銅二

百三十五觔布告爾貢銅四百七十觔乾隆四十年各增一百觔共為九百五十觔即今征額鑄騰格錢以供邊儲乾隆時將軍兆惠請加鑄平號通寶於見行騰格錢以資邊用詔命檢校

大臣官兵駐防歲給所需取足供支而止乾隆御製詩有肉好頰型騰格錢儲骨恰供成新邊之句

和闐葉爾羌之金範為麟趾屢蹶以

紀其瑞

乾隆御製詩序云回部貢金至乃付治工鑄麟趾以誌緣起并製詩焉

佗若玉盤之謠蕃劍之詩煌煌天

章載在圖史乾嘉之際將軍明瑞舒赫德等頗興山北礦利金

銅鉛鐵煤廠紛布林立伊犁精河之間皆置官興屯制其課額

邊用饒裕

新疆識略財賦篇云伊犁環境皆山土地寬廣有鑛之富乾隆三十一年立鉛廠三十六年立金廠三十八年立鐵廠四十一年立銅廠四十七年立煤廠

逮更回亂舊

基墮廢而邊瘠之地雖魯之民大都茫昧不習礦學民間鐵冶

之器轉或仰給於外來

調查光緒二十二年俄國進口鐵器運銷鎮迪一屬者計他萬二千八百盧布若合全省計之數當更鉅

此與家有藏

金弗知啓櫝而貸諸其鄰者何以異比歲以來西人游歷西域

者踵趾相錯歸而撰述圖記頗盛言中國礦產冠於全球新疆

礦產又冠於全國其所稱紀蓋得躬歷探測為多

光緒十五年俄人康穆才甫斯基游記云余順崑崙

北坡東去近和闐開俄國人畢甫察甫在泥雅又有礦師在和闐余即訪畢君於泥雅城知其携礦師探測礦苗東至吐魯番等處其所著書載產金產銅之地不少近年俄總領事官署哀集各國調查新疆礦產筆誌彙為一冊俄英法德文字外兼列土耳其蒙古圖文有圖有表燦若列眉卷帙極為繁重 邇年朝廷重視廿政新疆大吏遣員分道勘察

徵之以耆獻參之以載籍於是南北疆礦產始豁然大半呈露

嘗考全疆山脉自葱嶺而下分三大支南山一支起於烏攸別

里之山緣山梁東趨紛歧起伏如牆如脊至英吉沙爾崛起為

阿合買提山其下多鐵山在應治南百一十里榜塔什潭河南岸山勢遞高宛若梯形礦基較河堤低二十餘丈脉分五條相距各五六里鐵苗浮露長約七十里寬十數里附近土

民在依克孜牙莊設爐煉鐵質純較參半佳者百分中得二十分次者又折而西南宅於莎車葉

城之交者為密爾岱山半嶺以上純玉無石是名玉山山峻三十里分三層上下層皆

石中層則瑤瑤函之純玉無石採玉者乘籠牛登高鑿之墜而後取有重至千萬斤者乾隆出禁止開採嘉慶四年弛禁常買外聽民販賣是年貢璞三方大者青色重萬斤次葱白色重八千斤小者純白重三千斤鑿至喀喇沙爾以其勢人罷之

其東曰英額齊盤山玉山之支也英額齊盤山在葉城西南二八十里北為澤普勒善河東北流逕葉城澄清見底昔採進貢玉於河之南北岸

設立營帳葉爾光辦事歲率主事一人侍衛筆帖式二人詣河干祭禮命伯克等回夫五百派流以採不足  
額則更入山鑿取然後納玉於糧餉局俟和闐玉至迺同入貢惟玉質差遜近年貢例罷民間亦解採取者 又東迤

於和闐為哈朗歸之山一名呢蟒依山傍山之麓玉河出焉西域水道

配和闐河有二源西源曰哈喇哈什河東源曰玉璫哈什河亦有二源西源出哈朗歸東源出雪山唐書謂于闐有  
玉河國人夜視月光盛處必得美玉即指此也益陽蕭雄西疆雜述詩註和闐河產玉有羊脂棗紅青花諸名每逢桃花水暖

成秋色澄鮮河水未凍時採玉者甚衆亦有入哈朗歸山內採  
取者惟春秋佳日始可一往餘時則冰雪皦皦人跡罕到云 其支河有三曰白玉曰綠玉曰

烏玉高居誨使于闐記云于闐河分為三東曰白玉河西曰綠玉河又西曰烏玉河張匡鄴行程記云白玉河在城東三  
十里綠玉河在城西二十里烏玉河在綠玉河西七里其源雖一玉色隨地而變每歲七八月秋涼將退乃可取謂

之撈玉案古所稱白玉即玉璫哈什河也綠玉即哈喇哈什河烏玉  
即皂窪勒水也今惟皂窪勒未開產玉而玉璫哈喇二河產玉猶盛 匯流入於塔里木河呢蟒

依之阿有大谷二曰桑谷曰樹雅金玉雜出其中二谷出水分流回人統呼  
為桑谷樹雅其中金玉皆

產每逢秋日土人  
入山採取一次 有廢城曰塔瓦克產銀礦蕭雄西疆雜述詩註和闐舊稱六城有小  
城曰塔瓦克出銀礦故又稱七城今廢 附玉

河而南入洛浦境為鐵蓋列克山山之西北陬有沙灘焉曰大

胡麻地小胡麻地是生美玉鐵蓋列山在洛浦城東南于闐城西南兩縣交界處山脈由南山附  
玉河而來其西北一帶沙灘即大小胡麻地中產子玉為最上品

漢人流寓者數百家皆採玉為生者 再南迤於于闐望之葱鬱障列雲表者礫子玉山也

于闐產玉之山三日流水山在縣南二百五十里曰覺可沙依山在東南千七百里曰烏魯克蘇在東南二千四百里案礫子玉色或青或白質多雲翳少溫潤值亦少貶然大者重至千萬觔小希世珍也礫子玉又名裕勒阿里克回民採玉者多自裕

勒阿里克卡倫來赴東 四城焉之因以其名 于闐產金尤著其間金脈隆起發源於葉爾羌之

伯得爾乾竺二特色呼庫勒諸處而蔓延於東南西南境曰蘇拉

瓦克山 在縣東三百二十餘里即大金廠 曰卡巴山 在縣東一千二百餘里即小金廠 曰阿格塔克山 在縣東南二千五百餘里 曰

宰列克山 在縣西南四百餘里 四金廠在焉皆出大瓣金 蘇拉瓦克山面積二千四百方里卡巴山面積三百方里地勢高敞洞深三四十丈

橫穿數百丈間有流水數處淺溜迴環不易登陟金苗零星隱見相隔十餘里至數十里不等土人當風揚沙以取金大者如豆細者如粟阿克塔克山面積一百八十方里宰列克山面積三百方里其地山水迴抱金從溝中流出洞深僅數尺至丈餘

拘取較易惟兩廠皆在後山而陰背陽瘴氣瀰漫雪時作金夫四月入山八月即出不能多採他若努拉山普羅山等處皆有小廠金苗不旺故不著名 又極南千餘里曰克里

雅山 西域水道記作克勒底雅山與後廠交界 大谷深箐瘴癘逼人雖產金少採取者再南則

毗連藏界矣天山一支起於喀喇租庫之山延袤而趨當喀什

噶爾之北曰伊提約里曰庫斯渾曰坎索曰阿依阿奇是產銅

礦及石煤嵐炭石油之屬噴薄綿衍數百里不絕伊提約里山在疏附城東二百十里其脈自蘇渾山

東北分支南下至吐魯沙依一帶綿互不絕山內銅皆石苗開洞高尺餘寬二尺臥而鑿之苗厚者一二寸每坯百觔提煉淨銅四十餘觔庫斯渾山東南距疏附城三百八十里其脈自吐子阿蘇嶺分支東南行繞葉雷河南突起一峯高十餘里山多

松柏產嵐炭及石油或從石隙中流出溢滿溪澗又東南距城三百餘里為坎索河其源發自古立鐵梗而其流則繞於康山之陽古立鐵梗即倭宜搭哈有炭礦二各占面積千二百方里炭質鬆脆易燃康山以東有銅礦二曰安鳩安曰馬蘭于面

積二千五百方里各有綫十二處苗寬二三寸厚數分每坯百觔提煉淨銅二十餘觔阿依阿奇山在疏附西南三四十里一名額伊爾阿特山石煤層疊狀如鑿積東西徑百餘里南北長五十里白喀城折東

北行迤於烏什多白鉛水銀之礦環城三面障若列屏皆鉛山

也烏什鉛礦最多城西北三百里曰烏城庫什山即新疆圖說之戈什山也其東南二百六十里曰庫魯克玉錚山又西南三百餘里曰衣塔里山皆產鉛惟庫魯克最佳礦脈自西而東廻環糾結聚在一隅有舊井四深二三丈不等鉛苗亦旺

惟烏什諸山石骨堅頑水草距礦地遼遠工費浩繁官商承辦多拆閱近日但有土人在彼私挖尋售又烏什城西有山曰默爾徹爾亦名馬赤山城隅當山之隈昔年築城於山下掘獲水銀今因巖石堅硬尚無能採取者折而

東南經柯坪入溫宿境多硝磺煤鐵之山紛拏糾互柯坪之南有橫山橫互七十餘里橫質甚

粹溫宿城東二百四十里曰伯什克拉克銅礦其脈自北而南有井二十處深數尺或丈餘即見銅苗礦地西距札木台驛百里許運道尙便常有土人私聚開採城之東北二百餘里曰他拉阿煤礦分前後山兩處煤質較遜又他拉阿之東曰鐵木耳



其地煤鐵並產煤礦有二東西相對礦綫延長百里苗寬三尺至七八尺不等井深丈許即見煤質其西礦近為積水所淹東礦上層油氣沾潤燃之易燼必掘至深處乃佳光緒十八年有客民張得喜領款承辦獲利頗豐鐵礦在煤礦之左相距僅半

里許有舊洞數處鐵苗寬四五尺入地不深近有土民私採每百觔能提淨鐵二十觔

其起於拜城庫車之之間者產銅之山

十數而却爾噶為最大

却爾噶山即楚午哈之變音案今拜城銅礦五所在城西南者曰雅哈柯里克廠即上銅廠也俗名清水崖亦曰察爾齊克廠其山曰却爾噶山距城百六十

里曰溫巴什廠即下銅廠也亦名鄂依斯達克齊克廠其山曰鹽池溝山距城百二十里曰克塔銅廠亦名托和且廠距城二百五十里曰蒙伯銅廠亦名拱北廠距清水崖五里在城東北者曰和色爾銅廠距城百二十里上下兩廠銅苗最旺舊游

擊司之全疆錢局取給於此其他廠因產銅較少停辦

產鐵之山亦十數而明布拉克為最大

拜城鐵礦四所曰明布拉克山在城

東北二百三十里曰塔爾齊山在城西北百六十里曰提札哈依胡山曰呀色里敏山皆在城北百二十里向係民間私採惟明布拉克最旺礦地占四方里餘僅占一方里

却爾噶山者上下

銅廠發源處也其質柔粹為全疆銅礦之冠

却爾噶山居兩銅廠之上游西南距上銅廠六十里距下銅廠約百里礦

脈自北而南延長百數十里銅色蒼翠柔潤如脂最稱上品乾煎以來即徵收銅課開辦至今銅苗未竭每歲出銅十二萬餘觔若改用西法開採其利未可量也

終拜城東北境曰額

什巴克什山庫車之北屏也常有火多琉黃銅鐵礪砂水經稱

屈茨之北有山夜則火光晝則但煙隋書西域傳言阿羯之山

常有火及烟上出礪砂者是也

西域圖志額什克巴什鄂拉在汗騰格里鄂拉南二百里當庫車之北拜城之東北交界處山形寬廣石礪林立礪砂結嗣中

形如鍾乳春夏秋三時嗣中皆火望之如萬點星光炎酷不可近冬日極寒大雪火熄土人始入山鑿取庫車城北為蘇巴什銅廠又北折東

銅山在焉有大河滌之沿河東西岸兩山聳峙其上多銅多石

油蘇巴什在庫車城北四十里自蘇巴什北行二十里為老銅廠再北行四十里為新銅廠由廟西行十五里進山口循山口東行約十里河流環之銅山在焉河之西岸曰恰克馬克東岸曰巴西克七克兩山相距約二十餘里西岸之鑛南向

東岸之礦北向礦脈皆自西而東闊深十五丈至二十丈土石參雜質輕色赤銅坯百分中含淨銅三四分至七八分不等鑛需用柴炭取諸百五十里外山路崎嶇不利車行開鑛者恒以為病自光緒十年即歸本地商民承辦採煉銅筋由地方官

發價收買至今沿為定例又銅山之麓有石油嗣數處前數年曾有土民淘取每一日採油二三筋惜提煉未得其法不適於用獲利甚微又東北入焉耆境有大嶺

三曰額布圖 額布圖係作額爾圖其脈自庫車東北來入焉耆境山形東西橫互分為二支一東行出吐魯番一西北行出庫爾喀喇烏蘇此其分脈處也山高峻產金產硫磺煙氣騰發苗質顯露 曰

恰克圖曰古爾班濟爾噶朗河之上源也其上多黃金 恰克圖古爾班皆在額布圖之

東北並為濟爾噶朗河發源處西域水道記言濟爾噶朗三源發南山即指三嶺也嶺上並產黃金置濟爾噶朗金廠乾隆間准屯戍兵丁淘挖而徵收甘課遵成之際礦嗣多至二十餘處兵戍後舊礦多為山水湮漫出金頓少因免其納課仍准

民間再東北曰額林哈畢爾噶之山奎屯河水出其陰山中金銀

### 礦鐵煤炭石油諸礦層見疊出

額林哈畢爾噶在古爾班嶺西北庫爾喀喇烏蘇南百三十里為奎屯河上源土爾扈特游牧地山中銀鐵硫磺煤炭石油諸

礦畢萃而產金尤盛命沙為山水衝刷自山之前後溝順流入奎屯河色純赤粒大如菽豆故採金者多聚於前後溝乾隆三十六年置奎屯金廠設局納課回亂後罷金課聽民採取由官督收而定其值近年庸僧日昂礦夫多隱匿相率停辦金

業漸衰自此山逕東北行蜿蜒庫爾喀喇烏蘇綏來昌吉呼圖壁境

### 者則有羅克倫之金

庫爾喀喇烏蘇迤東產金之地自濟爾噶朗奎屯兩廠外以昌吉之羅克倫河為最盛河在城西二十里源出孟克圖嶺乾隆四十七年置金廠徵課如奎屯例又昌吉

南山之煤窩溝俗名金口河亦產砂金又綏來西南百二十里之龍骨河即金溝河也產粉片豆瓣石滾諸金其地懸流絕壁險峻異常有閻王邊鬼打球雞冠巖絕命巖等名然土人往採者淘沙鑿石未嘗憚其險阻惟金苗散漫無定忽隱忽見放出

### 多金無清水河之玉

瑪納斯河源水清產玉故名玉色碧碧有文采璞大者重數十斤又北流百里入烏蘭烏蘇河

又綏來城西百餘里曰墩木達之銀墩木達一名四顆樹在庫爾喀喇烏蘇西南百三十里土爾扈特蒙王插後溝曰大溝皆產綠玉

其東曰月牙台周三四十里草木不生掘地二丈許得礦質燦白如銀燬之不化又南二百餘里曰鹽池河腦俗名弔水所產亦如之土人莫識疑即西人所謂線礫也案線質極堅西人用電鍍法加諸銅鐵器上光潔可鑑歷久不變其用至廣

### 察汗烏蘇之鐵

察汗烏蘇鐵礦在庫爾喀喇烏蘇西南百四十里係土爾扈特牧地嶺分東西貫小河面積共四千三百方里西嶺鐵苗頗旺色黑而赭掘地數尺即得昔年鑄造農器皆取給於此近為洋

鐵礦奪停閉又綏來縣塔西溝鐵礦同有土民開採昌吉縣南孟克圖嶺獨山之石油庫爾喀喇烏蘇城東北麓為昌吉河發源處亦產鐵乾隆時置廠歲出鐵五六萬觔今皆停閉

一峰突起名曰獨山子周約百里土石如赭有石油泉二一在南麓一在西麓其色深紫浮於水面夏盛冬涸又應治西南七十里之旗桿溝九十里之將軍溝正南九十里之四顆樹又較來西南百五十里之博羅連古紅溝卡子灣三處昌吉城南七

十里之頭屯河等處皆產石油光緒三十三年商務總局派員採各處油質攜赴俄國工廠考驗惟獨山紅油質最良美出產亦旺博羅通古之油係從硫磺中噴溢而出其色或白或黑或質清黑者質稠若用機器提煉亦堪適用頭屯河之油色

黑如漆係從煤礦中流出凝結成塊油質不佳未經開採 **將軍溝之石蠟** 石蠟產於巖石罅中質凝結如脂色微紅亦有深黑者著火即

兩處最旺 **塔西溝頭屯河之煤炭** 較來縣南百三十里塔西溝石廠甘溝三處皆產石炭其苗自上而

土人以煨鐵故亦間有採取者昌吉縣南頭屯河產石煤苗寬五六丈透露巖壁間煤含油質火力甚勁爐白無烟有煤窰三座獲利頗厚又頭屯河迤南二十里之硫磺溝產烟炭中含鐵質炭灰作紅色又察汗烏蘇東西南山山西山產鐵東山產煤礦

脉自白楊溝透迤而下苗綫顯露掘地丈許即見煤質煤有二種質堅者灰作紅色可以煨鐵質鬆者或作白色僅供炊爨又月牙台之西地名煤窰溝有煤礦一座出產不旺往年有土人開採今已停止 **諸礦出焉**

**其迤東南行綿亘喀喇沙爾輪臺吐魯番鄯善者則有珠勒都**

**斯之金** 珠勒都斯山在焉耆北四百五十里山中金苗層露曰紅札曰老鴉溝曰阿烏塔哈昔昔日金廠珠勒都斯之水東流經紅札廠折東北流入昌吉境羅克倫河之金所導源也惟荒山積雪人跡罕至回亂後金廠停閉

**庫木什之銀** 庫木什阿克瑪山在焉耆之東吐魯番西南境唐時稱為銀山積者是也回語庫木什謂銀也阿克瑪者積而不散之意惟重崖絕巘無人知銀苗所在迄未開採 **察罕通**

**古之錫** 察罕通古界在焉耆之東北精河之東南統名曰南山屬蒙古牧地礦當半山之間苗極暢旺色瑩白燦燦有光昔年土人開採未諳提煉虧折中止光緒二十年知縣張燧生領款承辦亦因製煉不精而罷二十八年商

人羅姓田性復集資開採旋亦中廢據言礦中銀銅鉛錫諸質極難不能化分莫辨其為何種礦質云案礦學家攷研五金原質分折極精有鑛錫錒鈾諸名此種礦質或當屬錒錫之類近來奇臺校來等處發見不少因無識者遂以為無用而廢

置之  
**庫爾岱之銅**  
一里許入土一尺至四尺即露銅坯且土石不堅不待開礦易施工作惟銅質不及拜城之柔

輒現歸本地回民承辦又焉耆庫隴勒  
布告爾等處舊有銅礦兵燹後停開  
**額格爾齊之鉛**  
額格爾齊山新疆圖說作石大山在焉耆東南

**山之鐵**  
西域圖志沙山往犂斯騰淖爾南百二十里為焉耆之南屏古山國地漢書西柯柯雅之煤  
柯柯雅山

在鄯善縣西北九十里煤苗透露面積五十方里開鑿五六座漢回纏民皆有之礦洞九處深十四五丈不等煤質鬆脆中含硫磺又西南七十里斯爾海浦溝亦有煤礦向有土民開採出產無多祇供本地之用又吐魯番城南九十里曰煤窰溝其西

曰七昌河迤東曰蟻鄉溝皆產煤地勢平坦易於採取煤窰溝煤質最佳開鑿十餘處七昌河次之開鑿三處蟻鄉溝較劣開鑿一處又輪臺城東百五十里洋薩爾炭礦有纏民開採其色黑而質堅用以冶鐵最宜銷運頗旺  
**喬爾**

**塔什之水晶**  
鄯善縣南五百六十里地名喬爾塔什產水晶西人謂之石英礦多黑色淡墨色間有白色淡黃  
色者惟紫色最少嵌於巖石間礦苗錯雜不定其地四無人煙水草缺乏纏民多以冬十月往採

諸礦出焉其天山正幹崛起於迪化之東者曰博克達山北庭

之鎮山也突兀三峯為天山最高之嶺孕育瓌奇不可方物循

山脈而東結為金嶺則有白楊河大西溝等七金廠  
舊迪化州治東南七  
魯番西北有金廠七

處皆發脈於金嶺曰東溝曰水西溝曰白楊溝曰綉沙溝曰頭屯曰駱駝牌各占面積約百方里線道紛岐衰旺不一每廠金夫數十至百餘名每名日納金課三分合七釐勻計每月收金多至五百兩有奇回亂後舊基盡圯巡撫劉錦棠欲興復其

利以工費高昌行記所謂金嶺之口寶貨所出是也古之金嶺當在博克達山迤東濟木薩東南一帶之山正居白

楊河等處上流齊克達巴罕即七個達坂在迪化東南百八十里今謂之達坂城西距喀喇巴爾噶遜三十里蓋一佗若柴俄之銅迪化縣九十里柴俄山內舊有銅廠六處曰石人子曰白楊溝曰甘溝曰西齊克

達巴罕之銀齊克達巴罕即七個達坂在迪化東南百八十里今謂之達坂城西距喀喇巴爾噶遜三十里蓋一

並產銅礦地名三角山舊有樵回三百人聚此淘挖以不敷工本而止鐵礦巴爾巴什之炭巴爾巴什在迪化

呼為西山炭炭窰林立俗通古斯巴什之煤通古斯巴什在巴爾巴什西二十里其地曰頭屯產石煤質最佳與甘肅鎮

出產豐富取運不竭故省城煤價最廉崗巒層疊如屏如帶地氣蟠積久而未洩自此而東

阜康則大小黃山負其郭煤礪層層萬年不竭大黃山在阜康東南百五十里山脈自南而北所產煙炭百分

中含硫質七八分煨之則成嵐炭燄烈無煙掘地丈餘即見炭苗有窰戶十餘家用土法開採小黃山距縣東南八十里所產之炭灰燼作紅色質少遜孚遠則水西溝鐵礦面

積百方里有橫山之炭以供煨冶鐵質純粹他礦無匹者水西溝鐵礦距孚遠

西南七十里色赭黑剛勁可鑄實刀治煉得法遠過洋鐵附近有瑣山迴環數百里石骨皆煤其下自焚積年不熄火光熊熊照耀山谷其焚而成性者為自然嵐炭火力久且無煙氣為煉鐵上品又奇甚黑北二百七十里紅沙泉亦有煤礦面積二十

餘里煤礦中含鐵沙火迤北而東至鎮西哈密之間則有烏兔水之金西二百

里曰烏兔水亦名無渡溝產金色赤粒如細沙昔年曾經開採亂後荒廢金苗時隱時見羊圈灣在鎮西應城西北七百里與蒙古札哈沁接壤

大小港之煤窑鎮西應城西北二百餘里曰東窑一名大港產煤

露不勝俚指雖天山之尾閭而富藏固無盡焉其北山一支則嶒峻浮

自天山之額布圖嶺折北而西其首曰哈喇古顏之山哈什河

源出焉舊有哈什鉛銅之廠哈什河自出之山通呼為哈什山銅鉛並產乾隆三十一年將軍明

沿哈什河岸西行屏蔽伊犁北境者曰塔勒奇嶺踰嶺入銅廠歲獲

綏定界陂陀相屬分為南北山脈屬北山一脈者曰烘郭爾鄂

七千餘觔

**博山勢崇峻煤鐵並產**烘郭爾一作陸郭羅在惠遠城北三十里乾隆四十七年將軍伊勒圖奏准於烘郭爾鄂博一帶大山頭石八子甘溝三處開設煤窰二十四座其後續開十

座恒供伊犁九城之用又其地並多鐵礦乾隆三十八年曾撥綠營屯兵入山採挖又寧遠縣北境老新甘溝爾里沁溝阿里瑪圖溝等處皆有煤礦質堅燄烈現有漢回商民開採出產甚旺 **其東南曰索**

**爾果嶺其陰產鐵**索爾果嶺西域水道記稱為莎嶺在惠遠城東南二百十五里乾隆三十八年將軍舒赫德疏言伊犁回民銷買舊鐵製作耕具數年以來收買殆盡請於索果爾地方置鐵

廠開阿克蘇回民三十戶採取 **又西迤於甯遠城北曰闕里沁山沁水出焉其下多金**

山在甯遠城北百餘里沁水出其麓產金又城東北四十里雅瑪圖山溝中亦產砂 **屬南山一脈者則哈**

**爾罕圖華諾輝之銅山**哈爾罕圖諺稱鳳凰山在惠遠城南四百五十里華諾輝水經其西乾隆四十年將軍伊勒圖奏請於哈爾罕圖設立銅廠五十六年將軍保爾以哈爾罕

圖銅礦不旺移於哈什另開新廠嘉慶六年將軍松筠又由哈什移於巴彥岱呼巴海案華諾輝新疆圖說作霍洛海今皆謂之銅山因係厄魯特牧地無人往採又綏定百七十里烏宗島山亦有銅礦線苗顯露地僻林深故無採者 **雅**

**瑪圖沙拉博霍齊之鉛山在焉**新疆識略云乾隆六十年將軍保爾奏言向在雅瑪圖設廠採鉛近因出鉛少改在厄魯特察奇爾阿滿山內挖取西域水道

記云哈什河西南流經雅瑪圖嶺北嶺西十餘里有舊鉛廠嶺之東南為沙拉博霍齊山亦產鉛又雅瑪圖山內特古斯塔柳官屯並有鐵礦緣山谷深遠水草缺乏運道艱阻未能採取又甯遠城北四十里哈麻奇溝哈巴八拉克溝俱有鉛礦道咸聞

有人開採嗣以地屬蒙部恐滋紛擾并封閉 **又極西南境善塔斯嶺之西曰特穆爾圖淖爾衆**



水所瀾其周數百里沿岸潮沙可熬鐵特穆爾譯言鐵也

特穆爾譯言鐵也

鄂西南鄂爾果珠勒卡倫外四百里三面皆山萬流匯歸為大澤則廣六百餘里即唐之碎葉川蒙古謂鐵曰特穆爾圖者有也津爾水也言此水產鐵也今劃入俄境

北山之幹復自喀

喇古顏之西右轉而東至塔爾巴哈臺城城之北板廠溝一帶

產煤

塔城北山五十里地名板廠溝產石煤質堅色褐礦線寬十餘丈面積二百方里迭經官商開採運道尚便

西北為蘇海圖山山之南有

青石峽者下產石油伏流入於綏來博羅通古油泉其支衍也

青石峽西北距塔城六百餘里在蘇海圖山之南與綏來交界峽中產石油流溢山麓皆極稠濃曬乾成塊取以鎔墊火車軌道堅而耐久向有土人開採用以燃燈

又東南曰齋爾山煤

鐵之廠聚其山陰

山距塔城東南三百餘里鐵廠煤客均聚在此山之陰礦脈自城東八十里喀拉越坂起蜿蜒四百里一脈連貫至齋爾山而大盛其地曰煤廠溝質較色純爐白無煙上層苗厚

尺許下層厚七尺火力甚勁惟稍含鐵硫質見風易爆光緒二十五年守備趙文彬領官本承辦供給圖山金廠之用又山之東南五十里曰白楊河兩岸山坡斜表數十丈煤苗層疊浮露質堅色饒烈又東北距塔城七百山曰庫克申蒼山其上產煤質

極無烟宜烘爐惟地屬東部極遠探運艱阻無人開辦

東北曰喀圖山金廠列其山陽兩山拱峙若衡

宇之相望金苗皆自西而東縱橫糾互銜結於重巖泐石之中

舊時礦工錐鑿膚未至於幽深邃密精光寶氣之所函蓋亘古

以來未嘗一洩焉

喀岡山即布爾圖山在塔城東南五百餘里與齊爾山對峙礦線縱橫百里金苗顯伏聚散廣狹淺深漫無一定銜結於堅硬石層之中故名石金近日西人游歷探礦者謂足與

南非洲杜蘭斯哇金礦相埒誠西北之寶藏也

若夫出塔城東北齒峯鬱律偉博無倫橫絕科布

多境者是為阿爾泰山阿爾泰者譯言金也

阿爾泰舊作阿勒坦即唐史所謂金山

其脈東

趨喀爾喀西北則延袤於烏拉嶺之東界俄人之採金者每指

阿爾泰為其上源蓋葱嶺主峯為南北天山之祖幹而阿爾泰

山又漠北諸山之祖幹也

阿爾泰山綿亘二千餘里形勢巋然為漠北大防魏源謂為西北諸山之祖者蓋信

夫新疆面積四

百餘萬方里深山大谷寶藏之富若此而公私之間凋敝器窳

貧瘠至為天下最其故何哉曩者文武大吏經營礦利垂二百

餘年官本商資竭力興作然或始盛而終衰或旋舉而輒廢艱

難叢脞之故大抵礦產所在巖壑嶮巖風日毒癘水草所生遠出百里或數百里路政不修薪芻糗糧不以時至輓輸之費已不可支其間工重役苦招募礦丁非數倍傭值莫肯受僱又董其事者闇於礦學苗脈不晰縋深鑿險惟尙土法畚鍤之器朽鈍而不可用水湮谷圯之患時有所聞一廠之內食夫千指廢時曠日取之盡錙銖用之若泥沙一試不利則資本匱竭而無以持乎其後歷年以來迭起更仆如出一轍其受弊尤甚者則官吏胥保藉徵課爲名侵漁賤奪恣爲奸蠹公私上下咸疾首蹙額視開礦如陷阱在上之人因民之不堪命則又懲羹吹虀遽行罷止於是言礦利者經屢挫之餘氣餒智困亦箝口結舌

而不敢輕於嘗試殊可歎也試考其利弊最著者言之新疆金

礦之盛莫若干闐兵燹以後金業凋零課額不足按西域水道記方略載乾隆年間參贊舒赫德奏定

和闐六城採金三百戶歲納課金六十兩又案戶部則例載和闐開採金砂六處歲納課金二百兩續開之噶爾等六處歲納課金三百兩共課五百兩道光以後著為定例巡撫劉錦棠檄嚴

金清往設金課局擇纏富民立為廠頭各派金夫隸之派充廠頭者四十九名每廠頭

一人各領金夫五十名自備資糧督率開採金夫一人又派幫夫二人通力合作每三夫月納

課金三分凡採金之戶悉免徭役曩日派買官金之弊咸予蠲

除然派充金戶者多有業農民舍其田廬家室而驅迫入山逃

亡隱匿金課無出勢不能不攤派以取盈始則催呼止於金戶

繼則追比徧及幫夫自有幫夫之名於是一鄉之內無一人非

金戶無一戶不納金益以頭人苛斂倍征逾額人民愁恫不遑

# 安處

光緒十二課擾累之年前和蘭州牧潘效蘇詳陳金課局情形略言自人于蘭境百姓扶老攜幼跪泣道旁訴陳金課始猶疑之及細察情形乃知金廠距離城鄉近或數百里遠或千餘里皆在深山窮壤中羈民乘農隙之暇始獲

往採得者不過二三失者常居七八所謂挖金一日即窮數月之用者乃廠頭貢諛之詞蓋按戶派金累在百姓而廠頭則大可染指也當初設局本意派定命夫之後不問其挖金與否必責令納課者祇欲迫之入山採金耳無如願執勞役者僅四分

之一其餘皆買金完課於是廠頭遂得恣意侵漁代完課金三分需索天罡十八枚至廿枚不等計天罡一枚值銀五分是課金一兩幾合銀三十兩其實公家命價祇十四兩五錢耳小民脂膏有限何堪受此剝削其最甚者家無壯丁僅遺老穉而廠

頭亦每月斂天罡四枚謂之幫費如此而于蘭之民能倖免於納課者蓋少矣昔年之課按畝帶征而民病今日之課按戶攤派而民愈病惟有裁撤課局聽民自採由地方官平價收買庶歸簡易而無擾累布政司魏光燾議言覆查于蘭金課局原辦

情形據稱招夫皆民自願其說以克里雅三十七莊採金之戶曾有稟報向來有權之戶無不採金即無不派差徭派買官金一切規費名目攤取於民者甚多而買金每價則七八折不等約計上戶每年需費銀十餘兩中戶七八兩下戶四五兩茲則

免其差徭金夫歲納課金三錢六分僅合銀五兩有奇加以幫夫二名三戶合納祇當下戶歲費三分之一故金夫宜欣然樂從方以免派徭役免派買金為幸而策勸三普喇各村亦聞風興起以距努拉村金廠較近皆願採金納課以避差徭是不但

無累而且於民有益矣茲據潘牧詳稟各情則於原辦大相逕庭總之羈民言語文字不通凡事無不由人若論假公濟私已成牢不可破之勢其中情偽實難究詰查于蘭金廠甚多利之所在民必爭趨承平時課額五百每夫歲繳傳干無從查悉

以現時歲繳三錢六分計之挖金之夫當不止數百人何以昔盛而今衰昔多而今少果如潘牧所稱民間多採買金完課並非入山自採又謂幫夫幫同買金繳課夫有民即有課即有金無論買繳挖繳要其金必出於于蘭不得謂無金可挖此

時並不責種地者概令挖金但責挖金者悉令納課自為非虐昔以種地挖金並為一課今則分為種地者納糧挖金者納課亦猶農而兼買不能免稅買而兼農不能獨賦也地種金課是一非二新疆即改行省自不得仍援舊例以征糧折抵金額但

收課之法必須斟酌善善庶為平允應將課局停辦俾集廠頭金夫詢明願挖者留不願者聽其自去其應繳金課准每年分上下兩忙完納仍責成于蘭縣經理以重課務而恤民艱

## 光緒十二年乃

裁金課局改由聽民自採縣官發價收買其貧戶則貸以資糧  
責令歲終納金以爲償定章交金一兩給銀十四兩五錢寓征  
課於平價之中上益而下不損然而胥役之浮收鄉約之掙克  
久之而弊又滋焉自改革以後內地鎊價騰貴從前十四兩五之錢價非民所堪遂漸增爲二十五兩然金價雖高浮收更甚每上下忙開徵時吏胥鄉扶約同舞弊以包穀爲抵碼任意高下有一  
倍收至二三倍者富民先賄鄉約完全較多受虧尙小若零屋小戶完全愈少則受虧愈大故產金雖旺而 二一十八  
金戶多隱匿私售不肯全數繳官統計于閏每年金砂不下二三萬兩其報解公家者一千二三百兩而已

年喀什噶爾道袁鴻佑請仿照漠河金礦章程官商合資設立

保利保大保源保興四廠袁鴻佑議請設立公司官督商辦公家認籌股銀二萬兩招集商股一萬兩長年七釐行息擇金苗旺盛之處開辦一保利總局即蘇拉瓦克廠二

保大分局即卡巴廠三保興分局即宰列克廠四保源分局即阿克塔克廠各廠採獲金砂鎔鍊成條運往北京上海等處銷

售除局用開支外獲有贏餘按十成分派以三成充餉三成爲股本餘利二成爲員司花紅餘二成提存公積儲備擴充新礦

之用其招募金夫不給工食但令交金作價以抵工資交金一兩定價銀二十九兩因砂金尙須提煉按七成折發銀十九兩  
三錢有奇隱寓三七分金之意自頒定新章之後畫一惟碼從前浮收剋扣之弊至是剝蝕殆盡故民踴躍樂從礦利漸興

開辦之始頗獲贏羨乃成效未著旋即停止  
光緒二十九年四月開局三十年冬月停辦計煉成條金一千七百

七十餘兩共獲贏利四萬餘金時金價大跌深慮不敷成本遂行停止復歸于闐縣官仍前定價收買之法以至於

今每歲公家收課不過砂金千百數兩而已據三十三年冬于闐縣報砂金數蘇拉瓦克宰列克兩廠歲收命砂一千

八百餘兩卡巴一廠約七百兩阿克塔克廠約六百兩除開支火耗各費外實解一千四百兩今沿為例其次為塔城喀圖山金礦承平之時

列廠十區礦丁數萬嘉道年間內地商民聚此挖金者幾數萬人舊有廠十區曰蘭州灣曰新蘭州灣曰東新興工曰西新興工曰老南工曰老東工曰察罕阿騰曰馬拉水曰車路溝曰札

工 依山瀝谷蟻屯蠶聚其間因財窮力殫中道廢止者不知凡

幾咸豐初年商人劉光和等尋獲札工新洞跟苗追鑿五年而

小效又四年而大贏造運金磚獲利無算當時有金駃子之稱

同治甲子塔城回亂哈薩克乘機擄掠礦夫四散年久積水漂

沒廠基遂廢光緒二十三年俄商墨斯克溫涎其厚利請租借

喀圖山地設廠開採巡撫饒應祺拒之不可迺議中俄合辦各

輸資本一半購置機器咸用西法然礦師操術不精新開礦硯二十餘所深至二三百丈竟無所得僅運碾舊日棄礦以取微利五年之間虧折二十四萬餘金始議停辦廠屋機器售還中

國

初俄國礦師狄多福勒得喀圖山金脈多在蘇爾圖達拉木圖兩河間縱橫百餘里處處見苗尤以札工新興工兩廠爲最旺其地舊稱林立俄礦師以爲中國舊法全資人力不能深入下層若於正中開井數丈必得正苗乃所言不驗又續

開至十六丈深與舊洞相穿過仍無所得復橫開平面八九丈雖見礦苗不意舊洞通過處泉水噴湧爲所淹沒工力難施全功坐廢其新興工一帶礦坑早經前人挖取運碾所遺棄礦出金無多不敷工本且俄人用度奢靡礦夫工資較中國加昂數倍至是俄商墨斯克溫始知成效難期自願停辦二十九年巡撫潘效蘇復立寶新公司再發官本

二萬餘金檄縣丞施再萌董其役然財力孱薄尤不足圖大舉

仍運碾舊時棄礦歷三歲而資本耗喪工又中輟

寶新公司自光緒二十九年接辦三十二年停

閉三年之中並未開鑿新洞僅碾棄礦砂石成條金五百兩計虧官本一萬八千餘金三十三年塔城廳同知袁運鴻請移交本地紳商范禮等集股承辦不領公款所遺廠基及一切機器牲畜等月繳銀八十兩作爲租賃之費然亦無效旋即停止

拜城上下銅廠爲新疆銅礦之冠舊章銅課攤征於畝稅之中



拜城向有銅課光緒初年規復南疆辦理善後仍照承平時舊章每歲征銅二萬六千餘觔每額糧一石交銅三觔民間有地而不業銅者則購諸銅戶以納於官 洎設行省以後始改

征銅而為採銅其間辦法遞變而弊害亦遞深初由公家貸發

成本責令銅戶按月繳銅銅價雖微銅戶利薄因交不足額時公家定

額歲交淨銅十二萬觔每銅百觔發價本銀十八兩復派令各莊幫貼僱夫採銅之費謂之幫戶其始

但幫出銅費而免其徭役未為病也乃未幾而官銅鼓鑄日多

銅戶力不能供更派幫戶出夫入山採銅民益不堪其苦其董

辦之人又不明化學冶銅必用薪炭按化學冶銅之法不必定用木炭但取炭屑少許攪和銅坯中入爐冶之其銅自鎔無論何種煤質皆可

於是銅夫之外復有加派炭夫之事縣丞陶然紀述銅廠情形略曰拜城銅廠專用木炭燒銅每爐一座日煉銅六百觔需用薪炭三百

勛歷年斫伐山林由近而遠及於四五百里之外銅夫則派自縣屬之賽里木六莊炭夫則派自本城七莊及新撥之西鄉六莊一切工值運費接道里遠近定價之多寡舊章每銅百觔給價銀十八兩炭價在內嗣因運炭道遠銅價逐加至二十三兩

炭價每百觔仍加給銀四錢至四錢三分五釐不等上銅廠距水泉二十餘里每日用驢馱運六七十桶鑿石為池以貯之廠中設爐五十餘座砌諸牆外高約三尺牆內置輪鼓風扇火燄烈如熾爐之四周用厚石護之其下墁泥為坳傾銀環爐中與

炭層層相間俟鎔成流質下注坳內然後以鈎出之初作黝色第二次入爐提煉成塊始粲然作紫紺色矣每銅坯百觔上等可提精銅十二觔次者六七觔劣者二三觔而已礦井多在懸崖峻阪間井內四圍作小坎寬可容足銅夫右持角燈左負皮囊拾級而下至井中必偃伏以施錐鑿既得礦坯乃置囊中井上有人用轆轤轉而起之坯之佳者五色相錯層疊如線次者白屑如霜又次者作藍斑紋春夏之月井多霉濕不能燃燈必旁開一井以通空氣秋冬則否

光緒三

十二年夏巡撫聯魁亟命停辦以甦民困是年冬王樹枏來藩西域以拜城銅礦爲新省第一利源弊多而利亦多聽其曠棄是因噎而廢食也乃請曰聞之爲治者弊去泰甚而已拜城上下銅廠自南疆拓闢以來賡續開採多歷年所銅苗滋長二三百里綿延不竭性質柔粹甲於諸礦苟辦理得宜自足垂美利於久遠今徒以委任非人不但無益於公而民累之深日甚一日若不設法整頓則去其害而利亦隨隳矣夫銅廠之弊不在於採銅而在於採炭不苦於銅戶而苦於炭夫當開辦之初銅

有定價炭有定額運道較遠則加價隨之官恤民艱民受官值  
何累之有奈不肖員司視銅廠爲利藪假手胥役攤派炭差民  
之富者或買充鄉約或隱賄頭人藉辦公爲護符惟貧民無可  
倖免司事廠丁猶復上下其手加秤加耗恣意取盈誅求徵比  
惟日不足况近山林木芟伐已盡取炭者遠涉於溫宿北山經  
七八日程然後得達山路崎嶇河水漲發常有傾跌淹斃之虞  
當此呼天飲泣無可告訴之時一旦摧陷廓清如釋重負其爲  
欣願自無待言然琴瑟不調在改弦而更張之方今國瘠民貧  
不務開其源反使已成之業決然舍棄誠爲可惜爲今之計惟  
有遴派幹員前往拜城勘察情形懲前愆後籌一萬全之策庶

國計民生交受其益於是巡撫飭下司道籌議阿克蘇道潘震

請略仿舊日征銅之法而變通之責成銅戶辦理略謂若除攤派之弊惟有責成銅戶採辦一切僱夫

燒炭聽民自便官不與聞銅交足額准其售與各城以民價之有餘補官價之不足使之有利可圖方能望其踴躍惟拜城銅戶不過百數十家僅憑各戶儘探儘解誠恐難濟公用現在變通辦法應暫行酌減銅課額數並由公家貸發成本令銅戶廣

招夫役庶無竭蹶之虞勘礦委員劉澄清等則請遴選本地殷富纏民承辦是年有招商承

辦之議天津商人蕭某呈請集股辦理適商務總局檄委通判劉澄清等赴拜城勘察銅廠情形於是并飭蕭某隨往澄清等查覆以漢纏語言不通諸多隔閡斷非內地商人所能辦理不若由本地紳民公舉殷實富戶接辦庶於地方民情較為洽

拜城知縣談鎮堃則謂事歸民辦招工實難若仍行攤派之法

是復蹈前弊矣而銅戶散漫無所統率亦難專責其成權衡二

者之間莫若仍令本地富民承辦而分率銅戶為之經理如是

則交相為用兩有裨益故卒從鎮堃之議鎮堃稟稱銅廠新章自歸民辦之後招工一節雖嚴禁勒抑而居民懲於前弊狃懷

疑畏人人裹足仍不能不借官勢以為之招是雖避攤派之名而猶行攤派之實也夫不得已而出於攤派使各項工價照章發給亦尚無害乃其中復多與新章歧異者查現定章程廠中夫役由承辦人自行價募計銅匠每名月給三兩採坯燒炭之

工月給二兩四錢爐夫水夫月給一兩八錢以上各夫月給麪食六十觔今麪食一項且折發銀五錢矣而夫役工資又不能按時發給即如炭夫每月定交五十塔海一塔海重六十觔交不足數則扣其工食無如炭夫雖甚勤力月祇燒炭千五百觔

是兩月之久始得一月工價此炭夫所以受累也又如採銅之夫新章每月定交銅坯一百六十觔實一月所交不足六十斤是兩個半月之久始得一月工價此銅夫所以受累也

夫役之苦累雖曰改革特彼善於此耳然取承辦之人加以責罰彼方振振有詞謂難辦如此賠墊如此惟有告退以卸責任為地方官者若委曲求全則舊弊旋生若認真辦理則新基立敗其為難情形上下正復相同竊以出銅之衰旺繫於銅戶之

勤惰銅戶以燒銅為業當前月兩廠停辦時各銅戶並未停工其特以為生涯可見而近日銅戶不能踴躍之故祇緣工食微薄耳愚以為因地制宜莫若每廠祇派承辦者二人專司領發款項監督工作收解銅觔等事其餘採銅燒炭一切雜役概歸

銅戶包辦以專責成至招工一節應傳集鄉約保長等按戶挑選壯丁充當夫役三月一班輪流更換生手熟手參互代用以期得力統計拜城屬民數約二三年之久始更一周非從前苦累到底漫無限制者比如此則苦樂相均勞逸相等民必樂

從弊除而方拜城銅廠之停辦也議與庫爾岱山銅礦以濟缺乏庫利亦與矣

爾岱山者當焉耆之東礦苗森列浮露入土不深銅坯百觔中

含淨銅百分之六七山多胡桐及梭梭木便於燒鎔自光緒二

十三年試辦之後無人繼作

庫爾岱銅礦前巡撫陶模派員探勘色質均佳二十三年設局開辦旋以新平塔羌一帶大興渠工恐民力不支而止

至

是始以拜城銅缺招商採辦而一試不利

焉耆守備符西垣領公款二千兩試辦年餘虧折停閉

改章

爲官督商辦設立股份有限公司

光緒三十二年商務總局詳議擬招商股萬金改爲官督商辦先招商股五千兩再由公家借發成本銀五千兩作

爲股份有限公司暫時委員經理俟商股招足萬金即將借發之款提還公家嗣後由商公舉總理以符商律

委知縣楊景焜往監之卒以民少

備貴公司虧累而止夫拜城所缺者薪炭而已庫爾岱則曠臨

沙磧阪道偏仄不通車馬井水鹹苦工人食之往往生疾故附

近居民視開礦爲畏途威怵利誘曾莫之應又其地多屬蒙回

役使蒙民必經地方有司咨其盟長然後蒙民乃敢至而蒙官

一聞礦工則以爲虐用其民庇徇不報回民則多習農賈憚於

勞作雖官司督迫而中道散亡不可禁詰執役無人故出銅愈

稀數日所獲不足供一日之費虛糜坐耗以至於敗

楊令景焜稟稱銅廠四面沙漠曠無人烟

惟距廠二百里之烏什塔莊有回民六十餘戶視礦工爲畏避迭經勸諭不肯應役會函請鄰封出示募招而庫車拜城輪台沙雅等處皆謂無工可招復由焉耆府知府文移土爾扈特和碩特兩蒙部並玩延不報不得已暫由府城代僱編夫三十名

每名預發工銀一兩派差護送至離城一站之清水驛即四散逃亡旋又代僱三十名比解送到廠僅遺二十二名且半係老弱充數招工之難至於此極惟有暫行停辦免致虧折

鐵產之盛者惟

乎遠之水西溝為最其地岡阜平坦赤赭黃童不生草木溪河

潺湲便於汲引鐵質剛勁純粹經久不蝕又多炭山以供煨煉

煤礦五處曰紅山曰甘溝曰南大槽曰北大槽曰西乍子產煤炭五六種

當乾嘉之際商人崔占元開設鐵廠大興

冶業居民數千家隱若巨鎮斧斤之聲聞於十里全隴冶戶皆

取給焉水西溝鐵廠自崔占元創辦出產暢旺遠近流通內至甘涼外及蒙哈爭相運取朝廷以占元利賴及民賞給恩騎尉世襲時人以爲榮同光之亂燬為灰燼

雖歷年興復而墟落蕭條已非昔比又自俄國通商以來洋鐵

之輸入益多價廉於我幾及三分之一俄商所運多係熟鐵民樂其便况價廉於我兩倍宜不足以抵制惟生鐵鑄器實較洋產堅而

耐久故鏗聲鼎鑊之屬尚有出土產者然亦僅少數耳

於是水西溝礦利盡為所奪開省迄今商辦官

辦屢易其人其始全賴公家鑄農器軍器維持其間近年皆廢

不用故承辦之官商益困不能支三十四年全礦坐廢

自光緒十一年  
公家派員設廠

經理時行省初立開荒屯墾歲發農器數萬又鑄造拾槍十噸子彈刀箭之屬工費雖昂尚有官價相抵迨十九年張燧生領款接辦其時農器停鑄洋鐵盛行數年之間折閱甚鉅三十二年復令本地商民謝芝山尹希深等承辦並將炭窯五座撥歸

開採然資本無多僅取舊存廢鐵鎔鑄售賣三十四年停閉遂不復開

嗚呼新疆礦產之盛若此而礦利之難若彼

其盛衰興廢之由不斷可識哉光緒三十三年新疆大吏懲前

事之失謀以全力專辦一二礦改用機器新法以爲之倡偏察

南北疆諸礦惟有石油之富利擅五洲欲藉此以抵制俄美外

來之利乃委員採取西湖一帶石油石蠟礦質齎赴俄國工廠

攷驗大佳始建廠購機試辦惟其收效當在數年後不可以且

夕期也

新疆南北石油礦產大小十餘處惟庫爾喀喇烏蘇應獨山子地方所產油質較絀來之博羅通古昌吉之頭屯河塔城之青石峽南山大小拐庫車之老銅廠北山等處爲佳石蠟產於應屬之將軍溝山內質類松脂通

明透澈著火即燃尤爲上品光緒三十三年齎送俄屬裏海之古巴地方攷驗經俄廠工匠分別熬煉據稱所產石油每百觔可提淨油六十餘觔足與美洲之產相抗衡石蠟可製洋燭尋常製燭之法多用牛羊油攪和而成此則不須攪和且較牛羊



油所製光明耐久實為天然原料如果礦產豐富足擅五洲之大利宣統元年購運俄國機器設廠開辦並購挖油機一座連管獨山子開掘油井深至七八丈井內聲如波濤油氣蒸騰直湧而出以火燃之焰高數尺現在開辦伊始先採獨山一處俟有成效當添採較來等處以資推廣 蓋天下大利所在非殫心壹志以圖之則或作或輟

終無利之可言竊以為新疆一隅五行百產之英駢羅充列席此大有為之資宜傾全國財力以專注之而其要則在築鐵路以便運輸立公司以厚資本運機器以省人力設專科以儲礦材所以富新疆者在此所以富全國者亦在此近日國家鐵路之議漸及西北矣天地富媪之藏或者將盡洩於天山南北之間未可知也

### 工藝

漢唐以來西域言工藝者若鄯善之能作兵于闐之善攻玉高

昌之繡文胡錦花蕊布龜茲之琵琶篋空厨賓之民雕文刻鏤  
治宮室織罽氈善金銀銅鐵爲器之屬大都以工巧著聞于時  
自天方說興於是天山南北之人睢睢盱盱媮惰器窳寢成風  
俗嗜好飲食奉生送死之具咸務爲薄嗇簡陋取給日用而已  
清朝綏服全疆生聚教訓日用被服坐臥飲食攻戰之具燦然  
咸備同光之間再經戡定建置行省工賈棣通關內百物輦輦  
馱負周流委輸而民間亦頗能規仿模製器用漸饒其時和闐  
洛浦于闐皮山民間多工織綢機戶一千二百餘家

所製曰夏夷綢柔靱似江浙棉綢而光澤

不逮其棉經絲緯者雜五色線成之名曰霞衣擬女以爲肩暇跳歌時服之

氈氍毹毳毼之屬鏤文錯采爛然奪目

歲輸英俄屬地四五千張

織罽毯用羊毛爲經棉線爲緯雜以絲絨五色相間爲古彝鼎象刀八寶花卉諸文采厚者盈寸長寬方丈餘或六七尺不等其絨植若秧絨故名

日裁絨和闐歲製絨絨毯三千餘張輸入俄屬安集延浩罕英屬印度阿富汗等處者約千餘張每張價值平均計之約合銀七兩左右于闐洛浦皮山三縣輸出口者亦千餘張其餘小方絨毯椅墊坐褥鞍粘之類不可勝紀

南疆

產棉之區民以織布為業

有稀稀塔種印花諸名

白焉耆以西其棉紗薄鉅疏

布麤劣不耐久

稀稀布最澆薄幅寬一尺五寸每疋約長三丈五尺值銀三錢五分

獨和闐洛浦于闐所製潔白

綿密

俗名尺子布和闐歲出十七萬餘疋洛浦三萬餘疋于闐二萬五千疋平均計之每疋約合銀三錢有零

寬廣合度運銷關隴外及俄屬

安集延歲額鉅萬

運銷內地約二萬餘疋安集延約十二萬疋

漢書言西域有細布好毳毼唐

書言于闐俗機巧工紡織蓋其來舊矣吐魯番地燥多沙產棉

尤盛林則徐初至西域教民製紡車學織布民號曰林公車

見益陽蕭

雄西疆雜述詩註

然吐棉絨短粗細不勻薄者如絺厚者如褐遠出和闐下

溫宿柯坪疏勒莎車諸屬工事尤拙無譏焉爾

近日柯坪分縣改良織事加求細密已暫著成效

自

昔回部未有書契儷皮以代楮所謂旁行畫革者和闐始蒸

桑皮造紙韌厚少光潔

西域圖志云紙以桑枝嫩條搗爛蒸之造成色微帶碧其精緻絲密與高麗紙相埒然今所見皆極粗澀者或者舊法已失傳歟

迪化

吐魯番略變其法雜用棉絮或楮皮麥桿揉和為之

或曰用棉之苞殼蒸晾而成

大

率皆麤澀不可以為書然觀邇歲南疆掘土往往得古浮屠經

卷皆六朝以來舊物紙理堅緻入地千餘年不腐不變豈其製

造之法今弗傳歟

全疆公私簿籍及民間日用紙張皆運自關內為入境貨物大宗近年俄南洋紙輸入歲值四五萬盧布猶幸不合官商簿冊之用流銷未廣

漢書言

龜茲能鑄冶有鉛龜茲今庫車拜城地也其民至今工冶業範

銅為器若鐺鑊盤匝之屬鑄鑿完美

龜民不善陶業無論貧富悉用銅器代之疏勒英吉沙爾亦善製銅器特歲出無多僅足供本地之用

其鑄刀之法鍛鍊精純晶光熒熒

法取熟鐵數十觔截作小方形和白礬鍛成鐵片埋馬矢中數日取出再鍛之如是數十次閱半載始成一具以

刃短而窄鋒薄質輕者為貴近年喀什噶爾漸得其傳已多仿製者

置映日光中隱見波濤文若連雲細澱或雪

花片片作旋舞形吹之有聲斷鐵削木不缺不卷西域傳言娑

羗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劍甲此其遺製也于闐之玉名天下

歷史所稱貢獻之物若圭枕珂珮帶胯簪釧盤几奩杖刀櫛鞍

轡玉佛玉馬類皆窮極巧智爲世所稱今採王者率抱璞賈之

都下無復追琢雕鏤之美古今人之不相及也久矣畜牧者西

北特產也旃裘筋角之材氈毯繩囊之伎南北充物不可紀數

而蒙古哈薩克獨善製羊裘法先漉以湏乳曝之揉之使柔若

棉纈故被服累年毳毼不落然以不償勞費未嘗多製今列肆

所陳皆庫車產也俄商歲運羊皮出口皆購自庫車爲多纏俗皮弁革履男女同制故製革

之業都聚而州處號爲鉅宗迪化省城所製革履精良勝於他處但仍購俄國熟牛皮爲之巴里坤庫車均善

爲革工而庫車兼冶銅之業故冠履鞞輓而外若鞮鞞鞅鞞及

蓋較游環之類惟庫車所製最稱精良

庫車較燈歲銷於省城南北兩路及關內各省約二萬金

焉耆能

仿造洋燭而光差闇

熬牛羊脂仿造俄國洋燭形式殆無多異惟燭心棉絨未得製法

庫車拜城沙車能仿製

洋鹼而味略

俗名糴頭賦其製法取石灰及鹼或胡桐淚和入羊牛油中煎熬成膏刻木為模印成圓餅澀能祛垢賦惜微有羶味耳遠販入關內銷場頗旺

然二者皆

略參西法為近今製造之權輿說者謂纏民魯鈍蹈常習故不

知模範新法殆不然也維新以來國家著勸工之令光緒三十

二年農工商部劄各省興辦實業會法部定輕罪作工之律檄

各省設立習藝所新疆限於財力不克並舉乃於北疆南疆先

設習藝所各一區聚教罷民導以工事

北疆習藝所設於省城凡鎮迪伊塔兩道屬隸入焉南疆習藝所設於疏勒府城凡喀什阿克

蘇兩道屬隸入焉開辦之初因所發罪犯

過少別招平民入所學習俾廣治生之路

專就土產所出分科教習曰攻金曰攻木

曰製革曰治繩曰縫紉曰氍毹凡向之游手無賴者入所研習

頗能佔一技自瞻三十四年阿克蘇道復請增設習藝所於溫宿於是全疆工藝日異月新智創巧述成效亦稍稍著矣先是省城設有工藝局規模陋隘匠師拙陋所出器物不中程式而新疆自俄英通商以來外貨灌輸日多乃思所以振興抵制之法遣吏如俄德各國考求工藝延匠購機以歸於是更革舊制拓地建廠安置機鑪凡總機二附機四曰石油之屬曰石燧之屬曰胰油之屬曰火柴之屬曰電燈之屬曰鋸鹼之屬循是以往鏗而不舍庶幾新疆數千年墨守窳陋之習爲之一變也

### 商務

古時環葱嶺內外大小五十餘國咸錯壤相通而安息人善商

賈車船行旁國市爭分銖大夏有城市行賈身毒致邛杖蜀布  
大宛產蒲陶善馬波斯以貨珍寶擅名其民深目多須髯中國  
謂之賈胡云漢張騫始使大宛宛王聞漢饒富欲通不得漢因  
遣使賂遺之常發使十餘輩求宛西諸國奇物然所遣皆窶人  
子私縣官齎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而外國之奉獻者亦皆  
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獻爲名繇是商賈往來始漸繁盛沿  
及隋唐互市不絕蓋交通之媒介無不權輿於商商務之興由  
來舊矣清朝以兵力削平西域番漢雜處聯繫膈合多藉商力  
當西征之始北出蒙古至科布多烏里雅蘇臺者爲北路西出  
嘉峪關至哈密巴里坤者爲西路當是時餽糧千里轉穀百萬



師行所至則有隨營商人奔走其後軍中牛酒之犒筐篚之頒  
 聲色百伎之娛樂一切取供於商無行齎居送之煩國不耗而  
 饑足民不勞而軍瞻乾嘉之際西師初罷然猶屯營列戍烽埃  
 相望置重鎮於巴里坤伊犁犄其北烏魯木齊控其南鎮西當  
 馳道之衝關中商人所聚會粟麥山積牛馬用谷量烏魯木齊  
 三城西曰鞏寧東曰迪化滿城附其郭東西延袤八里市廛迤  
 邐相屬肩摩轂擊比於吳會之盛紀昀筆記謂當時有小蘇杭之稱伊犁九城惠遠最  
 大廣衢容五軌地極邊諸夷會焉伊犁番夷雜處回哈部落不下十餘種皆入境貿易每歲布魯特人  
 驅牛羊十萬及哈喇明鏡等物入城互市易磚茶繒布以歸見洪亮吉

伊犁西方行賈者以所有易所鮮恒多奇羨民用繁富同治初元

日記

中更回亂舊時都會之地夷爲灰燼商旅裹足百年來民間元  
 氣彫劫盡矣光緒十一年改建行省其時迪化城中瘡痍滿目  
 無百金之賈千貫之肆自城南望見城北榛蕪蒼莽玉門以西  
 官道行千里不見人烟商賈往還無休宿之所巡撫劉錦棠首  
 治郵譯亭障以通商路於是廢著鬻財之客連袂接軫四方之  
 物並至而會然迪化不居要衝惟古城縮穀其口處四塞之地  
 其東自嘉峪關趨哈密爲一路秦隴湘鄂豫蜀商人多出焉其  
 東北自歸化趨蒙古爲一路燕晉商人多出焉自古城分道西  
 北往科布多爲通前後營路即康熙間用兵之北路外蒙古人每歲一至秋糴  
 麥穀並輸毳裘皮革易繒帛以歸又循天山而北爲北路取道

綏來以達伊犁塔城循天山而南為南路取道吐魯番以達疏

勒和闐故古城商務於新疆為中樞南北商貨悉自此轉輸塵

市之盛為邊塞第一昔年鎮西一路今已不當孔道故百貨皆聚在古城關內綢緞茶紙磁漆竹木之

器踰隴阪而至車馬煩頓釐稅重困商販恒以為累苦不償其

勞費是以燕晉商人多聯結駝隊蒙駝一頭約負重二百八十觔僱價兼時一駝約十六兩價昂時至二十七八兩從歸化

城沿蒙古草地以趨古城長途平坦無盜賊之害征權之煩其

至常以夏五月秋八月為期北京春二月起程則以夏五月至夏五月起程則以秋八月至惟冬令雪大不可行歲運腹地諸

省工產及東西洋商品值逾二三百萬大率自秦隴輸入者什

之三四自歸綏輸入者什之六七而私運偷漏不在此數甘肅官差往來車輛

迪化距古城西偏一大都會也人民衆

其僕御必夾帶私貨數千觔又有一種零星小販附同官車出關希圖免稅關吏不敢詰

多政令所自出土大夫冠蓋之湊五方游食戲博之集加以商賈阜財通賄其間是以雖經兵燹而易復舊觀吐魯番當孔道東近省西通焉耆居南北之中亦一都會也有棉花果蔬蒲陶之饒歲輸俄境值數十萬故民勤業趨事不待賈而足其北則伊犁密邇俄疆俄商受廛於此租市蕃盛天山北路一都會也

又北為塔爾巴哈臺

按俄國商貨自墨斯科順鐵道越烏拉嶺而東經托波爾斯克至托穆斯克省湖額爾齊斯河上游至七河省之斜爾吉鄂波里分道夏秋則東南行渡齋桑湖入塔城

邊境春冬則西南行至闊勒怕城渡霍爾果斯河經尼堪卡倫入伊犁邊境

其地邊瘠苦寒人民羯羶雜處

蒙古哈薩克及沿邊各回部多插帳於此

自俄國商貨轉運各城者皆由此灌輸狹薄之風為之一變中外之要區邊隘之重閉繫焉夫天山以南土地沃衍家有餘羨自焉耆以西巴楚以東此東城也庫車產銅鐵旃裘皮革其民

富而多賈溫宿宜杭稻膏壤千里婦女繡文纂組商旅四達逾西爲喀什噶爾當西南之衝亦一都會也俄商由塔什干城過阿賴嶺而入伊爾克什坦英商自北印度踰因都庫什山歷塔什庫爾干而入蒲犁皆匯集於喀城而南疆纏民越境商於安集延浩罕者亦十餘萬人以故交通繁盛商廛櫛比自喀城折而東歷英吉沙爾而至莎車再東南入於和闐此西城也傍崑崙之陽多美玉沙金南疆之菁華萃焉繭絲文錦罽毯細布之屬闐溢闐闐其大宗遠市於英俄值亦數十萬以其餘灌輸全疆家給人足富庶稱最昔當同光之初西師再出湘軍屯營哈密其時四郊多壘轉運艱屯惟天津商人首蒙霜露冒鋒鏑隨

大軍而西軍中資糧充積俘獲所得恣爲汰奪不屑屑較錙銖故津人之行賈者徵賤居貴多用此起其家一時其鄉之人相顧色動聞風靡從謂之曰趕大營及全疆肅清當事者師移民實邊之意招徠商旅以蕃以殖迄今二十餘年而商務日興燕晉湘鄂豫蜀秦隴共分八幫一幫之中自爲商聯聯各有董不相關屬燕商中亦分爲二聯燕之西南爲順天保定謂之京聯

武清縣人居多

其東南爲天津河間謂之津聯

津屬楊柳青人居多

津人植基最先故根

本深固分枝徧南北疆肆無常貨居無常賈五都之所會海國之所供莫不備致因時俯仰動不失宜然其俗急功利喜誇詐所至結納長吏游媚貴人以矜光寵及其弊也則車服游讌之

費僭移踰度外疆中乾名實不相副者往往而有湘人從征功最多勢亦稱盛朋黨比周不後於津人昔承平之時官茶引課咸屬諸晉商謂之晉茶亂後流離湘人遂專其利擅商務大宗然其人局度卑小多褊衷貨殖非所長故憑藉雖厚而不能有所施爲晉商富賈也工會計利析毫芒營業資本率至十數萬握園府之輕重官中協餉不繼猶時時資以挹注然持重矜慎不爲假借三秦之民貧富不均貧者轉移執事短褐不被體而富人或積穀完廩賤糴貴糶以取利或貫貸質劑而徵重息

省城設糶

店典肆者多陝甘人典息取至五六分取三分者則謂之官當

又輦至關中百貨以應稗販之求號曰行棧秦隴大同俗類能薄飲食忍嗜欲與傭保雜操作雖齷齪無行而

居久逾富巴蜀擅三川之饒物產繁衍然俗尙織嗇味於遠圖

大利反歸津人津商間歲一入蜀致絲綢丹漆之屬四川仿織湖縐甯綢  
貢緞咸工級與江浙

無異今新疆列市  
盡蜀產價亦廉贏息倍稱大梁天下之中也工產不少於蜀而皆道

遠難致故豫蜀無大賈僅販藥材為生蜀入尙設藥肆豫  
人則擔登售之或設典肆致

其蓄藏省城小質庫多豫  
人開設謂之押當鄂人尤些窳無恒業多執賤工專以彈棉  
縫紉為生其力不

足以自振則依附於湘人仰機利而食與燕晉商人絜長較短

不可同日而語矣新疆土著纏回好賈趨利甚於漢人常越境

行賈以土貨往以俄貨歸時獲贏羨商北路者多回民陝甘回民  
亦多往者自

塔城以趨七河斜米間歲一往還焉商南路者多纏民出喀什

噶爾而往來英俄兩屬之間俄屬為安集延費爾干塔什干各  
城英屬為阿富汗克什米爾等地行商坐賈遞相



轉輸三四歲始一歸其俗堅忍刻苦少智慮而好儲蓄窖藏錮

金終秘弗取寧稱貸求益坐是泉幣不得流通齊民大困練民之害金者雖妻

于秘勿告往往死後迷失以致現金日少又回俗經典以放債營利為大戒故練民不得自相質貸南疆僑民因以重利劫取不贖年子倍於母自喀什通商以來英人多以放債為營業近則俄人亦效尤矣曩者軍事

之殷也輦關中財賦以贍軍實散諸邊民者率二三千萬是以

泉貨盈溢生計饒裕承平之後公家協餉額解歲短絀光緒三十四年照減估協餉每

年庫平銀二百五十萬一千四百五十兩每年實解七成之譜民間土貨銷場不足抵外貨輸入金銀流出日

多而纏民性喜窖藏哈薩克布魯特人復歲驅駝馬牛羊市易

現縉橐載而去去則無還期漏卮益增列市不見金錢商民乃

便宜自發鈔幣以濟闕乏商家自發鈔幣名曰市票惟津商八家信用最著餘莫之比開省以後沿用至今垂二十餘年近官錢局始頒用官票而姦

貪之子乘間罔利恣取重息於是子錢家始縱矣省城皆貨平時取息一分四五釐有急需則加至二

三分南疆又倍之而農家稱貸視商家尤重如吐魯番昌吉綏來等處農戶當春耕時播種無資輒指耕地爲質不問豐歉俟秋成後悉刈所獲畀諸債家以爲償此風沿習已久至今尤盛內地商人輸轉

百貨率賒貸約期歸償謂之標期他商多以兌匯交易津商獨載現金道歸化城以達京師每歲春秋兩標按期應付不應則傾覆立見雖氣脈促竭必多方齎貸低首仰給子錢家子錢之重亦以此自是以來百物騰踊贏利滋薄經業之家惟顛顛守故轍咸廢滯無所興舉尤困於征權不能與外國無稅之貨相競商務大衰光緒七年中俄改訂條約允俄人暫不納稅俟商務暢旺再訂稅則其後英商亦援此約請免稅夫新疆壤地非狹小也其民物非寡瘠也然而泉布外溢物力內耗者何也蓋其地西負雪山北臨沙漠幅輳修廣萬餘里商貨之載途者恒數月而不達芻糈之煩費贏息之虧損成本之重滯在在足爲商蠹而

俄人方立郵政開銀行推廣鐵路枝綫環我南北邊境以通運

道

據西歷一千九百零八年俄商會報告新疆商務情形論曰新疆華商資本薄弱工藝未興俄若乘機在蒙古伊犁一帶經營可獲特別利益俄製布疋爲該處居民所必需若與競爭必須聯絡蒙回習其風土人情斯能投其好尚無不如志

今華商運新多歐美諸貨及日本花布然蒙古及各部落種人購者無幾其所喜用則本地土布或俄布至厚呢絨及五金製造品華商販運無多南疆繩民業此者頗衆然不足供北路之用中國白糖不甚瑩淨俄糖得駕而上之尤可爭勝陶器亦

可暢銷欲設法推廣新疆商務一則須熟諳土人情情形一則須減輕出口貨稅其迪化省城至塔爾巴哈臺之路運道阻滯亟宜設法以便交通尤要在設立郵政電報開辦華俄銀行添修西伯利亞鐵道改築雙軌並多派獸醫前往講求畜牧至運往

新疆貨物亦宜核減汽車運費以輕商本以上數端實於東方商務大有裨益

英人亦自北印以趨喀什噶爾其協以謀

我者因勢乘便若鷲鳥猛獸舞爪礪吻以恣搏噬此其所繇敝

也然則今日而急圖振商之策非建鐵軌興商路以利交通則

新疆商務必將坐困管子有言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

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此輕重之義而治商之善經也是

故傳曰農以食之虞以出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自古迄今農

工虞衡之利莫不資商以爲通朝廷知其然也特設專部頒新律以維商政然新疆僻處偏隅往日商人大都卑狹少慮嘗於商學渙散若搏沙同利相傾同害不相援冀其能通識大體諳外情重公益者蓋百無一焉光緒三十三年始設商務局於省城思所以整齊利導與商民更始其明年更立錢局發紙幣一百萬金分撥四道諸府廳州縣俾紓民困贍商力於是商情之睽者始稍稍復合闔市之間泉布流通殖貨者利官錢息輕頗益稱貸以舉其業惜乎主局事者不得其人錢法幣制復箝於部例不得擴充以大其業也論者謂新疆多高山大原無津梁之利天地之所限非商戰之國不知漢唐以還皆嘗資於商賈

然後得通西人游帕米爾者每指塔什庫爾干爲古時中西通商之孔道况強鄰環伺羣注目於新疆一隅數十年後葱嶺東西將有輪軌棣通之日雖謂天山之間爲歐亞商務之中樞可也

新疆志彙卷三

新疆郵傳志總叙

淮南鴻烈有言西北爲蹶通之維夫大荒以西峻坂欽峯流沙阻絕非馳傳置驛莫繇棣通此蹶通之義所由昉也古者有候人之官有野廬之掌象胥狄鞮重譯歛關東西一候南北一尉遠方之物梯航自致書曰通道九夷八蠻通之時義大矣哉西域自古不通中國漢武之世張騫鑿空從吏卒爭上書求使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列亭鄣至於玉門以西是爲置設郵傳之始其後貳師襲姑師征大宛窮大漠而遙東至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鄣而桑宏羊奏言輪臺以東廣饒水草請益墾漑

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傳驛之制自此寢興焉東漢踵成迹致同軌都護校尉徧天山南北出長城延袤數千里輶軒之使冠蓋相望堠亭遺址蓋猶有存者繼漢而開西域者莫盛於唐貞觀時踐漢舊跡並南山抵葱嶺剖符列鎮烽燧相屬太宗詔於磧南鵬鶻泉之陽置過郵六十八所具群馬潼肉以待使客邊

亭郵舍益修飭矣

唐書貞觀二十一年詔於突厥之北至回紇部落置驛六十八所以通北荒

夫漢唐以還西疆形勢

代有變遷時有通絕郵傳故道湮廢難徵然而攷道里之遠近準方位之闕差班書唐志圖史尙存其經營開置之規無不釐然可觀漢時驛使出玉門陽關玉門在燉煌之西出北道陽關在玉門之南出南道皆當漢衝由陽關自鄯善而西經且末精

絕

今之鄯善縣在哈密西偏吐魯番東偏非古鄯善國李光庭圖考謂漢時鄯善婁  
光且末精絕戎盧小宛渠勒等國在今敦煌以西羅布淖爾以南皆淪為戈壁

扞彌當今和闐之以至於

闐又西北而至莎車

爾羌今葉

所謂傍南山波河行此南道也

漢南道久湮沒今往于闐者必

取道哈密轉而西南又折而東南繞越幾萬里巡撫劉錦棠曾專遣員弁襄糧  
探路循漢故道各有圖記終以沙水沮洳深陷馬足難以通行此道竟淪廢矣

由玉門自鄯善而北至

于伊吾

密今哈

轉而西行經狐胡

今吐魯番西北白楊河等地

至車師前王庭

今吐魯番西招哈和屯哈喇和卓等地

循危須焉耆

皆今喀喇沙爾地

龜茲

今庫車

姑墨

今阿克蘇哈喇裕勒衰地

溫宿

今以阿克蘇為古溫宿國故稱溫宿府此誤也古溫宿當屬烏什廳地說詳建

志尉頭

今巴楚州附近蘇木塔什故城

以至疏勒

今喀什噶爾地

所謂傍北山波河行此北道也

西域以葱

嶺為總幹在葉爾羌之南分枝東行者為南山烏什溫宿之北分枝東行者為北山然漢書所謂傍  
南北山二道皆在今北山之南與今之南路在北山南北路在北山北者大異未可以古而例今也

其出陽關不

經鄯善西自婁羌

此古婁羌國非今婁羌縣今縣在羅布淖爾之旁焉耆府屬

小宛戎盧以至渠勒此又南

道之南所謂僻南不當孔道者也

此道今亦湮廢

又自伊吾而北至蒲類

今奇台木壘河地

逾西而為車師後庭

今奇台阜康地

單桓

今昌吉

烏貪些今呼圖壁地以至於烏孫



今般來以上至伊犁皆為孫境

此又北道之北亦不當孔道者也

此道正當今天山北路

若夫循漢南

道以西踰葱嶺則可出大月氏

今巴克達山西南及阿富汗北境

以抵安息

今波斯循漢北

道以西踰葱嶺則可出大宛

今浩罕地

康居

今撒馬兒罕及布哈爾哈薩克左右諸部皆是

以達奄蔡

今布

又自于寘而南經皮山

今莎車府皮山縣

西夜

今蒲犁

上葱嶺躡懸鉅

今進坎巨堤境亦攀繩橋而渡

而

至罽賓

今克什米爾

則可入於天竺

晉法顯北魏惠生皆取道於此

魏晉而降漢時南道已淪

瀚海于闐一隅號稱積尾西遊者罕遵焉滄桑之變自古已然

涂轍遷移固無歷久不渝者元魏太武之世使董琬通西域更

開四道自玉門度流沙西行二百里至鄯善為一道自敦煌度流沙

北行二千三百里至車師為一道從莎車西行二百里至葱嶺逾西二千三百里至伽

部應從魏書作伽倍在沙車西西域圖志謂當在葉爾羌喀什噶爾以西葱嶺環帶之內

為一道又從莎車西南

五百里

至葱嶺西

南千三百里至波路

波路或為蒲犁之轉音今蒲犁在葉爾羌西新設廳治

為一道其時中原多故通絕不常

未聞置驛隋大業中裴矩奉使還撰為圖記自敦煌至西海亦

分三道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至鐵勒部突厥可汗庭

今烏魯木齊地

其中道從高昌今吐魯番經焉耆龜茲至疏勒其南道從鄯善于寘經

朱俱波

今英吉沙爾地

至喝盤陀

今色勒蘇爾地

皆度葱嶺至於西海唐代因之舉烽

列燧瞭望之卒更番之吏不絕於道是以邊庭晏然埃人無警

者垂四十餘年而元奘辯機之倫復往來風沙鬼難之域卓錫

孤行自關涂徑經凌山

今木素嶺

渡大清池

今特穆爾圖淖爾

跨干泉

今吹河

踰鐵門而

南今浩罕南部

涉縛芻河

今阿母河

入於北印度苟非聲教遠訖履若康莊烏

能及此哉故夫自漢逮唐雖版宇不掌於職方圖籍未登乎天

府然且開亭設鄣萬里相奉不憚勞費以通之卒使遐荒絕漠無邃弗暨味谷之民請吏納質者絡繹於路通之爲效若此其大也矧夫我朝長駕遠馭邁古踔今舉西域二萬方里南回北準咸隸版章疆理其地冠帶其人飛書羽檄邇若庭戶屯衛軍塘與赤縣神州相比屬豈如班固所言盛德在我無取夫彼者乎溯有清驛傳之制起於康熙年間用兵西域大學士富甯安奏設哈密巴里坤軍站乾隆二十四年全疆蕩平而天山南北兩路遍置臺塘凡巖疆扼塞毗接藩封之處復爲之卡倫鄂博繇亘延衍以資重固軍臺則領以營員及筆帖式卡倫則領以驍騎前鋒校而統以侍衛四通八闢碁布星羅同光軍興還定

安集始開府置郡而舊設之軍臺營驛悉從省制改爲驛站隸於守令不歸營弁管轄迺建行省於烏魯木齊昔在漢爲烏壘在唐爲北庭皆都護之所治蓋有取乎位適中之地當四達之衝所以居中控馭通南北之郵者於是乎繫焉夫古者設邊守在四夷西徼深溝重塹天險之國不患其不能守而患其不能通通則富不通則貧通則強不通則弱况今昔時勢日異而歲不同環邊境外輪軌應發郵電星馳駸駸乎有長驅席卷之勢此豈容閉關自保徒爲是一亭一堠一乘一騎之寥寥乎哉邇者新疆將有郵政局之設議裁驛站夫馬之半以充經費公私文牘自關外至京師閱月有五日而達交通之機此其萌芽蓋

新疆自入版圖以來郵傳之制由軍塘而驛站由驛站而郵政至是凡三變矣他日鐵路之興又將變而益進則開荒徼爲康衢化榛荆而文物此固窮變通久之方所不能闕遏者爰歷攷古昔準以今制溯建置之沿革斟方里之距離夷險通塞識要識詳而以郵電鐵路之徑綫終焉

### 驛站

傳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置駟也楊升庵謂駟者日行一程驛者倍道兼行置緩郵急驛速駟遲古之制也新疆驛傳當乾隆時邊事方殷羽書旁午故一切建置皆從營制曰軍臺曰營塘或統於領隊或隸於提標飛符馳檄限日

計程重軍政也承平日久自安西以至哈密漸設州縣於是天山北路量裁軍塘改置驛站而領於牧令惟南疆一帶尙仍其舊同光之朝獯狁再叛芟夷獮薶重光舊宇胥南北兩路開建行省並爲郡縣光緒十年督辦軍務大臣劉錦棠奏新疆極邊遼遠向來北路於州縣驛站外並設軍塘隸於綠標各營南路祇設臺站隸於各城領隊辦事大臣光緒初元西師出關督臣左宗棠先設玉門安西塘站歸肅州總兵管轄設哈密鎮西塘站歸巴里坤總兵管轄擬俟北路肅清大軍南進隨時體察情形變通推廣現在全疆廓清遍置郡縣南北兩路軍臺營塘亟應釐訂畫

一章程均歸印官管理以重驛政疏入報可於是舊設臺塘盡改驛站符省制也當白逆安酋肆擾時阻險陸梁蹂躪遍全疆西道梗塞者數年官公文報恒繞越科布多以東取道歸化城以達京師迨光緒三年勁旅雲集合圍窮追逆夷豨突狼竄隨處掘水橋阻我進斷行官軍所至泅水踐冰而渡而南北山潦漲冲濱河驛站塌爲巨浸郵遞遲滯轉運奇艱錦棠迺督飭營勇刊木堙塹是度是平並建築大小橋梁六十餘架緣南北大道列樹以表濬泉以汲添造傳舍數百所行人往還得所休宿商旅載塗從歸如市新疆東境以哈密爲界天山亘其中南北兩路皆自

此分途踰天山達阪經巴里坤以達迪化省城謂之北路  
凡赴古城庫爾喀喇烏蘇塔爾巴哈台伊犁者咸取道焉  
由瞭墩驛至七克騰木臺經吐魯番以達迪化省城謂之  
南路凡赴焉耆庫車烏什阿克蘇葉爾羌喀什噶爾和闐  
者咸取道焉然北路冬令苦寒

初冬即冰雪封山陷沒車轍行旅  
戒塗雖赴北路者亦改道南行

南路

中經風戈壁

出瞭墩經十三間房為古之黑風川扶風時作殺氣曠寒沙鳴石走車馬皆可飛騰漢書  
所謂風災鬼難之國也同治十二年道員黎獻率軍行至此厲風暴作全軍人馬吹失無

縱見蕭雄西  
疆紀事詩註

人行皆憚懾戎塗錦棠覘知有小南路可避風雪

飭防營總兵夏奉朝鑿山通道移設台站以惠行旅

荷戈紀程  
云小南路

亦通古城烏魯木齊其路較近由哈密西南二百八十里之瞭墩分途往北既避北路之雪又避南路之風故行旅  
咸便之時宜禾縣令不許商旅經行將沿途神祠旅店拆毀一空俄而宜禾地震半月城垣衙署震蕩似圮縣令始

悔此道光壬寅  
年夏六月事也其由托克遜至喀喇沙爾之路中經阿哈布拉山



石準確備極崎嶇而伊犁之清水河西灘灘五六里縱橫

泥淖深沒輪蹶行者皆以為苦錦棠並飭兵役從事修治

履險若夷往來稱便凡南北驛道並撥置荒地招戶承墾

以充歲修經費自設行省以還交通之政於是粗舉其經

營締造之功有足多者光緒二十九年巡撫潘效蘇仿俄

國台車之制俄人沿西伯利亞邊境創設四輪馬車晝夜馳行謂之台車自省城以達嘉峪關先行試

辦法由公家多備車馬傳驛馳行更番代換按站定值迪化至庫

州共設二十一站每站置車十輛限二十日而達公差往來官為發價商民則按站輸值然車輛數少不敷周轉恒致愆期

每遇大幫先發則後至者羈遲於戈壁之中累日無旬薪盡糧絕者時有所聞而驛丁僕夫倚勢作奸行旅怨咨謗

藹之聲騰於道路每於交界換車之時雖風雪暮夜即推乘客於轅下揮鞭徇徂去而不顧行李拋棄荒嶺中往往遺失無從追問行之三年

公私虧損官民交困效蘇亦悟爲弊政尋即罷止蓋有治法無治人經理不善雖有良法不利於行台車往轍其一端也近年國家特設郵傳部以統一全國郵政交通規模燦焉大備雖西陲僻遠將有輪軌棣通之一日則曩時驛傳舊制又不足言然記從其朔而典數其始今按全疆驛程參稽沿革依次列表以資省覽其邊徼卡倫別錄國界志中故從略焉

### 新疆驛程表

### 自迪化西至伊犁驛程表

案上格驛站爲今制二三格軍臺營塘爲乾嘉以來舊制下做此

驛 站 軍 臺 營 塘 道 里 沿 革 備 考

迪化 鞏甯驛 西九十里至 鄂倫拜星底臺 西一百里至 迪化底塘 西九十里至

吉昌 甯邊驛 九十里至 洛克倫臺 一百里至 昌吉塘 一百里至

呼圖壁 景化驛 九十里至 呼圖壁臺 六十里至 呼圖壁塘 六十里至

樂七驛 七十里至 圖古里克臺 九十里至 圖古里克塘 九十里至

綏來 靖遠驛 九十里至 瑪納斯臺 八十里至 瑪納斯塘 八十里至

烏蘭烏蘇驛 九十里至 烏蘭烏蘇臺 一百十里至 烏蘭烏蘇塘 一百十里至

安集海驛 九十里至 安集海臺 八十里至 安集海塘 八十里至

庫爾喀喇烏蘇底 奎屯驛 九十里至 奎屯臺 八十里至 奎屯塘 八十里至

蘇烏喇 布爾哈齊驛 六十里至 布爾哈齊臺 六十里至 布爾哈齊塘 六十里至

烏魯木齊舊有鞏甯城距今省城西八里北為地窩堡有塘

昌吉縣舊治曰甯邊城治之東二十里為頭屯河接迪化界治之西二十里為洛克倫河又西四十里為蘆草溝今設腰站漢蒲類後國唐屬後庭縣地

呼圖壁舊治曰景化城西城圖志作呼圖拜克

圖古里克俗名土葫蘆西五十里曰塔西河所又四十里入綏來界

綏來縣治西北舊設靖遠關其西十五里為瑪納斯河東漢移支國唐為鹽泊都督府地

自此西行四十里中經三道河冬令水弱流分為三夏秋洪流奔瀉深及馬腹行者憚涉焉此站頗長名九十里實一百一十里

圖志作安濟哈雅元之密葉里地也

荷戈紀程作奎墩自此西行過奎屯河

一名西湖驛自此分路北行至庫爾河驛六十里為赴塔爾巴哈台之路 漢屬烏孫國唐為雙河都督府地 西漢濟爾噶朗河圖志作布勒哈齊

精河	定綬
<p>墩木達驛 七十里至</p> <p>墩木達臺 七十里至</p> <p>墩木達塘 七十里至</p> <p>固爾圖驛 五十里至</p> <p>固爾圖臺 六十里至</p> <p>固爾圖塘 六十里至</p> <p>托克多驛 七十五里至</p> <p>托克多臺 七十里至</p> <p>托克多塘 一百五十里至</p> <p>沙泉驛 五十里至</p> <p>鳴順腰臺 八十里至</p> <p>精河底塘 以下無營塘</p> <p>精河底驛 一百十里至</p> <p>精河臺 一百十里至</p> <p>托里驛 三十里至</p> <p>托里臺 一百一十里至</p> <p>托霍穆圖驛 八十里至</p> <p>托霍穆圖臺 一百二十里至</p> <p>瑚索圖布拉克驛 八十里至</p> <p>瑚素圖布拉克臺 八十里至</p> <p>鄂勒著依圖博木驛 八十里至</p> <p>鄂勒著依圖博木臺 八十里至</p> <p>鄂博勒齊驛 一百二十里至</p> <p>鄂博勒齊爾臺 四十里至</p>	<p>地名四巖樹爲土爾扈特蒙古游牧地額布圖河經流其間</p> <p>俗名塌橋子舊時驛站設在塌橋子東三十里今移此尙沿舊稱</p> <p>自固爾圖折西北行至此有泉三道西行廿里曰沙窩頭沙深陷馬脛極難行又西廿里曰鄂壘札拉圖</p> <p>舊名鳴順當布勒哈濱淖爾之南自此至精河中穿一山峽此山自喀喇烏蘇承橫截南北俗稱南山又西爲烏里雅蘇圖有土城向爲西征屯營之所</p> <p>中經葦湖夏月瀾漫皆水須繞行戈壁廿里蠓蚋最多行者苦之西四十里爲永濟湖腰站</p> <p>此站與塔城之托里驛同名原距精河六十里今移設大河沿仍舊名</p> <p>按大河即庫森木什克河地居要衝舊時市廛頗盛</p> <p>今名五台爲人塔勒奇山要路踰庫森木什克河至此入博羅布爾噶蘇鄂拉東谷口行三百餘里出山其西南接哈什圖場</p> <p>今名四台</p> <p>今名三台俗呼海子四面環山踏爲巨澤即賽里木淖爾也</p> <p>今名二台循海子行四十里至松樹頭兩山壁立萬松攢挺即塔勒奇山也下山後峯迴路轉俗名果子溝自松樹頭至山谷口凡跨橋四十二道相傳爲元太祖所建</p>

沙喇布拉克驛  
六十里至  
塔勒奇阿滿臺  
六十里至

綏定縣底驛  
十五里至  
沙喇布拉克臺  
七十里至

惠遠城底驛  
以上共二十三站計  
程一千六百五十里  
伊犁惠遠城  
以上共二十三站計  
程一千七百七十里

# 自迪化西北至塔爾巴哈台驛程表

驛 站 軍 臺 營 塘 道 里 沿 革 備 考

奎屯驛  
北六十里至  
奎屯臺  
北九十里至

庫爾河驛  
七十里至  
庫爾河臺  
九十里至

沙喇烏蘇驛  
八十里至  
沙喇烏蘇臺  
七十里至

小草湖驛  
六十里至  
鄂倫布拉克臺  
九十里至

鄂倫布拉克驛  
七十里至  
烏爾克圖布拉克臺  
一百二十里至

今名頭台亦稱蘆草溝舊設軍臺於登努斯山口因冬雪封山難行乾隆二十七年始改出塔勒奇山路

舊名烏哈爾里克布河為察罕烏蘇支流

自惠遠南行少東九十里至甯遠城

由迪化至此與赴伊犁同路已見上表

一名庫爾必喇臺俗呼老西湖庫爾河在庫爾喀喇烏蘇廳城東北陳

俗呼車排子舊為額魯特游牧西界

與吐魯番之小草湖驛同名

鄂倫布拉克一名沙爾布拉克中有沙爾札克腰站即小草湖也土人呼為爛方圈子北接塔城南界

## 庫爾喀喇烏蘇

塔爾巴哈台

什納驛 七十里至	雅瑪圖臺 一百二十里至	自此入塔城界
廟兒驛 七十里至	沙喇瑚魯素臺 一百二十里至	圖志云克特和博克之西三里有古廟為準部選蹟廟兒驛之名殆本此
崑山驛 七十里至	色特爾莫多臺 一百十里至	沙喇瑚魯素舊作烏克爾博維素俗呼為大草溝地為崑都侖山崎嶇難行
雅瑪驛 七十里至	塔爾巴哈台城 <small>迪化至此共十六臺 計程一千四百三里</small>	即雅瑪圖山谷口
托里驛 九十里至		舊名托里布拉克有腰站
平安驛 九十里至		地濱額敏河水草豐茂
二道驛 九十里至		俗呼為老風口遇妖風作時行旅宜止宿以待有三日而風不止者
定遠驛 七十里至		即頭台俗呼為河上即額敏河經流處市廛繁盛赴齋桑湖者可自此分道東北行不必入塔城也
綏靖驛 <small>迪化至此共廿一站 計程千五百七十里</small>		即塔爾巴哈台底驛舊治曰綏靖城乾隆三十一年建

自迪化東北至巴里坤東至哈密驛程表

驛站軍臺營塘道里沿革備考

迪化 奎甯驛 東北四十里至 鄂倫拜星底臺 東北四十里至 迪化底塘 東北六十里至

黑溝驛 九十里至 輯懷城臺 九十里至 黑溝塘 七十里至

黑溝驛今廢移設於古牧地距省四十里按古牧地舊曰輯懷城乾隆三十七年建

康阜 康樂驛 九十里至 阜康底臺 九十里至 阜康塘 五十里至

即阜康縣底驛漢為郁立師及車師後城長地

柏揚驛 九十里至 滋泥泉臺 九十里至 大泉塘 七十里至

柏揚驛即滋泥泉亦名柳樹溝又名時和堡

三台驛 七十里至 三台塘臺 一百三十里至 清水塘 九十里至

三台舊名惠和堡唐為甘露川地

孚遠 會保驛 九十里至 大泉塘臺 三十里至 濟木薩塘 六十里至

會保即愷安城舊屬濟木薩縣丞治今改設孚遠縣自三台至濟木薩之間舊有雙岔河堡一站今廢

奇台 孚遠驛 九十里至 地窩鋪臺 九十里至 古城塘 九十里至

舊古城巡檢治孚遠城奇台縣治靖寧城今移孚遠治濟木薩移奇台治古城移古城巡檢治靖寧而驛名猶沿舊稱

屏營驛 九十里至 奇台底臺 九十里至 奇台塘 九十里至

屏營驛在靖寧城東七十里舊設白水驛今廢

木壘河驛 九十里至 木壘河臺 九十里至 木壘塘 九十里至

驛東四十里地名一湖泉與鄯善屬之一湖泉驛異地同名

西鎮

阿克他斯驛 一百三十里至	阿克塔斯臺 九十里至	阿克他斯塘 九十里至
烏浪烏蘇驛 七十里至	烏蘭烏蘇臺 六十里至	烏蘭烏蘇塘 六十里至
頭水驛 七十里至	色必臺 八十里至	色必驛 八十里至
茂芳台驛 九十里至	鳴順臺 九十里至	鳴順驛 九十里至
烏兔水驛 六十里至	烏爾圖臺 九十里至	務塗水塘 七十里至
下肋巴泉驛 九十里至	肋巴泉臺 七十里至	肋巴泉塘 九十里至
蘇吉驛 九十里至	瘦濟臺 九十里至	蘇吉塘 九十里至
坤底驛 以上共十六站計程 一百三十四里	巴爾庫勒底臺 東南八十里至	巴里坤底塘 東南九十里至
案鎮西歸城北行二百 餘里至蘇海湖為入路 爾略蒙古之路蘇海湖 以北海爾罕布拉克 日察罕迭斯日錫林日 巴爾魯克河折東北日 毛海日車日涼日那日 休日伯勒日素日	松樹塘臺 四十里至	奎素驛 八十里至
	達巴頂臺 三十里至	松樹塘 三十里至

俗呼三個泉又名三泉驛距驛東九十里舊設三泉腰臺今廢  
唐為獨山守捉地當天山北麓

烏蘭今改烏浪以別於綏來之烏蘭烏蘇驛也此驛今移置大  
石頭俗呼為大石頭驛

舊距三泉腰站四十里置盤安驛又六十里置盤安腰站即色  
畢滿地今俱廢

地為鳴順溝一名巨溝驛北接鎮西廳界  
巨溝驛東北九十里舊設湧泉驛今廢

一名無渡溝產金砂即古務塗谷也或云務塗谷地近交河城  
非今之務塗水未知孰是

赴哈密者由此分道踰南山接橙槽溝驛距肋巴泉九十里舊  
設望山驛今廢

瘦濟即蘇吉之對音又名蘇吉李光庭考云距廳城五十里  
舊設尖山子卡倫南行至骨拐泉又南至穆集塘過瞭墩合哈  
蜜赴關展路

巴里坤案語謂之巴爾庫勒舊治會當城又名會當驛自廳城東行九十里為  
蘇驛又九十里為松樹塘驛又八十里為南山口驛又九十里至哈密光緒二十  
八年將三驛裁撤三十三年復設

奎蘇以河得名當巴爾庫勒郭勒發源左右兩河之間

由松樹塘四十里入山至柵門過招摩多河上山正有關帝廟  
廟有侯君集碑蒙古語招摩多舍庫圖達巴譯言碑臺也

卷三 七十六



新 疆 志 書

諾爾木坡曰華齊克  
爾通札布爾河曰胡吉  
爾土曰化領諾圖曰烏  
里雅蘇崇凡十五程司  
里雅蘇崇凡十五程司  
治四年新強回亂東路  
梗阻於此路設立涼站  
事平始於此路設立涼站

南山口驛  
六十里至  
羊圈溝塘  
四十里至

黑帳房臺  
六十里至  
南山口塘  
四十里至

哈密底臺  
以上共二十一臺  
程一千五百八十里  
黑帳房塘  
五十里至

自下助巴泉驛分  
道東南行  
一百七十里至  
自瘦濟臺分道西  
行  
七十里至  
以上共二十二臺計  
程一千五百七十里

上助巴泉驛  
三十里至  
助巴泉驛  
東南三十里至

橙槽溝驛  
七十里至  
橙槽溝臺  
八十里至

瞭墩驛  
一百里至  
瞭墩臺  
八十里至

三道嶺驛  
七十里至  
鴨子泉臺  
七十里至

三堡驛  
七十里至  
三堡臺  
六十里至

頭堡驛  
七十里至  
頭堡臺  
六十里至

南山口五里曰煥彩溝有漢永和五年雲中沙南仗德碑

南山為天山東南盡頭處亦名折羅漫山自松樹塘起至此道極險峻盤道數十折衛以關楯雍正十一年兵部阿炳安所開也

哈密古伊吾廬啓為伊州治伊吾縣元明以來為畏兀兒地

由助巴泉驛踰山至此砲擊難行

由此分路西行九十里至一灣泉驛為赴鄯善吐魯番之路新疆大記云踰烏克嶺行兩山以避風戈壁之險出山至瞭墩經關展以至吐魯番凡七百五十里

鴨子泉距三道嶺十二里又東二十里為沙泉泉俗呼沙泉子有旅店可止宿

西四十里為二堡皆產甜瓜夏五月行人過此飽嘗風味矣

回語三堡曰託郭樓二堡曰阿斯塔納頭堡曰蘇木哈喇埃皆唐納職縣地

哈 密

哈密廳底驛  
由化子此計廿二站  
 程一千七百三十里  
 哈密底臺  
由化子此共七臺  
 計程四百五十里

# 自迪化東南至吐魯番東北至哈密驛程表

地名	驛	站	軍	臺	營	塘	道	里	沿	革	備	考
吐魯番	陽和驛 九十里至	吐魯番底臺 九十里至										
吐魯番	布幹台驛 六十里至	根特克臺 八十里至										
吐魯番	托克遜驛 六十里至	哈必爾罕布拉克臺 一百一里至										
吐魯番	小草湖驛 一百里至	白楊河臺 五十五里至										
吐魯番	達阪驛 一百里至	喀喇巴爾噶遜臺 五十五里至	噶遜底塘	以下無營塘								
迪化	鞏甯驛 南九十里至	鄂倫拜星底臺 南一百二十里至	迪化底塘	南一百二十里至								
迪化	柴俄驛 九十里至	昂吉爾圖淖爾臺 一百一十里至	柴窩鋪塘	一百一十里至								
迪化												

出省南門約三十里曰羊腸溝陁陀迂曲頑石拔輪最難行

距省九十里舊設鹽池驛又百二十里舊設望墩驛今俱廢昂吉爾圖淖爾即鹽池海往來皆邊海畔而行

俗呼達阪城舊達巴罕腰站即嘉德城蒙語謂之喀喇巴爾噶遜城譯言黑虎城也

白楊河地方舊設山陽驛又東行四十里為三角泉舊設通津驛今俱廢

托克遜西南九十里蘇巴什驛為赴南疆分路之處

根特克蒙古語土人訛為經經溝舊設蘆溝驛今廢驛使繞由托克遜小草溝以行也

陽和即吐魯番底驛由省城至此共五百里

斤 直里 二八

卷二

七十七

勝金驛  
六十里至  
勝金臺  
六十里至

圖志作森尼木臺今驛距舊軍臺二十餘里土人以驛舍由勝金臺移此山口遂呼其地為勝金口

連木沁驛  
七十里至  
連木沁臺  
六十里至

圖志作連木齊木有溫泉數處漢為車師後城長國地

善鄰  
關展驛  
九十里至

關展臺  
六十里至

關展今鄯善縣治漢車師前庭地自城北九十里之柯柯雅爾入山經夾皮溝回回溝等處通木壘河僅可騎行

齊克騰木驛  
四十里至

蘇魯圖臺  
五十里至

蘇魯圖距鄯善城四十八里又東北四十二里為齊克騰木驛由此至梧桐窩中經十三間房古黑風川也今移置西鹽池一路以避之

土墩子驛  
一百四十里至

齊克騰木臺  
一百八十里至

土墩子東半有吐魯番界碑宋王延德自納職城鬼魅嶺三日行至鬼谷口避風驛即今十三間房至齊克騰木等地

西鹽池驛  
五十里至

鹽池臺  
五十里至

自西鹽池至車穀驛泉舊屬鎮西廳今改隸鄯善西鹽池為唐赤谷地

惠井子驛  
七十里至

惠井子臺  
七十里至

唐地志納職縣西至羅護守捉西北上乏驢嶺至赤谷經長泉龍泉至獨山守捉為北庭間道即今由惠井子地踰烏克塔克山之路

梧桐窩驛  
四十里至

梧桐窩臺  
六十里至

即東鹽池南對烏克塔克山有間道通木壘河

七角井驛  
七十里至

托賴井子腰臺  
八十里至

七角井西行入天山峽以通古城即今通行之小南路

車穀驛  
九十里至

陶賴臺  
六十里至

圖志作洮賽其北為白山子有間道通噶順色必二臺

哈密

一灣泉驛  
九十里至

肋巴泉驛  
三十里至

一灣泉驛係舊時陶賴臺移此

瞭墩驛

由此至哈密計  
程三百十里

瞭墩臺

由此至哈密計  
程二百七十里

由此至哈密廳城驛站軍臺均見上表

迪化至哈密共二

十一站計程一  
千七百一十里

迪化至哈密共二

十一臺計程一  
千六百五十里

# 自古城東至哈密東南至嘉峪關驛程表

地  
驛

名驛

站

軍

臺

營

塘

道

里

沿

革

備

考

奇台

奇台縣底驛

即半遠驛  
九十里至

此表所列即小南路光緒九年始開行今稱為中大道由此至哈密舊時臺塘或有或無且名同地異者甚多悉不錄

屏營驛

九十里至

木壘河驛

九十里至

三泉驛

一百里至

烏浪烏蘇驛

七十里至

距西四十里有一灣泉疑與後列之一灣泉驛同名異地歷校荷戈紀程河海崑崙錄皆一名復見也此驛係由阿克他斯驛移設俗呼三個泉俗呼大石頭舊時烏蘭烏蘇臺在戈壁頭距此七十里光緒九年移設仍用舊名

俗呼頭水溝由距西三十里之色必臺移設於此

頭水驛  
六十里至

七角井驛  
七十里至

善都

車轂驛  
七十里至

一灣泉驛  
九十里至

哈密

哈密驛  
一百里至

二道嶺驛  
七十里至

三堡驛  
七十里至

頭堡驛  
七十里至

哈密底臺  
七十里至

黃蘆岡驛  
十里至

自此西北行六十里黑山子又三十里白山子距鳴順臺三十里合於巴里坤大道

光緒五年由惠井子移此

由陶賴臺移此

係鴉子泉臺改設

由此北九十里入南山口為赴巴里坤之路

哈密底臺  
七十里至

哈密底塘  
七十里至

黃蘆岡臺  
七十里至

黃蘆岡塘  
七十里至

長流水驛 七十里至	長流水臺 七十里至	長流水塘 七十里至	驛舍有方塘流水潺湲味頗甘冽旁有關帝廟及旅店四家樹綠草青爲他驛所無
格子烟墩驛 一百四十里至	格子烟墩臺 七十里至	格子烟墩塘 一百四十里至	此站百四十里實止八十三里以下三驛水皆苦澀不可飲唐柔遠故城地名喀三延圖俗稱格子烟墩者音之訛也
苦水驛 八十里至	天生墩腰臺 七十里至	苦水塘 七十里至	天生墩一名紅土墩屹立高三丈餘古烽燧遺址也
沙泉子驛 九十里至	苦水臺 七十里至	沙泉子塘 七十里至	荷戈紀程謂沙泉居民數十家今除旅店外無民居蕭條特甚
星星峽驛 七十里至	沙泉子臺 七十里至	星星峽塘 八十里至	新龜東界盡此過此入甘肅安西州界山峽亂石攢列行人登峽則疊石爲塔或疊作人形謂如是他日入關必速云
大泉驛 七十里至	馬蓮井子臺 六十里至	大泉塘 七十里至	大泉三十里小泉折西南行出戈壁接敦煌界
紅柳園驛 七十里至	大泉塘臺 七十里至	紅柳園塘 八十里至	西南八十里青墩峽又八十里渡蘇賴河折南入敦煌界昔置驛於此路轉迂回旋改歸白墩子舊道
白墩子驛 九十里至	紅柳園臺 八十里至	白墩子塘 九十里至	自此至安西州城距城五里許渡蘇賴河夏令水漲發沙陷馬足常數日不得渡河北有龍神廟勅建御碑
安西底驛 七十里至	白墩子臺 九十里至	安西塘 八十里至	州東南岐路通青海西行二百七十里接敦煌界
小灣驛 八十里至	安西臺 八十里至	渠口塘 八十里至	小灣地名永安堡北三里爲蘇賴河渠口塘在小灣東十三里又東四十里爲雙塔堡又東爲窟窿河唐玉門關故址在焉

斤 重 二 卷 二

七十九

布隆吉爾驛 九十里至	渠口臺 八十里至	布隆吉驛 九十里至	布隆吉爾城雍正二年建一名里古朗吉初為安西鎮後改柳溝衛今廢西為窟窿河東通十道溝東北通札薩克外蒙古西北通巴里坤 驛舍旁有同羅營墓碣仁和許乃毅建	
三道溝驛 九十里至	布隆吉臺 九十里至	三道溝塘 六十里至		
靖逆驛 九十里至	三道溝臺 六十里至	大東渠塘 八十里至	靖逆城康熙五十七建乾隆二十四年改玉門縣治大東渠塘在城東南十里今廢	
赤金峽驛 一百十里至	大東渠臺 八十里至	赤金峽塘 四十里至	赤金舊作赤斤明為赤斤蒙古地峽東四十里為赤金河東北流入白海即阿拉克鄂謨也土人呼為花海子	
惠回堡驛 九十里至	赤金峽臺 四十里至	赤金湖塘 四十里至	惠回堡雍正五年築明史西域傳稱回回墓今失墓所在堡北寬台山堡南白楊河	
州肅	嘉峪關驛 以上共二十二站 程二千四百四十里	赤金湖臺 四十里至	火燒溝驛 三十里至	五代高居誨使于闐記自肅州渡金河西出玉門關今赤金湖產金砂當即古金河也東南曰妖魔山舊時黑番出沒之所
		火燒溝臺 三十里至	惠回堡塘 五十里至	自火燒溝入關坡陀上下俗呼為九溝十八坡沙石焦黑若野燒然
		惠回堡臺 五十里至	黑山湖塘 四十里至	黑山湖塘在關外東北四十里今行者不必經此
		黑山湖臺 四十里至	嘉峪關 以上共二十一站 程一千四百六十里	漢酒泉郡之天依縣明洪武五年馮勝徇河西始建關於此關門外有石碣題曰天下第一雄關距肅州城四十里
		嘉峪關 以上共二十二站 程一千四百六十里		

# 自綏來北至阿爾泰山驛程表

地 名	驛 站	站 名	程 里
靖遠驛	北	八十	里
綏	來	北	八十
插田驛	八十	里	至
沙門驛	八十	里	至
新渠驛	九十	里	至
小拐驛	九十	里	至
三岔口驛	一百	里	至
唐朝渠驛	一百	里	至
黃羊泉驛	一百	里	至

自此以下七驛均綏來縣屬光緒三十三年新設



阿爾泰山南界  
共八站計程六  
百五十里

# 自古城北至科布多驛程表

地名	驛站	軍臺	道里	沿革備考
奇台	學遠驛			自此至元湖驛四站均奇台縣屬
	北四十里至			
	北道橋驛			
	一百二十里至			
	黃草湖驛			
	二百四十里至			
	元湖驛			上接元湖驛自此以下均科布多屬按此臺與庫爾喀喇烏蘇 應之鄂倫布拉克驛同名
	九十里入科布 多界			
	鄂倫布拉克臺			
	五十里至			
	希伯圖臺			
	九十里至			
	布倬哈喇臺			
	一百六十里至			

多布科

# 自伊犁西南至阿克蘇驛程表

南路各城向無營塘從省

道里沿革備考

惠遠城南行八里渡伊犁河

地名驛站	驛站軍臺	道里沿革備考
察罕通古臺	一百里至	
沙斯海臺	一百二十里至	
玉音齊臺	八十里至	
達布蘇臺	一百二十里至	
博羅渾臺	一百里至	
蘇濟臺	一百二十里至	
科布多城	共四站十臺計程一千四百三十里	
伊犁	惠遠城驛西南十五里	
惠遠城	十五里至	

巴圖蒙柯臺 九十里至	巴圖蒙柯臺 九十里至	按設行省後軍臺悉改驛站惟此八臺未改以屬額魯特蒙古管轄仍沿舊名
海努克臺 九十里至	海努克臺 九十里至	自此五十里入山舊有沙河臺腰站
索果爾臺 八十里至	索果爾臺 八十里至	自此折西行過温都布拉克河白里至銅廠
博爾臺 一百里至	博爾臺 一百里至	一作和納海又作華諾輝自此轉北復折西南經華諾輝河至喀喇烏蘇河過河十里抵特克斯河界
霍洛海臺 一百里至	霍諾海臺 一百里至	一作帖克斯光緒五年俄人欲以伊犁山南之帖克斯川割隸俄界即其地
特克斯臺 八十里至	特克斯臺 八十里至	自此沿鳴克察哈爾海分道向西南行百八十里有小埠俄設卡倫於此駐兵守之再西進為俄國哈拉河界
沙圖阿滿臺 六十里至	沙圖臺 一百里至	過阿東格爾臺上冰達坂至噶察克哈爾海子入阿克蘇界 索伊塔南路舊設軍臺七座嗣因沙圖阿滿臺距噶察克哈爾海相隔百餘里中間經天橋路極難行道光十五年奏明在阿東格爾臺添設一臺
阿東格爾臺 六十里至	鳴克察哈爾海臺 一百二十里至	循海子南行二十里上木素嶺即唐之凌山今稱冰達坂入山數里渡雪海周三四里一繞中通僅容馬足嶺上有二池在冰不冰行五十里驟冰梯而過梯寬二尺許鑿冰回人曰達巴齊凡七十戶盡供此役度歲時人馬皆用繩縛而牽之緩步按進行者懷凍七八里始盡
鳴克察哈爾驛 一百二十里至	塔木哈塔什臺 八十里至	冰嶺盡頭處山泉噴湧狀若銀瀑名曰白龍口又西數里即塔木哈塔什臺南南五里有水西來其色如墨名曰黑龍口水會於軍臺前合流為木素爾河沿河東西折凡四過河至瑚斯圖托海
塔木哈塔什驛 八十里至	瑚斯圖托海臺 五十里至	
蘇克阿		

瑚斯圖托海驛 圖巴喇特臺

自瑚斯圖托海一路仍山行渭干河源經其前

圖巴喇特驛 亮鳴爾臺

亮鳴爾東北距赫色勒九十里南距賽喇木城八十里案赫色勒即和色爾河賽喇木即今拜城

和約伙羅驛 阿爾巴特臺

阿爾巴特驛 札木臺

自和約伙羅折西北行四十里過阿爾巴特河古姑墨川也今驛距河西南三十里

札木驛 阿克蘇底臺

札木驛與庫車東來路台由此西行過小河三至府城

溫宿府底驛 共十六站計程一千二百三十五里

# 自吐魯番西南至庫車驛程表

地屬	站名	驛	軍	臺	道里	沿革	備考
----	----	---	---	---	----	----	----

吐魯番	陽和驛	西六十里	吐魯番底臺	一百二十里至			
	布幹驛	六十里至	布幹臺	七十里至			

托托遜驛 九十里至	托克遜臺 一百里至		省城至此分路東行爲赴哈密入關大道西行向蘇巴什驛爲赴南四城大道自此驛西北一程伊拉湖西入阿拉突嶺有歧路通伊犁又正南四十里哈沙土拉百二十里該處希布拉克百六十里愛立辟買百五十里生額爾至共奇河
蘇巴什驛 八十里至	蘇巴什臺 六十里至		自此折西南踰蘇巴什山溝轉向東南行
阿哈布拉克驛 六十里至	阿哈布拉克臺 一百五十里至		自此南行折西入庫木什大山路極險惡
桑樹園驛 七十里至	庫什木阿哈瑪臺 一百二十里至		桑樹園有歧路西入山五十里苦水井百里乾草湖度沙磧六十里破城子百二十四里馬哈泉百四十里胡桐窩七十里院溪河即共奇河也渡河東南八十里都納里百里卡拉達雅又百里阿拉罕百七十里和兒罕渡塔里木河八十里羅布泊爾
庫什木阿哈瑪驛 九十里至	喀喇和色爾臺 一百八十里至		庫什木山即唐之銀山入谷行十里皆淺水山勢漸隆經沙灘又廿里大石崎嶇者兩處車不能行又七十里出谷口
喀喇和色爾驛 七十里至	烏沙克塔爾臺 一百二十里至		喀喇和色爾即榆樹溝自此入焉耆府界
新井子驛 八十里至	特博爾古臺 一百里至		特博爾古即清水河地
烏沙克他驛 八十里至	喀喇沙爾城 五里至		一作烏沙克塔勒唐置守捉於此有廢城當即張三城也
特伯爾古驛 九十里至	開都河北臺 三里至		開都河東北流入博斯騰澤爾自淖爾之西南隆出迴流數十里經開都河南臺又折西南流百里再南流入山經哈爾哈阿滿驛之前危礙急湍有銀瓶倒瀉之勢
焉耆府底驛 一百里至	開都河南臺 一百五十里至		全疆南北以此爲適中之地自省城至此共十三站計程一千零九十里

<p>哈爾哈阿滿驛 四十里至</p>	<p>哈爾阿滿臺 六十里至</p>	<p>即紫泥泉驛行十里上大石嶺三十里出岩山古稱爲鐵門者也</p>
<p>庫爾勒驛 七十里至</p>	<p>庫爾勒臺 七十里至</p>	<p>自此折南行八十里至新平縣之克宜爾驛按庫爾勒當古之遮留谷口土人呼爲東屯</p>
<p>上戶地驛 一百里至</p>	<p>喀喇布拉克臺 一百里至</p>	<p>上戶地即喀喇布拉克驛</p>
<p>庫爾楚驛 九十里至</p>	<p>庫爾楚臺 一百六十里至</p>	<p>圖志作車爾楚舊有城設辦事大臣今裁土人呼爲西屯</p>
<p>野雲溝驛 七十里至</p>	<p>策達雅爾臺 八十里至</p>	<p>自野雲溝至布古爾驛屬輪臺縣轄</p>
<p>策達雅爾驛 六十里至</p>	<p>洋薩爾臺 一百二十里至</p>	<p>策達雅爾一作策特爾漢烏墨城都護治其南瀕大河爲渠壑國地</p>
<p>洋薩爾驛 一百里至</p>	<p>布古爾臺 一百里至</p>	<p>洋薩爾一作英噶沙爾</p>
<p>布古爾驛 一百里至</p>	<p>阿爾巴特臺 一百四十里至</p>	<p>布古爾一作玉古爾又作布告爾漢輪臺地今輪臺縣底驛其地蒲葦叢生泥濘無際漢書謂葦橋之險即此</p>
<p>阿爾巴特驛 七十里至</p>	<p>托和勒臺 八十里至</p>	<p>自阿爾巴特驛以下屬庫車廳轄</p>
<p>哈爾巴驛 七十里至</p>	<p>庫車底臺 共廿一臺計程一千九百三十八里</p>	<p>圖志作阿巴特有河在滴水崖西爲唐時西夷僻守捉地</p>

# 自焉耆南至塔羌驛程表

站名	驛名	站名	道里	沿革	備考
托和奈驛	七十里至				
庫車廳底驛	共二十站計程一千七百七十里				
焉耆	庫爾勒驛	南八十里至			焉耆府城西一百四十里南接新平縣界
新平	克宜爾驛	七十里至			即新平縣底驛自此至都拉底驛計八站皆新平屬光緒二十五年添設按新平為漢尉犁國地
	奇董河驛	六十里至			即共奇河一作浣溪河
	河拉驛	八十里至			一作和拉里以下數驛皆沿塔里木河北岸
	英格可力驛	七十里至			一作英柯洛光緒十六年以其地曠寥廓設撫輯招徠局於此以與屯墾焉
	烏魯可力驛	七十里至			

# 自庫車西至烏什驛程表

古斯拉克驛 八十里至			
合什墩驛 六十里至			
都拉里驛 六十里至		一作都納里光緒十八年築蒲昌城於其地移招徠局及屯營駐焉	
喀喇台驛 六十里至	媿	一作卡拉達雅回語謂有槎之水也 按以下六驛均媿羌縣轄光緒二十九年添設	
阿拉罕驛 九十里至	媿	一作阿拉港回語有汙之水	
托和莽驛 九十里至		一作吐渾又作托孔回語謂地小如一馬韃也	
和罕驛 四十里至		一作科羅干回語謂平地也	
羅布驛 一百四十里至		其地爲羅布邨居民以漁獵爲生再東南行百餘里卽羅布淖爾爲古湖澤卽蒲昌海也	
媿羌縣城至此共 十六站計程一千一百九十里		舊爲卡克里克莊古樓蘭國地設縣承治光緒二十九年升爲縣	



蘇克阿		城拜			庫車		驛站	軍臺	營塘	道里	沿革	備考													
札木驛 八十里至	哈拉玉爾衰驛 六十里至	察爾齊驛 一百八十里至	鄂依斯驛 八十里至	拜城縣底驛 五十里至	賽里木驛 一百里至	河色爾驛 四十里至							庫車底驛 西七十里至	庫車底驛 二百一十里至	和色爾臺 四十里至	賽里木臺 一百里至	拜城臺 六十里至	鄂依斯塘可齊克 八十里至	察爾齊克臺 一百六十里至	哈拉玉爾衰臺 八十里至	札木臺 八十里至	阿克蘇臺 八十里至	札木蒙古語謂地當要衝也其東北合於伊犁南來之路	圖志作哈喇裕勒衰回語謂柳陰叢黑也自此入阿克蘇界	圖志圖考自察爾齊過滿水崖峽至哈喇裕勒衰軍臺均作一百二十里乾隆三十六年廢雅哈阿里臺移駐於此舊屬阿克蘇今屬拜城

溫宿府底驛  
三十里至

察呼喇克臺  
八十里至

自省城至此共三十四站計程二千八百里

溫泉驛  
八十里至

阿察塔克臺  
八十里至

溫泉驛屬溫宿府轄由此分道西南接渾巴什驛為赴喀什噶爾大道

雖雅里克驛  
八十里至

烏什底臺  
自庫車至此共十一  
合計程一千零五十  
里

雖雅里克即察哈喇克屬溫宿縣轄自溫泉驛分道向西北行至此接烏什廳界

烏什  
洋海驛  
八十里至

烏什廳底驛  
自庫車至此共十三  
站計程一千一百二  
十里

漢時以此為北道今踰烏什西進屬胡什齊布魯特務牧地極邊更無驛站矣自阿克蘇至此為不當孔道凡度葱嶺者須從溫宿城折而西南其有峽口可通之處皆設卡倫駐守惟威西兩九十里上巴什雅哈魯者沿河南岸有間道通喀什路險而捷乾隆時將軍兆惠由烏什進兵喀什即取道於此按自省城至此共三十七站計程三千零七十里

即阿察塔克臺屬烏什廳轄圖志作洋赫城即此

# 自阿克蘇西南至莎車驛程表

驛 站 軍 臺

道 里 沿 革 備 考

溫宿  
溫宿府底驛  
西八十里至

阿克蘇底臺  
七十里至

渾巴什驛  
六十里至

渾巴什臺  
一百七十里至

薛伊里克驛  
八十里至

洋伊里克臺  
八十里至

圖志作庫木巴什即元史之渾八升城漢為姑墨國地其地有水曰渾河古姑墨水也自庫車來可由札木台直至此經阿克蘇城  
圖志作英額阿里克臺

<p>喬里呼圖驛 一百里至</p>	<p>都奇特臺 八十里至</p>	<p>齊蘭台驛 西南一百里至</p>	<p>伊勒都臺 六十里至</p>	<p>色瓦特驛 五十三里至</p>	<p>烏圖斯克滿臺 八十里至</p>	<p>雅爾庫圖克驛 四十九里至</p>	<p>恒阿喇克臺 一百四十里</p>	<p>車底庫勒驛 六十里至</p>	<p>庫庫車勒臺 一百四十里至</p>	<p>圖木舒克驛 七十里至</p>	<p>巴爾楚克臺 六十五里至</p>	<p>察巴克驛 七十二里至</p>	<p>喀喇塔克臺 七十里至</p>	<p>巴楚州底驛 西南六十二里至</p>	<p>海南木橋臺 七十五里至</p>	<p>吉格達沙瑪里克驛 八十二里至</p>	<p>皮產里克臺 九十里至</p>	<p>阿克薩克驛 七十里至</p>	<p>阿克薩克瑪喇爾臺 八十里至</p>
-----------------------	----------------------	------------------------	----------------------	-----------------------	------------------------	-------------------------	------------------------	-----------------------	-------------------------	-----------------------	------------------------	-----------------------	-----------------------	--------------------------	------------------------	---------------------------	-----------------------	-----------------------	--------------------------

喬里呼圖驛光緒九年添設以上三驛皆溫宿府轄

齊蘭台驛即都奇特改名屬溫宿之柯坪縣丞轄自此分道向正西行八十里為阿積小站又百里為柯坪小站皆柯坪屬也西南大道百里入巴楚州界

色瓦特驛即伊勒都改名舊為葉爾羌第十三台阿克蘇葉爾羌於此分界光緒九年屬瑪喇巴什廳二十八年改廳為州今屬巴楚州轄

雅爾庫圖克即烏圖斯克滿改名舊為葉爾羌第十台

車底庫勒即恒阿喇克改名屬志作汗阿里克舊為葉爾羌第十台

圖木舒克即庫庫車勒改名屬志作庫克轍爾舊為葉爾羌第九台此與車底庫勒驛舊設在葱嶺北河南岸今俱移在北岸

察巴克即巴爾楚克改名舊為葉爾羌第八台自此分道西行為世喀什噶爾大道喀喇塔克臺乾隆時設於百里得克托海因夏令河水漲發驛路沮澇嘉慶五年移設於此

巴楚州即瑪喇巴什廳治舊為葉爾羌第七台自此分道西行由屈爾蓋驛前進為赴喀什大道海南木橋臺原設於賽爾古努斯地方嘉慶五年改設於此

吉格達沙瑪里克驛皮產里克改名又作闡展里克舊為葉爾羌第六台原設於畢達克嘉慶五年改設於此按自此至愛吉特虎六驛光緒二十八年成撤宜統元年二月地方官捐廉復設

舊為葉爾羌第五台

阿朗格爾驛  
九十里至

阿朗格爾臺  
一百里至

舊為葉爾光第四台

邁里那特驛  
八十二里至

邁那特臺  
九十里至

舊為葉爾光第三台圖志作邁納特

賴里克驛  
九十重至

賴里克臺  
一百二十里

舊為葉爾光第二台圖志作賴里特  
以上自色瓦特驛至此共十三站均屬巴楚州轄

莎車

愛吉特虎驛  
八十里至

愛吉特虎臺  
七十里至

一作愛濟特呼舊為葉爾光頭台今屬莎車府轄

渠沙驛  
自渠沙至此共十七  
站計程一千二百八  
十里

奧爾克底  
自奧爾克底至此共十  
七站計程一千五百  
八十里

渠沙即今莎車府底驛舊為葉爾光回城光緒九年置莎車直隸廳二十八年升為府自省城至此共五十一站計程四千零八十一里

# 自巴楚州西至喀什噶爾東南至莎車驛程表

地站

屬名驛

站

軍

臺

臺

道

里

沿

革

備

考

巴楚

巴楚州底驛  
西七十六里至

巴爾楚克臺  
一百四十里至

自巴楚州分西南正西二道西南即上表驛道也正西經伽師縣至喀什噶爾之疏勒府城南向至英吉沙爾又折而東南行入莎車之西境

屈爾蓋驛  
五十四里至

阿克察哈爾臺  
一百里至

卡拉克沁驛  
七十里至

伊米什臺  
八十里至

過此入喀什噶爾界

斤

五

五

卷三

八十六

師伽

玉代里克驛  
七十里至

托克察哈爾臺  
七十里至

自此至排素巴特爾屬伽師縣轄  
按玉代里克為漢西夜國地

雅素里克驛  
六十里至

英阿瓦特臺  
七十里至

龍口橋驛  
七十里至

牌租阿巴特臺  
一百四十里至

圖考云自牌租阿巴特城西行轉北過雅○雅爾河又北過得爾畢楚克河又西北過圖計克塔什河至喀什噶爾回城

英阿瓦爾驛  
五十里至

喀什噶爾徠爾城  
一百一十里

徠爾城乾隆二十七年建今廢道光八年建新城曰恢武即今疏勒府治

排素巴特驛  
九十里至

庫森塔斯渾臺  
一百里至

排素巴特即伽師縣底驛舊作牌租阿巴特按伽師漢疏勒國地唐為什沙城今在木什赫色勒爾河之間  
庫森塔斯渾即提斯哀城新羅漢略云在喀什城正南百五十里

勒疏

雅滿雅特驛  
七十里至

英吉沙爾臺  
七十里至

雅滿雅爾河北與奈曼布魯特回部接界自此北過圖舒克塔什卡倫至中俄交界之圖魯阿提達坂計六日程再北行四日至俄屬之納林河

疏勒府底驛  
南七十里至

托布拉克臺  
五十里至

喀什噶爾西南北三面出口甚多近通布魯特帕米爾安集延通西域各國距回城三十里之雲附罕卡倫對中俄通商大道最為要隘自此西至俄境之哈拉河距喀什十二日程其北有間道通烏什

雅卜慶驛  
八十里至

和色爾察木倫臺  
一百里至

雅卜慶即庫森塔斯渾

英吉沙爾

英吉沙爾底驛  
東南五十六里至

和色爾察木倫臺  
七十里至

英吉沙爾圖志作英鳴薩爾光緒九年置直隸廳治

托和布拉驛  
六十八里至

喀喇布札什臺  
七十里至

托和布拉即托布拉克圖志作里璞魯克東為赫色勒察木倫又東南接莎車界

# 自莎車東至和闐驛程表

地名	驛站	軍臺	道里	沿革	備考
黑孜爾驛	五十三里至	葉爾羌底臺 共十三臺計程一千一百七十里		即喀喇布札什臺又作哈喇古魯什	孜爾一作黑子爾即和色爾察木倫圖志作赫色勒察木倫察黑孜爾拉提達坂地西接希布察克布魯特回部
和色爾驛	五十二里至			即和色爾塔克腰臺	
科科熱瓦驛	八十里至				
渠沙驛	共十六站計程一千零六十九里			自省城至疏勒府共五十二站計程四千五百三十里又至莎車府城共六十站計程四千五百九十四里	
葉爾羌底臺	七十里至				
渠沙驛	南七十八里至				
葉爾羌底臺	七十里至				
坡斯坎驛	東一百零八里至	坡斯坎木臺 一百二十里至		圖志作伯什恰特	
葉城縣底驛	五十里至	洛河克亮噶爾臺 九十里至		光緒十一年葉城縣治移於哈哈里克原設之哈哈里克軍臺改為葉城縣底驛	
火什欄杆驛	八十里至	綽洛克臺 九十里至		舊由葉城東百三十四里直至綽洛克驛因路遠難行光緒三十四年由地方官捐廉增設火什欄杆驛	

斤

百里

二

卷三

八十七

于闐	渠勒驛 一百一十里至			即策勒村以下屬于闐縣轄
洛浦	白石驛 九十里至			光緒十一年劉錦棠奏于闐縣治移建克里雅城該處距和闐四百五十餘里應請於多羅白石渠勒罕蘭及于闐本城各設一驛以資轉遞依議
和闐	多羅驛 六十里至			回語呼為多樂普謂肩父骨也洛浦二字由此得音舊屬于闐縣光緒二十八年置洛浦縣析多羅白石二驛隸之
和闐	和闐州底驛 七十五里至			漢為于闐國唐為柁薩且那國乾隆時建額爾齊城即今州治
和闐	雜瓦驛 八十八里至			李光庭圖考云由披雅爾滿六十里至阜窪勒台北過阜窪勒河三十里哈喇哈什城按阜窪即雜瓦之對音也
和闐	帕爾慢驛 一百一十七里至	和闐底驛 <small>自葉爾羌至此共八 臺計程七百八十里</small>		帕爾慢即披雅爾滿圖志作皮雅阿勒瑪
和闐	裝桂雅驛 九十里至	雜瓦臺 七十里至		裝桂雅又作章固雅舊無此驛光緒三十二年地方官捐廉增設
和闐	木吉驛 六十里至	披雅爾滿臺 一百一十里至		木吉又作木濟即凌得里克
皮山	羅瑪驛 九十里至	凌得里克臺 一百四十里至		羅瑪回莊圖志作固滿光緒二十八年置皮山縣為漢皮山國地
皮山	綽洛克驛 九十里至	羅瑪臺 九十里至		自綽洛克以下五驛舊屬葉城今析隸皮山縣

# 自莎車西南至蒲犁驛程表

地 站	驛 站	道 里	沿 革	備 考
罕蘭驛	一百十八里至			唐志有杆架城後為罕架即今罕蘭也五代高居誨使于闐記渡陌河西至紉州又行二日至安軍州遂至于闐安軍即故罕架城
凱揚驛	廿五站計程一千二百九十六里			故克雅里回城漢拘彌國地光緒九年置于闐縣自省城至此共七十五站計程五千八百九十里
莎車	渠沙驛 西南八十里至			
	牙合跋勒克驛 西八十里至			光緒二十九年新設 按即綺蓋子牙卡倫地
蒲犁	托乎拉克驛 七十里至			此下十一驛屬蒲犁光緒二十八年新設由此入際治皆山程不通車轍鮮水草亦不便乘騎入山者多踴驢牛以行由此至阿普里克驛終日行山峽中不見天日多大石奇險
	阿普里克驛 七十里至			自此至開子驛過石達阪三極險峻馬力難施須步行而過
	開子驛 七十里至			多沙石沿溪行
	八海驛 七十里至			又作巴海驛路略平有村莊



塔希代克驛 七十里至			路略平有村莊水草
七里拱拜驛 七十里至			拱拜一作拱巴什回音墳墓也 按英人戈登游記作車吉里拱巴什中俄界圖作車吉里坤巴 斯皆同地異譯也
托魯布倫驛 七十里至			一作托里布倫又名白芍瓦特自此至塔爾巴什中經熱水溝 橋險峻水中多大石須騎犛牛而渡
塔爾巴什驛 七十里至			西南為塔克敦巴什河
奇恰克驛 七十里至			傳設奇恰克山 按戈登游記云自車吉里拱巴什次過湯吉塔土翠湖有溫 泉三四路最險難行出湖至池吉里京山口上有湖池吉里克即奇恰克池奇一 音之轉吉里克急讀即恰克也
申底里 八十里至			今圖作什底即塔爾滿地有布魯特一百二十餘戶插帳游 牧 按戈登游記云下池吉里克山口過與提潤順河西行至 薩雷關勒與提即申底之對音也
新化驛 共十二站計程 八百七十里			漢為滿蒙國境為城盤陀國傳圖作色勒庫爾今圖作薩雷關勒圖志作伊西庫 漢源關其地西為大小喇嘛西北為庫庫里西南為哈喇圖魯穆自此赴 坎巨堤及四城各國者必經之孔道光緒二十九年置滿蒙通商列治

### 郵政

泰西諸國有郵政而無驛站中國則馳傳置驛偏京外行  
省二者同物而異名然其制有屬官屬民之分即其效有

爲公爲私之別新疆廣輪二萬餘里郵亭二百驛卒千人  
官公文書馳傳絡繹交通之政非不粗舉然民間書信無  
代遞者寓公萬里羈客十年關河蕩蕩音問阻絕幾使借  
塵之氓疑爲異域服賈之子視爲畏塗何者便於官不便  
於民利在上不利在下也自建行省以來燕晉湘鄂之人  
稍稍奔集往還旣衆東南消息時間一通而山川阻修濡  
滯猶故也近年俄國東方鐵路告成乃因利乘便偏設郵  
局於通商城邑迪化省城及伊塔喀城四處收受華人函信取道西伯利亞閱  
四十日而建京師其計時速取費廉流寓商民利其便捷  
爭相輸送歲入郵資至十萬盧布以上猶未饜止更思蹈

瑕抵隙攘我交通利權宣統紀元之二月俄總領事函請設臺站郵車由省城至塔爾巴哈台邊界並請代售郵票以資推廣兼按察使榮霈援約拒之具言於巡撫下三司會議僉以新疆與內地懸隔已久民間向無信局致外人得擅其利自非亟謀交通無以保固有之利權非速興郵政無以杜後日之覬覦請裁減驛站夫馬之半提充經費先從東北兩路試辦以次推行凡公文報章均由郵遞其商民書信略仿郵政售票章程辦理惟欽差大員蒙回王公照例馳驛及貢馬餉車各差過境者仍由本地方官預備以清權限議既定乃飭司詳擬章程奏咨立案秋八月

郵部劄總稅務司選派洋員畢德森來新襄辦其事以新疆係就地籌款與各直省支局屬隸於北京郵政總局者不同定以迪化爲總局東北各路爲分局臬司兼驛傳事務故總其成自洋員以下皆稟承焉其對於京局但有與商權之義而無相鈐轄之權惟郵信印花則由京局頒發歲繳印工紙價局中開支款項不須關白但按季造冊彙報於部試辦期內收入之款均存本省儲備推廣經費約期三年南路各城一律舉行若夫郵程徑線東路直達嘉峪關與甘肅相聯屬西北伊塔兩城則援萬國郵政公會例商訂互寄合同取西伯利亞鐵道傳達京師至官公文

書統歸郵局遞發仍仿直隸奉天章程附設文報局委員  
經理以專責成其開辦規制大略可紀者如此冬十二月

朔省城總局開辦東北各分局

東路設吐魯番古城哈密安西州四分局西北路設  
昌吉庫爾哈喇烏蘇精河塔城伊犁惠遠城五分局

同時成立局中辦事細則暨委用員役考核功過會計簿  
籍遞發時刻之法悉仿內地通行章程無特別條例不具  
錄其經行線路即驛站官道已列郵程表中亦從略焉

郵政局發遞程期表

東	迪	古	哈	安	南
路	化	城	密	西	路
發	總	分	分	分	
遞	局	局	局	局	
驛	東至古城	東至哈密	東至安西州	東至嘉峪關	
站	六程	十三程	十二程	七程	
道	四百七十里	一千零三十里	九百四十里	五百九十里	
里	四十七點鐘	一百零七點鐘	一百點鐘	六十點鐘	
時					
刻					

迪化總局	南至吐魯番	六程	四百二十里	四十四點鐘
吐魯番分局	偏東至鄯善	三程	二百四十里	二十六點鐘
鄯善分局	偏東至七角井	六程	四百三十里	四十五點鐘
七角井分局	東至哈密	七程	四百八十里	四十八點鐘
西路				
迪化總局	西至庫爾喀喇烏蘇	八程	七百里	七十點鐘
庫爾喀喇烏蘇分局	西北至塔城	十三程	九百二十九里	九十四點鐘
同上	西至精河	六程	三百七十五里	三十八點鐘
精河分局	西至伊犁惠遠城	八程	五百七十五里	六十點鐘
塔城分局	由俄郵政局轉遞東三省北京			

電政

新疆廣輪二萬餘里一州一邑所屬比於東南一行省之大軍書文報恒逾月而不達關於邊政非細故也光緒十七年帕米爾爭界議起英俄交訂文檄紛馳而我以消息

阻滯之故艱於肆應其明年總督楊昌濬巡撫陶模會奏請籌撥經費安設關外電綫於是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會

同戶部覈議籌款十萬兩

准由海軍經費及河南應解甘新協餉項下撥給

先資開辦十九年

正月總辦電報津海關道盛宣懷遴選員司採運機料西

出長城測量綫路由嘉峪關以達迪化縣亘三千餘里自

春徂冬歷三百餘日始克竣事迺立總局於省城時南北

兩路尙未建設全疆氣脈仍未聯貫是年冬十一月復會

同北洋大臣奏請添籌經費以資推廣旋經總理衙門戶

部議准續撥款十四萬兩

准由江海關存儲出使經費暨海軍衙門生息項下提撥

迅速興工明年

春二月畫分綫路南北兩枝同時並舉一綫由迪化向西

北經庫爾喀喇烏蘇以達伊犁塔城一綫由吐魯番向西  
南經庫車阿克蘇以達喀什噶爾檄令沿途州縣豫儲幹  
木按里分屯經過地方取材不匱程工無阻二十一年三  
月南北電綫一律葳功是役也綜計綫路延袤八千餘里  
凡設總局一子局十六自創議迄於成功時閱兩載而全  
省脈絡貫通環球消息邇若庭戶交通之機於斯漸闢俄  
國電綫環我北邊逕達於恰克圖是年伊塔電局成立五  
月駐京俄使牒告總署以俄國巴克圖電局距離塔城僅  
三十四華里乞將兩國交界之綫互相連接以昭睦誼總  
署允之先是中俄電綫條款內載明日後邊界電綫毗近



之處兩國視爲有益得相連接故俄使以爲請其後伊喀  
邊界亦與俄綫聯屬援塔例也二十九年巡撫潘效蘇以  
奇台爲商賈薈萃之區增設古城電局由省東阜康孚遠  
綫路以達奇台絲是全疆邊報迅捷瞬息萬里東綫自迪  
化入關西北接俄綫繞恰克圖通庫倫以達京師綺交脈  
注無留事無淹時邊圉大安雖初設以來越今十有六年

各局輸入之費常不敷所出歲由公家籌撥補助

新省深屬官  
綫官公印電

例不納費而土著民不知通電雖  
有僑居漢人爲數究少故報費甚微

然設電初意關繫國防與商局規規取

贏稱息者未可同日而語要其終始猶利百而弊一矣今  
列全疆電局起訖綫路著其道里如表

# 電綫表

計列電綫共長一萬零六十五里

局名	綫名	綫長
西安	東至嘉峪關止	一百六十六里
密哈	東至油庄止	一百六十五里
迪化	東至大泉子止	一百七十五里
綏來	不綫	
庫爾喀	東至石河子止	一百八十二里
精河	不綫	
伊犁	東至黑山頭止	一百九十五里
塔城	南至雙泉止	一百九十二里
古城	西至大泉子止	一百九十二里
吐魯番	東至腰站止	一百六十七里
焉耆	東至庫木驛止	一百四十五里
庫車	東至布告驛止	一百六十二里
溫宿	東至黑米止	一百三十三里
巴楚	東至齊蘭驛止	一百三十三里
喀什噶爾	東至卡拉沁止	一百四十四里

# 鐵路

斤

重

二

三

卷二

九十三

古之治邊者以守土爲政策故重在屯墾今之治邊者以殖民爲政策故利在交通此古今之異宜也夫以新疆大勢論之北控蒙古南蔽西藏東枕長城常爲秦隴之鎖鑰燕晉之屏衛度葱嶺而西則與英俄屬地連軫錯壤擊柝之聲相聞俄國鐵道圓環如帶南臨喀什西逼寧遠北界塔城英屬鐵路亦自北印度之勞爾而東接展至克什米爾邊境一旦有警風馳鷹舉朝發夕至藩籬盡撤防不勝防居今日而言守土其難什伯於古也如此故治邊之要務在交通必鐵路大通而後地可以辟民可以聚以守則固以戰則強不但已也新疆地大物博土厚水深農林畜

牧之饒五金煤鐵之富菁英瑰寶蘊藏數千年而未經發洩尤以築路爲殖民之本以殖民爲富國之基譬猶人身血脈流通則筋絡輸運痿痺立起此又其章明較著者也夫建造鐵路必先定其幹綫而後因端竟委派別支分查光緒三十三年郵傳部規定全國幹路其關於西北大勢者一由洛入潼至西安走固原抵蘭州西徑甘涼出嘉峪關以達新疆是爲中原直幹一由張家口西趨歸化至蒙古之科布多以達新疆是爲關外橫幹三十四年甘肅甯夏知府趙惟熙西北鐵路條陳請分築兩幹一由張家口至庫倫爲東幹一由張家口走歸綏徑阿拉善入涼州復

出關至迪化而西達伊犁爲西幹其分枝者由太原南經澤潞道清爲一枝由西安東出潼關接汴洛爲一枝西通漢中達成都爲一枝西北出蘭州接涼州幹路爲一枝由迪化踰天山而南達疏勒爲一枝凡二幹五枝其所注意者尤以張家口至涼州之西幹爲重而部議以所定西幹中經荒漠長途懸邈防護需兵不若循中原以達邊徼爲握其樞要仍擬以洛潼中幹由內達外逐節推展然而西北現勢危如巢幕西潼洛潼之路方始籌修必先秦隴而後及新疆路線延長曠日持久旣乖徙薪之謀殊背徹桑之義此後時之失一也咸陽以西酒泉以東中經高山大

原興築旣艱程功尤緩計非百兆鉅款不能蔽工此糜費  
 之失二也竊攷新疆地形以古城爲中樞自古城出巴里  
 坤緣蒙古經包頭以達歸化計程四千七百餘里久爲西  
 商駝隊經行之路其地平衍無垠土質堅實不費工作又  
 無岡巒陂陀川澤沮洳之險今張綏一路將次告成由歸  
 綏直達古城需費少程功速因地制宜莫善於此此幹綫  
 之亟宜確定者也幹路旣定然後由古城分枝西北循綏  
 來以達伊犁西南循迪化踰天山南路以趨喀什噶爾此  
 支綫之亟宜確定者也要之爲全國大局計自當以中原  
 爲根據由腹地而漸達邊陲爲新疆一隅計又宜規時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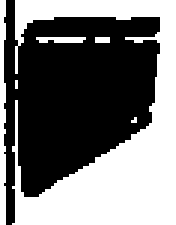
爲轉移取捷徑而先謀速效究其指歸二者所取不同而  
義各有攸當焉夫以新疆幅員之廣物產之繁乃民物凋  
敝官私空乏常仰哺於內地儻焉不能終日者豈有他哉  
其民氣窒而不宣其貨幣壅而不流僻陋在夷而無交通  
之利故也若軌綫大定支幹分行他日更推而遠之益西  
逾葱嶺與英俄兩屬鐵路相銜接經中央亞細亞至於裏  
海直抵歐洲東部俾古昔歐亞往來之孔道絕而復通則  
泰西商貨輸於中國黃河以北諸行省者南不必繞行印  
度洋海北不必迂道西伯利亞但由地中海岸橫貫土耳  
其中經波斯阿富汗以達我新疆邊境由是近通秦洛遠

之燕晉其視南洋航路徑捷奚翅倍蓰將見二十世紀中  
歐亞交通涂軌其不於海而於陸蓋可知也茲繪列全疆  
鐵路虛綫東抵嘉峪關東北接歸化城西屆伊犁西南盡  
喀什噶爾要當以東北一綫爲建築之權輿姑存其說以

俟商榷焉

圖略





跋

右新疆志藁三卷爲己酉庚戌間余謫居北庭之作時新城王  
晉卿師開藩西土政事之暇不廢文學尤殷殷網羅是彥蒐討  
故聞特開志局於迪化省垣延霍邱裴伯謙先生景福醴泉宋  
芝田先生伯魯巴陵郭搏九先生鵬襄其事余以諸先生故叅  
與斯後席藁杜門足不出戶所撰實業志八篇其中漁業一篇  
郭先生告余志局先已成稿故置不復作然當時實未睹其文  
作何體例洎余撰農蠶林牧工商鑛七篇次第脫藁新城覽而  
稱善訪詢作者姓名久之始召余入謁於袖中出一文示之曰  
此吾曩作漁業篇也子未見吾文所作乃與之合此孟子所謂

善射必志於毅者也今人謂文無定法惟是之求夫求其是必舍其不是是即法也安得曰無定乎哉余唯唯受教退而私衷窃喜以余翺作斯志冥行警索無所昉承不圖印合如出一手文字之契若有夙因宜新城之謬加獎飾而師弟淵源實由於此今刊藁告成因綴疇昔知遇之私於卷末佗若宋先生作建置志若干卷余爲補撰一叙故有叙無書郭先生作職官表若干卷余爲補撰十三序故有序無表裴先生作水道志僅成于闕河葉爾羌河一卷旋詔赦入關余爲續成之今載省志中以文繁不具錄庚午九秋翺金誌尾

湖濱補讀廬叢刻之二

孫奩文集

古杭邵章題



湖濱補讀廬叢刻之二

杭縣鍾廣生慈盦

慈盦文集目錄

王序 自序

卷一 塔里木河攷上 塔里木河攷下 籌新芻

議 擬上陸軍部論新疆徵兵事宜議 擬開清

史館議 擬開禮學館議 擬復羣祀議 讀毛

詩外傳 讀莊子 演易微

河海昆侖錄序 應城陳氏族譜序 新疆俄國

商務調查錄序 萬安鄒氏族譜序 陶廬文集

序 界嶺行軍紀略序 田園詩鈔序 高采樞

文集序 陸肅武將軍年譜序 銅山董氏宗譜

序 懷遠范氏遺墨序 當代名人畫海序 半  
園庚午詩鈔序 書臨川張氏星命書後 跋玄  
外集後

卷二 記同繩碣事 辛亥紀事 徐荆麓家傳

書林畏廬先生軼事 季山人傳 吳母徐太宜  
人生傳 合肥阮建威公家傳 清授資政大夫  
福建鹽法道陳公行狀 于烈婦劉氏淑齋事略  
上憲政編查館齋呈新疆圖志書 與友人論中  
俄兵事書

家繼慈顧太淑人七秩徵言啟

卷三 新民柳河神廟碑銘 重修吉林文廟碑記

重修長春文廟碑記 東省特別區建立文廟

碑記 東省特別區文廟碑陰題名記

迪化王晉卿方伯去思碑 吉長鎮守使丁公去

思碑 依蘭鎮守使李公清頌碑

黑山孫氏始遷祖塋碑銘 台安張母梁太夫人

碑銘 大元帥張公神道碑銘 雙城韓公神道

碑銘

玉山章母王太淑人墓誌銘 策贈陸軍上將黑

山孫公墓誌銘 瀋陽王母康太夫人墓誌銘

海城馬遜翁生壙誌 溧水鄭君墓誌銘

陽湖趙君墓表 遼陽薩克達府君暨配瓜爾佳



夫人墓表 馬君元配解夫人墓表

趙琴碣銘 馬淑婉壙銘 沈姑碣銘 楊慧勲

碣銘

卷四 劉母七十壽序 鄒母六十壽序 錦縣王

迺賡夫婦八十壽序 長白榮使君五十壽言

李泰威將軍七十壽言 鮑霆威將軍六十壽言

衡陽程戟傳同年雙壽序 贈銅山董使君五

十序 趙母成太君七十壽言 錦縣王振綱封

翁八十壽言 撫順張棠園使君五十序 馬遜

園先生六十壽言 李吉甫太守七十壽言 遼

陽袁潔珊先生六十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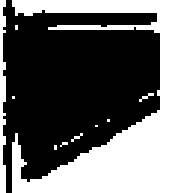
李東園瓦子峪卜居記 也園記 姜中將灤水

遇難記 談玉庵居士寫經記

祭張大元帥文 祭三省陸海軍防俄陣亡將士

文 祭梁將軍文 梁將軍像贊

漢書卷之八



# 王序

古之人精一藝成一名必殫終身之力竭蹶以赴之而後能通乎神而造其極矧僕丈人之於蠲紀猶子之於雞輪扁之於輪梓慶之於鑿當其爲之也舉天地之大萬物之繁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其巧專而外骨消久之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心與物爲一乃無往而不得其所適然則一藝之精一名之成豈偶然已哉吾人之於文亦然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曰用志不紛乃凝於神故善爲文者疲一世之聰明才力忘餐廢寢以求合乎古人之所謂文者步而趨之舍而咀之薰炙浸灌使吾之精神意氣漸與古人相

翁合而幾於自然而後隨吾意之所欲爲無不有左右  
逢源之樂老子曰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吾則  
謂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文夫文之至者未有不  
樂者也余藩新疆鍾君遜盦以文來贄於余趣高而志  
遠訥訥然若不能言者及觀其文則斐然有繩度能上  
跂乎古作者力追而從之其爲之也專其耆之也篤終  
身勿勿一若身心性命之不可一日離也余故知其必  
有成也辛亥罷官余返京師時遜盦居濱江大吏幕中  
偶來都下匆匆一見卽別去及余出關都講奉天書院  
遜盦乃手輯其二十餘年所爲古文辭乞余是正且請  
爲之序以自壯余盡日夜讀之益驚歎其所詣愈深所

爲愈粹大含細入光輝日新能盡籠古人之所有卓然  
自成一家之言吾向者券其必有成今果信而有驗也  
夫遜盦生今之世值今之時而所居之地又窮荒寂寥  
去中原夔絕夷言鳥語求一莊生所謂見似人者而不  
可得而遜盦獨行踽踽惟日警效乎古人之側爲人之  
所不爲而其文亦自侔乎遠矣庚午秋初陶廬老人王  
樹枏序



自序

文章之事古今之爲說者眾矣自新學待興時論以通知海邦旁行文字爲賢甚乃唾棄舊文易以語體而尊古之士則痛懲其弊規爲國粹之說謀所以保存之者夫語體之不足言文固矣然徒高國粹之名比之大訓球圖供嗜古之摩挲愛玩則於文爲已隘而其道不昌二者皆未究乎文之本源也中外立國本末不同而文化之升降亦因之而異泰西以文與藝分途於驚故通俗之言筆之於書綴辭紀事取足而已中國文字自羲軒姬孔以來五千餘年孳乳繇變無有紀極三墳五典九流百氏所以彌綸庶物條貫羣倫者歲異而月益新



要而言之有體有用以其體言則文章之士不名專家必根柢於經籍發揮於史傳旁通乎六藝之藪而後薈萃以成一家之言若夫其用則有貴於因時者矣匪獨生今反古爲聖人所戒已也文以達言言以表事觀於一代之文而其時之朝章國故物土民宜燦焉備著斯爲得之使爲文於漢魏之時讀者不知爲漢魏之文不可也使爲文於三唐兩宋之時讀者不知爲三唐兩宋之文不可也何也古今理勢萬殊襲古貌而遺今情譬若陳黼昇於裸壤奏韶箠於聾俗美則美矣如不類何故曰未究乎文之本源也余遭際亂離橐筆四方媿於文學無所成就顧心竊好之窮年矻矻粗有撰述亦深

知此事之難然以謂學無中外苟深詣造極皆非率爾  
操觚所得爲彼西士辯學論政之文尤必有甚深且遠  
者特吾國學子未涉其藩自不省耳若以近今俳體槩  
例西文又烏乎可知苦舊文之難欲以其易者革而新  
之使通國之士厭棄古籍則繼世而後將使歷代方策  
所昭垂學士大夫所傳習或幾於泯沒後此將無人焉  
能讀其書而通其意此則望古遙集而不禁愴然出涕  
者矣茲將哀錄舊藁不無敝帚之珍而私發其意於此  
大雅君子幸誤教之

庚午九秋孫盦自叙

新城師評曰雍容大雅每於俯仰古  
今低徊取態其韻全自歐公得來



慈盦文集卷一

杭縣鍾廣生慈盦

塔里木河攷上 庚戌

漢書西域傳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其河有兩源一出

葱嶺山一出于闐即塔里木河也徐松補注和闐河與

葱嶺河南北既合經阿克蘇城南 西域圖志作城有阿

克蘇河自北來會乃合而東流是為塔里木河河源紀

略云會處四水交貫如井欄西域圖志塔里木郭勒西

承喀什噶爾 即葱嶺北河 葉爾羌 即葱嶺南河 于闐諸河為古河

源合流東注之始漢書言兩源者葱嶺為正源兼南北

河言之阿克蘇為支源而皆出於葱嶺惟于闐河則別

為一源故省文耳徐氏補注克勒底雅河 即克雅里 自南來

會水道記克勒底雅河北流經城東克雅里城三百里入大

河塔里木河此殊不合徧攷新圖克里雅河自庫洛木北流

入沙而伏鄉土志亦謂此水自古不入大河果如徐說

是四水之外增克里雅一源何以圖經不載况以今地

理攷之實未嘗入大河耶新疆識略引通典于闐河北

流七百里入計戍水後人遂多指計戍水爲今塔里木

河又引北魏書龜茲國南二百八十里有大河東流號

計戍水爲證水道記則以計戍水爲額爾勾河西域圖

志亦云龜茲國南計戍水與今額爾勾都勒北距庫車

里數相合按計戍計式一音之轉此無容辨今當攷辨

者欲知計戍水之名屬於塔里木抑屬於額爾勾必先

知龜茲國南之大河孰爲塔里木孰爲額爾勾而後大

河之名定即計戍水之名亦無不定矣案魏書西域傳于闐城東二十

里有大城北流號樹枝水即黃河也一各計式水今攷于闐城東大城北流者爲玉瓏喀什河即和闐河之上

源也而和闐河北流合於塔里木河故玉瓏喀什又爲塔里木之上源昔人以崑崙爲河源所自出故曰即黃

河也古時圖史荒略計戍水之名亦僅舉其大段言之本無定稱不足辨嘗攷塔里木額爾

勾兩河舊圖紛歧莫衷一是西域圖志天山南路第二

圖橫列塔里木額爾勾爲一河而以沙雅爾城西南河

爲塔里木東南河爲額爾勾大清一統輿圖則以沙雅

爾城西南河爲額爾勾東南河爲塔里木水道記羅布

淖爾所受水第五圖與一統輿圖同圖志云塔里木郭

勒在阿克蘇東南二百里會四水合而東流六百餘里

統名塔里木郭勒又東入額爾勾郭勒又東入羅布淖

爾又云額爾勾郭勒在庫車東南西承烏恰特達里雅

即渭河額什克巴什郭勒合而東流為額爾勾郭勒又東

流六百里北會海都郭勒又東二百二十里入羅布淖

爾水道記云東過布古斯孔郭爾郭境北在額里齊城

即今和闐州城東北五百餘里距噶巴克巴集克近百里其境

南皆沙磧中有大山縣巨沙圖圖嶺支峯也大河逕其

北為額爾勾河綜上諸圖說以今地理證之有可斷定

者二可疑議者二夫古今望域最可憑者莫如經緯度

案布古斯孔郭爾郭極四十度二十五分西三十六度

二十分額爾勾河在其境北今圖在境南相距當不甚遠沙

雅爾城極四十度五十五分西三十四度十五分以緯綫準之額爾勾當在沙雅西南不當在東南此圖志之誤可斷定者一也方位如是則所云西承烏恰特額什克巴什與北會海都之水當屬之塔里木不當屬之額爾勾此圖志之誤可斷定者二也繇是言之額爾勾當在西南不當在東南明矣然其河流究與塔里木同屬一幹乎抑別爲一幹乎此亟當辨明者也夫四水交會合而東流爲塔里木河古今圖籍都無異說若以上游爲額爾勾下游爲塔里木則應云四水會流爲額爾勾河又東爲塔里木河不當逕云東流爲塔里木河矣然以下游爲額爾勾上游爲塔里木則額爾勾距沙雅爾



方位又當在東南而不在西南此可疑議者一也塔里木河爲南疆第一河流古今傳注多以大河名之水道記大河逕其北爲額爾勾河大河顯指塔里木河言逕其北則額爾勾河必在大河之南可知如以額爾勾爲塔里木之上游是兩河同屬一幹其逕北之大河安所指乎此可疑議者二也余參稽舊說證以新圖塔里木河應自噶巴克阿克集迤北折東流過布古斯孔郭爾郭經橫木河灘貫沙雅東南境歸墟於羅布淖爾額爾勾河應在塔里木河之南和闐河之北偏東橫出一支東流止於沙雅之東南遇沙而伏蓋兩河本自平行惟塔里木河西會四水東匯蒲昌延袤二千餘里同流共

貫古今不殊卽水經注所謂北河也額爾勾河古爲大水今爲支流卽水經注所謂北河自歧沙東分爲南河者也何以明之蓋古時葱嶺諸水滙瀚下行至阿克蘇和闐兩河流域之間匯爲大水沛然東注因沙山綿亘以分其勢故醜爲二河水道記云準語謂河流迴抱爲額爾勾古時額爾勾河必與塔里木河有相爲迴抱之跡今則形勢變通失其故道水經注南河會流東逝通爲注賓河北南河殆指額爾勾而言注賓卽塔里木河也

注賓爲塔里木河  
記載甚多不備引

明代肅州通志云羅布淖爾方圓數

百里塔里木河自西南來額爾勾河自正西來海都河自西北來咸會於此可見兩河平行東下明季猶然祇

緣沙山障壅故額爾勾一水尾流止於沙積愈遏愈短

耳然益見二河平流非屬一幹章章明矣此塔里木河

上流之大略也

案塔里木者回語謂可耕之地也辛卯侍行記云塔里木河下游羅布各邨當

播種時其上游庫車諸地往往遇流因之河水淺涸至秋始洩水入河又苦泛濫據此推之凡上游城邑田疇

益密則渠澮益多而下游水勢漸以疏分而失其浩瀚之勢詢諸和闐土人多言和闐河北流之水夏令漸小

竟有時不入塔里木所大河則以和闐田畝繁密為南疆冠之故况額爾勾所受水止於和闐一源而下游又有

沙山以障遏之其不得與塔里木同為大河不亦宜乎

塔里木河攷下

上篇以塔里木河為北河額爾勾為南河古今傳注皆

無此說信有徵乎曰有之請以水經為證案水經注之

叙河源分南北二大支源出葱嶺山者謂之北河出于

闐山者謂之南河非若後人專以喀什噶爾河爲北河  
葉爾羌河爲南河也其叙北河曰北河逕疏勒城下又  
東逕莎車國南又東逕溫宿國南又東逕姑墨國南姑  
墨川注之此以葱嶺北河爲主會葱嶺南河流逕溫宿  
城南而合於阿克蘇河也其下文曰其水又東南流右  
注北向波河又東逕龜茲國南又東左合龜茲川又東  
右會敦薨之水此與塔里木河自噶巴克阿克集東南  
流而會渭干開都兩河形勢宛合其言右注北者必有  
注南之河與爲對待語意尤顯然可玩下文又曰河水  
又東逕墨山國南又東逕注賓城南又東逕樓蘭城南  
而東注於勃澤案墨山國在今哈爾阿瑞軍臺之南

圖志

作哈勒噶爾當哈滿溝東境注賓城在古斯拉克莊之東都

拉里莊左近地樓蘭在羅布淖爾之旁洶澤即淖爾也

故知水經之北河與今塔里木河流域在在脗合已無

疑義其叙南河曰南河又東逕于闐國北又東逕打彌

國北又東逕精絕國北又東逕且末國北又東右會阿

耨達大水案于闐即今和闐打彌今克里雅城即于闐縣自

克里雅東北行六百里至安多羅為古戎盧國距精絕

南四日程漢西域傳渠犂南接精絕今塔里木河北岸為渠犂故地則精

絕當在河之南岸也且末則西至精絕二千里今自安多羅東北

行至卡牆四百餘里又東北行六百里而渡卡牆河卡

牆河源出自于闐縣東七百餘里之託古茲達阪自達

阪出山東北流屈曲千餘里而入羅布淖爾近人疑卡

牆河卽阿耨達水庶尙近之

其水未入且未境者則各阿耨達水自逕且未城西

折而東北流則各且未河徐松以克里雅河當之非是

而以卡牆河爲水經之南

河則其說不可通矣何也水經明言南河之水東逕于

闐國北又東逕打彌國北今卡牆河源尙在二國以東

安得移而置之二國以西而使之東流其不可通一也

古精絕國在安多羅之正北卡牆河在安多羅之東古

精絕之東南河流其間當云逕其南不當云逕其北其

不可通二也至且末一國固處河之東偏惟且末附近

更無大河足當阿耨達水者若以卡牆爲南河則於會

阿耨達大水一語又轉失之其不可通三也且其下文

曰其水北流逕且末南山又北逕且末城西

此二句承上文東會

阿耨達大水而言其水二字專指阿耨達水玩文義自明

又曰且末河東北流逕且

末北又流而左會南河蓋阿耨達水自流逕且末城西後卽名爲且末河上言南河右會阿耨達水此言且末河左會南河右會左會義爲迴環今以且末河卽阿耨達水又卽今之卡牆河則可而以卡牆河卽阿耨達水又卽古之南河則不可請更申言之酈氏引釋氏西域記阿耨達山西北有大水北流注牢蘭海下文又曰會流東逝通爲注賓河注賓河又東逕鄯善國北其水東注澤澤在樓蘭國北打泥城彼俗謂爲牢蘭海會流者卽上文右會阿耨達水左會南河者也通爲注賓河者

卽南河會且末水後東流逕注賓城而與北河相通也  
 既通之後南北兩河遂合故下文不復言南河而提出  
 注賓河三字以見南河至此已合於北河也惟阿耨達  
 會於南河之水乃且末河支流其大股幹水仍北流自  
 入澤非與南河同流入澤而南河則通爲注賓河之後  
 自合北河入澤耳觀其叙南北河始分之跡曰釋氏西  
 域記南河自于闐於東北二千里至鄯善入牢蘭海又  
 曰北河自歧沙東分南河卽釋氏西域記所謂二支北  
 流逕屈茨今庫車偏夷今焉耆禪善古鄯善今姑善卽入牢蘭海蓋  
 古時以于闐河卽今和闐河自南山發源逕東北流三千里  
 統謂之南河猶葱嶺南北河東北流會姑墨于闐二河



合爲塔里木河亦統謂之北河也其曰北河自歧沙東分南河者則以于闐一河北流至噶巴克阿克集四水交會合於北河因歧沙阻之至布古斯孔郭爾郭復與北河分疏逕於注賓城南而再合故曰東分南河又曰二支北流東通爲注賓河揆其形勢雖故道就湮而兩河首尾迴抱遺跡猶可復尋準語謂河流迴抱爲額爾勾然則定和闐河爲南河之源額爾勾爲南河之流確而有徵信非臆說已徐松西域傳補注謂傳文於山有傍南傍北之別於河但曰波河不分南北以明中央祇一大河而疑水經南河北河注澤之文爲誤案漢書原文傍南山北向波河西行爲南道隨北山波河西行爲

北道古時于闐諸山通稱南山曰傍南山北波河者卽  
循且末精絕打彌故道而爲南河南岸曰隨北山波河  
者卽循輪臺渠犂龜茲故道而爲北河北岸徐氏以北  
字連下波河讀故多誤會李光庭非之又不能指南河  
北河分合之跡而定以今各皆非碣解夫漢魏至今二  
千餘年南河爲沙山所壅其流日淤日涸幾經遷流後  
人求其跡而不得或以卡牆河當之已失諸南河又昧  
於河流迴抱之義至以河之上游爲塔里木下游爲額  
爾勾則并額爾勾而亦失之去古彌遠而彌失其真非  
卽酈氏之說而鈎貫之何以發千古之疑而通其藪哉  
籌新芻議

昔班定遠之論治西域也謂宜蕩佚簡易寬細故總大網爲本雖古今情勢萬變不同要其大旨固無以易也何以明之今之西域猶古之西域也民智之蕪墜如故物力之窳敝如故道路之艱阻亦如故安在異於古所云也今之施政者朝頒一令焉曰此腹省已行者則躡蹠塵而步之夕更一法焉曰此腹省行之而效者則望景而馳之不計其當否惟務張空名建虛號塗飾觀聽以爲名高是猶責跋牂以千里望狼睫於嬰媿也必不幾矣夫政有本末有鉅細有先後有宜不宜繕守禦實倉廩廣教化詰奸暴修法令明憲章惠工商興屯牧此數者世之所謂大政大本宜莫克先焉者也然以觀於新

疆則比年以來嘗練新軍矣而緩急不可用嘗立諮議局矣而建置無所聞嘗興學堂矣而風氣固陋如前嘗設警察矣而姦宄講張益甚嘗建陳列所矣而百工不辨良楛嘗築試驗場矣而農林不知取資此皆驚名而不責實之過也邇者司法裁判又見告矣新省土曠人稀種族龐雜北疆之民鵬鷺健鬥藐法翫紀習與性成南疆之民雖稍稍馴謹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數十年來得以相安無事者積威之漸漬也且內地州縣大者不過百里新疆則絕千里而遙官非聽辭不與民相見民非訴訟不與官相聞其恃以懷畏斯民者三尺之尊嚴耳今將弛一切刑威之具以待異化無教之民民不

畏法則長其蠶心官不執法則但衣租食稅深居簡出而無所事事徒多設法吏以侵其官而曠其職其爲無益而傷費亦章章明矣尙何實之是責而名之足循乎舉此一端以概其餘固知邊徼之治不能與內地齊同猶之居越而越居楚而楚地有所殊勢有所異也其治之奈何夫亦曰總大綱而已大綱何在曰在自立自立之道何在曰在財政據光緒三十三年預算表綜全疆歲出二百八十萬而正供雜稅征入不過五十餘萬其餘悉仰給於協餉自清理財政後極力撙節所省祇二三十萬增入之數僅七十餘萬覈其出入贏絀不相抵者猶及百萬有奇若邊場寧謐協餉時至尙虞竭蹶不

幸而有兵歉之災其涸可立待也夫西北協餉自同光  
軍興以來中原鼎盛以左侯之威信部臣疆臣交相維  
持僅乃克濟承平日久用事漸乖迄今三十餘年有同  
弩末况於內憂間作外債日增自謀之不暇焉能及人  
語曰罄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殆必不然之數矣由  
是觀之新疆之安危必於財政新疆之財政貴於自立  
苟求安於旦夕而仰哺他人則終不可以爲治今夫理  
財之道綦難言矣原財所繇生上繫於官下繫於民在  
官者端本於吏治在民者肇基乎實業故飭吏治必先  
求人材興實業必先修路政二者雖若迂回而難行然  
又不可不察也何以言之夫理財者非郭廓說而已

見諸施行之謂事措諸科條之謂法裁制而變通之之謂宜事與法待人而行行而宜則利行而不宜則適得其弊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又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此之謂也今新疆仕途猥濫極矣賢而材者率以鄙遠憚於從役而庸駑之士幸得廁其間藉爲藏身之固故任舉一事而無能習其法習其法矣而無能通其意夫上有所令而下不能通其意是以法歷久而必敝政輒沮而不行則無人材之爲患也且夫財出於民民生於業昔史遷有言民之興業若水之趨下不待徵發期會而出之自然今新疆地大物博土壤膏腴殖產蕃滋猶足以爲善國而綜全省賦入會不足當東南一大郡

則何以故蓋財之出也若轉樞樞然通則周流周流則便捷便捷則四境之內皆樂事勸功而無有休時今新疆之患在路政不修而無以交通農不通則不相糴糶而病耕工不通則不相競鬪而廢巧商不通則無以居賤徵貴而財匱少虞不通則山林川澤之利不闢而三寶絕矣諺曰百里不販芻千里不販糴言道遠而重累也故阿克蘇稻田上腴也以不能遠輸而播種者不加勤拜城銅礦美利也以困於轉運故民患苦之以爲厲政其他物產坐是而廢滯莫舉者不勝俛指則無鐵路之爲患也夫振衣者必挈其領言治者必提其綱新疆建省已三十年舊政新模凡腹地所行者皆支支節節而



行焉獨不能深維綱領所在而勤加之意譬若築室然  
不先奠基礎建棟梁徒刻楹堊墁緣飾外觀未見其能  
固也故居今日而籌自立之策莫若罷一切不急之務  
以致力於財政而理財之方內之繫於人材非得人無  
以集事外之基於鐵路非通路無以阜民故曰知其綱  
領則萬舉萬當不知其綱領而陵雜以施之猶卻行而  
求前耳烏乎可哉

陳澹然同年評曰賈董匡  
劉之文不圖於今日見之

擬上陸軍部論新疆徵兵事宜議

某日月奉鈞劄諮詢徵兵事宜令條議具答竊某從役  
邊守謹竭愚忱抒管見以對蓋聞用兵之道軍事貴因

時變通地形則千古不易中國兵制亦屢變矣軍興以  
來懲緣營之弊而改練勇又懲練勇之弊而改練軍其  
實皆召募也今則以召募爲不足恃而有取乎泰西之  
徵兵使軍皆有籍人盡知方誠善之善者也然獨以不  
便於新疆何則新疆者種族龐雜之地也其大別有滿  
漢蒙回纏哈薩克布魯特而旗蒙之中又有索倫錫伯  
厄魯特之分今將行徵兵必先自漢人始然咸同以還  
迭更兵燹漢族之士著者死亡枕藉承平漸久離邊稍  
集大抵非僑商卽流寓耳北疆土曠人稀方將招撫疏  
亡闢草萊盡地力若遽簡其丁壯驅緣晦之民以充兵  
役則已來者將失業而生怨咨未來者必聞風而懷畏

沮其妨於殖民政策固無待論就令勉強徵集而隸伍者仍屬客民本無田園廬墓之可託家室器用財賄之可戀雖曰徵兵猶召募也蒙哈諸族游牧散處遷徙無常難以統壹回纏之民固多土著矣然回族花門努面狼戾反覆性犯上而好作亂若假之以兵是自搃也纏民稍馴謹矣而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又有宗教之拘閼兵法曰士不選練卒不服習則與金鼓之音相失聚語言嗜欲不齊之民而能服習其教者未之聞也然則徵兵之制終不可行乎是又不然在善變通之而已謹案兵法曰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埜此車騎之地也新疆地形岡阜陂陀廣莫無垠利用騎兵昔匈奴以馳

射擅長羌胡以弓馬稱勁自古已然于今不廢今蒙哈部眾驍健習勞俗善馳突雖婦孺穉弱皆能控馭劣馬上下山阪登涉溪澗若履平地竊以爲此可資而用也新疆陸軍混成一協馬步各二營騎步相當在軍爲通制而在新疆則有偏畸之虞某之愚見宜於常制外添練馬隊三營簡蒙哈兩部之健碩者充之而以漢騎參列新伍中俾資部勒三年之後遣歸部落編於軍籍更取新兵輪番受代調取之法在責成其部之盟長台吉遇之以恩繫之以威則不勞而可以集事本朝之於索倫俄羅斯之於哥薩克皆此志也誠如此則不言徵兵而徵兵之法卽隱寓其中故曰善變通之而已某忝列

戎行粗習邊事揆度情勢陳其芻蕘伏祈採擇謹議

陳澹然同年評曰蕭  
疏靜穆宏我漢京

擬開清史館議 癸丑

謹議爲請開清史館以繫正統而蒐耆獻事竊維古今  
嬗易之際必纂修正史以存一朝之統祚著昭代之典  
常此自有紀歷以來不刊之大法也昔唐貞觀三年勅  
顏師古孔穎達並撰隋書以魏徵總知其務明洪武二  
年詔學士宋濂王禕編定元史使儒士歐陽佑等採摭  
遺事廣成之清監二代文治尤崇康熙十八年詔開明  
史館召試彭孫通等五十人分授史職而其時碩儒遺  
逸如顧炎武黃宗羲諸人並皆徵辟蓋易代而後所以

搜羅物望安禮耆賢者厥惟史局疇範訪於明夷黃冠  
躋諸顧問故能羣材屬目天下歸心誠開國之宏謨亦  
安人之上計也有清歷數二百六十餘載北包朔漠東  
絡龍州西極昆侖南底於海度其幅員則跨越百代攷  
其種姓則併兼五族又自開港以後中西銜軫歐亞棣  
通玄黃發機龍虵競起舊化於以蛻新理於以萌縱古  
橫今適承五千年未有之創局斯亦考求世變者所有  
事已知於孝定景皇后讓德不僭神器無私俯啓大同  
之軌仰苞帝王之局紹來彰往亘古爲昭功在生民於  
今受賜而世之妄論者乃欲黜其統繫屏諸胡戎斷代  
之編削而弗錄其蔽一矣孔子作經必先正名春秋立

法未聞獎亂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又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古未有取嗜殺之盜賊而奉以君后之美名者也今欲尊洪楊爲正統斥曾左爲民賊崇姦長寇蔑義毀忠莫此爲甚其蔽二矣或又有以改易體例之說進者夫史之體裁無過三類曰記傳之體曰編年之體曰記事之體中史以紀傳爲正西史以紀事擅長紹承歷代宜崇正軌或之欲從西例意在貶黜滿朝若求本末分明不妨別標撰錄移的就箭混紫奪朱窺其用心誠爲私隱其蔽三矣夫當世運遷流之會羣言淆亂之秋是非不明奸回所以逞志也善惡無紀亂賊所以滋多也比者朝綱板蕩聖化陵遲耆舊多遵處海濱通儒

或伏居牖下而莘莘學子方務旁通異譯曲究藝科文史一途幾成絕學自茲以往大懼文獻不足杞夏無徵劉子元未有傳人晉籍父忘其數典史才久闕削藁爲難洪維我大總統奮揚烈休掃蕩疇氛政刑旣明邪衰自息誠能宏開秘閣徵詣蘭臺則避地者得就養歸來懷才者咸覃思著述於焉正人心定國是廣進賢之路成不朽之業一舉而數善備焉芻蕘末議是否有當伏乞鑒察採擇施行謹議

擬開禮學館議

謹案古者五帝不同樂三王不襲禮此言忠質異尙器數異名繇所祖者殊非其相反離棄禮教而捐之大道



也是故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董仲舒亦言王者有改制之名無變道之實蓋禮者承天之道治人之情以辨上下以定民志故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之可變者度數儀文之末其不可變者則倫物粲殊而皆有其精意存焉自古及今未有不衷於禮而能立國者也中國改建共和以來於茲兩載矣陳新代嬗百廢未舉新學小生方將競尚自由侈言平等惡禮文之束縛也則務遺棄一切媮爲苟簡以肆其亡等之欲於是一喪制也而期功無別一昏媾也而嫌疑不明一冠履也而尊卑無分一輿服也而等威無辨上自邦國

下逮鄉人所以用其禮者常若中西糾紛新舊糅雜毗  
於西者厭舊禮爲桎梏毗於中者棄新制若弁髦一國  
之內家自爲制人自爲俗法紀蕩然民將安歸夫國非  
變易其禮之患也禮無定制民無適從不軌不物而紊  
然無所法守之爲患也今欲齊整其秩序和同其風俗  
使朝野上下觀聽不惑搏心揖志共治於矩矱之途則  
必自議禮考文始矣竊見有清之季禮失其官新舊學  
子聚訟紛紜羣言淆亂乃建議設禮學館屬於禮部將  
以通中西之郵劑文質之弊者用意良美歷時未久禮  
部裁撤斯館遂廢然猶改設典禮院以維繫之民國初  
建制作未遑僅以民間禮俗之事隸於內務一司而規

制顯庸之大者則固未暇及也愚以爲禮之大本經緯  
萬端宜重其事擬請開禮學館召集通儒修綿葛故事  
凡朝會郊祀以及昏冠喪祭之屬悉令參稽舊制旁採  
西禮遺其粗而取其精從其宜而不戾其俗化裁通變  
使釐然各當於人心以成一代之憲典並勒爲專書飭  
有司所在頒行用克昭示準繩範圍矩度俾民有所遵  
守以趨於大同書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言有禮以協  
其極也世之論者以謂近今立國在任法不在任禮以  
禮治者弱以法治者強不知泰西自有禮制各從其俗  
而爲之節文未有無禮而可以爲國者西儒孟德斯鳩  
有言共和國家以道德爲其精神者也道德之原寓於

禮管子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言似迂而實正效似疏而實捷治國要道莫急乎此謹提出議案伏乞公決施行

### 擬復羣祀議

謹案人生有羣羣不可以無紀也所以綱紀其羣者謂之社會夫社會之演進至繁蹟矣由圖騰社會一進爲宗法社會再進爲軍國社會而治此社會使無換其羣者則法度政刑皆所有事也然而社會之在天壤恆亂日多而治日少惡人多而善人少其機械變詐譸張爲幻之心無時而絕則法度政刑之用常有時而窮所以濟其窮者必有物焉以洞屬於一羣之心理使退焉有

所畏懾而不爲惡復進焉有所矜式而勇於爲善而後  
生人可得而安社會可得而福也其物維何曰明鬼尊  
天而已夫尊天之義敬鬼神之旨自孔子墨子以至釋  
迦基督漢罕默德之徒莫不皆然而三教天堂地獄之  
說論於幽隱則未若孔子之天人合一其繫於人事尤  
深切而著明孔子之言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郊  
社禘嘗所以報本返始也由天而推諸萬物其大者則  
有日月星辰五嶽四瀆之精其細者則有司命中霽國  
門國行泰厲戶寵之神皆天之散殊者也由萬物而推  
諸人鬼於是緣本始之義崇德報功以爲民極若后稷  
之播百穀而祀以爲稷后土之平九州而祀以爲社所

以教民不忘本也是故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此五者所以端民之祈嚮示民以法則而大爲之坊者也故中古聖人制爲祀典凡一壇一壝莫不以奉若天道化育人倫爲極量從無荒誕神恠之意行乎其間蓋以爲禮教之事而非以爲宗教之事也自後世釋老之教興而後祈禱之俗盛神人糅雜不可方物而儒者復利其感應禍福之說以陶鑄社會於是祀法殺亂古義不明禮教與宗教併爲一談膠合牽附曼衍支離而無以究詰降自今日我欲復古幾爲宗教家所藉口挾信教自由之言以蔽其門戶水火之見幾若國家禮

祀之典皆爲樹立宗教之幟誠大惑不解者矣夫秦漢以前未有二氏之教其尊天明鬼之事自若也推而至於泰西各國未有基督時代所謂古代希臘神話者其尊天明鬼之事亦自若也於宗教乎何與若謂近世國家方將祛宗法社會之障蔽而蘄進於軍國社會之文明不宜復有迷信陋俗以阻共和進步然泰西國俗曷嘗廢神鬼而不道彼國之有教堂猶吾國之有祠廟均之神道設教也豈必一神教之爲是而多神教之爲非乎且鬼神之爲用常與法律相維繫泰西法治之國也而最重盟誓凡訟獄不決必矢質明神以判誠僞故其國人守法之虔往往由此此吾人視之鮮不笑以爲迂

不知吾國三代盛時師旅邦國壇坫會同之事亦咸以  
盟誓臨之而德教以隆後世鑒觀之情淡故戒懼之意  
微骸馮玩法之事卽緣之以生故曰明有刑法幽有鬼  
神安在迷信之俗之無裨益於人家國也竊見今日祀  
天之典旣已議決舉行則凡在羣祀之列著於天常而  
切於人事者皆宜修而復之以彰禮教而厚風俗特是  
歷朝以來秩宗之所掌郡縣有司之所奉祠多雜用釋  
典及晉魏方士陶弘景寇謙之杜光庭之說構造真靈  
紀官纂職叢祠祆祀布滿天下相沿不改莫糾其非例  
如文昌之祀昭赫在人耳目而或以爲張仲或以張惡  
子或以梓潼令或以爲魁杓之星與巨蛇之神穿鑿矯



誣有類俳優凡此諸祀故宜罷除惟明禋罔蠶古今不易之典若社稷山川泰昭坎壇幽宗雩宗之類歷代帝王將相昭忠賢良之屬與夫各區古蹟靈爽所憑盛德豐功遺愛所繫者並宜付禮學館博議分別頒行其涉於二氏幽靈習昧有類宗教家之所爲者則宜屏弗與列仍聽民間信仰自由以毋貽教爭之口實務在本原禮教揅社會之隱慝而協民物之大宜如是則古義可復民俗可醇矣夫國家所以治人者法也而其亂也由於人不畏法人不畏法必先自不畏天地鬼神始故爲治之道宜使天下人人知所畏敬以輔法令所不及謹提出修復羣祀案乞併禮學館一案公議裁決施行

讀毛詩外傳 甲寅

毛詩外傳漢燕人韓嬰著班書藝文志載內傳四卷外傳六卷詩說四十一卷隋志謂韓內傳劉宋時已亡佚惟外傳十卷尙存其卷帙與漢志不符疑非韓書之舊殆後人竄取他書而附益之者也曷疑乎爾試引端以明之本傳云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也時成王在位而預稱其諡已乖立言之體又引易謙卦彖傳天道虧盈益謙四語以詔伯禽夫易卦彖辭文王所演也大象周公所作也彖傳孔子所繫也天道數語乃彖傳非彖辭周公安得引用之乎其他可議多類此而辭

義鄙倍又嬰所不爲故曰後人竄取他書而附益之者也漢時說詩有齊魯韓三家齊詩亡於魏魯詩亡於西晉韓詩以後人拾遺訂墜採李善文選注太平御覽藝文類聚諸書以補之故僅而不亡然而真偽錯見論其功罪亦參半矣夫漢室崇尚經術凡經生傳說咸得立諸學官傳之博士綴學之子世守以爲家法易代而後猶多散佚純駁不完乃若此則夫秦火之餘周秦諸子百家之說之存於斯世者其於疑信又何如也嗟夫

陳澹遠似子固之論古書

讀莊子

自來文章之士莫不愛誦莊子誦其文因以識其道或

曰其學出於子夏或曰觀其推尊孔子則亦七十子之  
支流也余竊疑之莊周之書漢志七略皆列於道家道  
家祖黃老清虛靜寂返於自然時與浮屠氏之旨相出  
入莊子生當周季西方梵經未入於中土獨能冥心孤  
造推本黃老之說而闡衍之不獨齊物我一死生忘得  
喪爲釋氏本旨已也他若心齋之說懸解之義方死方  
生之辯因是因彼之談皆妙合釋典而挾其精蘊又設  
爲薪盡火傳之喻以見形質雖亡精神不死罕曲善譬  
使含靈萬類生滅轉輪之理昭若發矇彼其所得不僅  
以道家自囿明矣又豈依附於儒姝姝焉守一本師之  
言以爲重者乎余觀春秋迄戰國之世學術人才號稱

極盛其時又有墨子各以其說爭鳴而道始爲天下裂然余謂道之所由裂亦道之所由成莊之道集虛墨之道尙質惟集虛故主出世而近於釋惟尙質故主救世而近於耶嚮使景教而流行於墨子之時則爲之馬丁路得者必禽涓釐之徒也使象教而流行於莊子之時吾知東來大法其傳將在漆園而龍樹馬鳴諸大師皆將避席而受南華之真諦矣莊墨洵人傑矣哉

演易微 辛酉

易以六十甲子輪轉全經六十四卦皆依經順行謂之歲運而世運之周次則逆轉自乾坤屯蒙起一運四卦甲子兩周每周率差四卦卽是未來之數故卽以爲每

周所值時數每卦依大衍五歲再閏成一爻法當一世三十年四卦值一百二十年如是依法演之乾隆九年甲子值萃宮爲第六周萃升困井時易曰萃而上者謂之升喜起明良於斯爲盛嘉慶九年甲子入困宮故有山陝教匪之亂道光十四年甲午入井宮至咸豐元年辛亥值井宮明夷四年甲寅值井宮蹇故道咸以來海疆多故洪楊倡亂幾半中國文宗西狩鐘簋播遷皆往事之徵驗也

同治二年癸亥世運六周告終入於第七周損益夬姤時三年甲子爲損宮革革去故而鼎取新湯武以之故有中興之象焉損者損上益下之卦也象曰山下有澤

損君子以懲忿窒欲凡兵刑之屬所以率怒者皆忿也  
游觀之屬所以率喜者皆欲也其時髮捻肅清大難初  
平苟能損所當損以與民更始何至燔甲午傾國之師  
召庚子聯軍之禍乃侈一時之欲而玉泉之土木以興  
不忍一朝之忿而義和之拳禍以作亂機肇矣光緒二  
十年甲午益宮值謙次年乙未值豫謙本吉卦然害盈  
福謙天道之常是年孝欽聖壽內府方行慶典而敵師  
已動地東來人道惡盈轉福爲禍所謂鳴謙則吉鳴豫  
則凶也庚子益宮值噬嗑有噬膚滅鼻之占三十四年  
戊申歲運值坎兩宮上賓入於坎窞而上六一爻微纏  
叢棘三歲有凶果越三年而革命作矣宣統辛亥歲運

在恆上六之爻曰振恆凶振謂振動有破裂振蕩之象  
 六五上六兩爻居於九四之上以柔上剛而不正猶之  
 孝定以婦人稱制攝政以臣上君居非其位以振爲恆  
 故亡國破家隨相屬云

清室遜位猶當益運之中民國紀元乃在益宮之末以  
 卦義言君子以遷善改過而後損所當損益所當益乃  
 清之亡也發端於鐵路國有一事損強民以益國雖萬  
 眾呼號而朝旨堅持卒不遷改是損下益上與卦義相  
 違矣以卦位言易上經泰位次十一下經損亦位次十  
 一夫十一者始一也貞下起元於數最重故雜卦傳曰  
 損益盛衰之始也否泰反其類也損極則益而泰益極



則損而否損之與泰益之與否位既相對類亦相成盛始衰終有明徵矣宣統辛亥值益宮恆而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恆凶當益之世運而莫益值恆之歲宮而勿恆其凶爲何如哉民國成立國體共和當有損上益下之道然風發雷動之時宜上下交孚乃可得志故動而能巽斯日進无疆動而不巽則終於莫益已耳可不懼乎

民國初元壬子益宮值遯遯爲二陰浸長之卦當民爲主體之時乃以肥遯相高有道消道長之象二年大壯四年明夷七八年蹇解往跡昭然皆可推按九年庚申益宮值損損益相生內則能尊主威外則能削藩權在

此數年中爲時局之較有起色者十年辛酉益宮值益益而不損內剛太過當有盛滿之患摧折之虞十一十二兩年歲值夬姤皆一陰爲主之卦陰極於上則有无號之凶陰潛於下則有角窮之吝號者換汗之號无號則換汗不行角者羣龍之角角窮則羣龍无首非其徵歟竊願秉國成者盡人事以迴天數而已

民國十三年爲下元甲子之期世運入夬宮後三十二年甲午世運入姤宮夬以一陰乘五陽之上姤以一陰伏五陽之下皆主陰邪用事專尙兵戎之象夬大象曰澤上有天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言澤能下施則吉居而不施則凶若陰邪聚斂穀祿不均民無聊生則

均富之義以起姤大象曰天下有風后以施命誥四方  
此風也在上爲觀在下爲蠱觀爲陽和之風蠱爲陰邪  
之風姤取女壯義主陰邪有過激聚而蠱惑風靡四方  
之象自甲子至丁卯歲運值萃升困井四卦澤上於天  
而遇水涸竭之時世宮與歲卦消息相應尤慮上下交  
困而致葛藟之悔占羸瓶之凶焉

天道無平不陂無往不復下元甲子六十載而第七周

世運告終

同治三年當元甲子世運值損益二宮民國十三年當下元甲子世運值夬姤二宮皆

爲七

由東南巽宮還於東北艮宮復爲上元甲子入第

八周家人睽蹇解時物極數窮窮必反本天下之本在  
國國之本在家故曰正家而天下定然則統一告成運

會大同其在家人之世乎嗚虜人欲易肆天數難知居  
今之世而逆億將來烏知乎世變之所終極然大易世  
運所值之卦倍重於歲運所值之卦嘗參諸往古驗之  
人事本氣運循環之理而雜採消息歸復稽決之所謂  
因革損益百世可知者某竊不敏願述所聞以俟後之  
君子知我罪我亦無憎焉爾

桐鄉沈毅成年大善登研精易理著有原易原象原  
數原筮等編是篇所演即本先生世運歲運圖說而  
推闡之夫子曰五十學易可無大過余未能知命竊  
願加年以從事於韋編之業爰錄而存之以質當世  
知言君子自記

是稿成於十年辛酉五月推驗壬癸之際不幸其言  
之中也易道玄遠彰往察來捫燭之談或冀免於覆  
瓿爾同

河海昆仑錄序 戊申

烏虜天之生人其器識度量之相越豈不遠哉孟子曰  
生於憂患橫渠曰貧賤憂戚玉汝於成愚以謂從其後  
而觀之若者怵於憂患而得生若者淬於貧賤而得成  
舉以爲礪世礪鈍之鑒則可耳若其人本無可生可成  
之資偶嬰拂逆則已摧靡槁萎汶汶焉以沒世久矣又  
孰爲生之而孰爲成之乎哉夫古今文學有道之士躬  
處安泰而能自振拔者誠不一二觀若屈子賈生太白  
柳州之倫抱其瓌才孤詣遭事一不當往往蕉萃幽思  
蓄摭文采一發之詩歌辭章沈博絕麗淵淵乎聲出金  
石然而一斥不復卒不免沉汨羅之水葬烟瘴之鄉

九死而無所於悔其有冲夷偃仰隨所履而安之若素者唐宋以來惟廬陵眉山二君子而已則甚矣處憂患之難而天之成就斯人尤視其人之自待何如固非尋常狷狹之子皆得倖幾焉者也不佞少長鄉曲聲聞無施於時不幸躬觸文網遠謫絕域程途所經萬有餘里黃沙大漠復不見人颺颺悲鳴狐兔踳躅風霜砭肌顏色沮喪慨焉愴念誠不知憂之終極今讀伯謙先生河海昆侖錄所紀西戍日程與其所爲詩所以抒寫道里山川雲物之形態者比儼余身之所遭耳目之所接未始少有同異而先生獨優游夷愉充焉自得作爲文辭舒徐不噉志俞雅音俞和睪然見廬陵眉山之高風非

憂患之能成先生抑先生之所自待者以視屈賈李柳諸賢猶若不侔而况其下焉者乎余用是悄然以思矧然以返惘恍乎如有所失而益歎天之生人其器識度量之相越果若斯其遠也讀既卒業不揆僭妄爲之言以識余意並以諭夫世之善處憂患者

陳澹然同年日所遭既同故情文並至

應城陳氏族譜序 庚戌

聞之班固曰宗者何尊也爲先祖主而宗人之所尊也族者何聚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焉故曰族也古者宗法彌重錫之土而命之氏則宗法與封建相表裏矣合族於鄉合鄉於井故曰鄉田同井則宗法

與井田相表裏矣。嬴秦力政封建井田之制俱漚而宗法之不墜者如綫自是以來晉別九品唐重門第至以宰相領圖譜局事雖世系源源藉資攷證然敬宗睦族之本非所尙也。至宋時范文正公勗建義莊舉族之人薦饗合食老有所養幼有所長矜寡惻獨以時存問流風所播轉相倣慕而是時江西德化縣太平鄉陳氏亦以敦睦著聞合族同堂者十有四代仁宗嘉之旌其閭曰義門嗚呼宗法之不講久矣。范氏標美於前而陳氏紹徽於後詩曰孝思不匱永錫爾類若文正者可謂能錫其類者歟。今武昌應城陳氏義門之裔也。宋南渡後九江被兵最烈不甯厥居宋故學士曰康伯者始遷湖



北之麻城至明洪武二年有達官曰鏊曰洽者復由麻城遷於應城因家焉數傳至噲有子八人聚族而居緝和以熙各其鄉曰陳八家灣縣縣延延至於今日蓋義門之遺風餘澤猶有存者咸同髮亂蹂躪遍漢江南北陳氏之族迺稍稍蕩析離居分徙於興國蘄水江夏羅田諸邑而宗支譜牒亦於是時墜失零亂光緒九年始蒐而輯之迄於今又二十餘載矣其祿而啼者日以茁其卍而角者日以壯其材而僑者又皆奮弧矢之志以經營於四方復懼其久而散佚也遂於宣統紀元之年賡續哀修以合族誼余適有新疆之役得識其族之賢者東生觀察因丐序於余而備聞其譜系顛末如此余

嘉陳氏之能保世滋大有合於古之宗法循是以往義門之流澤且方庶而未有艾也故樂爲書之以弁簡端

陳澹然同年曰今世競言廢家族存此使人宗族之心油然而生

### 新疆俄國商務調查錄序

中俄互市締約遠在英法諸國之先粵昔聖祖臨御懷柔震讐萬國咸賓于時俄羅斯汗表貢方物始於尼布楚恰克圖邊境許其通商嚴制條教譏察鈐束罔有訾忒其或不共則閉關困絕之雍乾以還三絕三通而俄人亦帖耳順命無敢躡躪以底厥戾咸豐初元曠我東南髮亂要求伊塔通商光緒七年復訂無稅商約於是天山南北路徧立商場西極疏勒北絡蒙古東盡嘉峪

關全置門戶於焉洞闢先後二十五年間輸入進口貨  
值由二十餘萬漸增至四百餘萬轉運土貨出口歲值  
亦三百萬有奇俄人猶藉口商務未竣兩屆換約堅執  
宕延不允議訂稅則嗚呼當其叩關求通俛受銜勒莫  
敢枝梧何其共也至於今蹈我藩籬躡我庭奧得分則  
進寸得寸則進尺猶憫然未知所饜足其護我中國若  
此夫非國力之強弱爲之而奚爲哉原夫國家之所以  
爲治任舉一事必先旁審博議絜量其短長消息其盈  
虛以明乎優劣得失之由若燭照而數計而後其於事  
也有所鑒而思備有所懲而思防非可苟焉而已新疆  
自通商以來我國官吏於俄人商務絕無一字之撰述

尺籍之調查凡俄國商情暨出入口價額多寡盛衰之  
比率求諸官私記載闕焉渺稽則平日之荒怠闕冗不  
戒不備不震不竦國之不競固其宜矣比因纂修通志  
友人某君鈎求得迪化俄領事官商務報告書一冊余  
假錄之原書凌雜無序不可卒讀迺重爲後譯而吾國  
商情轉從外人所紀錄得稍知其崖略後之覽者苟恍  
然於彼之謀我至纖至悉因以鑒而思備懲而思防則  
是編之譯爲不虛也夫宣統庚戌仲春識於烏魯木齊

陳澹然同  
年曰樸讜

萬安鄒氏族譜序 乙卯

往聞西哲緒論昌言大同而以宗濶社會爲不足尙其

說信偉矣乃以觀今日奧塞二國之戰波瀾雷動震盪  
歐土德意奧合縱英俄法連橫而俄助塞德助奧意與  
法同種族文字不恤背棄盟誓離德奧而中立蓋德奧  
日耳曼族也俄塞斯拉夫族也意法色勒特族也之列  
強者各以其種族之膺合聯繫至不惜傾國之大命而  
互鬩共爭若此余不禁作而歎曰吾國宗瀆之義之終  
不可磨滅也其在斯乎其在斯乎試嘗論之人生而有  
羣羣之基其初家族而已繇是合眾族而爲一羣合眾  
羣而爲一國合眾國而爲一洲合五洲而爲一世界世  
界之不能無爭也起於國與國異羣羣與羣異族異則  
私私則自營自營不已則必出於爭欲泯其爭雖盡天

下仁人志士日揭大同之義奔走於前評號於後無當也知大同之必不可期毋寧保吾羣合吾族國雖羸猶可以自立萬安鄒氏江右望族也自明宣德朝其先曰友蘭公者叔爲族譜迄有清道光之季凡六經修輯所以明宗灋合羣誼者綦慎綦詳顧其時海疆未啓吾國古先之教對若畫一詭誕恢俶之論猶未有所輸受也洎近世學士大夫都憲言異說以古之宗灋社會爲不足以及競存思陷其藩而摧靡之者不可勝數而鄒氏宗人之賢者揆東觀察獨能於橫流放佚之時汲汲焉聚其族之長老重修譜牒而問序於余嗟夫吾中華固宗灋最古之國也聖人知大同之治基於小康而其本則

子集卷之三十一  
造端於家庭故作爲四廟之制昭穆之序薦盥時饗之禮所爲有孚顙若雍雍焉秩秩焉使人敬宗收族之意油然而生於其間而愛羣保種之功已沛然莫之能禦今雖古義就湮然而言羣學者必自宗濶社會始鄒氏之爲是譜豈第繼承先志昭家乘之光夫亦誘進邦之人使知合羣以自奮也茲譜之作當甲寅乙卯之際歐洲戰爭方烈輒感而書之至世系本末具載譜錄余亦不復詳論云

陶廬文集序 丙辰

自湘鄉曾氏爲歐陽生文序後論文派推宗桐城若黃河之水萬脈千歧皆導源於星宿一海一時承學之士

罔有異辭獨南屏吳氏起而諍之以爲文章之事不必  
皆相師效苟深思有得皆可自達於古人而以門戶之  
見爲非廣生譎學禱昧於會吳二家之言不敢以意爲  
左右及得侍新城王先生請受古文之學每有講論於  
桐城流派不妄許可而獨服膺姚郎中陽剛陰柔之說  
一如曾氏之誦法姚氏津津未嘗置口且自言其三十  
歲以前嘗恣爲馳騁浩博之文矣其後與武昌張廉卿  
桐城吳摯父兩先生者游乃悔棄其少作益浸淫於史  
漢而出入於昌黎半山之間及其成就迺一掃桐城末  
流病虛聲下之習其氣骨適上實有得於陽剛之美居  
多蓋先生之文不專主桐城而亦不悖其義法以謂義



法者文之質幹也舍義法則無以言文知義法者質幹立矣繇是進而上焉而各就其性之所近專壹其斲向以廣己於深造之域毗於陽者其文雄以直毗於陰者其文紆以和陰陽相翕則如樂之諧而克幾於大成故當其始之端吾嚮者雖涂轍是適可也若詣乎其極則神明變化充然塞天地橫古今而無乎不至夫豈姝姝焉守一成之迹所能自振拔者哉此先生居常所自勉而亦以勉人者大略如此然則其於會吳二家之言有兼取無偏廢又從可識矣夫桐城流派卽會氏所言觀之其傳殆徧於江漢東南而大河以北無聞焉自張吳兩先生主講蓮池先後十餘載北方學者多出其門而

兩先生者皆嘗親承緒論於曾氏於是燕薊之間始有  
桐城之學惟先生亦適以文學崛起於是時其於義理  
攷据詞章二者皆有深得張吳兩先生並皆引爲畏友  
而先生生平雅不欲依傍門戶故當北學絕續之交獨  
能自樹一幟與東南爭一席之長非卓卓自立者烏能  
若是嗚呼可謂有志特立之君子者已今及門諸子將  
哀先生詩文爲陶廬續集之刻先生不以廣生爲不材  
命爲之序因就疇昔所聞緒論述其大凡並附著私臆  
以諗世之知言者而論定焉則亦先生之志也

界嶺行軍紀略序 甲子

榆關雄踞碣石阻山而臨海長城環之自關蜿蜒而西

曰界嶺口迤西北曰玉零口曰冷口曰潘家口曰喜峯  
口五口屹立屏峙皆號稱天險爲兵家必爭之地自界  
嶺口斜出有十八盤嶺白土嶺王大漢子嶺踰嶺崎嶇  
而下可直趨綏中而搃關東之吭甲子之役敵軍旣陰  
沿嶺道別遣偏師三萬人由界嶺前進欲要襲綏中後  
路此魏延出子午谷窺漢中之故智也嗟夫善用兵者  
誠貴精不貴多然以今日戰術之新火器之強是豈不  
量眾寡所能取效而丁侯潔忱奉其主將命僅僅提一  
旅以當之乃能憑險運奇以少擊眾師行所至如疾風  
之掃箠怒濤之出峽搴旂逐北鼓行而西倘所謂寘之  
死地而後生者歟抑其中殆有天倖而不盡關於人力

乎哉是則非余所敢知也已方君侯之奉命出師也余適僑居長春隨地方搢紳之後祖錢郭門以壯君侯之行於時秋氣淒清風雲變異不期而與肅殺之心相應遙望丁夫人挈其二穉子相送於征車之旁君侯戎裝劍佩慷慨自若然而車麟馬蕭森械之氣慘慄不舒令人返袂迴目不敢注視傳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君侯惟有哀之之心故能臨事則懼好謀則成勝負之數果由人而不由天矣乎余故於君侯之凱旋讀其行軍紀略泚筆述之如此後之談兵者苟按當時情勢折衷於吾說而論定焉亦當世得失之林也

田園詩鈔序 乙丑

魏風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少嘗誦而好之以爲是詩者古今田園詩歌之所祖也古之君子有憂世之志進不得行其道退而自放於隴畝匡坐歎歌因寄所託山川雲物一寓之於詩若衡泌之章考槃之什復哉尙已乃若繁霜志變黃草告哀當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或灌園耕桑有託而述或澤畔行吟不擇地而蹈之其爲詩也詞簡而志微聲希而意遠以視夫仰天拊缶哦南山而呼烏烏者蓋有閒焉此變雅之音離憂之旨所爲獨立千載而未易曠世遇之者也甲乙之歲余東游松花江濱遇海城馬遜交治園江澗桑果修植彌望敷榮交則戴笠躡屨婆娑其中暇偶過

從見交輒手一編丹黃燦然就而讀之則哀錄漢魏以來隱居田園諸詩鈔也交旣雅慕田家之風作煙雨歸畊圖襍穡荷鋤有蒼茫身世之感又多誦讀古人詩若栗里輞川石湖諸作日往來於胸膈中流連詠歎而不自已余頗聞交生平豪貴自憙而今乃反之非所謂絢縵之極歸於平澹者耶抑愴於世變之多故而有所不容已耶要其抗心希古放懷高曠亦可謂尙友之君子也已集錄旣成江浦陳定山復爲之點定都二千幾百首釐爲若干卷而屬余叙之余觀交之肆意遂志脩然自得更念此身遭際離亂家無田園行將安歸反覆諸篇益不禁叅獻而增感也

高采縱文集序

余外家高氏爲杭郡望族子姓繁衍咸彬彬有文行采縱孝廉余妻猶子行也幼好學穎悟絕倫能爲古文辭往往驚其長老弱冠登乙科應春官試於汴梁舍葉氏甥館劬讀過勞遽以瘵卒有遺文若干篇吾杭湖山清秀士大夫以文采相尚學者承樊榭穀人之後溺於詞章流爲綺靡道咸以降文章義法漸爲龔璣人輩所亂自邵位西先生出原本經訓發摛義理而文體始復軌於正光緒之季譚復堂年丈最爲老師其文雖取徑稍偏而胎息淵雅頗能自樹一幟采縱齟齬晚出猶及請業於復堂之門用筆奧折清遒得自師承而不襲其面

目非時人所能及也昔曾湘鄉爲歐陽生集序謂生爲  
文精縝往復具有淵源而惜其中道夭殂不克竟所學  
爲恨采縱少時足不越里閭獨學無偶又分其力於帖  
括之學宜其成就若有所限而要其精縝之思出自天  
授正復與歐陽相同苟得天假之年發憤爲之不輟則  
傳吾鄉文學未斬之緒將在斯人今距采縱物化已忽  
忽二十三年矣慨世運之蠶易傷人事之遷流余則西  
渡流沙東游粟末之水戢其倦羽翩然南還思欲與二  
三親故優游湖濱商量舊學而同輩凋零少年後起之  
彥益不可多得嚮者吾鄉風流文物行將淹忽以盡爲  
可悲已采縱各維篋昆弟六人皆有時名其伯兄存道



居士與余最友善出其弟遺文授余審定因序而歸之  
使藏於家

王晉卿師曰後幅俯  
仰低徊神情無限

陸肅武將軍年譜序 己巳

甘肅控西北上游居中原之脊若建瓴於高屋有吞吐  
河洛之勢秦漢以來形勝利便常爲天下之重輕元明  
清三代建都幽燕繇是大勢所趨稍稍移易矣然而左  
掖龍門右扼劍閣黃河湯湯沃壤千里得其人而理之  
猶足以資重固光緒戊申余遷謫西行溯臨晉渡潼關  
浮渭涉涇登大盤以望皋蘭更循甘涼二州西出酒泉  
張掖玉門諸郡踰天山北麓至於烏壘之城歷時五月

爲程八千餘里經行高山大原名都劇邑不可勝數而  
轍跡所過四境晏然會無刁斗萑苻之警秦隴之民鵠  
居穀處方熙熙焉不知世間有兵革之事孰意及茲二  
十餘年而加以師旅因以飢饉天災人旤等至交侵僥  
焉不能終日余讀肅武將軍年譜至鼎革之際援陝之  
師奉詔西還未嘗不太息而流涕也嗟夫治亂人也成  
敗天也天之所廢誰能興之然中國亂端乃自茲始豈  
非運統數極不可以人力勝者耶茲譜之成在民國十  
四年其時肅武兼攝軍民兩政故隴右雖當震災之餘  
而拊循綏集猶號小康迨挂冠東歸未及期年而軍暴  
吏殘繼以旱虐隴人乃益不堪命矣詩曰上帝板板下

民卒瘞復申之曰猷之未遠是用大監言賢人之敷猷去今未遠而下民已卒瘞如此可以爲鑒戒也肅武將軍姓陸氏名洪濤官甘肅督軍階陸軍上將勳二位余與肅武介弟佑岑使君締交有年秦隴又舊游之地爰爲點定茲譜而論其關於世變之大者叙而歸之

銅山董氏宗譜序

銅山董佑岑使君哀輯其宗譜旣藏以屬廣生而叙之廣生與君訂交歷十三年矣嘗見君行已接物必當其情爲人謀必以忠處患難之友拯之必盡其氣力也以謂君庶幾能敦篤內行者今果懃懃以宗譜事見告廣生知君家世綦詳於誼不可無言蓋君原出陸氏其本

生母董夫人生丈夫子三長洪勳官某次洪濤官階見  
前所撰肅武將軍年譜序中次洪恩出爲董氏後易名  
士恩官財政部次長全國菸酒事務督辦卽君也君以  
甥嗣於舅父董公公爲咸同間各將從合肥李爵相勳  
髮捻數有功游擢總兵任北洋練軍翼統歿無嗣遺命  
君爲之後古者無以甥嗣舅之文惟唐司空圖無子立  
甥爲嗣當時頗爲御史臺官所糾彈以其非時王之制  
也然法從恩出而禮緣義起禮制所不載苟以恩義準  
之而反經合道可劑其宜則亦亡於禮者之禮焉夫禮  
尊尊而親親辨名而定分名分一定則孝子慈孫百世  
不改彼旣已爲人後矣乃繆爲復姓歸宗之說自謂不

忘所生不尤昧於禮經而進退兩失其據者乎君其知之矣君雖出爲人後其於陸氏弟昆友于之愛未嘗少間既撰仲兄肅武將軍年譜二卷命廣生爲文弁其端今復有董氏宗譜之輯度其用心殆欲傳之奕世以見董氏宗緒自茲而斬者實自茲續而復延非敦行守禮之君子烏能及此今事不師古刪宗祧之法紊繼承之序哀我五千年炎黃遺胄不胥變易國俗而淪於彝風不止竊覽茲譜又不知涕之何從也

懷遠范氏遺墨序

余比歲僑居松濱得識懷遠范君俊夫過從甚歡俊夫雅上世族也其先大父潤生教諭以同治丁卯舉於鄉

世父獻卿登同治癸酉拔萃科父子並以文學策名高第教諭公經髮捻亂離避寇豫中生平遺墨無多大氏傷時哀遇情見乎詞朋儔唱和遣興一及而已懷邑遭捻會張洛刑之亂范氏舉家散失教諭公尋二親於賊中負父先奔已還負其母遇賊露刃刼之涕泣以情告賊爲感動得免事載鳳陽府志中嗟夫髮捻之禍距今甲子逾一周矣鳳穎徐泗之交中原用兵四戰之地咸同之間數罹鋒鏑不十載而削平大難旋就清夷由今視昔地不改辟也民不改聚也乃羣雄角逐兵革相尋已倍於咸同之時而患氣之乘且日深而未有一已豈非昔之士大夫厚澤於詩書之教天理民彝守之無斁而

今乃不然歟世變異撥亂難彼用非聖非孝爲說者抑  
獨何心哉俊夫哀集教諭公父子遺詩若干首屬序於  
余余以謂教忠教孝皆詩人之旨則詩以人傳所重在  
人而不在詩矧先輩典型寸縑尺楮固有足珍者耶猶  
憶咸豐庚申吾杭丁髮亂先祖妣顛沛道亡先大夫瘞  
遺骸逸出賊中遂以泚闡鄉試中式與教諭公爲丁卯  
同年然則范氏先人與吾家世執也不可以無辭故謹  
論次而歸之使藏於家

當代名人畫海序 庚午

古之圖畫尙矣世本載史皇作圖抱樸子謂衛協張墨  
並爲畫聖自唐彥遠著歷代名畫記其後宋郭若虛鄧

椿陳德輝相繼爲續畫記自軒轅終有宋之世凡得九  
百餘人然今皆不傳古今畫苑之行於世者則有北宋  
之米家畫史王誥畫鑒宣和畫譜諸作秘笈琳瑯久已  
蔚爲鉅觀明清以還王弇州之書畫跋文茂苑之書畫  
記張米庵之清河書畫舫以逮退谷江邨之徒皆有著  
錄網羅之富如波斯聚寶名品畢具嗟乎古之人豈玩  
物喪志而好爲是妾妾者哉聖人言志道據德依仁而  
終之以游藝繪事者藝之一端也而有道寓焉苟非其  
人藝不虛傳宋元大家若營邱仲圭子久雲林皆以隱  
君子自放於山水間故其筆致超逸高抗無倫自時厥  
後各作代興其人或負高節或擅軼才或遁跡山林或



遊於方外靈襟孤往悉寄之於畫一畫之傳必有其所  
以傳者徒規規於楮墨間求之抑末矣夫畫者詩書之  
餘事也盎然於胸而後灑然於手神明變化不可方物  
故桐陰論畫薄宗工而重書味略迹象而尙精神自文  
學陵夷斯事寢替而雅俗之判亦遂對若淄澠今海上  
畫社諸君有當代名人畫海之輯揆其意匪獨揚國華  
廣藝乘而已將以使承學之士知所宗尙益博文好古  
漸摩於六藝之林更比而上之當有若大癡迂翁皎然  
不污其志節以矯厲世俗於弗敏者此又吾望古遙集  
而庶幾日暮一遇之也余未嘗習畫而粗知畫理重以  
諸君子之請爰略抒胸臆不辭而序之

王晉卿師曰鍼對時局立言全用手揮目送之筆之  
超超元著令人尋味不盡起處略增數語請弟酌

半園庚午詩鈔序 辛未

往歲余與半園老人暨江浦陳定山同居棠園幕中半  
園近七旬美鬚髯定山六十餘銀髭戟張儀容甚盛而  
余齒最少以好詩歌追隨其間時有三老之目心竊媿  
之定山之詩辭采斐然能稱其意然晚境拂逆胸中抑  
塞不平之氣時時洩之於詩以抒其幽憂之懷余所處  
雖異定山而撫時感事愴况不聊則一也獨半園所爲  
詩氣清而辭憚神諧而志和居窮約中而有康愉之色  
莊生所謂其天全者庶幾遇之泊棠園罷官半園定山  
先後爲龍江大府禮聘以去旣而定山果以不善處境

牢愁侘傺與世長辭余偶至龍沙半園輒爲東道主傳觴鬥韻意興酣發不異昔時自謂吾胸中無塵芥事作爲文字亦不計工拙取適己意而止其天懷之超曠如是且出其庚午詩鈔將付續刊徵言於余以貽朋好告來哲於時半園年七十有二矣江流浩浩歲月不居回首前塵不圖三四年來幕府文物風流忽忽幾盡而藹椒之餘猶有余兩人者廣倡迭和相望於松嫩二水間豈無他人唯子之好棠園聞之不知其感喟何如也

書臨川張氏星命書後

昔孔子罕言命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蓋性命之奧通於天人故易傳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惟其難知是

以罕言非以其難而遂可安於不知也今之世能知命者鮮矣上無道揆下無法守人存微倖捷獲之心極此倖心所至時復僥得僥失得者搏層霄失者墜重淵而莫明其所以然有能言之而億中者則羣相驚詫之於是推勘禍福以邀功利之事遂紛然以起臨川張君軼庵星學家也與人談論休咎往往稱臆直言無所回隱聞者初若不懌及其既驗若探籌而布之筭以此聲譽大噪於時余屢有所質談言微中然恆問災不問福故君亦以余爲知命出其所著書還質於余余觀君之立說不主故常惟視世運之正變以神其用所謂平世遵正軌亂世尙變格正軌以財官爲貴變格以七煞羊刃

爲奇夫順受其正者聖哲之常經也至不尙正而尙奇  
不主常而主變則於道爲反經於術爲獎亂宜聖人所  
罕言蓋有不忍言者矣然君獨錯綜參伍以觀其會通  
則操術之神實有足多者余特表而出之以爲研求星  
學者進一解焉

跋玄外集後

國家有運會生人有運命二者若相附麗惟明哲之士  
爲能探蹟索隱因其已然而戒其未然是故命者天大  
之幾之先見者也故曰居易以俟命使舉國之人而皆  
俟命極其弊不過任天而棄人使舉國之人而皆不俟  
命則人欲肆而天理亡將至弱肉強食不奪不壓而禍

害之至將有不忍言者矣星命之學原出曆家漢有五  
行占驗之說其傳甚遠陶弘景始述三命至李虛中而  
大斃其風徐子平出益造闡奧大抵不越盈虛生剋制  
化之理余友孫君研精斯術有年出其所著玄外集一  
編以質於余余稽中國上古聖人之制作皆天人合一  
之學也醫則靈樞卜則太易其幽深玄渺皆所以發天  
人之蘊成變化而行鬼神而金匱玉函龍圖龜書神秘  
之橐籥師師相傳終非淺人所能窺測比例以觀何獨  
於星命而疑之彼以執妄破迷爲說者殆莊周所言秋  
蛄夏蟲烏知天地之大者哉不然孔子罕言命曷又曰  
道之興廢其如命何豈非以知者不待告告非其人雖

言不著歟余以君善言命者因書以發其凡

孫盦文集卷二

杭縣鍾廣生孫盦

記同繩碣事 己酉

吾友劉子鐵雲博雅嗜古戊申譴戍西行除轍所至輒  
搜求金石文字所見遺碑殘碣未嘗不流連摩挲而不  
忍去也冬十一月道出安西州之二道溝驛距驛舍數  
武有斷碣偃官道旁審其字半漶漫不可讀爬垢剔翳  
久乃辨所謂同繩篇者爲道光季年州人吳天奎事吳  
執樂工業鬻伎秦隴間娶孀婦呂氏婉孌綦篤時關中  
教匪數亂戶邑蕭條伎無所售還居州城中久之漸貧  
乏乃移家二道溝旋得瘵疾罄所蓄爲醫藥資呂侍奉  
無勸輾轉三年已而疾益劇貧日益甚室不舉火者數



矣吳自分待盡一日晨起執呂手訣曰吾以疾累若將  
爲餓殍不死於病死於貧決也然俱死無益我死若少  
有能斂我者若嫁之爲衣食計不猶愈乎語已舉繩授  
呂指屋桷使爲結環呂泣不能仰固抑其悲強慰解之  
越日復云至於三呂曰吾行君言雖然吾終侍君矣乃  
結雙環掖吳投左而已右之殉焉州牧仁和許乃穀憐  
而義之爲買棺厚斂瘞於館垣之側而呂以嫠故不得  
旌然不可無以慰幽烈章貞教因撰同繩篇樹碣墓表  
文詞悽愴哀豔感動行路羈人戍客過而讀之不知涕  
之何從也劉子告余如此余以其事滋足砭俗興義不  
當使湮沒而無傳爰綴所聞者書之益以歎古來奇節

畸行不幸而不遇鉤沈弔古如劉子其人者其磨滅於寒烟荒棘中又何可勝道也耶

或問於劉子曰異哉呂之取義也嘗聞忠臣不二主烈女不二夫若然者呂之自處奈何劉子應之曰此佛家所謂清淨無垢者也夫天地大矣萬物眾矣凡胎者根者飛者沈者蟄者鳴者峙者僵者陰者陽者柔者剛者妍者媿者聖者狂者莫非情之所布護而彌綸也是故宙合之內有情則合無情則離有情則生無情則滅然而情之爲用或有至有不至焉彼汎然而遭之此亦汎然而應之則情不生情不生則相感者微矣故豫讓大俠也不報於中行而報於智伯揚雄大儒也不死於漢

室而死於僞新夫二子者豈不明後先趨舍之義哉繇所感者然也夫聖哲往矣自中人以下烏知所謂得情之正者故與其悖情而不及毋寧徇情而過之今之人若曰吾有取其公者焉不以私恩動也吾有從其大者焉不以小節規也男子則裂冕毀冠以爲教女子則倍死逃嫁以爲操循是以往不胥天下而論於無情焉不止夫至胥天下之人而無情則天柱坼地維裂其禍有甚於洪水猛獸者彼呂嬃之所處雖徇情而過之不猶與悖情而不及者相萬萬乎而抑何責乎余聞而善之因并著之以嘉劉子之好古而又知道也已酉三月慈

盒記

附錄同繩篇原文

邠州魁吳天奎無父母兄弟在安西柳溝學優伶武威  
呂成魁亦流寓以女妻焉道光甲午秋天奎病瘵貧  
甚欲速死以活其婦呂年二十一結褵四載耳時余繩  
而綰天奎年二十七呂年二十一結褵四載耳時余繩  
謂安西同玉門蕭令益奇驗之觀者曰婦人咸歎於前而厚  
於後也士為知已者死彼豫讓之於智伯文君之於  
相如非耶惟例不得請旌於朝作同繩篇以代幽於  
并序以其彰之末

男兒饑驅邊外走傀一解吳場得佳偶死願同穴生同  
余邠州吳兒呂氏婦一解吳場得佳偶死願同穴生同  
我死汝得生何苦熬飢忍凍侍吾疾二解婦言女子  
從一死終失身於君親命儂儂命不辰郎命絕儂罪上  
與皇天通三解曲突無煙寒燈不燃一繩梁上雙雙  
懸鄰里靈歎道路傳吳兒無寒兒賴有婦千歲同  
長眠四解知已之感殉之以身忠臣一行義婦成仁  
匹夫匹婦志莫奪何者烈婦何忠臣一行義婦成仁  
德蓋棺論定全其真五解淵泉東柳溝南雙棺鬱鬱  
霍煙嵐共命之鳥同宮蠶雪蓮花白松柏龍銘爾幽

卷一

三

况復爾一定諸爾貧且死吾懷慙  
况復一州凋瘵憂心憺六解

右為吾族曾祖玉年先生乃毅所行作刻瑞芍軒集中  
吳天奎夫婦以小家賤業有此奇行使當時無先生

此作古誰復能於安七十年後道其姓氏哉然非劉鐵雲  
之耆古好復奇又安能於荒驛蔓草間搜得此碑碣哉

是後可知義烈之行雖歷時湮遠終必顯露於人而  
使後之人流連感慕不能置愁盒自成所歸示余世以

書事一首因檢家集錄以遺之後八十年  
太歲癸丑十一月二十二日許寶蘅識

辛亥紀事 辛亥

新疆蕃漢錯處五方輻輳多游勇流氓哥弟會匪性習

梟桀往往乘內地有事黨聚醜合相煽為亂庚戌六月

省垣不戒奸民王高升揭竿於市一夫攘臂應者四起

三十載塵肆菁華積聚燔為灰燼於是羣不軌之徒以

官府之易與也居恆蓄意快志常覬地方之多故得間

以求一逞街巷偶語輒以甘心八大家爲詞八大家者  
迪化津商之巨擘也辛亥九月西安難作警報稠至省  
城大震伏莽伺隙蹈瑕蠢蠢思動於是有一月初九  
之變先是湘人劉先俊者爲留東陸軍學生因其戚某  
觀察薦書謁袁行南中丞於汴梁已厚之贖而辭却之  
矣至是先俊忽來新投効然志望奢甚委以督練處教  
練官不受堅辭求去復予之贖又不受而請給驛馬馳  
傳東歸時兵事方棘秦隴道梗且慮其假官符生事也  
乃謝勿與當是時東南革命軍起各省獨立之檄喧傳  
道路訛言繁興民間惴惴憂恐以爲變在旦夕特不省  
變之所從起有密告者中丞一鎮之以靜以爲新疆邊

徼之地密邇強鄰兵單財匱無一足以自立且人民智識程度不逮內地什一宜保土安人以觀其變不宜張空名召實禍敢有暴動者是亂民也殺無赦蓋承數亂之後懲於聯撫之姑息貽害又民間瘡痍新復設更揚薪導沸以火濟火其傷實多故所措置壹以保境寧人爲旨然自是以來流言四布居民數驚督練公所門前得匿名揭帖聲言將以某日起事城中商民頻更禍亂創鉅痛深懼蹈往歲覆轍乃首先告變謂先俊實主其謀時十一月朔間事也於時官府戒嚴上下驛騷獨中丞夷然不動以爲其亂未形則其禍猶可弭先俊萬里投我不能用又抵以法先後不足惜何以對薦先俊者

且事未果發殺之無名不如遣之使去因而解散脅從所全滋多乃投意馬隊營官劉雨沛密偵先俊蹤跡迫令出境并許給川資二百金雨沛奔走三日偵騎四出竟不能得而禍機日迫矣初七初八兩日哄傳亂事將起民間持錢帖向店肆易取現緡者途爲之塞津商入大家門首擁擠尤甚蓋亂黨播惑欲以乘機取釁幸兵警分布彈壓暫遏其謀初九日有黨人某某來轅投首呈名單一紙大半皆哥弟會中人而先俊實爲之魁潛通標營散放票布羽翼已成無解散理中丞不動聲色召集衛隊嚴裝以待部署既定先捕獲僞總統唐小雲僞幫統陳光模等訊明正法時已薄暮先俊知謀洩突



率暴徒百餘人左臂纏白布各持槍械若僞爲巡夜狀者撲犯撫署東營營兵之小部欲爲內應經幫帶某竭力鎮壓手刃數人始懼伏不敢動衛隊隊官王學斌督兵拒戰於督練公所東牆外奮勇襲擊殲賊數人而學斌亦受傷旋竄撲陸軍礮營已斬關直入矣督隊官鄧玉山躍登短垣周呼指揮爲流彈所中立殞適有礮兵三十名將荷槍出巡遇諸門外攔頭迎擊屢進屢却賊知有備始返奔復竄至警察第一區值會辦道員宋敬熙自內出相遇於屏門間被賊刀揮砍傷頭部幾殆幸區官桂瑞麟督警救護開槍拒敵賊終不得逞氣爲之懾乃紛紛潰退入踞協營衙署爲負固計時已飛檄陸

軍馬步隊入城環協署四隅分扼要隘先後知事不可  
爲易服潛遁顧不能出黎明與其死黨數人竄匿劉猛  
將軍祠後豕圈中爲營官韓起鳳捕得付鞫承審官問  
爾來幾日矣曰兩月問爾宗旨在革命乎曰然問爾知  
新疆不適宜於革命乎曰不知問爾兩月中所糾合者  
何人乎曰哥老會問會匪亦知革命乎能保全秩序乎  
設姦擄焚掠爾能禁止乎皆曰不暇審計因指諸囚俘  
而詰之曰若輩皆市井無賴能助成大事乎則曰此大  
失著固知其無能爲役也又問爾計畫奈何曰謀先攻  
礮營奪礮登城轟擊各官署及軍械局承審官作色曰  
果如爾志全城蕪粉矣當訊供時觀者如堵萬日睽睽

咸切齒於先俊之暴動破壞殆安且罪狀昭著萬無保全理乃寘諸法然中丞之意極不願多所誅僇命以軍令收東營軍械罪止首要餘皆釋不問傳令至協署不納槍彈數從門隙飛出又頒示手諭矢以大信猶死抗不受擾攘終宵至於翌晨迄未就範副將徐積誠因校閱往吐魯番先時公出其眷屬悉在署中四鄰民居稠密頗慮殃及有請以大礮轟毀聚而殲旃者中丞惻然不忍相持至中午始命陸軍協統王佩蘭置礮位於東城樓以王擅神礮名瞄測極準不致誤落民居傷害無辜且戒不得用開花炸藥連發三彈皆命中斃一人餘果震慄請繳械縛首逆以獻是役也先後捕誅黨魁劉

先俊唐小雲陳光橫陳菊芳四人陣斃十數人訊係會  
匪棄市者數十人惟著名匪日劉海江在逃未獲其附  
從省釋者至二三百人百姓驩呼賈不遷市民不易業  
閱二日而事大定方暴徒之踞協署也徐副將闔眷驚  
逸家人星散旬日徐歸怒甚縛從亂者十餘人將駢誅  
之中丞聞之急命中軍馳諭乃止因慰謝曰吾以昭信  
也於是籌善後之法凡協營及東營兵願歸農者撥迪  
屬荒地給以恩餉至來年可耕之日爲止其願充兵役  
者解送南疆補營卡空額計遣散二百餘人仁惠義洽  
反側大安軍民悅服有軍人賈鴻鈞者曾充督練處隨  
員初九鞫供時該黨辭連鴻鈞中丞不欲牽坐遣人示

子以金三ノ集  
意密予五十金縱之遠颺及伊犁構兵鴻鈞竟爲敵前  
驅卒爲我軍所獲誅死

論曰善競者譬若弈棋競一角而中邊不應弗競也况  
不免於多殺傷以求逞邪新疆之於中國特一角耳非  
大局必爭之地而先倭欲以逆取之愚矣徒使奸暴得  
恣而良懦蒙殃哀哀邊民何以堪此天禡其魄亡不旋  
踵宜哉

徐荆麓家傳 丁巳

君姓徐氏諱贄字今陸亦號荆麓江蘇宜興人明大學  
士贈太師諡文靖諱溥爲君九世祖父諱炎生明啟禎  
間遭逢國變讀書不仕家故素封有銀庫君生而孝友

五歲時祖母趙啖以果餌輒不入口怪問之對曰母未  
得食兒不忍食也七歲出就外傳目數十行受孝經畢  
語人曰願學聖人者當以此經爲階梯矣嗣是晨起必  
焚香拜而後誦之終其身如一日同母弟逸楮誦亭請  
業輒以此經授之講解娓娓聽者忘疲年十八補博士  
弟子員明年食餼於庠異母兄餐霞偕君應科試不列  
等納貢應康熙乙酉順天鄉試錄遺復被黜適與同里  
監生江普者共逆旅江錄科而病歿餐霞以江名入闈  
竟獲雋焉江氏聚族來爭要索萬金君率兩弟長跪母  
前請開庫與之母允而餐霞不許君復率弟跪而請餐  
霞怒呵之曰吾輩世家區區一第何足重我不過藉若

名聘我文與耳卒不與江氏憤甚聚里人控諸監司禍且不測君竟啓庫挈鉅金赴省復至都下奔馳數千里上下營賂竟得顯者力援以甥嗣舅語奏請歸宗而餐霞僅乃獲全迨案結而庫金散盡矣方事急時公取携庫藏耗若泥沙不少吝兩弟亦無幾微怨言且恨年幼不能相隨跋涉以紓長兄之難蓋平日習聞君之經訓深入牢固而不可拔如此旋居母喪哀毀盡禮家亦因之中落晚年伏處里閤講學授徒絕意進取其誘掖後進多所成就以歲貢終於家

書林畏廬先生軼事 甲子

侯官林畏廬先生清名孝廉國變後居京師以書畫名

天下一時藝林爭望風采而先生尤矐懷故國顧蹇蹇  
匪躬反爲文譽所揜其清忠亮節世奚得而詳也余辱  
先生文字交而皆與瓜爾佳少保相友善少保爲余言  
先生凡十謁崇陵肅衣冠望祭於闕門之外故事京朝  
官五品或翰詹清秩迺得班門內先生舉乙科未嘗授  
職故從拜下之禮示不敢泰也人有爲先生言於上乞  
賜翰林列清班以榮之者少保復爲之請而其鄉鉅公  
某忌先生名詭曰翰苑制廢不當除惟內府郎員尙存  
請以易之及與內府謀則拘牽百端必援例入資乃可  
少保心不慊而難重請又不欲使先生聞陰具金而匿  
其情先生察有異久之廉得實怫然曰吾曩恥爲資郎



故至於今奈何卒免我且內府曹促些訾無行吾豈與儕輩伍者哉竟謝少保為寢其事後亦卒謁陵如故云

原文京朝官句下有服珠二字息侯同年言故事京官五品以上班門內其直內廷及內閣翰林下及五品亦同班秩例皆挂珠遂傳為挂珠始得班門內矣當時畏廬確有此說亦從俗言之耳擬刪去服珠二字云云今從之

季山人傳 丙辰

山人姓季氏名厚鎔字子陶先世為江陰望族曾祖文敏公芝昌始家於虞遂為常熟人文敏之考晴郊公宰鉅鹿以擅發倉粟振饑譴戍邊其後文敏之子京卿公念詒孫光祿公邦楨三世皆登甲科致貴顯山人為光祿次子少讀書不慕榮利補博士弟子員一試不第輒

棄去生長闕閱而躬蓬藿之行褐衣草屨泊如也虞邑  
名佳山水辛峯最勝老石洞尤幽絕洞中石室相傳爲  
太公避紂處石室之右爲龍門澗澗左高岡曰巫相岡  
商相巫咸冢在焉登岡遠眺沙顧狼福諸山煙巒冥杳  
若接几席山人旣探其奇乃買山伐石爲盤磴百尋建  
古今三廟於山腹卽其趾築槐柳山莊國變後遂山居  
不出有終焉之志三廟之義於古無徵而叔自山人祀  
巫相尙父示報功也祀虞仲言游示尊賢也祀本支鉅  
鹿以下示親親也山人素豪飲工草隸能爲擘窠書一  
日垂醉挾長帚登巉巖大書龍門二字鐫諸崖壁若酒  
氣拂拂從指間出也慕陶靖節之爲人有丐書者輒仿

柴桑故事題義熙甲子答之歲丙寅年六十三矣貌頗  
頽然老而益臞自山居徒步往來城市未嘗假舟輿風  
簑雨笠出入未嘗張蓋其艱苦卓絕多類此晚得黃子  
久太公釣雪圖自署曰太公執釣竿人又號顛狂癡野  
蓋以大癡自况云

論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鼎革以還  
貞亮之操不聞諸朝士往往於草野間遇之以余所知  
得二人焉一爲金州李布衣一卽山人皆狂狷才也余  
耳山人各而未獲一面嘗游虞山至辛峯登其堂適山  
人佗出見所書巨幅於壁問曰啄斯山飲斯水翔而集  
知所止烏虜可以觀山人之志行矣

王晉卿師曰超曠  
清夷令人意遠

吳母徐太宜人 生傳 戊辰

太宜人徐氏江蘇宜興人父贈公某字符九工音韻訓  
誥之學母陸恭人太宜人生七歲卽遭恭人之喪贈公  
家貧授徒自給恆館穀於外命依從父星西公食舍以  
孤露故備歷諸艱年二十歸同邑奉政大夫吳公逮事  
舅姑暨王姑時君舅仕山右太宜人從其姑奉事王姑  
朝饗夕煢親調而後進暑夜布藤榻庭中侍王姑臥起  
爲滌盥炎歊輒娓娓說故事資爲笑樂其他所以承老  
人歡者莫不稱是及奉政服官遼左家中喪祭婚娶壹  
倚太宜人以辦蚤作而暮息歲時慶弔必以禮裳衣必

躬自縫濯親族子弟貧失學者必資其脩脯每念幼時  
寄食之苦必推惠孤寒以彌其缺也符九贈公無子嗣  
子凱唐常宦游其歿也與陸恭人合葬邑之梅林太宜  
人每歲必命子姓以時祭掃清明佳節有拏舟過梅林  
山下者山中之人咸指日爲吳氏子告謁其外家墳墓  
者云

錢唐舊史曰吾友桐城張廷厚敘太宜人事行謂庸而  
實奇豈不然哉禮經言婦主從夫昧者遂疑婦無功事  
取容而已豈知其上代子職內主中饋下勤鞠謀其負  
任與男子鈞重特所重者胥不越庸行之常耳世顧以  
無權少之而別求所謂女權者不亦盪乎太宜人今年

六十一家居猶秉舊禮教其長子峙鐵峯及婿儲鎮鐵生皆與余友善敬舉所聞於二君者書之於篇爲閨闈式奉政諱樹銘字右丹自有行述故不著

合肥阮建威公家傳

公阮氏諱炳福字竹初號輔卿安徽合肥人幼孤貧爲人牧牛有姊弟仰母夫人鍼黹以活年十四籍爲鄉勇輾轉入蜀從征兩載偕行百數十人生還者七公與一焉甫抵家弟歿母病且篤則跽側而號母甦顧曰汝歸耶吾死不恨汝家傳世十四僅遺汝一人汝不自立誰與耦者而宗將斬矣公擗踊自誓必從軍以興吾家母遂瞑公營葬已入廬軍尺伍會粵寇下長江掠廬郡而

西公陷賊中久之助程公學啓反正舉所部千人投會  
公國荃軍號開字營從克菱湖復廬州學啓舊部畢集  
乃擴爲五營以公爲後營管帶同治初元隨李文忠公  
東征軍駐上海迭克奉賢南匯金山青浦諸城所至輒  
選鋒數與賊戰於虹橋四江口北新涇一帶被傷不退  
卒擒賊酋九斬馘千遂乘勝克嘉定學啓一軍驍勇爲  
淮軍冠者以公故也文忠獎其勞增開字新軍五營擢  
爲統領進規蘇州公數力戰刻花涇同里諸賊壘南向  
吳江壁萬頃橋截嘉興孔道會賊兵數萬蜂至公逆戰  
不勝則麾奇兵跋山嶺襲擊之飛彈洞胸猶裹創奮搏  
諸將皆憤併力搏虛猱進呼聲動地大破賊於吳江震

澤間江流爲赤而公亦創甚幾殆捷聞文忠鼓棹出迎  
 撫公傷流涕求名醫救治獲生吳江旣拔浙西之賊不  
 敢下犯蘇寇援絕學啓乃得收其豪酋復蘇城文忠奏  
 論平吳功以吳江之役爲第一云三年春學啓戰歿嘉  
 興公合諸將爲復其讎卒攻拔之夏還會劉公銘傳軍  
 破僞護王陳坤書於常州其年金陵平公復奉檄之浙  
 略長興掇廣德明年殲逋寇於閩之漳州敘功累晉記  
 名總兵贈三代正一品封典五年文忠署江督沿江餘  
 孽多竄皖南山中檄公攝徽州參將搜勦之賊盡而民  
 不擾當是時洪逆初殄羣捻復起爲患而湘軍積勞朝  
 議任淮軍獨專征討公統馬隊三千人爲前鋒大破賊



於桃源袁家渡屢克名城七年拾平奏以提督記名簡放賞呼松額巴圖魯明年文忠移湖廣又明年陝回告變奉詔督陝軍及文忠總督幾疆諸將畢從而公舊創復作解甲還皖養病旋以海疆事棘文忠敦起之光緒元年春公應召至津總海防營務未幾奏派直隸練軍全軍翼長乃蒐軍實簡戎器一準西法所部號勁旅北洋軍之仿新操自公始也近畿多盜公夜必巡徼無間風雪商民安堵又嘗率部卒疏鑿金鐘大清永定新開諸河通舟楫水利津人謳思至今不替敘勞晉頭品頂戴以光緒十六年正月二十二日卒於軍春秋六十有二公治軍四十載戰績以三吳爲最治行以近畿爲多

既歿文忠奏論勲績詔附祀程忠烈公學啓祠及各省  
淮軍昭忠祠賞一品廕生庚子歲文忠再督畿輔復奏  
請於安慶吳江天津建專祠事績宣國史立傳皆得旨  
報可初公從文忠入鄂已攝提篆躋專閫駸駸大用矣  
文忠中表某實領督標中軍夤緣乞與公易將文忠難  
之公則受命不辭及任練軍翼長廉靜寡營在職十有  
六年未嘗一言及官祿如其在鄂時文忠尤歎異焉北  
洋勦立海軍孝欽后割艦費造頤和園公建言海防繫  
國家存亡請以去就爭文忠不能決其後甲午事敗乃  
深念公言其忠謀大計多此類也公配鄭夫人桐城諸  
生女公在軍中念母臨終言守身必以禮他軍克城輒

納難民女爲妻妾公獨戒勿犯見賊遺女館必謹護而資遣之蘇城翁氏女美而文公衛之出賊中其家人請爲配公曰不可翁族大非偶且吾已衛之於難而自取之是爲德不卒也竟謝之時年三十六矣至是公蒞皖南有程忠烈公婦翁高叟爲議婚於鄭鄭翁無子乃贅婚焉以迎養翁媪爲請後卒踐之虔事終身治喪禮如喪所親時論以爲難鄭夫人知書善督課諸子公亦喜賓禮文士幕府皆一時名流日爲講解史鑑晚年頗通大義購藏古籍至數萬卷編敦善堂書日身後資產無過萬金嘗指楹書曰兒輩尚讀此何患無成此吾所以遺子孫也公與夫人尤篤風義惻恤里黨姻舊如不及

夫人振災屢斥千金奏建樂善好施坊先公卒享年四十四光緒某年月合葬於懷寧鳳凰山之原曾祖某祖某考某妣氏宋三代皆封贈如公官公勅授建威將軍夫人晉一品封誥子忠植蔭生官吉林依蘭道尹特任署安徽省長忠樞舉人官郵傳部副大臣勳三位大總統府內史監內史長國史有傳忠極官直隸天津河間兵備道忠樞官山東臨清直隸州知州存記道尹忠樞官直隸候補知府陸軍軍需監孫十二人曾孫四人錢唐舊史曰余曩游吉林獲與公伯子公槐訂昆季交公固余世丈行也公槐爲余言公善馭烈馬圉人張祿者能徒步隨行數百里因展壁間畫像跨刀勒駿騎朱

英綠滕長髯玉立嚴威凜凜如天神者公也執劊立馬前者張祿也又言公討捻之役鎗彈入駁中十餘年不出一日痛楚延西醫治之請先裹藥而後割治公嘆曰毋然手引佩刀刺彈出之血殷注髀神色自若西醫驚詫以爲天人此與關侯刮骨何異公故敬禮壯繆性高伉恥下人與壯繆同其服事文忠則如關侯之於劉豫州終其身不二彼羅列古名將引爲楷式而反覆向背不能忠於所事者其視公爲何如人哉嗟夫如公者可以風矣

原傳爲陳澹然同年作都五千四百餘言雄於筆而疏於法中間敘俄通東道事在文忠使歐時而公卒在甲午以前考其年月疑與情事不合故削之通體敘次多所棄取至翦裁疏密果合古文家法否殊未

敢自信惜不得與桐城先輩一贊正之也戊辰自記

清授資政大夫福建鹽法道陳公行狀 庚午

公諱瀏字亮伯號寂園晚號定山又署六江六山老人  
始祖鐵園公明初遷於江南浦口之孝義鄉遂世爲江  
浦人考贈公諱寶善字楚賢以行商致富倡議開四泉  
河功在地方所交皆當世名達廬江吳壯武公長慶其  
尤著也母葉誥封夫人公以同治癸亥十一月生於儀  
徵之泗源溝幼有異稟讀書穎悟絕倫日十行并下八  
歲就外傳一日詣讀偶遲師訶之曰傍午學生方入塾  
意欲屬對以難之也公應聲曰嚮晨天子已臨朝一座  
皆驚由是有奇童之目江都鮭商侯先生名揚欲妻以

女遣使蹇脩其後卒委禽焉光緒三年丁丑公年十四以獻賦受知於督學使者長樂林公天齡補縣學生庚辰歲試以通周官經左氏傳爲學使瑞安黃公體芳所識拔遂食廩餼明年侯夫人來嬪旋肄業南菁書院始肆力訓詁辭章之學乙酉登拔萃科朝考第一用七品小京官簽分刑部己丑應順天鄉試中式副榜當是時法籍越南日縣琉璃外釁岌岌不止而朝士猶驚帖括重科第其高材者或詭漢學爲名高公甫弱冠已嘗議八比文至是乃著原文數萬言以極論之雅爲時賢所推服薛大司寇允升尤器之出所注唐律全文屬其校勘然公性氣剛勁愛人以德不爲色容以此取戾於時

嘗爲友故移書讓常熟相國甲午之役復以論和戰機  
宜語過切直失權相意久之始解初瑞安黃公以文章  
氣節名天下公出門下服膺其緒論益自矯厲瑞安亦  
深獎植公會譯署行取部員薛大司寇舉公應故事樞  
譯兩署用人咨取於閣部考試錄其尤才者奏請旨殊  
筆圈出以次傳補謂之記名章京然用舍之枋實操諸  
親王大臣非有氣力通關節常屏不得錄瑞安生平高  
伉自異從不低首權門爲人游說獨以公爲材可任外  
國事至乘薄笨車周游諸貴人爲之延譽於是公名列  
置第三及入爲章京仍兼刑部浙江司主稿戊戌內府  
瓷器庫盜案發贓款累千萬詞連內務府大臣立山同



官多斂手獨公主嚴治說客日闐於門皆拒不納或乞情薛公薛公曰有陳某在吾不可干以私願勿復言其見嚴憚如此當事急時蜚語達九重幾爲所中賴恭邸及薛公左右之卒定讞自是以來公名震聞京師而側目者益盈朝矣庚子後改官外務部郎中掌權算司印會一調俄使館參贊未行尋聞島事起公手草駁議設爲六證以明之鄰邦語塞延吉界約卒平事聞召見有海疆可寄之褒戊申四月以京察一等外簡福建鹽法道蒞閩三載不以庫儲生息著說廉以箴同官築海王正策之堂以治事手訂條教以整頓官商運歲課倍增時閩嵯積弊最深巨紳某病公嚴正不得行其請託嚮

之環囂交蠹者胥不便所爲而載澤主度支方肆誅求  
四方餽遺不絕於道公自恃無私財絲毫無所與又盛  
氣凌之見於案牘竟不安於位投劾去官然劾公者亦  
謂蹉課爲天下最及去閩八月而國事遽變官運先壞  
迫於民國則商運亦不可問矣甲寅順德梁公敦彥筦  
交通延公掌秘笈兼權電政司長洪憲稱制順德先幾  
挂冠行公與之同去丁巳山陰朱公慶瀾爲廣東巡按  
使招之南行公居幕府年餘愛荔支灣風物佳麗常載  
舸清遊復假得名園一區寄泊其間園主人盛飾雜鬢  
十餘輩爲之焚香滌硯以助吟興於是粵粲樓閣字  
圖之作圖爲老友姜宜軒先生筠手筆各作也自是公

東歸於申浦有江樓索句圖於燕京有庚申秋詞圖一時名流題詠殆徧旋應國史纂修之聘居京師五年壬戌之歲公與侯夫人齊年六十固山貝子溥倫暨其弟厚齋將軍溥侗爲張筵置樂敷紅氍毹將軍起舞爲壽極金尊檀槽之盛庚申秋詞圖者卽成於此時其年冬山陰朱公爲東省特別區長官再招之東游時公弟瀚弟浦先後任職中東鐵路公乃盡室偕來僑居於哈爾濱繼山陰者爲撫順張公煥相敬禮有加焉戊辰張公去位農安萬公福麟聞公名禮羅入黑龍江軍府尊爲上客自是生平游蹤南臨象郡北抵龍沙益發爲詩歌以抒其胸中奇趣舊所與倡酬若燕南漫社花江九老

會皆當代知名士詩藁多隨手散佚而存者尙盈箱篋  
尤善鑒別古瓷器所著匋雅鬪杯堂集皆已刊行匋雅  
且被重譯達於海外未刊者有匋春秋盃庵憶語海王  
村游記骨董經定山印史寂園說印鬪杯堂詩續集皆  
攷訂陶瓷泛及古物之作先是公沈浮郎署二十餘年  
縱游廠肆以博其識購度精瓷各書畫不可數計其半  
燬於庚子罷官後貧不能自給稍稍斥鬻之終已蕩然  
無存則盡耗於民埠民埠者浦口洲地也光緒季年津  
鎮鐵路議起丹徒劉君鐵雲逆策地形必改道津浦乃  
釀貲買入洲地數萬頃以待之己而億中公怒其罔市  
利執持短長甚力劉坐此得罪地多沒入官及公自閩

歸洲地併入於勢家恆挾官力振商市以侔私利公又  
勑民埠以抗之平心而論劉之億中若六博然歐美謂  
之投機非必爲罪所謂匹夫懷璧者也至勢家效尤朋  
分其罪實浮於劉然比年界畫商埠屢起屢仆官且無  
利又焉用抗余嘗與縱論前事惜其爲計之疏而又怪  
其快意當前坐致顛困而不悔也豈非天哉公貌魁梧  
廣額虬髯與人大睨高談聲若洪鐘豪邁不可一世有  
所不快必使氣凌其上不爲勢位屈而愛才服善出於  
至誠雖寒峻常折節下之故能得於君子而難於小人  
其待諸弟昆初若嚴峻然多賴其力各有所樹立緩急  
之際愛護必殫其誠己有空乏寧隱曲自重雖同氣不

欲使聞知所交游若懷寧姜宜軒廬江吳彥復皆傲岸  
落落難合公獨與鍼芥久而益永余自光緒辛丑卽識  
公於京師迄今垂三十年在濱江朋儔中常暱就余以  
詩文相證質吉林成澹堪海城馬遜園奉節張白翔三  
先生者皆爲摯友詩歌往還哀然盈帙戊辰冬徙居龍  
江明年春忽遭痰壅風厥之疾尋亦漸瘥然不自珍攝  
病中猶理舊文時扶床疾書日盡十餘紙及秋悼侯夫  
人之喪力疾來濱江臨視殯儀余亟往省視見其形神  
銷鑠強慰藉之相與一握而別詎還江月餘邊烽正厲  
而公亦一蹶不起矣時己巳十一月十二日也公曩言  
歲庚午居與侯夫人結褵歷五十春秋將援西俗行金

婚禮而懼不及待屬余預為文辭乃成七言三十二韻  
以貽之孰料其果不待也悲夫子五人讜頗叔昂鑾岬  
瞻女七人君脩適李君良適趙君年適唐君安適孫君  
拙適吳君福字程君山待字側室張氏出鑾岬瞻餘皆  
侯夫人出侍姬李無出孫二人形孫履象女孫一人

右行狀所據江寧鄧文如君之誠所代撰哀啟為藍本  
而鄧君所據則為公六十五歲自壽詩注余依鄧作  
間取舊聞也庚午上元日悉盒誌此示  
不敢掠美也  
王晉卿師曰凡敘一人一事須將其精神寫出使聲  
音笑貌躍然紙上方不愧化工之筆此文筆之傳神  
如生龍活虎一班亮  
伯老友得此不死矣

于烈婦劉氏淑齋事略

古所傳貞烈女者大抵奇節孤行發於一時或激昂而

取義或邂逅而捐生彼誠有大不得已於中者若緩之須臾可死可不死而卒從容致命遺蛻如歸則千百中罕一二觀焉以余所聞乃有龍江于烈婦事烈婦劉氏淑齋字潔修天津大城人夫曰于開來前黑龍江省長于振甫先生之長子也父維霖清貢生法部主事氏幼秉庭教能講解孔孟書以經籍課其弟妹嚴範孫侍郎嘉異之薦爲教習不就年二十九始歸開來爲繼室事舅姑盡禮撫前室子女有加惠開來體羸結褵甫一載中寒疾經年旣瘥復作氏躬治湯藥扶掖臥起唯謹開來病久肝旺小拂意詬誶時及甚或搥辱雖婢媪以爲難堪氏獨翼翼順承無幾微愠見言色及病歿哀慟不



食者累日家人患之小姑挽共幃幙婉言卻去又遣女傭爲伴辭不獲則寘之外闔舅姑以爲虞凡室中刀鉞毒卉有可傷身之具悉藏之然氏未嘗改常度每定省必歛其戚容開來旣殯檢理巾笥悉加封識人以病榻狼籍宜有是不之疑也丁君聘三氏中表丈人行也其歸開來丁君實作合之殉之日出詣戚家凡問病來贈遺者一一餽答之遂造丁君門拜於堂若重有申謝者暮歸入面舅姑旋至小姑所絮絮作深談夜半灑然別去闔扉就寢而禍作矣當氏返室時草遺書三通一上舅姑一授其子女一卽啓謝丁君者書畢仰藥和白酒二三盞飲之立盡有頃女傭隔戶聞呻吟聲馳報往視厥

狀昏迷急延西醫來已弗治亡年三十有二夏曆己巳十一月三十日也先是開來治墾田爲邨農買槍謀自衛已讎值矣而槍窳不中程農人返其槍遂成私累又迫債家錢無以應及彌留謂氏曰爲我求丁丈必了此毋貽老父憂氏涕泣告丁君謀之十日夙累畢完且以餘金緘付子女爲遺念氏之志早決一死而孺忍有待而不卽死者蓋爲此也氏之草遺書也於親長則稱名於卑幼則稱潔修其神明湛然臨命而不亂雖古之烈丈夫何以加茲此外尙有二事足紀述者開來之息貸由朱君其緩債家責償亦由朱君氏感其意預以緘授其弟步青齋於朱則銀幣二百也事無知者翌日朱返

其幣是以知之又丁之爲謀也由其友譚君氏知之而未及報也是夕譚夢一婦人披髮至肩向頂禮者三驚寤則聞其無人明日證之夢在丑寅之交適當烈魂上升之候云

錢塘舊史曰自昔綴文之士喜稱良媛淑女若中壘之所志蔚宗之所傳尙已降至李習之歸熙甫之徒以文章名當世其文矜慎不苟作獨於婦女貞烈節操雖閭巷瑣聞皆樂道之弗遺誠醴醴乎有味其言之也吾生之初世近古風教尙存有司采之朝右旌之學士大夫從而詠歌之猶懼溼沒於什一矧當吾世閱三十年而一變又二十年至於今人紀道喪所重者固在彼不在

此乎余觀烈婦之事其志節堅定爲人所難能風會雖變要足爲于氏光余與振甫交厚以書來請爲之記余固樂道之更願有心世道之君子賡爲文詞以張之章志貞教所不辭焉

上憲政編查館齎呈新疆圖志書 辛亥

周禮大司徒掌天下圖籍周知九州地域廣輪之數辨山林川澤墳衍原隰之名物以爲施政之本所以體國經野而消息其盈虛者意至深遠也邇者朝廷豫備立憲將以準中外之成矩順民物之大宜凡郡國利弊疆域阨塞與夫戶版多寡民志強弱之故固已若鈞之在鎔陶之在冶釐然秩然宏規大備獨新疆僻在偏陲文

治所不及志乘所罕載以故外交內政民風物產闕焉  
渺稽舊采西域圖志及新疆識略各書斷自乾嘉以前  
歷世綿遠多與近今情勢不相揆合某承宣布化輪軒  
採風竊仿馬鄭之成規俾垂職方之令典謹於簿書筐  
篋之暇躬率僚掾纂修新疆圖志若干卷繕校歲事齋  
呈大館一份以備甄采

陳澹然同年曰似  
牛山學西漢之作

與友人論中俄兵事書

奉來教以知兵見許皇媿皇媿然要未可以書生之談  
而一概輕量天下士也僕衰朽無似固無曹劇請從之  
壯心寘之帷幄或尙可參與大計惜食肉者未足與謀

耳請以俄事論之吉江沿邊上下數千里地形阨塞我與俄共之者也寇能來我亦能往如此則勝負之數彼我半參今乃不然隨時隨地受人之攻而不知反守以爲攻隨時隨地固我之守而不知還攻以爲守是敵常處於有餘而我常處於不足不待交綏而我已居其負數矣况我有可勝之道二焉一曰調遣便而軍力易厚彼則西自赤塔東至烏蘇里江岸兩戰線遙遙對峙距離隔四五百里其勢常不相顧一方失利他方無法增援設有大戰彼赤塔之兵尙難傾巢而出烏拉嶺以西赤軍更無論矣此軍力比較我贏彼絀者一也一曰糧秣富而軍實易充彼則頻年飢饉戶鮮蓋藏自赤塔至大

烏里原屬蒙哈部落游牧之所耕稼無多東海濱省哈  
巴羅夫一帶地土磽确近遭水潦糧產尤稀僅恃海參  
歲一口吸收外糧所得幾何轉運西綫道阻且長斷難  
持久此軍實比較我饒彼瘠者二也夫我有可勝之道  
而常居於負數者何也蓋我受人之攻而不能攻人受  
人之攻則汲汲有事於守不能攻人則彼無所用其守  
而惟有事於攻於是亟肄以疲我多方以誤我此數千  
里敵我相共之地形遂盡爲敵所利用而我乃承其敝  
焉其不至於負數者幾何哉爲之解者曰我尊重非戰  
公約也恪守正義釁不自我開也夫旣已兵戎相見敵  
人飛機重礮頻來攻擊破壞公約釁有攸歸畏首畏尾

祇徒示弱萬一陳兵日久師老備疏則城下之盟受侮者將在此而不在彼宋襄之仁適爲萬國所騰笑而已乞靈公約庸有濟乎爲今之計惟有鼓勵士氣相機應敵迭爲攻守使彼亟分其兵力到處設防疲於奔命庶彼我相共之地形不爲彼獨操勝勢然後以外交方策並進兼籌或能獲最後之勝利未可知矣嘗局老於軍事未審以書生之見爲然否乞執事姑妄陳之何如秋寒惟爲國慎衛不宣

家繼慈顧太淑人七秩徵言啟

吾家丁咸豐庚申赭寇之禍門祚衰落先王父母相繼殞於亂離之中先府君舜雲公以同治丁卯舉於鄉作



令廣南先妣張恭人生先兄濂次寅次廣生廣生甫周  
晬而恭人卽世光緒丁丑吾繼慈乃來歸生枚暨幼弟  
殤閱七歲癸卯不幸先府君見背吾兄弟孤露家徒壁  
立終之鞠育提攜俾兒輩各執學業黽勉自植以不墮  
其宗者皆我繼慈恩勤所莠賚也繼慈顧氏江蘇華亭  
人年二十四始嬪於我先府君相莊以敬御下以仁撫  
諸子以慈哀寒護煖實如己出先外王父爲粵東大幕  
故外家姻婭多在粵迨先府君棄養繼慈痾諸孤幼不  
獲以身殉則徧徵戚黨及諸世執謀所以贍後之策皆  
曰而家無宗族暮功之親無寸田尺宅歸則無所依不  
如留粵便或曰窀穸大事也宜先護喪歸而還居於粵

蓋度繼慈生長是邦安土而重遷又不忍其速去故詭辭以緩之也繼慈獨泫然涕下以謂吾家世爲杭人祖宗邱墓之所在子孫學籍所從出吾久居粵知粵風浮靡不如杭俗儉約又無師友之取資諸子將廢於學且先大夫及先恭人靈輻不可以久厝吾豈以一身故蹈於大戾迺決計皆歸時先大兄纔弱冠諸昆弟尤穉小繼慈踴躍遠行不挈僦從躬率諸孤奉雙櫬涉風濤三千里航海還抵杭州首營葬事旣遣諸子就學而家况益落繼慈委曲經畫菲衣薄食忍茹荼苦惟歲時祭饗親舊慶弔之禮必腆必備族有寡嫂需月給養膳家計愈窘至藉繡工應所需以故賁鬱得肝疾時患怔忡及

吾兄弟繼次登賢序稍稍資館穀供菽水先兄辛卯舉副貢庚子辛丑併科再領鄉薦廣生癸巳倖獲一第然猶困躓無以紓繼慈之憂蓋自粵言旋吾兄弟就傅求學奔走衣食以至各有室家幾幾三十餘年我繼慈勤劬櫛理無日不在勞悴之中賴賦稟健全精神彊固近年氣體加豐聽聰視明夙疾若失得天之厚斯則寅等所引爲慶幸者也繼慈性開朗與人接物洞達無城府視人之急若躬在疚故咸里咸宗之識書史明世務甲辰杭垣初設女學求德劭可督課者則皆曰鍾母鍾母繼慈以非素習辭一時名流皆踵門來請願翼助外事迺勉任校長職嚴潔規範內外肅穆諸女生相競於學

多所成就乃漸擴規模立師範保姆科附以高初等小學遠近聞風至者逾百數吾杭女師之盛實基于此又嘗偕廣生外姑高太夫人叔立天足會於西湖之張勤果公祠傾城士女暨教會西賓咸來觀禮嘖嘖讚歎詫爲文明盛事其後蘇閩做行之流風遠播跼履之習爲之革新丁未繼慈以校務紛勞亟謝去會枚自日本游學歸橐筆滬上亦欲慈親蠲滌煩慮奉迎廝廬稍得休息自是繼慈常往還杭滬間週視諸孫以娛老懷民國甲寅繼慈花甲一周家人親舊已嘗奉觴行樂今歲甲子春秋又增十稔矣康疆之態視昔有加瞻戀春暉慚無寸報曩先兄官法曹時會際覃恩請爲繼慈晉給三

品封典近歲枚游京師復援例呈請內務部專案褒揚  
蒙徐大總統特頒巾幗完人匾額一方褒詞一軸金質  
褒章一座凡茲榮典亦冀仰答慈恩於萬一今居古稀  
上齡枚前念慈親年高不欲遠違膝下爰卜宅於杭之  
吳山路奉承甘旨寅方權稅雪水廣生游幕鷄林皆將  
先後告歸一堂稱慶惟以慈訓儉約力戒鋪張不欲蹈  
華靡之習謹諏吉於西湖昭慶寺建水陸道場蔬食清  
齋用資消災延壽廣祈福德並援乞言之例敬舉崖略  
倘荷知交諸公鑒其孺忱寵以詩歌文辭俾侑康爵則  
寸縑尺簡實佩光榮謹啓

孫盦文集卷三

杭縣鍾廣生孫盦

新民柳河源神廟碑銘 丙辰

新民柳河源北出蒙古自彰武南流入境並其西郭而東南注遼其水凜悍湍疾歎飲砂礫不通一塗初自單家邊西疏距縣可三十五里其後婁徒益東毗縣五里而近東曰小黃旗堡西曰茨榆岡河徑其中京奉鐵道自其西南端橫截中流袤東北上若束帶然乃爲多橋以通水橋之號爲五十二繼次爲五十三若四此三橋者當水道皆在縣西其五十五號橋不當水道則在縣東少北新民於清季始建府治無城郭而瀕於河盛秋水潦往往漲溢衢巷踐則病涉深可容舸前太守金梁

障堤植柳其上不圻益牟民賴以寧民國四歲乙卯孟秋霖霖暴注河決杜家屯冲毀鐵道數百丈湖汴東潰駿撼郭垣其溢出者四畝原埜汎溢無涯民苦論胥都災區二百八十餘屯災戶二萬有奇蕩沒田園廬舍不可勝數知縣事廖彭呼籲告災大吏震駭戒備非常當此之時人爭爲計策鐵道工程司摩勒則謂水已東趨宜棄故道引出五十五橋南而注尙武橋以入遼瀋遼工程司秀思則謂宜從單家邊西流循白旗堡舊跡則河患永寧無有後殃道尹榮公則謂主東道者治標而已河自西沛流而東巨縣之北帶其三面狀若玦環設再潰者爲禍益烈西道之說寔矣然按其故址堙廢已

久工難而費鉅卒難爲功治之莫若中道宜中道者五十二橋中泓之道也摩勒又以謂大勢西北高而東南隕下水性就下宜東道便榮公又以謂東道下流當陸師營壘之衝其旁民屯數十皆殫爲河軍民怨咨不如中道便摩勒又以謂中道陂度約五千尺低一尺其下流常渾濶而不急迫易爲壅滯不可以久久必復潰治之無益不如東道便榮公又以謂陂度誠病然隆者涑之陵者墜之宜若可爲治余不忍軍民之載胥以溺請從中道於是前鎮安上將軍段公上其議於政府當是時奉省游災公無羨餘治河之費將部帑是賴而交通部主東道內務部主中道財政部兩實之無所裁擇議



久不決段上將軍乃命榮公馳傳入都彭與邑人榮凱  
偕從詣部會議抵掌畫席眾難庭謀卒從中道之請協  
定部款而歸爰始興事終以底輯安利新邑之人貧厥  
攸居者榮公之力也遂以命彭董其役凱爲監修迺畚  
迺鑿既疏既穿自杜家屯壘溜爲隄南抵五十二橋接  
於張家崗盡遼爲竟起北訖南長二十有五里楛土若  
千萬方尺算繕二十幾萬幾千圜公帑所弗給今督軍  
張公復輸私財鉅萬完繕之以歲丙辰夏正五月經始  
逮秋九月而告成功方役之將歲一夕列風淫雨噓漲  
搏流曩崩口處幾復決彭凱焦勞難恐攫疾若狂祭禱  
於神精誠冥合宣防既塞萬福畢來蓋柳河之有神廟

肇始於光緒初年敕封曰顯應之神祀式祀號繇來已  
舊今茲虔祈明神禦菑障患如響斯答保我黔黎釋咨  
畢恬在役執事其敢貪以爲功歸美神靈孰謂不宜因  
相與重構斯廟於其落成之日徵榮公蒞祭用揚神庥  
彭等重念斯河災害之烈與夫經畫之難屬廣生爲文  
述其原始以詔邑之人與後之守斯土者而示以毋忘  
榮公報曰可乃刻石於廟而爲之銘銘曰  
云云河源發于漠野襄陵轉石百里一瀉匪神司之孰  
橐籥者靈旂來思雲車風馬神恫茲土昏墊在下哀我  
憚人亦越鰥寡迺相厥功沈災澹灑坊與水庸是祝是  
假報之蒸嘗奠以崇庠琢石鑱辭以肄于雅

重修吉林文廟碑記 壬戌

吉林於古爲肅慎僻在荒服史冊以來文軌之迹冠帶之倫未嘗及也清代崛起長白臨御諸夏尊崇儒術於是始置吉州分吏納職咸若采衛而孔子廟祀遂覃及遐方文化涵濡迄今垂三百年黌序之制上丁釋菜之儀炳焉與中土同風廟址舊在東萊門外堂殿庫狹茨階不翦設位布筵綿蕞而已光緒二十九年升孔子爲大祀三十三年吉林始改行省巡撫朱公家寶提學司使吳公魯來蒞是邦懼簡陋不稱無以崇禮展敬乃禮聘江蘇訓導管君尙瑩考察江甯學制凡宮牆之峻廣廡宇之閎深楹棟之修徑階陛之等級以及祭器樂器

千簫采旄之屬莫不斟酌圖訂說資爲程範士林嘉悅典禮式孚吉人之莘莘於學自茲始也共和旣建驚於兵爭上失其道下怠其教餽羊告朔禮意寢微由是宋梅摧毀堂墜汙萊者蓋歷有年所民國九載督軍兼省長鮑公貴卿因省議會之請下所司條議修築未就而孫公烈臣繼任復命財政教育兩廳會合舉行時王君樹翰主筦度支慨然曰聖道之不明也久矣軍興以還用如泥沙區區之費其可悛諸乃節用制財得銀幣萬二千圓益以罰鍰所入都吉錢一百七十萬緡教育廳長周君玉柄爲之經畫命知縣事于芹董其事乘時僦役完舊益新逾年而廟舍完整壇墀潔修籩豆笙鏞穆穆

布列然後辨講肄之序定師儒之位立廩以周餼儲財以息贏備器致用垂於久遠以十一年夏正壬戌秋八月丁巳麗牲縮酒祀於新廟駿奔執事昭告落成禮也昔僖公居魯以能修類宮革鶉音詩人歌之文翁守蜀興學以崇儒化史美其事於今不衰吉林邊徼之區楛矢之俗今迺車書棣通趨于大同俾是要荒居而無陋蓋至道之功變於魯而作人之化侔於蜀焉烏虜可謂盛矣禮成之日吉之人來請曰願有紀也爰揆其終始刻辭於石以詒來者後之君子庶觀覽云

重修長春文廟碑記 甲子

聖人之道蟠天而際地故百世宗仰而報饗特隆上自

京國旁及郡邑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莫不崇飾壇  
墀置官立學揭揭業業協於大同唐宋以來著爲典常  
未有與易長春文廟舊在城東南隅清同治癸酉有薄  
侯者來官斯邑始建置之距今五十有二年矣風雨所  
摧剝寒暑所盪摩棟之曲者日以撓堂之敬者日以圯  
循是不復其何以展敬襄事斯誠有土者之所羞也共  
和十三載建歲甲子吉長道尹榮公典領方牧右文師  
古旣綏旣寧念頽水之涇蕪憫斯文之將墜慨焉興作  
克迪前光乃以命知縣事趙侯而詔之曰嗚虜天降喪  
亂於有邦不務修文德以作新民惟是力政日尋干戈  
競相雄長鬻序絃歌之聲闐焉無聞蓋上失其道而民

之無教也久矣余忝竊高位而俗陋民頑廟祀之儀不  
修心滋戚焉願更新之以肅羣志弼治化其可哉趙侯  
曰諾當是時庫無羨儲民鮮蓋藏賴侯之力拮据經始  
凡算緡幾萬幾千取諸縣自治費者若干其捐廉募助  
者若干孟夏四月庸功始作迄仲秋八月而新基慶成  
是月也上丁釋奠堂廡聿新考鐘伐鼓駿奔孔虔禮也  
於是紹明禮於既往昭宏範於來茲以屬廣生鏡石礪  
詞欲有所述嗟夫方今中原蝸蟻四方多金革之事文  
治之衰不絕如縷餼羊猶存可謂難能况夫雍容一堂  
振廢墜而復興之其於昌明聖學扶翊風教顧不益重  
且鉅乎哉是可紀也已榮公名厚京兆人趙侯名鵬第

江蘇丹徒人甲子十月記

東省特別區建立文廟碑記 己巳

子思子作中庸昭明孔子之聖德而贊其洋溢之辭曰  
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  
露所降凡有血氣莫不尊親至矣哉大同之基肇於此  
矣夫以孔子之聖有德無位不得行其道致慨於世莫  
予宗然其本諸身以措之家國天下者皆治平之大經  
也不行於當時必行之於後世故自漢唐以還累代相  
承主中國之君罔不尊禮孔子其在於今梯航所集九  
州萬國殊形異類之倫駢肩接踵於吾之庭戶而孔子  
之聲教乃益播之大瀛海以外且舉大同之學以爲我



孔子者實首尸之禮運一篇闡明斯義遂爲近今學者之所宗雖然古之所謂大同者有本末有倫序而非可躐等幾者也其階必基於小康而其本則必先致謹於禮是故聖人知禮之不可一日已也明尊卑序少長別貴賤使人知親親尊賢有殺有等而不踰其分孝友睦婣任卹而不過其情興事任力勸功而不違其度由是以順人情以因地利以承天祐然後大同之治可馴而幾也今也不然蔑君臣棄父子瀆夫婦上下齊同男女無別奪人之食而曰爾無私養國爲爾養之攘人之貨而曰爾無私藏國爲爾藏之其學說託諸唐虞之公天下猶以爲未足又進而爲神農之耘耨極其弊也飾大

同之名而大戾其實不胥一世而論於彝狄禽獸不止  
欲救其失非修明我孔子之教合天下之人一範之於  
禮其道無由昔孔子曰大道之行三代之英某未之逮  
也而有志焉蓋傷夫明王不作去古逾遠雖以孔子之  
聖不過日懸一大同之象於心目而寄諸流連嘅慕已  
耳大道既隱烏覩所謂天下爲公者哉然而我孔子者  
時中之聖而萬世之師表也運乎六藝之謂學包乎萬  
物之謂教周流天地之謂道損益因革百世可知之謂  
禮聖人以人道治天下故必有取於禮禮也者人之大  
順也夫惟大順故此心同此理同放之四海而無不準  
凡民之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無弗同焉故言大同者

必宗孔子而尊禮孔子尤必自升歌薦俎釋奠之禮始已東省特別區舊未有孔子之廟以其地當松黑二水荒寒寂寞之極無文化之被久矣自中東鐵路築成於是輪轂輻輳富庶日蒸五方之人異服異言猶多未聞聖人之教浸至用彝變夏失其本來在位之君子怒焉憂之民國十四載乙丑撫順張公煥相任特別區行政長官政康人和銳興於學明年丙寅議建孔廟於南岡之東北陬爰始爰度閱規大起越三年而工半落成台安張公景惠來繼其位厯心制作侈不過則崇不踰度登登馮馮益廣厥美今歲己巳仲秋將蒞事乃以命廣生爲文紀二公先後經營之迹及構成斯廟之盛心繫

屬於中華禮教與夫彝夏之大防者至重且鉅他日文  
治誕敷萬方攸同公羊氏所謂由據亂而昇平由昇平  
而太平者大道之行其在茲乎其在茲乎語曰莫爲之  
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若二公者誠無多讓  
爰綴其建制之旨書之於石俾中外來觀禮者咸有所  
攷而生其景行之思焉

王晉卿師曰中國自光緒末年先廢禮部吾以知國  
運之不長也通篇以禮字維持聖教已探得大同之  
本而詞氣樸厚淵  
懿尤與南豐相近

### 東省特別區文廟碑陰題名記

東省特別區位介吉江之間華洋錯處禮俗紛靡不承  
於夏風蓋聖教之湮鬱久矣民國十五載夏正丙寅前

行政長官張公煥相建議創作孔子廟於哈爾濱之南岡會集中外人士釀資經始選工庀材既敕既周歷三歲而正殿門廡規制巍立戊辰冬十月張公景惠奉職繼長是區賡續前緒修之剔之不懈益虔明年己巳秋八月工竣巍乎煥乎百度一新於是廼考其圖形辨其方位度其高下審其財物著其職司刻石而誌之曰謹案孔子之廟在昔爲中祀其殿九楹爲堂七爲夾室二此舊制也自清光緒二十九年升孔子爲大祀而京外學宮猶仍舊貫未之改作今東省特別區宏規大起創而非因故其締造合乎大祀之儀崇不踰度參不過則其廟制大成殿居中南嚮爲堂九爲夾室二都十一楹

其高六丈廣十一丈五尺堂下曰中階曰阼階曰西階  
階各五尺而級十三前大成門後崇聖祠更前爲樞星  
門皆南嚮而高半參門之內翼以兩廡位東西嚮門外  
自東垣鑿爲類池導類水出西垣而橋乎水上佗若迎  
神有櫛宰牲有亭盥饋有室燎瘞有所祭器有庫繚以  
周垣列以青松瑱牙刻桷美富是宜凡拓地長一百丈  
廣三十三丈三尺方五十五畝五分廟基有餘則別建  
鄉賢各宦祠以屬學官而典守之凡繕材若磚甍木石  
之具髹漆丹青之施靡不完凡購器若俎豆罇罍之設  
鼓鐘干戚之事靡不供禮唯其稱物唯其備凡費用都  
圓幣七十二萬五千二百有奇出於捐募者約十四萬

三千四百八十有奇餘悉取足公家凡襄事有籌備委員會工程委員會監工委員各若干人既歲事都用財董工暨捐款姓氏仿漢人題名例並書之碑陰

王晉卿師曰按部就班一絲不亂應有儘有應無儘無叙事體裁是爲正宗

迪化王晉卿方伯去思碑 庚戌

新疆屏界瀚海於古爲荒服商賈間關萬里蒙犯霜露捐室家妻子謀逐什一之利所欲遂而身安則酌酒驩慶皆曰某君侯之所庇賚也所欲不遂而身危則相與嘔蹙而道其疾苦蓋屬望於地方官司者甚厚光緒丙午新城王公樹枏來藩西域學道愛人痾瘵在身蒞政之初首蠲南疆浮賦制其經額仁惠之德覃施遐邇於

時商人喁喁嚮風連轂接軫四方之物並至而會然猶  
困於重征譏察淹留不得以時至又圜幣匱乏息錢倍  
增廢著之家咸顛顛守故轍不相爲貸以昌其業公  
迺罷一切雜稅行統捐之法更制鈔楮百萬立官錢局  
選鉅商之材者董之輕其子息俾相劑質繇是泉布流  
溢物力漸舒樂生興事無有缺望庚戌七月六夕奸民  
煽聚爲亂揭竿於市狂燔燬煬眉睫之禍戒不宿豫焚  
燒肆塵二百餘家三十年繁盛菁華之地鞠爲焦墟我  
商人則擔撞號呼無所控訴崑岡炎炎畢罹于災公曰  
嗟汝商余其寧汝我聞在昔回夷構亂邑無完聚肆無  
完賈惟汝商人斬之蓬蒿藜藿以興殖茲土以至於今



官吏之不咸詒之咎殃余其曷敢弗承迺倡捐廉俸萬金爲僚吏先且卹且撫不給則便宜齎發藏帑濟其所急而後附加貨釐以彌之旬月之間瘡痍就瘥公私無隕人復其所市如忘亡公之德我商人匪直遂所欲而已蓋將拯之至危之途而措之至安之域也今公里議入都不獲久安其位我商人之思慕公若赤子之失其慈母咸願伐石鑿詞以誌毋忘詞曰

於顯王公道弘于身文章淵懿發爲經綸受命作藩西土是宅勤政施惠以正邦國邦人驚狼不可爬梳一爲赤子一爲龍蛇變生肘腋謹吹以譁市廬一炬池魚是嗟惟公至仁吹枯煦蘇以安其人而寧其居人之戴公

順子慈母會是貝錦於公何有磨則益堅涅則愈白凡百有位視此貞石

陳澹然同年曰  
質重似昌黎

吉長鎮守使丁公去思碑 丙寅

自古海內崩圯之日烽燧不息人靡寧居獨有方州之民託仁惠之宇食安寧之福若寇恟之治潁川虞詡之守朝歌陶侃之鎮武昌祖逖之撫河北皆能拊循有眾威愛滂流農嬉商舞士庶感悅其來也興遲暮之歌其去也切遮留之願史冊所載代不數人若吉長鎮守使丁公允堪比倫者矣長春本蒙旂牧地清季以還輪軌輻輳其地始當要衝然以頻年四方多難居民惴惴常

慮寇亂之侵入公至卽首飭軍紀約士卒誠毋擾市民  
有南嶺軍人闕於女閭立誅以徇於是軍皆驚民志  
大定甲子之役檄公率屬第八旅赴前敵公集合所部  
從容戒行商民望見軍容咸肅無譁皆相顧嗟歎知必  
克敵凱旋已而果然是役也公以偏師五千人當敵三  
萬之眾遂踰王大漢子嶺下乾溝鎮出界嶺口鼓行而  
西至於昌黎顧公不以破敵爲能而以整軍安民爲志  
駐昌黎三月軍中芻秣悉輸自後方或出錢糴買不妄  
徵發絲粟昌人大說同時駐昌境者有吉軍第十旅于  
公琛徵以公故議分防地均保衛其後昌人刻石頌公  
功德並及于公以誌不忘此以見公之愛民無間遐邇

胥爲壹體而生民之禍福不繫一時之治亂惟視所託  
命者之仁暴爲轉移斯固信而有徵者也初公之在黑  
龍江也受任國防警備總司令進駐滿洲里當白俄謝  
米諾夫將軍潰退入我國界時公先解其兵械遣送歲  
埠者萬餘人赤黨劫於公法不敢東犯邊境獲安及其  
移鎮延吉也又值俄赤白軍戰於伯里白軍敗岷由毛  
口歲闌入我境公馳赴琿春收容潰卒一如其駐滿時  
當軸以公習邊事明國交所至戢寇安良治軍有法命  
作鎮長春者二年今復量移濱江兼長綏護路司令蓋  
所以重中俄筦轂之區寄外交樽俎之責國家於此可  
慶得人然而自茲以往長春之民不獲終始概公之澤

其將何以報公而慰吾人之情哉昔韓宣永嘉樹之慕  
召伯憇甘棠之舍皆以遺愛形爲詠歌我公建旄斯土  
非若昌黎行營之暫也其厚於所治又非若勝家新附  
與爲噢咻之比也而昌人方且伐石鑿辭播揚威德矧  
在吾民賴公之茂至深且久奚可無詞以彰去後之思  
爰徵下走爲文勒諸豐碑俾垂不朽公名超字介忱興  
京人階陸軍少將勳二等文虎章民國十五年丙寅孟  
秋月日記

依蘭鎮守使李公清頌碑 庚午

古之邊政典自軍將漢魏尙之守雲中趙充國之爲護  
羌校尉皆以邊軍而領民事平日則講屯田井牧之禮

有故則戍烽埃而掌其徵令教民卽戍於事無不當爲  
故威信著而所嚮有功近世文武異途治兵之官雖存  
心利濟其勢常扞格而不暇以爲是以威加千里而不  
足以得兆人之心夫事不越職而德惠洽乎邊陲乃益  
歎公之宏施爲不可及也公之鎮撫依蘭也始於民國  
十五年丙寅之歲其時邊軍失馭群盜如櫛邊鄙之人  
囂然莫安其生公始蒞事首定治邊之策以爲軍紀肅  
而後匪患除匪患除而後邊人安邊人安而後田野可  
辟生聚可保也於是誅連長不法者一人以徇復激厲  
將士擊破悍匪十餘股願受撫者則盡收其兵器按名  
撥予荒地以資其生以故望風景附餘眾悉平方正縣

屬之大小羅勒密向爲嚴冬時趣依之孔道而歷年盜匪盤踞商旅恆患苦之至是乃痛加懲創更遣騎隊按道邏巡行李通達依人始有樂郊之慶矣依蘭道區襟江帶陸可容移民五六百萬人丁卯戊辰之際燕齊稔災饑民出關以百萬計公與道尹章公啟槐畫地招徠計戶授墾流人所至如歸汙萊漸闢荒價因以騰踊邊利之興自茲始也已巳中蘇豐起西自富錦樺川東迄同江虎林沿江一千九百里烽火相望不絕議者慮防綫延長欲畫牡丹江而守公馳書痛陳其非策以謂國疆民命守土者之責不戰而棄地千里是委敵也乃與水軍聯防進扼三江口設司令大纛於輪舟之上與敵

艦樓櫓相望同富之役敵人飛機盤旋其上擲彈中左  
舷浪波與硝煙相搏擊公獨不避危難誓與俱燼是役  
也公提所部三千餘人分防上下游二千餘里眾寡異  
勢攻守異形雖潰衄之餘猶能市廛安堵萑苻不作依  
人僉曰微公之措施不及此此尤徵公論在人而非一  
時之利鈍所能磨沒者也公爲人寬仁共儉晚年好佛  
深得象教慈悲之旨人民有所求靡不衷理稱情取懷  
而予四境之內仰若神君依蘭溺嬰之風甚盛謀立育  
嬰所而絀於財公歲捐廉二千金併佐以墾地十方輸  
爲常費迺得計日觀成其他兵災水患經公籌撫籌振  
怒焉如恤其私地方紳民戴公之德意乃丐余爲刻石



之文以誌不忘余維民國自廢置道尹後惟鎮守使最爲邊疆長吏然今之典軍者往往侵及政權如公之不越其職而能以道得民者實罕書曰道成德至善民之不能忘自非文武兼資而又道德在人者孰能垂金石而無忝者乎故余樂道之以爲治邊兵者勸焉公名杜宇植初遼寧義縣人民國庚午九秋立

黑山孫氏始遷祖塋碑銘 辛酉

黑山舊爲鎮安縣治當醫巫閭山之麓醫巫閭者東北之鎮山也蔥龍蟠鬱雲氣往來巒岑蔚秀神靈是宅閒常登高眺遠西控臨榆關塞之雄深東臨遼澗之波而觀溟渤之壯山川奇特嘗有英傑瓌璋之士稟其閒氣

而挺生於是間者輒爲低徊不置者久之民國十載陸軍上將銜勳三位孫督軍烈臣由黑龍江移節吉林敷歷三邊雲驤颯舉豐功碩望爲邦家光孫氏之先黑山舊族也始祖諱某妣氏王由義州來遷黑山躬秉耒耜世服農疇其歿也葬於縣北五十里興隆堡之南始遷祖以降太高祖諱鳳妣氏劉高祖諱德有妣氏陳兩世均祔焉其北域所在自醫巫閭山脈蜿蜒而下渾侖磅礴若岫之出雲釜之蒸氣隰原流泉陰盪陽開藏風聚水備占形勝夫孫氏之興始自烈臣督軍其先世單寒未嘗聞形家之言卜世之說也然而山水深厚東方旺相之氣足以發其子孫豈非先人種德概善其氣類克

與祇靈相感召而得自然之符哉烏虜是可卜孫氏之熾昌而貽諸百禩者已先是督軍既葬其先妣裴太夫人又修葺曾祖以次及其考光祿府君之墓而奉幣致書乞新城王晉卿北鎮李子棟兩先生爲文以表其阡矣翌歲復以始遷祖塋三世合窆文闕無徵於是緬維報本追遠之義負土植樹既奠既培懼其代久而湮泯也爰立豐碑誌其里系以存先祀以詔後昆於無窮而屬廣生爲之銘銘曰

岑隆北鎮柴望秩宗龍蛇潛蟠闕於幽宮三世貞卜牛眠百載雲行雨施吐騰滄海旌旄蔚起黑水白山貔貅臥塗虎豹呵關惟後承先惟先裕後匪德之遐曷豐而

阜玉泉之陽沙河之東昭告遺裔視此喬松

台安張母梁太夫人碑銘 己巳

民國十五載丙寅台安張公景惠既葬其顯妣梁太夫人於錦州西山之原未有墓道之文閱四載己巳六月始具狀授廣生曰願有紀也按狀太夫人系出鎮安梁氏年二十歸于顯考桂林府君生子女各三人景泉景芳皆務農景惠獨以武功顯初府君之棄養也太夫人年四十君姑猶在堂家窶空藜藿不充太夫人念其姑思子之痛也雖貧必蓄甘旨慮子若女無以贍其生而底於成也鞠之如穀雞臨之如師保凡可致其力於事畜者無弗殫也有薄田數十畝僅具饘粥賴太夫人拮

据所餘生事少紓以景惠爲才勗之就讀稍長任俠尙  
義會庚子拳亂嘗立團保衛其鄉里厥後奮迹行伍由  
偏裨游躋閩府卒起其家皆秉太夫人之教云間嘗驅  
車遼西登醫巫閭攬關塞之形勝眺山川之雄深俯視  
大小凌河彎環如帶坤靈隩宅時見葱龍雲氣輪蓋往  
來晉叔向有言深山大澤寔生龍蛇蓋自共和肇造關  
東豪俊乘時鬱起風涌濤興不可勝數而景惠最爲知  
名太夫人生之成之卒乃富貴壽考備於其身而無所  
遺憾豈非間氣之鍾所從來者遠乎烏虜有奇福者必  
有異徵其太夫人之謂矣太夫人稟賦彊健終其身無  
微疴宿疾居家不衣帛不食肉以儉約爲家人先景惠

既貴顯子婦皆在官所未嘗一日就板輿之養親族閭  
黨貧無告者皆以時周卹之生於道光丁酉卒於民國  
癸亥享壽八十有七孫六人女孫八人往歲景惠拜察  
哈爾都統之命京師朝官以太夫人高年懿德賢孝可  
風合頒榮典如褒揚例及任東省特別區行政長官追  
思遺範補立豐碑爰述爲銘益彰厥媿銘曰

北鎮崑隆秩宗祀吐納景光蓄靈閔舊廣寧衛今析置  
清河巨族居於是是有漢陵母識興替教子成名通大義  
詔嘉賢孝褒如例天與厥福登耄耄琢石鐫辭告來裔

王晉卿師曰中段極  
精采銘詞典爾可誦

大元帥張公神道碑銘 庚午

東三省西帶榆關南襟渤海北負白山黑水以爲固勢  
若高屋之建瓴天下無事可端坐而理之有事則舉足  
以爲輕重然非有蓋代非常之人不足以臨其上西嚮  
而與天下爭衡洪維我大元帥張公怙冒東土十有七  
年東省之人蕃然生息以託命其下文武將吏奏奔禦  
侮戢戢焉共戴一尊用能德洽於生民威加乎海內其  
中蓋有天焉而非人力所自致者於虜偉矣溯公之生  
當晚清季年四方多故豪傑角出獨公以雄武之姿居  
有爲之地徒步仗劍不數載而崛起臨滇鼎革之際地  
方糜沸趙公爾巽以捍衛之任屬公公於是立保安之  
會以靖反側共和肇造項城當國遂領二十七師屹然

爲東方重鎮泊枋軍政巡閱三省乃亟求賢才足兵食  
弼成內政爲統治東北之大計會河間總統命公總制  
邊防軍拱衛近畿南援湘粵公於是慨焉抱澄清之志  
而將有事於中原十年之間五度入關一平直皖之爭  
再報奉直之役復轉戰居庸逐西北軍於銀夏邊外其  
間定三齊下江南戡河朔之地進略中州奉軍旂幟飛  
揚半天下北方將領戴爲盟主奉上大元帥璽綬攝行  
國事然後行慶施惠布赦庸勳蓋自民國以來不階尺  
土而勦建大業聲施瀾如覃及中外殆未有如公之比  
也聞嘗曠覽史籍自古振奇之人若項之霸楚苻之興  
秦沙陀之王晉風雲吐納不以成敗而沒其雄才况公



慨國疆之分裂哀民生之多艱欲以公天下之心撥亂世而返之正其規模閔遠不私一人一家之旨皎然明白以視嬴漢晉唐羣雄角逐之所爲迥若不侔曩者甲子一役公與合肥執政中山總理相締結拮擊賄選政府號曰三角之盟而公當戰勝之餘迎中山北上三同盟者大會於天津揖讓周旋肇新中國未有之局實自公啓之其後毅然布令罷兵息民全師東歸皆所以敦尚舊盟完成夙志公之心跡已可昭告於國人而惜乎祚命弗佑皇姑屯上乘輿不戒中道崩殂天斂人歟萬方同嘅此則國家之不幸而非公區區一身之不幸也已公生於遜清光緒乙亥二月十二日薨於民國戊辰

四月某日享年五十有四爲人熊肩虎步機警過人貌  
言溫溫可近而說及其喑鳴叱咤辟易千人處料兵機  
無不中其窾突應對東西隣外交歷十餘年未嘗有蹉  
失成三省鐵路千餘里商工阜通農產山積遠方之氓  
輻輳而襁至及今士大夫之東游者觀其人恬物熙歎  
爲樂土至比之五季時吳越錢氏云公諱作霖字雨亭  
先世爲山東鉅族清道光朝始遷海城祖諱發生四子  
其三子諱財有者公之考也妣邵繼妣王有子三人公  
最少元配趙夫人先公卒繼配盧夫人筵室許夫人王  
夫人生丈夫子八學良學銘學會學思學森學俊學英  
學銓女子子六首芳懷英懷腫懷青懷曦懷敏孫閻珣

閻珣閻琳女孫閻瑛閻娥長公子學良年十八已追隨  
兵間英武有大志常領三四方面軍團麾城擗邑屢建  
高勳迨續承丕緒嚮慕和平卒成先志克完國家統壹  
之基善夫子輿氏之言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  
夫成功則天也論者謂公艱難締造能以弘業貽子孫  
而不能善庇其身豈非成功之難而天意之不可必哉  
乃天畀公以繼述之人使未竟之業綿而勿替誕而益  
隆然則推公之心其亦可以無憾矣公薨之二年庚午  
學良就任全國海陸空軍副司令其明年辛未山陵築  
成將奉公靈輻卜葬於撫順某某之原爰立豐碑樹之  
墓道礮琢而銘之銘曰

維清有家遼之西東誰其代興霸氣如龍在頂城世盛  
極而圯豪宗大藩裂疆紛起桓桓張公秉鉞有虔功蓋  
一匡威加入挺當其作始繕固東北劑竄藥羸藏鋒斂  
鏑蟄極而伸騰發霆駭如虎出柙如鯨入海迺事中原  
耆定爾功內安其人外固吾封吾封有疢非虵非豕或  
監我腦或啞我尾公曰憇之嚴我封塹彼敢吾頽威焄  
賂啗嘻乎危艱忍此敦槃踴馬韞弓萬古一棺大星熊  
熊隕于瀋水生赫有聞歿爲世誄奠茲幽宮作述攸隆  
鼎籥鐘銘以詔無窮

王晉卿師曰大力包舉仍復細鍼密縷瑰章大句讀  
之皆鏗然有聲昌黎而後惟曾文正有此筆力餘子  
不足數也  
銘亦瑰麗

雙城韓公神道碑銘 辛未

嘗觀古來賢豪挺出其氏爵邑里莫不大書深刻傳之  
簡筭勒于鼎鐘後之景行流風者恆若忤幸是人之生  
於其鄉引爲邦族之榮况夫豐功壯節勞施於國家而  
名播諸天下近世歐美列邦此義尤崇所以褒遺烈詔  
方來而公葬之禮尙焉雙城韓公以防俄之役慷慨誓  
師矢盡援絕卒以身殉世尤痛之今葬禮加隆所以重  
公且爲國與鄉重也公韓氏諱光第字斗瞻先世自金  
洲遷吉林之伯都訥屬鑲黃旗下遂著籍爲雙城人父  
英貴母范夫人公生而開敏讀書通大義年十六習警  
察旋游學日本二載歸國始肄兵事畢業於東三省講

武堂隸鎮威軍最久民國十二年甲子從漢卿總司令  
作戰於九門口馬戶屯皆擐旂先登丙寅春轉戰南口  
率偏師繞敵背破之戊辰夏班師河朔以五百人殿後  
全師東還其年秋逆擊山東叛軍於灤河不三日而亂  
定以功多歷偏裨不數年擢躋將領嘗戒士卒曰行軍  
之道愛民爲先又曰能克己者乃能克敵故紀律嚴整  
比進有功而禦俄一役竟以孤軍苦戰至於甚敗先是  
公與梁公忠甲同隸萬公福麟麾下並爲驍將萬公還  
督黑龍江請與俱從旣至命公提一旅屯海拉爾而以  
梁旅進駐滿洲里相爲犄角及中蘇之啓釁也公移防  
札蘭諾爾激厲部眾與梁軍期會拒敵國門自夏迄冬

相持五閱月殺傷過當十一月十八日敵從阿巴賅圖  
間道雪夜深入大舉合圍截其聯絡公應戰不利急遣  
使自磋商岡赴大軍乞援自率精銳指揮肉薄殺聲震天  
地中宵達旦殪敵千餘人尸與塹平而救終不至公左  
臂重創陷陣而歿團長林選青張季英副官長張德元  
先後戰死同時滿邊亦潰梁公突圍三出三復卒爲敵  
虜全師殲焉嗚呼中國之不競久矣清季雅片之戰以  
還林制軍則徐姚兵備瑩皆以攘夷獲咎廟堂之上不  
恥和戎而以勞師生釁爲大戒文武將吏習爲恬奕若  
虎門一提督定海三總兵爲國死難皎然大節而閭巷  
之士至不能舉其姓名沿習至今遂有勇於私鬪而怯

於公敵者民國十餘年國內大小數百戰絕脛斷脰不  
勝俚指獨求一禦侮干城之選而不可得乃公及梁公  
捍衛疆場如桴鼓之應和雖所處各異而忠勇略同要  
可謂鱗鱗烈丈夫者已公生於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卒  
年三十有三配計氏側室姚氏生四女無子以兄子樹  
聲嗣公嘗行軍河南過湯陰岳侯祠集所部羅拜其下  
曰此吾軍人模楷也死榮如生矣其懷抱若此非求仁  
得仁何以加茲平日治軍不廢書史故辭翰斐然多可  
觀旣戰歿歸其遺骸殯於雙城某某之阡鄉之人請於  
東三省政府以公葬之禮葬之國中士大夫多從而歌  
詠之將葬復來請銘以彰蓋烈銘曰



衛國以武經邦以文勇而好學乃為國楨讀公牋記及  
寄內家書何其爾雅而溫醇也豈至性之磅礴而忠義  
所彌綸歟嗚呼韓公擊柝重門免冑喪元結縷忘身擲  
鴻毛於一瞥礪岱石其千鈞羌先儒而後俠克取義以  
成仁告茫茫今奕禩用昭奠夫毅魄與精魂

王晉卿師曰叙述簡賅深得一潔字之法執事文  
愈進愈高筆墨益老成老夫當讓出一頭地矣

玉山章母王太淑人墓誌銘 癸亥

豫之玉山與吾浙瞿郡毗連山水清勝而章氏世為望  
族吾友章君蔭三仕遼東以循良著稱奉母太淑人就  
養官廨一條教一話言必母訓是式晨夕起居太淑人  
必詢所以勤政者得之則喜不則愠見於色故遼東士

民戴君善政莫不歸美於太淑人之善教云民國十二年癸亥冬月君自玉山歸持狀來告曰吾母之喪距今一載矣某不幸父兄早世賴母督教薄自樹立今告窆有期願請銘也按狀太淑人姓王氏早歲失怙事母蓄弟以孝婉聞鄉里君考芷生府君元配姜太君病痿不任家政識太淑人之賢往聘焉時府君之妣某太孺人猶在堂而姜太君以痼疾襁褓藥餌動作需人太淑人既嬪皆身任之先承意志並得歡心撫太君子女則皆逾所生及生君未彌月數力起侍太孺人疾於是太孺人彌留呼府君而屬之曰姜氏病廢難永年此婦賢可使繼也後太君疾革執太淑人手授府君以先姑遺言

爲請府君乃告廟以爲正室宗媼內外皆稱曰賢君之  
先世營商業自太淑人來嬪三歲而生君君生甫八齡  
而府君棄養舊業蕩斥無遺君兄有文譽命授君讀已  
而兄又無祿太淑人孑然無所依倚所以督望君者益  
切恆中夜紡績以佐膏火迨君之冠而入學而領鄉薦  
內試京秩外絀方州蓋無日不在太淑人勤劬顧復之  
中若君之從政臨民奉母教以周旋亦無時不有太淑  
人之積苦茹辛懸於心目焉嗚呼古今賢母德操非獨  
有造於一人一家也其錫類之化所以推暨於民物者  
施彌溥而效彌鉅乃近世言女教者不此之務甚一切  
蔑裂之聞太淑人之風其亦知所觀感已太淑人之生

以咸豐辛酉二月其卒以民國壬戌十二月享年六十  
有二卒之前歲邑人以苦節撫孤事狀上聞褒典如例  
子啓謨女春香姜出也皆前卒啓槐卽蔭三君也以舉  
人考授小京官改知縣歷知開原遼陽遼中縣事升任  
察哈爾興和道道尹女鳳蓮適徐孫駿涵駿錡曾孫江  
濤江和興華余頻年東游與蔭三君交稔而君每假歸  
省必道經浙西爲述太淑人懿行甚具余不備著特著  
其孝節之大者誌而銘之使歸其藏銘曰  
南國江沱化所基閨門之內具禮儀有子爲政殫厥施  
錫之命服旌嫫螭瀧岡千載奠不隳丸丸松柏徵孝慈  
詩以銘之凱無涯

策贈陸軍上將黑山孫公墓誌銘 乙丑

民國十三載甲子三月吉林督軍兼省長孫公薨於位  
軍民戴公威惠震駭奔告若墮長城其年五月嗣孤歸  
公之喪及暮而葬復以狀來告窆期且請銘廣生從公  
掌秘籍久知公深敢以不文辭按狀公諱烈臣字贊堯  
先世由義縣遷居黑山之老河身屯廣生所爲遷黑山  
始祖碑銘者是也會祖成妣賈妣劉祖起旺妣于父魁  
妣裴清代皆有封贈如公官公生五歲而孤母裴夫人  
鞠之成立英偉特出嫻騎射以材武自拔初隸盛京將  
軍戲下歷官巡防馬隊管帶光宣之季蒙匪陶什陶犯  
邊公從今鎮威上將軍張公征討連戰皆捷率鐵騎冒

風雪渡洮逐北八百餘里窮踰大漠斬馘而還鎮威嘉  
異傾心結納公由是知名民國初元編制陸軍擢旅長  
游總師干戊午用兵湘鄂授爲湘東總司令旋改奉軍  
副司令還軍長沙入衛畿輔會陝匪郭堅跳梁汧岐間  
公秉承鎮威方略遣偏師勦平之己未夏吉林師長高  
士儻以易帥抗命政府特任公爲黑龍江督軍與吉林  
督軍鮑公會師申討公以母喪固辭不許辛酉春移督  
吉林兼行省長事公之蒞黑也俄黨構患疆事日棘公  
首招携蒙部歸命中央遂復呼倫貝爾故地屯重兵滿  
洲里收白俄謝米諾夫所部軍械遣出國境以辭拒赤  
酋邊圉大寧及調任吉林樞府以公諳俄情習邊事特

兼拜護路軍總司令之命累晉勳二位授一等文虎章  
二等寶光嘉禾章公在位三年壹意蒐討軍實修飭內  
政鎮威深相倚畀凡有大議皆待以參決壬戌奉直之  
役公收合精銳設防榆關乘間出奇軍聲復振事平公  
力言行軍之道貴簡練堅實無取冗兵又言國步方艱  
民生重困宜外持和節內修政刑先爲不可侮而後莫  
敢予侮當軸躡其議特設陸軍整理處以公領總監至  
縱橫肆應諸方策壹任公爲謀主間歲以來關內外信  
使交驩無虛月陽揜陰闔卒底於成甲子再戰羣以取  
效談詭相驚而不知皆公之成算所豫期也而惜乎及  
公之身不克覩其全功嗚虜其命也夫公生於同治癸

酉五月爲人偉儀修幹精氣內含言辭明明終日不勸  
事母至孝將修族譜建宗祠以篤周親甫經始期年未  
成而卒享年五十有二元配劉繼配柴筵室張邵子藩  
陽女桂如柴出女憲瑞邵出藩陽前殤無子以同祖弟  
九緒之子憲均嗣乙丑閏四月將卜葬於韭菜村之北  
新塋乃爲銘曰

嶽嶽東方鑿閭炳靈亶生哲人震夏通聲公挺其間惟  
邦之彥始從戎軒焯焯纛韃授公節度曰奮予武單于  
不庭繫之以組治軍有濶謀國有經焯哉公身安危奠  
傾譬彼隕防築其初基胡弗憇遺而止於斯玉泉之南  
沙河之北鬱鬱崇岡銘之千億



瀋陽王母康太夫人墓誌銘 丙寅

瀋陽王太夫人吉林省長王君樹翰之母也幼而孝婉  
長而溫恭毫而聖善自受生以來未嘗有一行一言不  
矩於禮法也與人無親疏必以恩意久與處終身不聞  
有媚疾之辭忿戇之色見人有怫鬱事未嘗不噢咻搔  
抑若患苦之櫻於其躬也稟性共儉華院之服不章於  
身珍錯之羞不饜於口然嗇己而豐人比閭族黨以空  
乏告者賙恤必稱其意斥簪珥無所恡其慈惠之及人  
者又如此方樹翰之宦顯也將被選爲洪憲議員太夫  
人喟曰此何時此何事而可輕出乎樹翰懷然而止後  
有以國事徵者復諭之曰是非汝所宜任吾食貧自安

非分之遭汝弗冀也。此二事樹翰時時佩誦之。嗚呼！今世士大夫能知此義者鮮矣。而明於出處大節皎然不欺其志者爲尤鮮。而况巾幗乎哉。是可稱已。太夫人系出藩北康氏。年二十歸於樹翰。之考俊卿。府君。逮事曾王父母暨王父母鄉里。皆稱曰賢。三十六歲而寡。守節撫孤垂四十載。親見樹翰之成立。以祿以養。以昌其門。庭年七十有四。而考終。易簣之日。初無微疴。宿疾諸孫環侍。神明湛然。含笑奄化。非甚盛德。其孰與於斯。斯誠生有自來。歿有所歸者也。太夫人之生。以咸豐壬子某月日。其卒也。以民國乙丑十二月二十九日。長子某。女某。皆前卒。次子卽樹翰也。孫錫鈞。錫衡。錫齡。錫和。女孫

三人將以丙寅二月合窆於府君之兆其地曰大窪是爲王氏之故里以安其藏而督廣生爲之銘銘曰

坤維代終惟貞與恆允懿女宗式旌節門猗歟母儀令德彌劭嘻嗃無聲寬柔是教教子顯揚范於義方出秉以正處守其常勤政愛民杜母有母瞻戴慈雲滂浹東土誥誥諸孫有祿有觴保艾爾後頌大蕃滋侍養弗愆永終則懌視銘考施傳之無極

海城馬遜翁生壙誌

翁名忠駿字蓋卿姓馬氏遼東海城人游宦吉林之哈爾濱因家焉年五十於所居近郊治園林營生壙其中別署曰遜庵名其園曰遜園性豪邁任俠佩服都麗所

至極聲色與馬讌游之好喜賓客凡達官貴人暨四方  
高人羽士過其地者無識與不識多主其家飲饌服御  
供張甚備而窮乏之所得於我者往往厚與過望君猶  
歆然若不足其視黃金揮手散盡一無所顧惜故自關  
以東皆曰馬翁長者長者云余游東十餘年諗翁久乙  
丑之歲寄居馬家溝距翁所強半里而近日晚過從甚  
密一日導余游遜園觀所築生壙穹隆如蓋其前華表  
刻翁像爲古衣冠面明堂而立下贅石爲池其周隅有  
亭有軒有廬有井有畦環植松楸樺楊桃李棠梨文杏  
之屬翁暇則提壺榼與二三賓從娛詠其間夔門張朝  
塘吉林成多祿江浦陳瀏皆翁詩友也丙寅春月余將

南還翁言吾徧求諸名公誌吾生壙詩文駁頤顧未有深知吾者子歸矣強爲我誌之余曰嗟夫人之生也生前之奉與身後之名二者盡之矣余觀翁生平蕭然無不自得之意而身所遭際會有天幸常足副其所求所居有十畝之宮其田園皆帶郭又善樹莪珍果嘉木晻蓼唼葑蔚然成林規漚池葶麻之利歲獲三倍時時偕婦子連車騎醪醕相樂比於素封之君然翁實不饒資乃能自致其力若太史公所稱任氏孔氏卓氏之所爲於是人又益歎翁之才爲不可及也今翁垂垂老矣表此嶮嶢八尺之墳俾後之人流連憑弔畢然想見其爲人吾知翁得所奉於生前者將以永其名於身後無疑

也翁曰善於是遂書以貽之使勒諸石其世系官勳見於他誌者不復具列焉

王晉卿師曰前半寫馬君任俠之行極爲酣暢

溧水鄭君墓誌銘 己巳

民國十七年夏正戊辰十二月十八日前江蘇省長鄭君卒於遼寧軍府一時同官交游莫不悼惜謂君劬勞國事竟以身殉而總厥生平以一書生蘊其偉抱置身帷幄間車轍馬迹徧於國中嘗西南至滇池東南暨於交廣中周乎江淮楚越之郊北游幽燕覽京邑之閎壯西北渡黃河隴坂以望臯蘭最後乃歷聘東三省受知於鮑公貴卿最深而大元帥張公父子並加倚畀若左

右手君亦殫其智能凡所規畫千萬言援筆立就蓋民國十餘年來幕府人材此爲僅見云君諱謙字鳴之曾祖諱之沂國學生祖諱如樑本生祖諱如榛廩貢生考諱鑑字鏡潭妣陳氏繼妣某氏君生六齡陳太夫人棄養就鞠於外家舅氏陳伯雨先生作霖宿儒也君受教久焯掌自勵年十六補諸生食廩餼於庠旋遭父喪哀毀柴立庚子後士競新學乃東渡日本習法科既歸應雲貴總督李公經羲之聘佐治新政章疏多出其手民國初元爲粵漢鐵路掌牋記尋充安徽國稅廳坐辦三年經羲之子國筠出任廣東巡按使辟君爲政務廳長四年國筠去位君亟思引退繼任張公鳴岐堅慰留之

蓋深知君之才咸欲倚以爲重也五年春粵構政變君遂北行會黃陂當國起經義爲國務總理將以君除院秘書長未就而復辟難作京師騷君亦脫身南歸旋以當軸汲引再入都奉國務院檄赴隴查案君於是得盡覽華嶽終南之勝翌歲黑龍江督軍兼省長鮑公聞君名禮辟入江掌政務信任專壹值俄內訌君首倡議籌設戊通公司松黑兩江航權之立自君始八年鮑公移督吉林兼東路督辦懲於鐵路權利之墜失乘機收復軍警司法更設董事會參用華俄人員壹是謀慮蓋出君之贊畫爲多鮑公旣深器君爲游揚於大元帥張公羅致幕下及鮑公引疾退休君遂從大元帥張公父



子相爲終始矣十三年奉天與蘇俄修訂東路協定以君爲委員長明年段執政開善後會議於北京以君爲東三省總代表出入諷議有亮直之氣洎大元帥經略江表以君南人薦命爲江蘇省長屢辭不獲趣就任所時當蘇常構兵之後客軍麇集境內以十數萬計商民惴慄無所告訴君苦心調維具爲區處客軍先後退去而蘇省癘疔百出不可爬梳君復草具條教徐圖甦息乃未及施行而時局又大變君於是知天下事之不易爲爲之而卒續成者殆有數存乎其間而非一手一足之烈所能幾也君爲人鯁直勇於自任凡案衡石程書日盡數百紙未嘗有留續持身巖峻不徇私以害公其

佐粵時有顯貴爲鉅商關說啗以重金先已辭謝及事  
就疑君與有力出二千金爲壽君卽白長官移充振款  
其廉正不苟多類此以故所至軍府咸深相推重及大  
元帥張公構難皇姑屯漢卿總司令亟電召君入參機  
務立奠危局而休兵息民贊成統一君實預其謀乃以  
事務叢棘積勞在躬觸發舊疾竟一瞑不起亦可哀已  
君生於光緒丙子八月春秋五十有三配鈕夫人子四  
德麒留學法國早卒德瀛德文德鵬君念外叔祖母張  
太孺人有養育之恩老而無嗣出德鵬爲孺人後所以報  
也女二長適劉次待字己巳二月將歸葬於江甯西善  
橋大茅草村其仲弟頤請爲表墓之文余與君同在鮑

公幕有年共筆硯交乃不辭而爲之銘曰

嗚呼鄭君揆其政績始於西南而終於東北扶顛定傾  
瘁躬殫職羽檄飛書琳瑯之匹君乎何修而施不讎天  
歟人歟奄忽千秋德輝永閔元宅之幽

陽湖趙君墓表 戊辰

君諱源濬字達泉趙氏江蘇陽湖人世居邑之觀莊明  
崇禎末曰止安公者始遷郡城子孫因以爲別止安公  
生申喬以進士累官至左都御史戶部尙書諡恭毅爲  
清名臣恭毅四傳爲庶吉士河南新野湖北蘄水知縣  
均州知州諱鍾彥者君曾祖也五傳爲河南永城商邱  
陳留汲湯陰知縣諱獻卿者君祖也六傳爲候選縣丞

諱德培者君考也湯陰君爲令以廉稱任汲久多惠政士民戴之遂留居衛輝不去君幼孤會捻寇之亂家益貧稍長隨諸從父游慕四方謀衣食光緒乙亥以國學生舉於鄉丁丑成進士授知縣分發四川癸未署蓬溪甲申補中江歷署金堂墊江酆都調補成都再補雷溪廳通判未之官旋晉署酉陽綿邛諸州牧大府雅重君文譽凡四充鄉試同攷官一充外簾收掌官蒐錄多知名士富順劉光第巴縣呂夔文其尤著也君爲政務勤緝捕察庶獄嘗謂州縣者任重而權輕其能少行己意以實惠及民惟聽訟與弭盜兩端耳盜息則人安訟平則政理要其本首在親民故君先後所蒞治庭無留獄

巷無逋奸暇輒周歷鄉鄙會其父老子弟省察勤惰而問所疾苦更詔以耕鑿務本之所宜逸諺怠傲之不可以長噢咻之若家人圍而聽者至於感泣其治中江兩任凡十二年去官之日邑人懷思若失慈母然以無赫赫之施炫世弋名之具故其政績亦莫得而燦陳也君家自湯陰君以來廬墓皆在衛其卒於外者皆歸葬衛之審莊及君宦蜀久少積廉俸爲弟思泉納粟得川東鹽大使一時諸從昆弟多官於蜀而君獨居深念猶以不克完聚宗人歸守先墓爲恨辛亥國變君已先時解組寓公成都終日披髮槁坐沉沉冥冥懟不速死歲餘遂中疾始疾卽遺命以常服斂以朝服耐赴告不書歷

官嗚呼此可見君之志也已君制行壹以溫和不爲蕘  
絕刻深以自矯異論政主覈名實尙簡易論學務通知  
古人立言之意而求其是嘗撰次學庸論語通鑑諸義  
爲蠡言部說及震悔齋文稿若干卷藏於家君生道光  
辛丑六月卒民國甲寅閏五月享年七十有四元配王  
宜人生子繼高早世繼配朱張兩宜人無出皆前卒陳  
宜人後君二年卒生子三淦沂棧女四沂殤淦棧生孫  
男四皆幼君歿後十五年余識淦於長春因乞余爲文  
以誌先德并言君仕蜀中與新城王晉卿樹枏滇池趙  
樾村蕃以文字相友善新城余師也審是則君之學行  
可推而知矣余憫君生不逢盛明之時歿而遭蜀兵亂

魂魄不依於先隴乃就陰得其行述略為詮次以表君之生平俟通殯於衛而封樹焉悲夫

王晉卿師曰余與達泉為文字之交其宰中江政聲甚著其為人質實好士讀書亦通洽文各赫赫戊子與余同調鄉闈其所得多知各士余宦蜀有益友四人君其一也此文敘述有法書其政績要言不繁極為入格之作○又評曰達泉係余老友文學宦績均有聲於時文之敘事最得其實其布局遣詞極有法度所謂參之太史以著其潔者吾友不死矣

遼陽薩克達府君暨配瓜爾佳夫人墓表 己巳

府君姓薩克達氏諱柏祥字馨甫滿洲正黃旗人清季以甲兵起家補領催歷官至盛京防禦其先自高祖張寶公遷居遼陽州城國變始冠姓張氏遂為遼陽人也清制滿洲子弟勒習騎射君考玉合公欲易武以文君

承父志幼攻讀通書史甲午軍興佐遼陽城防躬捍國難益周知當世之務及外國所以圖強者皆出於學然是時士多墨守關外尤僅陋君獨慨然於世變之將來廣購新書及海上新聞紙以轉移風尚自任會將軍增祺考送留日陸軍士官學生君趣命長子恕應試負笈東瀛學成而歸其後留東學子踵武皆推恕爲先進實自君啓之也清廷罷科舉詔各省立學堂君首捐資創民立小學及淑慎女學於會垣並遣其家族婦女入學爲之倡導由是鄉里化之遼瀋之有女學自君始君猶不自慊念所學不足用世年四十六請入仕學館復卒業法政學堂試皆優等進修之猛尤人所難能烏虜吾



國學制之窳壞久矣推君興學之志與其嚮學之誠毫而不勸雖舉斯國家躋於富強可也然自君以來黌舍如林卒未獲寸咫之效者豈非上下相徇以學爲市無敬教之心使致然哉殆非君所逆覩也已君先娶氏趙繼娶瓜爾佳夫人生丈夫子四曰恕曰敬曰恆曰思女曰淑齡夫人佐君教養諸子咸有法度君籌設八旂女工傳習所夫人則躬率子婦執業其間以勸來學故凡君所營度夫人實有以成之君卒於民國十載辛酉六月年六十有四越三歲甲子四月夫人亦卒年六十有六恕字允孚余執友也歷參戎幕蜚聲於時以非其所志改任東省鐵路監事會監事敬及淑齡皆前殤恆思

皆受新學有賢名將以己巳四月合葬君與夫人於遼陽西郊常家莊之原恕奉狀請爲表墓之文余迺綴君生平志行大凡書之於阡俾後來承學之士知東邦興學君其權輿而有所矜式云

馬君元配解夫人墓表 庚午

海城馬君治生壙於馬家屯之遯園余嘗爲文記之矣其壙穹然中高而左右少隴若品字形廓然而虛以待異日之歸匱於此也歲己巳冬十月十二日君元配解夫人卒於黑龍江克山縣之私邸翌年春二月卜吉迎榿啓其左北以安其藏旣終事而表墓之文未具君曰無以易子願更爲我識之先是解夫人生自田家勤儉

能知稼穡君從黑龍江占荒地無慮十數井而克山最饒曰此吾菟裘也請以屬夫人夫人既受地則挈其所生子若女葺廬居之躬首庸功既芟既薙不數載而阡陌比耦豐穰滿家蔬雞豬魚肥脂充盈高資爲一邑望其長子被選爲省議會議員泰西謂納稅多得爲代議士者也昔史遷傳巴婦請以窮鄉擅丹穴之利佗若任氏卓氏曹邠氏皆力農畜爲權利以致富今龍江大漠廣土人民稀而多荒田求富益者宜奔走負戴以爲之乃能任耕作盡地力以起其家者卒未一二數何其智出夫人下耶烏虜可稱也已夫人遼陽人年十六嬪於馬君逮事君父母暨王父母生子女各三長維邦卽江

省議員次維方餘殤第三女適徐亦前卒君同夫人生  
子七女六門庭之內盛極一時夫人長於君三齡同治  
丁卯生享年六十有三君以維邦維方所生孫男三孫  
女七將占籍克山世守其業特著而別之如表

趙琴碣銘 丙辰

余居遼東三年得遍識郡吏之賢者知蓋平縣事趙君  
信天以文字相契尤深一日出示其哭女詩曰吾女琴  
不幸惠而蚤死命也命之短者惟文字可以永之吾不  
勝其悲而寄之於詩不知其詞之哀也今吾女將歸葬  
欲乞子文以揭諸阡子其無讓蓋吾女之生僅二十五  
年耳幼而婉麗其母教之書數女紅敏慧若夙成年十

四携來遼陽依吾膝下暇則教以韻語漸通詩律晨夕  
手一卷醺醺若有味也及吾改官天津命入女校試輒  
冠其儔吾間出游書翰寓我詞采斐然吾喜而答書或  
寄以珍物則謹受而藏之其母每笑謂翁之愛女過若  
母也吾擇婿而難其選久之得靈石何生吾友子璋道  
尹庶子也以乙卯三月館甥於蓋平官舍相莊靜好稱  
吾意焉嘗一歸夫家事姑及夫生母一以和敬家人皆  
稱曰賢其所處有足念者端居鬱鬱未幾遂病吾聞而  
迎之歸明年春舉一男逾六日遽不起悲哉吾女而止  
於是耶趙君爲余言如此嗚呼是可哀已趙君名孚皖  
之太平人琴字雙玉適何氏夫曰澤濂字讓泉日本東

京大學校畢業生子名長思趙君命也生於壬辰十一月九日歿於丙辰二月十七日卽以其年月日歸葬於山西靈石兩渡鎮何氏先塋之側澤濂營其壙可容雙棺蓋得其用情之正者余感趙君之意乃綴其言書於碣而系以銘銘曰

生於涇原兮瘞汾之陽義主從夫兮同穴則臧魂無不之兮故鄉可望日月淹忽兮孰云久長惟石不磷兮惟名不滅千秋曼齡兮視此貞碣

此彙丙辰春作字句蕪冗經馬通伯先生刪削泰半始煥然改觀惟銘詞未易一字識此以著師友之益

自記

馬淑婉壙銘 丙寅

海城馬遜翁之第五女未字而歿母曰劉夫人女生於繡襦之中而含顰多思齟齬誦詩篇琅琅上口及長能通韻語明眸瓠齒素肌豐靨見者驚爲天人從翁居濱江久漸摩歐俗嘗肄西塾習音律能爲夷歌偕妹淑貞傲天魔之舞按琴而趨莫不中節翁築生壙於馬家屯周開場圃果木千章每春秋佳日女御巾車侍翁游蒔花鬪草相娛宴最得親歡顧體羸善病居恆伊鬱不聊輒愀然曰吾將屏絕鉛華以終其身也已而瘵甚絲攄之夕潔服盥顏竟以不起存年二十有二時民國十五載歲丙寅月丁酉日丁未也女名淑婉字今歿旣歿翁與夫人哭之慟卽以其年冬月瘞於遜園生壙之旁立

碣誌之余爲之銘銘曰

纖纖麗質濯芙蓉兮雲鬢月魄奠幽宮兮烏虜是唯王  
官之谷鬱以葱兮待親百年還相從兮惟親之從思無  
窮兮

沈姑碣銘 戊辰

沈姑書芬字雲娥其先會稽人父儀卿母高夫人高棄  
養遺二子四女姑最居長繼母秦夫人來歸姑方十齡  
率諸弟妹以婉順先若翼眾雛投於慈烏之懷以故秦  
夫人篤愛之諸弟妹咸習而化益爲孝恭姑所嗜玩必  
曰此大姊物毋相干也姑性敏慧讀書日盡數十行能  
通其義年十五就試瀋陽女子中學榜第一自是試輒



高等以校制之不良寒煥飲食之乖時未幾遂病方疾之殷也秦夫人知醫調護惟謹已少間矣而姑幼學不輟家人稍止之攜往京師游西山以導其滯鬱既歸復綿惓歲餘竟以不起春秋一十有八時戊辰七月廿日也姑病中聞齊魯稔災請斥私積所贏息施災區資懺悔及大漸執秦夫人手而泣曰母乎安得生生世世依吾親膝前以報深恩於罔極乎又顧謂儀卿曰吾父勿悲塵世皆鏡花水月也余夙與儀卿友善姑疾革時適主其家明年將營葬高夫人於蓋平東郊之常申園遂瘞姑於其側請碣而銘之乃爲銘曰

高母之所遺秦母之所慈蓓蕾萎矣從所生於泉臺魂

今有知庶塞其哀

楊慧勲碣銘

余友開縣楊君達齋之次女曰慧勲生九齡矣丁卯仲冬以疹致疾殤時君方從事濱江家居津遠未及歸歸而女殤已逾月矣悲夫君與余言女生有夙因種福慧根五歲受句讀能成誦久之開悟意義性端默喜近老成長者故言動若成人與姊弟嬰娛必寡取而讓其多者侍母病不離其側覩所嗜時蓄而時進之以是恆得親歡君夫婦修淨業常持佛名女聞聲薰染如所素習蚤起循牀兀坐嘿誦加虔家人以爲異弗訶亦弗輟也其疾也數問君歸否及漸猶奉佛號謂佛何不加被我

解脫苦厄蓋庶幾能證夙果者君其可以無憾君既歸  
瘞於天津附郭四川義園立碣表之而屬余銘銘曰  
曼陀羅散華劫棲汝於是不磨劫

慈龔文集卷四

杭縣鍾廣生慈龔

劉母七十壽序 戊午

昔孔子繫易至家人之彖辭稱父母爲嚴君蒙初惑焉以謂父主教母主育則父嚴而母慈二者烏得並以嚴稱不知家人之義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是故外事秉於父而內事秉於母人之生也自襁褓而孩提而弱冠以幾於成人大抵父居外之日多母居內之日多惟其居外故有時養餘於教惟其居內故有時教餘於養此雖變例而亦可謂之常例也間嘗持此義以衡之若伊通劉君子颺其承教於父若母者蓋有合乎易卦家人之旨矣廣生近歲度遼得識子颺於營川子颺通律

令時方任地方審判廳推事爲言其封翁嘗終歲經紀商業客外不歸家政壹委諸母氏周太夫人使主持之必敬必慎閭以內雍雍如也閭以外秩秩如也自米鹽瑣屑以至昏冠喪祭之大皆躬親而量度之莫不中節由是里黨稱其賢伊城常患盜警封翁因移家磐石而受塵於磐車來賄遷生事殊嗇賴太夫人之助無內顧憂旋被兵亂家益彫落太夫人則鬻簪珥罄所蓄佐營墾業以故再蹶再起子颺幼而羸弱以一身兼挑三支故封翁愛護之甚常念歲時客居不克躬自督教以成其材太夫人則承而鞠之篝燈課讀不少寬假旣登黌序益勗以遠大之業使肄習法學卒業於奉天法政學

堂迨今學成宦立施於有政凡深知子颺者莫不知其受諸母教爲多也夫乾之德資始而父道寓焉坤之德代終而母道寓焉家人之六二曰无攸遂在中饋貞吉此以見刑于之化始於閨門夫正婦順而後不失家節子颺之受教母氏固繇封翁修齊有道中饋得人然非太夫人稟坤德之全協代終之義其將何以致之哉戊午二月爲太夫人七秩壽辰子颺仰承封翁意旨乞假歸省開筵召賓將如閼宮之詩合令妻壽母爲一人以昭盛美揚家慶廣生不敏不獲躋堂從諸賓客後奉觴爲壽謹以聞諸子颺者敷衽而前依易家人之說而釋其義如此大雅君子宜有取焉若夫麥邱之祝難老之

歌則夫人能言之固無俟廣生之贅陳者矣

鄒母六十壽序 戊午

贈序之體濫觴於昌黎明人襲之而有壽序之作雖精  
析古義如震川諸賢猶徇俗好而數數爲之然其時知  
言君子尙能審其人之可而不苟作而徵言於人者亦  
必擇其文之可而不苟求其出之彌矜嚴而得之彌珍  
重故可貴也有清之季文體漸漓顯官達人務爲拔張  
浮飾以相夸尙識者已恭然卑之自國步之改於今七  
載流風所扇益靡以濫余頻年橐筆爲人執文字之役  
其間徵壽之簡月必數至旣至則必報之以文或詩歌  
篇什恆視其人之高下與主者意嚮之厚薄而裁度焉

其爲辭則美惡無所於擇余心厭之顧未能謝而不爲已爲之輒不再省蓋朝削藁而夕已覆瓿矣夔門鄒子河渠文學士也爲龍江軍府書記官以余粗知文辭謬相推重辱以太夫人六十壽言懇懇來請余漫應曰子奚爲然壽文非古也况猥濫至於今特流俗人倣慕時趨之所爲耳子奚爲然已而鄒子請益堅意益虔必得當而後已余微以觀其隱則用心專而致力勤非苟同於流俗之爲而已蓋鄒子之壽其親也自親之誕日前時一年間無日不先事而豫謀之凡夙所交游與其所景慕善屬文辭及書畫之擅名者其人遠在浙之東江之南洞庭之北鄒子皆一一馳書致之方丈之室若交



子集卷之三十一  
疏不能以自達者則必句於親知輾轉以蘄獲焉鄒子  
家故貧其所得自致以娛其親者惟此孜孜之文字非  
鄒子志也然而其孜孜者若不勝懃懃婉摯之思以出  
之此余所愛重鄒子而樂爲之一言以答其意者也鄒  
子以貧故遠自西蜀踔萬里而東謀升斗之祿奉迎太  
夫人來居龍江者十三年僅幕府一曹掾耳未嘗衣錦  
衣縮黃綬有魚租絹粟之入而比年節縮俸錢買宅於  
東郭門外築卽園一區蒔花木蔬蔬生意盎然太夫人  
杖饌其間愉愉如也有弟有妹秩秩如也婦子雍雍如  
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則鄒子之事親其可爲世則  
者如是而余文爲不苟作矣太夫人壽辰以夏歷十一

月三十日當今曆之一月朔日視履考祥吉可知也抑  
余聞太夫人通知書史能爲章句師嘗設女校提倡家  
庭教育爲風氣先有手鈔內則閨範各書及陶白蘇陸  
近古體詩若干卷余媿不文無以闡揚懿行然太夫人  
固知文者其於溜瀉之味必有能辨之者矣豈惟能辨  
抑將過而存之不與時俗之流等視然則余之樂爲此  
文又豈無故耶於是遂書之使鄒子歸而誦之以博太  
夫人之歡且以慰其孝思焉

錦縣王迺慶夫婦八十壽序 戊午

錦邑右負平原左濱東海大小凌河廻環如帶土脈膏  
沃常甲於遼西比年墾闢日繁奪河以爲耕地其流迤

迫不舒益以淤壅恆患汎濫民國六稔而游災者再時  
廣生適在遼瀋道幕治官文書得其昏墊之狀及所爲  
籌振事甚悉顧聞諸其邑父老則曰吾錦苦潦數矣安  
得救災卹患如吾鄉王善人者庶有豸乎廣生則默識  
之不忘今年戊午三月應海城督軍之聘北來龍沙知  
巴彥縣事王君岱暨政務廳曹長其弟玉科者以祖父  
母八十壽啓徵言於余固辭不獲取而誦之乃知君之  
祖父迺廣太公卽曩聞諸錦邑父老所稱爲王善人者  
也蓋自積善餘慶之義著於易之文言其理至精而其  
流極或雜以因果感應之說者非聖人意也聖人之旨  
在蹈義而行不蘄報而爲之而天人之間常有其自然

之感召用以牖世而翊教當光緒辛卯大凌河泛溢錦  
人蕩析離居太公以名孝廉居鄉里與弟綏之謀盡發  
廩藏不足則典屋折券以濟之耗其產泰半而未嘗一  
白於人甲午秋大霖雨自關以東皆成澤國災侵視辛  
卯尤巨大府奏發帑銀十萬振之錦得四萬而災重區  
廣猶不能給太公則已數毀其家無復餘財焦憂成疾  
艱苦至不可名狀會得周君少逸嚴君佑之義振之助  
太公乃喜爲之霍然有瘳時值隆冬西循榆塞北度醫  
巫閭踐踏冰雪數百里救活災民至二百餘萬嘗督運  
糧艘渡遼海遇颶風已覆其一其所乘舟亦瀕殆風忽  
轉引舟置淺灘得不沒潮至竟出險焉德配太母屈夫

人同德共操佐成善行甚廣嘗有甯遠某翁病仆宅隅  
風雨不蔽爲構棚覆之饋以饘粥其人復患頭癰穢不  
可近使遺刀圭治之尋歸去數年有踵門長跽而謝者  
則是翁之子蓋已小康矣觀太公太母之爲此未嘗執  
左券以責其報也然而天人相感若或應之洪範之疇  
曰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曰予攸好德汝則錫  
之福福之至者莫大乎壽今太公太母皆壽晉八十孫  
曾纓紱誥誥于堂天之報施善人豈特不協極不罹咎  
已哉殆所稱好德而宜錫以福者矣抑聞太公篤行博  
學通九章數理創設算學館於藩陽自製測量器精密  
過西士爲學不阿時好講習皆有有用之書嘗主辦鄉團

盜甚急一日盜遇諸塗皆斂兵而退曰毋驚王老先生先生長者其仁聲善聞多此類五月二十二日會際八秩雙慶之辰龍江寅案咸洗學執爵致其祝辭廣生因述所聞以明天人之際餘慶之徵庶幾合於善頌善禱之志云

長白榮使君五十壽言 癸亥

曩余官京師與長白榮叔章使君同游肅忠親王門下王方領大金吾督辦工巡總局余與使君皆應辟爲曹掾君隸秋官明習瀆律尤善爲言辭凡所講畫皆有杼軸余佐之操觚簡專榦尋條自然成章泊東海相國改設警部益倚重君駸駸將嚮用而君治官書恆樂與余

借授之言使達其情他人爲之終弗能過也繇是益相  
友善訂昆弟交東海開府三省君隨節出關嘗一爲郡  
守游歷監司咸有異績宣統初賞京卿銜會同熊鳳凰  
監理東省財政廉明率屬其下莫不嚴憚痛刮腥臊洗  
手奉公入民國後任遼瀋道尹最久每蒞官所未嘗以  
傳舍等視其治事務詳究首尾不以難者諉諸他人亦  
不以未竟之端留待來者去遼之日書劍蕭然遼人戴  
君久而益思知君雅好余文乞撰記刻石以誌遺愛君  
亦喜余文之能紀實也余嘗從君遼川而先君去遼橐  
筆於龍沙雞塞之間六七年來君之宦轍亦與余相先  
後履跡所至若離若合今君爲吉長道尹余則隨軍府

來居長春衙齋清暇時復過從撫今追昔驩然道故蓋  
回首京邸論交已忽忽垂三十年矣嗟夫余觀東陞自  
改建行省以還旋經國變政局之嬗易人事之遷移與  
夫仕宦升沈之迹有若弈棋一時依草附木之徒歟起  
倏滅者何可勝數獨君以皎皎之身特立不倚無尺寸  
之援藉而聞譽日章當道之禮遇無間初終卽有與君  
違趣者佗事或持異同獨於君之清操莫不翕然一致  
推服故雖遭時多故譬若操舵之舟放乎中流非守之  
有素烏能卓卓樹立若是君嘗語余曰吾浮湛一官未  
嘗爲刑曲阿世之行今行年五十矣子知我深盍爲文  
以詔我余敬諾之歲癸亥秋八月初吉爲君攬揆嘉辰



德配甯古塔夫人設悅齊年筭珈介祉吉林同官咸以  
余與君雅故屬爲祝釐之辭矧重夙諾奚可遜避謹撮  
君生平事行及余兩人交誼之大凡而叙論之如此抑  
聞君與夫人抱肅雍之德晚而慕道有寥廓超世之思  
苟由此益進闢天人之奧則娛俗之貴壽又不足言余  
念四方倣擾兵革不息行將跋其鍛羽翩然圖南吾甌  
多名山水異日作汗漫游招要劉樊夫婦徜徉於天台  
雁宕間君與夫人儻亦有意乎余將以斯文爲息壤也  
已

陳定山曰叙述交誼俯仰蒼茫百感交集讀此文想見榮君之爲人而作者之身分亦見

李泰威將軍七十壽言 癸亥

昔遜清之季項城治新軍以武學震盪天下一時熊羆之士股肱心膂之傳颯從雲合各奮其氣力奏奔於功名之會時則有若河間馮公合肥段公真定王公皆以一世材武當國家大任而際會其間不聞赫赫之名獨其雍容之度無伐善無競功穆然以儒將著稱者則秦威將軍李公階平其人也公之少時讀書精技擊尤以騎射擅長嘗入行伍爲馬隊教官甲午之戰身廁行間旣念海邦多故東西列強競於機巧非利器無以治兵非強兵無以立國乃肄業北洋武備學堂學習測繪工程諸科項城練兵小站擢爲工兵營長嘗發明軍用測河鏡又以鐵架布舟爲浮梁敷設六里江面半日而成

中國之講求工兵自公始也尋授工參領會辦保定營務鼎革之際他軍譁變獨公所部不動更率隊擊殺叛兵數十人事定猶上章以失律自劾時論以此多公民國五載項城僭號帝制自娛川滇抗命舉國騷騷於時北軍有入川之役師久無功公奉命統第八師進駐合江而滇軍蔡錕方謀與北軍聯和公曠覽史傳古今成敗之迹以爲國事以人心爲歸人心所不附而逆以取之非識時之彥也知其不可逆取而嘿不一言坐視其上之身名俱燬而不爲之所非忠於所事者所忍出也乃聽公子壯飛謀屈從蔡議用南北軍各義聯電國內請罷帝號順民志安國體則公有造於共和之爲也既

而民六復辟之變事出倉卒近畿各軍方持觀望公洞  
觀天時人事知一姓不可以再興且慮他軍乘變喋血  
宮城徒不利於沖人召朱溫白馬之禍故馬廐師起公  
立遣壯飛詣合肥自陳願率所部當前鋒並嚴戒將士  
毋得妄發礮火震驚宮闕其心事所在都人士至今能  
道之則公再造於共和之爲也泊河間入承大統合肥  
真定相繼枋政知公忠誠可倚大事特任爲步軍統領  
保衛京師及東海當國都下學潮雲起當事者持之急  
公雅不欲戕學子媚權貴而學風囂惡自有主者亦難  
得其平乃屢疏乞退改授秦威將軍一時直聲動朝野  
士論益競歸之振鷺之詩曰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如公

之終始可謂能永其譽者矣公退職後二年公子壯飛  
奉簡爲吉林印花稅處長癸亥十月值公七秩誕辰壯  
飛將歸置觴津邸其寅僚欲乞余一言以爲公壽因就  
疇昔飫聞於壯飛者撮其槩略書以詒之若夫公少起  
兵間好誦書史至耄而不勑杖屨之暇猶習技擊作擘  
窠書日爲常課所以固筋骨葆神明爲異日大耋之徵  
者將是焉券之謂之儒將庸虛美乎千秋百歲後秉史  
筆者卽以余文采入傳記可也而公於是乎不朽矣

鮑霽威將軍六十壽言 丙寅

自合肥李文忠公以使相鎮北洋知國勢積弱軍學日  
新故步自封之不可與列強抗也先後勦建武備學堂

於天津榆關一時卒業諸生才俊稱極盛三十年間擁  
纛專閩奮踔於功名之會者肩背相望尤桀出者且以  
其一世材武當國之大任而際會其間無赫赫之名及  
其秉旄開府膺非常難鉅獨能淡然貊然不一動聲色  
以措邊圉於磐石之安而聲施爛如遂以專被於耳目  
者則海城鮑公霽九其尤著焉溯公年十九懷大志杖  
策入關既畢業武備學堂入伍爲百夫長材武稱最宣  
統初元游任陸軍統領時丁叔季海寓汾岳鞅罔禦惡  
之徒所在蘊蘖公知大亂之將屆則壹意勤治軍事簡  
練所部號爲勁旅辛亥事起屯保陽居常躍躍欲有所  
試癸丑軍興南征諸帥會師武漢議可任前鋒者公奮

袂請從提一旅之眾宵濟湖口克之順流而東復安慶  
撥蕪湖略大通連戰皆捷以功授勳五位旋任皖南鎮  
守使自用兵以來未嘗妄戮一人他軍捕誅黨徒菅蔓  
操切公獨置不問曰吾以安反側也公之至安慶也守  
者棄城先遁商民議逆公入主軍政使數反公執不可  
屯兵郊外嚴甲待命秋毫無所取當是時武人頽恣段  
借民意以肆其無等之欲公乃敝屣權位有而不居輿  
論以此多歸公卒爲某督所忌內調京師講武堂堂長  
及河間馮公攝大位知公有邊閩才特任爲黑龍江督  
軍兼省長於是江省之搶攘蓋有年矣梟桀騎將逐帥  
稱藩各擁徒旅反戈而鬪互結不能解聞公單騎來前

心輕之陳列卒伍交戟露刃於寢門之外將以脅公然。公泰然兀不爲動逆機折萌遏其狂燄其部眾又多走。嚮公竟不敢以逞還就屈伏公治江二年軍民輯和旁及鐵路航權皆有規畫而控制俄疆使滿洲里門戶鞏若金城厥勳尤偉政府方欲以邊事倚公會吉林易帥高士儻擁兵抗命乃以公移吉會奉軍討之公先遣人宣諭禍福而自督師繼其後調肅馴擾未及狹旬不血刃而定廷議益重公授爲震威將軍遂兼拜東路督辦暨護路軍總司令之命先是俄亂方亟赤白兩黨咸思攫踞東路恣爲政爭至是相持益急公以國權所在不容寬假乃下戒嚴令解除俄軍警武器逐其酋魁一面



根據路約改選中俄董事會收回警察裁判監獄諸端  
凡俄人昔以強力侵略所爲者悉罷止之國家三十年  
論喪之權恢於一旦實自公始時民國九年庚申春三  
月也其年秋公以積勞得肝胃疾辛酉正月就醫津門  
遂解組綬自是常往還西山探潭柘翠微諸勝幅巾素  
履翛然自得蓋公恬澹之致本自性生居官一日則思  
盡一日之責及其去位乃如遠客之甯家荷擔者之釋  
其重負故其後常一起爲陸軍總長再爲東路督辦已  
輒棄去嘗謂廣生曰知止不殆之訓吾所服膺也觀公  
之行藏與其所素養益知公進則能爲邦人造福退則  
優游泮渙以頤養其身康彊逢吉之徵將於是在今

歲丙寅十月二十四日爲公六十周甲之辰吉江舊時僚宋暨東路同人咸以廣生追隨公久屬介一言以爲揚觶之詞因掇公出處大凡用告惇史於以見公之蒞祿繁祉昌熾其子孫者固將膺飾綿延而未有艾也衡陽程戟傳同年雙壽序 甲子

古者家有世祿公卿大夫仕學相承故詩禮之教明而簪紱之傳永降及後世人材登進由於科目三代世族之制遂泯然無復遺留然而故家舊閥聰念彝訓父兄之所講子弟之所率咸彬彬焉守其典型流風所被益以光大則猶之世祿也休甯程氏當乾隆盛時魚門先生以道學文章名天下其族有文策公者慕南嶽山水

之勝移家於衡山之陽躬耕讀書逮我戟傳同年累葉科名繼承不替我年伯蘇祥先生少耽儒理以其先明道伊川之傳爲己任嘗筦權淮揚處膏不潤士民頌之今年八旬矣而優游衡湘之間醅懿之德化洽鄉閭此又戟傳同年律身從政之所自來也廣生於君爲光緒癸巳同榜生南北宦轍迄今三十年初未嘗識君之面民國八載幕游吉林君之子某始以年家禮來謁因詢之曰項城當國時京師盛傳有疏劾籌安會之程肅政者翳何人乎則避席對曰此家君也余驚且喜已而嘆服益恨不識君其子復爲言君出守關中先後十餘年所爲興學理財及其他政績甚備國變以後代議制興

選人紛吹舉以賄成獨君被選爲眾議院議員實出湘  
人公意而議員者莫不揭黨幟以勢相傾黨人有慕  
君名者爭出鉅金羅致君獨正色却之不爲利誘威怵  
云嗟乎今之士大夫不聞典訓也久矣門庭以內不釋  
以詩書之氣惟汨沒於聲色貨利而迷夫義方甚至離  
經畔道放言自由恣肆披猖而不可止此家無聞人所  
以國無讜士也今蘇祥先生粹然儒者之學既修之於  
家君則篤守庭訓承其風而揚之用能砥礪名節朝陽  
一鳴天下咸想望丰采其德配丁夫人孝事尊章慈育  
諸子肅離之化萃於一門苟非世祿之家孰能稱此而  
無忝者乎易曰父父子子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如君之

家世可以謂正矣歲建甲子仲冬之月君年正六十丁  
夫人亦五十晉三君子某以文來請君則引親在不稱  
老之義固拒而不諾廣生以謂君之遜避宜也亦禮也  
然而君之受教自蘇祥先生今以文壽君使天下後世  
欽君之風義因以益欽先生不亦可乎余媿不文重以  
君子之請且慕君家世不可以無辭遂書以壽君更願  
因君以壽於蘇祥先生而爲之歡進一觴也

此篇以祖在而爲父壽與前劉母一序父在而爲母  
壽及張今頗將軍一序父子同壽皆爲壽序中別開  
生面者文雖不佳而作者苦心分明各如題  
分故並存之欲爲後學度以金鍼也自記

贈銅山董使君五十序 丙寅

曩戊己之歲海城鮑襄威將軍歷綰吉黑疆符召廣生

佐戎幕始識董使君佑岑於龍沙時君迭掌度支有能  
名會東省鐵路俄黨爭訂寔威諭君才簡爲濱江道尹  
兼外交特派員折樽俎之衝未幾遂有解散俄軍警並  
成立東路董事會之事君於其間多所贊畫論者頗欲  
因利乘便取路權而代之或則狂於俄力之彊大謂所  
得已足宜守常轍慎邦交天予以可取之機而未知所  
取要皆闇於俄情不能深觀切究其所以然巽愼之與  
操切其失也均君獨調節兩端趣赴機勢既先收回警  
權及審判監獄復撤除俄郵廢羌帖推行中國鈔幣凡  
有繫國家權利者皆一一見諸施行又建言於當道規  
畫特別區警察暨市政制度當道嘉納卽任君兼特警

處長並市政管理局長經始締造叢雜百端外邊機牙  
內襞繁蹟人皆切切君獨有餘凡任濱江三年次第畢  
理君舊僑居天津重念嗣母郝太夫人春秋高乞解組  
還里第就養廣生每于役津門輒造其廬晤言永日君  
慨念時艱並爲述其家世未嘗不愴感而流涕也先是  
君系出銅山陸氏昆弟三人君最少出嗣舅父易姓爲  
董甘肅督辦陸仙槎將軍其仲兄也君幼秉郝太夫人  
之教終身孝養不異所生而於陸氏諸昆友于加篤君  
有伯兄老而食貧分甘均惠必贍必腆仙槎將軍開府  
蘭州積勞瘁疾君冒溽暑間關度隴爲處分官事及解  
兵柄昇疾東歸君又問道迎致襄陽回帆夏口不避險

蟻以急脊令之難說者謂君膺仕中人也乘堅策肥交  
游徧於國中豪宗大藩莫不識君而君振纓驅轂於其  
庭亦莫不通達聲氣無所忤怫君誠今之髡朔哉顧篤  
於行誼乃若此夫內救者常無慕乎外外馳者常致缺  
乎內觀君之應物通方聲華奕奕如神龍天矯不可方  
物及退而省其私則內行完備大本大原之地未嘗爲  
外物所搖而爲人謀必以忠處患難之友必盡其氣力  
風義之篤根於性生傳曰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君之施政由於獲上獲上由於信友信友由於順親然  
後知君之蜚聲於時非無故而致然也豈與夫外有餘  
而內不足者所可同日而共語哉今歲丙寅冬月廣生



北游過津驩然道故君語廣生曰吾四十強仕從政東方子所知也今行年五十而名德不加天方喪亂適丁其阨吾欲有述果奚述者雖然子知我深不可無言以旣我廣生念從君訂交近十載矣君識斷明決常足以起予匡所不逮又樂成人之美凡在君左右者皆感君之惠至於沒齒同儕以是頌君咸欲得一言以爲君壽故特簡舉君之大凡爲賓客誦之若夫世方多故君其慎韜光采以委蛇於外修飭倫紀以悲劫於內若然則持斯道以往永保貞吉焉可也

趙母七十壽言 丁卯

初余至濱江得識吉林趙君午樓蹈履彬彬好學有文

就詢之則余友成祝三先生之甥也祝三以詩名重當世書法平原尤健拔多姿吉林數賢士大夫必推祝三祝三有賢姊幼同家塾及長習詩書嫻禮教稱於里黨是爲午樓君之母成太夫人太夫人歸於烏拉趙氏曰錫臣贈公是爲午樓君之父烏拉總管曰奇峯公者君之大父也奇峯公有二子長曰寶臣次卽贈公當太夫人來歸時奇峯公健在堂贈公昆仲同官濟美門閥鼎盛先是清室故事烏拉總管司蠶珠暨魚以時採捕貢於內府並得自署官屬父子兄弟同曹無所引避其後奇峯公遷伯都納副都統論資當及贈公贈公固辭請外調而讓其兄寶臣公故趙氏仍世掌職貢居烏拉鎮

邸第閔麗壞寶山積金珠貂狐人獲錦幣之屬充牣庭  
宇國體既更貢例罷除贈公亦捐館舍家事悉受成於  
寶臣公居烏拉如故獨太夫人覘時變請移家會垣而  
家人猶豫安土重遷壬戌七月不幸爲群盜所劫寶臣  
公罹於難財賄重器喪失無遺累代菁英所聚蕩然盡  
矣太夫人恫玉步之改易念榮瘁之靡常貴盛之不可  
長保益務督午樓昆弟淬礪於學蓋以日中則昃月盈  
則蝕者天運之常趙氏席履豐厚於茲垂百年矣天道  
無三十年不變况以時考之數且倍於此哉今午樓元  
季秩秩蕭然寒素雖遭家多難猶屹焉足以自存而後  
知保家之道固在此不在彼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若太夫人者可謂能自求其福者矣歲丁卯五月既望  
爲太夫人七十設悅之辰適祝三以書來謂姊氏年居  
古稀堪稱家慶午樓則再拜乞言以侑觴余曩聞午樓  
言其童時讀書夜半歸太夫人方挑燈製兒衣履問所  
學畢輒口授古詩歌一章始撫令就寢觀太夫人之授  
詩而祝三之詩學切磋有自可知也觀祝三之工詩而  
太夫人之持家課子卓有成就皆得力於姊弟同塾佔  
畢之時又可知也余故舉求福之詩以質祝三且使午  
樓歸而誦之俾介福祉其可乎

錦縣王振綱封翁八十壽言丁卯

昔唐末藩鎮之禍玉綱墜政教隳凌夷至於五季骹脆

之習益深中於人心而不可止歐陽公憂之特秉史筆  
叙爲獨行傳甄采畸德以示彰闡之大閑所以爲世道  
計至深遠也共和改建十有七載白馬之亂再見於今  
而人心之陷溺或且倍之此與五代史所紀何以異夫  
旌別淑慝樹之風聲此有位者之任章燮釋回勸一而  
諷百亦士君子有風俗之責者事也竊嘗有志焉日懸  
一獨行之人之事於心目間迄不獲遇之今乃得聞吾  
友王君敬生述其封翁振綱先生軼事敬生之言曰吾  
翁商業中人也先世由山東之武定遷於錦州初力田  
穡至翁而始以商大嘗爲執友呂君掌肆籌呂君者晉  
之壺關人每西歸以肆事授翁數歲始一臨視庚子拳

亂呂已前卒其子渭川適在錦因亂亟翁爲斂所藏資遣之渭川泣曰翁德我家良厚今復齎多金歸則存者什一耳又遭兵燹殆亂不可知營業更難問請從此辭儻不付灰燼者壹以聽翁矣吾翁唯唯遂謝比亂平則更爲規度二年而息大饒增益十餘萬金乃馳書招渭川至則固讓不受強而後畀之至今呂肆尙存聞者咸頌吾翁之盛德爲不可及云敬生之言如此嗟乎臨財不苟得士大夫猶以爲難若封翁之爲則又古人所或有而今人所必無者也世運之變也始於人情之澆薄後義先利者之不奪不壓浸假而弱肉強食禍亂相尋而國家之大命傾覆隨之欲挽其弊非重信義明禮讓

其道無由今翁之所爲若此此端人畸士之所以可尙  
而枉曲者貳天敦厚者龐洪亦理勢然也封翁以積德  
故年躋八秩嗣君敬生方典秘籍登要津聲譽隆起將  
以歲之四月鞠脞稱壽同人以余與敬生嘗共研席屬  
爲一言以張之余聞封翁生平用古禮以終親喪行善  
舉以贍鄉族當光緒末葉用人望被舉爲第一任商會  
總理其平訟息紛多可紀述然未若其於呂君一事關  
於人心風教者尤鉅且大故不辭而繫論之於以著隱  
德驗耆徵備異日史官之蒐采夫豈僅一人一家之私  
慶已哉

撫順張棠園長官五十壽言 己巳

自東路築成跨興安嶺而東貫穿松黑兩江流域縱延  
三千餘里而哈爾濱實爲中樞哈之周隅極東西沿綫  
碧瞳紫髯之倫駢肩坐踵相望於道吾國政令禁不得  
施如是者歷戊戌以迄戊午垂二十年戊午以後逮於  
戊辰撫順張公棠園實來主哈事先後十年間國權日  
復政教大行緣軌轍以內夷會掃迹得復睹漢官威儀  
之盛者則公之爲也於戲偉矣蓋公治哈之成績繫於  
外交主權者未易更僕數而犖犖大端則見於軍事者  
二見於政事者三廣生追隨公後願舉所聞爲悼史告  
焉方公之初蒞哈也實佐海城鮑公爲護路軍參謀長  
其時雖各護路而總司令部尙設道外之傅家甸固未



越雷池一步也。迨俄黨工潮迭起，公乃默運機謀，以兵力解除俄軍警武裝，一躍而入據南岡，操其勝勢。其後驅逐霍爾瓦特，解散監管會之技術部，彼列強之共同出兵亦遂失其根據。而護路之責卒專歸於我。此軍事之可紀者一也。東路自奉俄協定，平均路權，實則強賓奪主，隱操大枋。會際奉省軍務告急，兵車輸運需索鉅金，不則以停車爲要挾，意在助長內亂，陰遂詭謀也。時公代行護路總司令，兼戒嚴司令，逆知俄情外爆而中虛，乃不動聲色，密布周防，執蘇聯局長而拘繫之。一時騷動立歸平定，有竊竊私議爲公危者，而公則毅然不顧一身，以膺大局之衝卒，使彼知中國有人，潛伏不敢。

以逞此軍事之可紀者二也夫軍威既播外交乃得後  
援曩俄餒方張時增拓路界率千萬畝既移殖其民復  
以高資轉租華人攘取厚利非路約所許也於是朱子  
樵長官勑議收回於前公則踵武厲行於後迭經外領  
抗爭不爲撓屈至今畝稅遂爲歲入大宗此公之規復  
政權者一當公之解除俄軍警權也東路市政經董道  
尹士恩設局管理但居於監督之地而已哈爾濱董事  
會猶操於俄人之手自公轉任行政長官乃解散俄員  
改訂會章而特區地方自治乃確定規模其當機立斷  
洵有大過人者此公之規復政權者二東路普設學校  
以課路員子弟其來舊矣校必需款款出於路故俄人

得操其教育權加以共產學說之橫流其危滋甚公乃建議設立教育廳統全路華俄學校而鈐轄之並提取路款歸我支配爭持兩載苦心毅力卒告成功黻危學風乃漸趨於正軌此公之規復政權者三雖然公之治軍也爲參謀長爲旅長爲鎮守使爲長綏司令其敷政也爲特區行政長官爲地畝局局長爲財政監理官當其時身佩印綬者六自朝至日中是惟以有造國家人民者是務哈之人仰之若神明戴之若師保居哈歷十年之久所爲事功不以此二三端盡也故公雖暫時去位而功成身退處之泰然某國僑人聞公之去也酌酒相慶以告其上官上官若曰是誠可慶然須知張某者

真中國人耳噫嘻其持論也若此然則公之所以爲公者斯大可見也己今歲三月二十二日爲公五十攬揆之辰同人夙忝一日之知不敢徇俗舉觴重達盛德竊綴所見聞臚其梗略自比於古昔壽人以言之意抑聞公之平居戒明而與嚮晦而未息每晨必策馬周行勤習勞苦所以淬礪其精神發揚其志業正如日之方中而未有艾是前此十年之勳績固未足以限公而他日頌德紀功垂名竹帛又豈僅規規特區一隅足爲定論也哉廣生不敏將執簡載筆以從矣

馬遜園先生六十壽言 己巳

臨滇馬遜園交寄跡松花江濱廿載於茲矣松濱之人

貴者忘其勢樂與之游貧賤者欽其長德從之如歸平  
交者愛其和易莫不願與鈞禮也歲己巳夏四月吉日  
爲安六十攬揆之辰知交咸集歡喜稱說鞠脰而前欲  
貢一言以侑觴政安曰吁吾何有哉曩吾爲吏罕結聲  
氣冠服塗炭轉轅顛躓旣而有聞折衝虜醜聘辭壇坫  
乃尙厥口上嘉曰能褒其顯功大夫三事車服以庸算  
緡宏僅鹽權炎晏廉靜自飭公私充羨此吾四十以前  
所有事也會丁國變行歌式微禾黍油油我適安歸歸  
於花江路權是保結其豪會獸豢龍擾匪漸夷風匪慕  
羊羶及時行樂取快當前黃金揮手廣居移氣窮乏得  
我丈夫之志此又吾五十以前豪俠尙氣之所爲也自

是以來吾齒漸長氣漸衰寡過未能而知昔日之非則  
迺刊華落實黜聰墮明墾原田植長林竅墓以送死鑿  
井以養生倣楊王孫之裸葬仿司空圖之隧銘寄蜉蝣  
於天地又奚異乎果蓏之與疇癭吾行年六十將貨其  
敝廬去而躬耕以終吾身矣而何役役於浮名爲言未  
畢客有起而致辭者曰異哉窆也人之求富貴利達者  
食前方丈列駟成羣虹梁蔽日藻稅連雲自其外而觀  
之若窆者非其倫耶夫貴者高而不危富者滿而不溢  
子孫世守以爲基業今窆大瓠無用上谷若虛甘閑散  
之一官棄閔壯之故居高名寡實譬飾虛車某不敏竊  
有疑焉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者歟廣生迺避席奉觴而

進曰唯唯否否此窆之所爲大過人也古者君子素位而行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睹斯世之溷濁乃吐故而吸新擬屈子之卜居比管公之名屯觀其生壙之築旣已外形骸齊死生矣尙何鼓鐘之可肄而輪奐之是營乎矧若窆者抱甕以處繫匏不食肥遯居貞安仁是宅行將蒔蔬百畦菽果千列灌園終老以自適其適而已如客所云亦踐之乎蠡測也座皆曰善乃引滿浮白爲窆稱祝書之於篇以作邦人之式焉

李吉甫太守七十壽言 己巳

松花江濱賢士大夫之寓公而爲行輩推尊者有友三人焉海城馬遜庵奉節張半園江浦陳定山是也余與

定山同官宣南訂交最早泊來濱江始識遯庵繼因遯  
庵而識半園之二三賢者詩酒往還道相同志相得也定  
山狷而狂不妄許可人半園和而介所與游必敦古處  
遯庵長者廣交游通聲氣士論多歸之而咸爲余稱譽  
李太守之爲人余於是又因三賢獲與李君吉甫爲友  
君京兆人也光緒中業以雜流錄事三館邑邑不得志  
其後供職譯署議叙歲躡三階以知府分發吉林而君  
弟鴻桂先已隨許文肅公使俄東歸襄辦東清鐵路譯  
務兄弟二人揚麾於松花江上蓋君之東來屈指歷三  
十年矣曩君居京師其時國家承平燕都樂部明僮伎  
人粲粲羅列聲伎之盛甲天下君方年少鮮衣駿馬與



王公貴人者游跌宕自恣稠人廣坐引商刻羽擊筑而歌盡抑揚抗墜之致故君晚年用此自娛辛亥以還君痛鼎祚之遷移冠裳之踰替往往袍笏登場長歌當哭以抒其悲憤之懷非所謂有託而逃者歟半園好談諧目君爲李龜年君固無讓定山豪飲熟於先朝掌故時與君把酒縱譚排雲殿中新聲法曲娓娓終日忘勸如白髮宮人坐凝碧池頭話開寶間遺事也今歲己巳三月半園誕七十定山爲文壽之而屬余爲之寫定四月遂庵誕六十則余爲祝釐兼撰寫之役今臘月望日又屆君古稀之齡矣同人復句余文壽君余自維弁陋奚足重君者然氣類相感亦未敢固辭往日躡江嘗有九

老之會一時搢紳長老咸集於此九老者周少逸觀察  
增子固中丞李虞臣道尹王理堂理事辛九丹大令韓  
吟笙貳尹及半園定山丛君而九也其年余甫齒五十  
遯庵亦不及六十皆未曾預列而吟笙六秩時余曾爲  
之文虞臣七旬定山亦有所作今九老簪裾駢聯聰明  
彊健不異昔時君則子孫滿前頤養加豐濱江一隅老  
人星曜可爲怵慶雖吾友半園定山偕游龍沙不無離  
索之感然余文一出當寄半園書之定山詩興不減當  
年必有新篇來相贈貺則車轍千里無異履舄一堂此  
日麋壽筵前香山高會遯庵與余或將步狄監盧尹之  
後塵而爲松濱留一佳話乎不禁躡屣從之矣

張中園曰中幅振起全篇如聽哀絲豪竹極酣嬉淋

太史公游俠滑稽諸傳得來

遼陽袁潔珊先生六十序 戊辰

儒者以學持世使鄉國之士翕悅景從此非蓄道德能文章者不能致也道以澤躬文以華國雖衰亂之世莫能廢之故有道之君子居於鄉而從者如歸市遊於國則爭承丰采延聞譽如弗及焉嘗持此以盱衡當世若遼陽袁潔珊先生庶幾當之矣先生曷以諸生條陳時政受知於趙次珊制軍登薦剡有聲於時辛壬之際趙公保釐東土先生實左右之其後歷軍府掌秘監爲當道所賓禮者有年三省之人無識與不識莫不知有袁

先生者遼瀋之間占弟子籍者常數十人出則傳食諸侯處則講論道德以詔其鄉里後進其爲世推重如此論者猶以不獲大用於世不克致其輔國庇民之烈爲先生惜然抑豈先生志哉蓋古今遭變萬殊而賢者抱道則一世隆則道從而隆世污則道從而污初不以仕隱異也先生嘗論考槃之頌人伐檀之君子以見世雖溷濁未嘗無人焉隱伏其中以存物則民彝於天壤此其胸之蘊蓄爲何如耶或疑先生未嘗大用似未能以信其道德文章之故而並信其輔國庇民之烈雖然世無道德文章之士苟有之能信於此必致於彼無惑焉爾今三省立保安會政局聿新東省士民仰先生清望

公推爲副會長莫不冀其有所建白福我東人則道德  
文章之表見將於是乎信之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  
又曰樂只君子萬壽無期言彼君子者大有造於我邦  
家故思其壽考無有期極也歲之十月旣望先生暨其  
德配蘇夫人齊年攬揆之辰東邦人士咸思獻辭爲壽  
某竊媿不文無以仰贊先生道德文章之美唯念先生  
學與年進旣己名益高望益隆復手刊清史完成一代  
大業則所以不朽於後世者將更有在豈惟一鄉一國  
之景行已哉爰貢一言敬侑雙爵願先生笑而存之也  
李東園瓦子峪卜居記 癸亥

三綱論九法敦此各教之隱惘而有心世道者之深憂

也鼎革以還忠義之途榛塞貞介之士闕焉無聞其有  
 違眾表異者則羣相訕笑之以爲是乃迂拙不達時務  
 之甚者嗟乎有清三百年養士之報竟如是落實而已  
 耶金州李東園先生布衣也少讀書尙氣節慕謝皋羽  
 鄭所南之爲人嗜金石工漢隸數遊京師以篆刻自見  
 陳毀庵宮傅亟稱之爲延譽公卿間顧雅自矜重非其  
 人雖兼金片石莫致也性豪飲不羈游藝所入輒隨手  
 散去不問生產有無辛酉清遜帝大婚先生罄所藏白  
 金三百鎰踵宮門奏進御並獻樂歌如干篇其後帝手  
 書忠介可嘉四字報之一時士大夫咸歎異焉余游東  
 所作碑版文字每書丹或勒石多半出先生手故余獲

交先生先生亦樂就余相得甚驩歲癸亥余來瀋陽聞先生將卜築於城北瓦子峪山下鑿坏而居之詢其故則以地近昭陵願得歲時瞻眺以寄其瞻瞻忠愛之思余曰嘻是殆昌黎所謂特立獨行不顧人之是非者歟自清社之屋於今十有餘年往時王公貴人湯沐相望曾不聞酌長陵一杯酒今乃於草茅疏逖中得之則信夫迂且拙之人爲能獨行其是以存名教於天壤也余以迂拙爲世棄久矣於先生所居落成因爲之記使鐫於北山之壁

也園記 癸亥

出瀋陽東郭徑二二三里曰萬泉河發源於觀音閣之東

過虹橋折南導爲小瀋水西南注於渾河卽方志所載  
 萬泉垂釣故址今稱爲小河沿者也其地半塘野水十  
 畝平疇夏木繁稠芰荷雜植城居之人以其可挹蕭爽  
 遠眺望也則相與駕巾車而往從之游於是臨流架屋  
 面圃開軒繚以薛垣亘以莎堤堤之外拓爲歌塵村市  
 旗亭暎帶入畫凡所經始締構以供城人之麗矚者歲  
 有增飾游其間者水木明瑟耳目超曠煩歎之氣滌盪  
 盡矣夫都會之地民物蕃庶士女丰昌宜必有園林之  
 勝觴詠之娛而後能飽遂生之機以致其同民偕樂之  
 情方今四方多難兵革不息獨瀋陽以陪都之舊政安  
 人和物力物充而臺榭池館之美益得因時修飭曾不



數年遂令繁寂頓易蔚爲勝觀因各之曰也園蓋以此爲合醮眾樂之場不各爲園亦聊以園各之云耳園作於辛酉某月落成於壬戌某月西曰野香堂南曰迎薰閣自閣而東爲鷗波館舊址又東北有亭曰萬泉之亭俯睇清流爲荷香最盛處泝流而東若碧峯堂歡喜地遺蹟今則蕪矣金州李東園工篆刻八分園中題榜皆李君書余數游瀋陽與君友善因屬余爲記而刻石於園之迎薰東壁

姜中將灤水遇難紀略

烏虜民國軍興十餘載知名之將帥遇難者多矣獨吾友姜君超六尤深痛不忍聞自共和有史以來未有死

事如君之烈者也豈不悲哉君諱登選直隸南宮人少讀書補博士弟子員及冠游學日本習測量工兵科畢業士官學校歸國後入蜀爲工兵營長及陸軍十七鎮參謀官民國三年從朱公慶瀾之黑龍江任鎮安右將軍署參謀長六年朱公長寧薦君充虎門要塞司令官時岑西林立軍務院於肇慶君承命往說之納解散費三十萬有成約矣朱公以爲難君據事侃爭卒撤肇慶軍府者君之力也君旋去粵還居京師鬱鬱未有所試久之奉天當局聞君名數召君會壬戌奉軍入關旣挫收兵過灤水而東礮馬輜重倉卒不得渡時君方在海  
上聞變從海道走奉軍爲計畫浮橋全師獲濟乃還據

榆關築壕壘資形勝以禦敵軍聲復振於是當軸益重君設陸軍整理處以君爲副監然君殊無志於奉屢求去而環顧國中無可立足者當軸亦竟不聽君去旋授君三旅之眾使專訓練屯興城綏中郭松齡者奉之獍將也嘗爲小校粵中以師禮事君至是佐二六兩旅浸倨費用事頗傲睨出君上君深自歛抑輒柔遇之引與鈞禮甲子再戰君領第一軍韓麟春副之松齡副第三軍會師榆關下君與麟春從間道躋九門口遂克石門寨而松齡頑強攻堅多損失精銳陰妒一軍功高益嫉視君而嫉其部眾弗受君命會大軍下令總攻擊松齡忽麾眾退却三十里賴君與麟春急檄調他軍補之始

得不爲敵乘由是松齡與君及麟春皆有隙及事定入關君固引疾以明退讓而當道故重君言於政府授君魯蘇皖三省勦匪總司令駐軍徐州未幾復任君爲皖督松齡怙功久而賞弗及益大望因銜及君自江浙構難君退保德州松齡以四方洶洶蓄異謀日急而某軍閥陰結外援諗松齡貪狠可利動某國黨人亦欲撼搖東北密輸鉅金誘使叛變時君與張公學良皆在天津先一日君詢得其謀密告張公趣之東行君亦於翌日馳傳出關松齡方欲挾張公以發難不圖爲君所洩遂要君於路竟戕之灤州時民國十四年乙丑十月初九日也君爲人被服儒者性淡泊無私財居兵間十餘年

未嘗以室家自隨亦不置妾媵卒年四十有三無子以  
弟登甲之子嗣遇害之日耗傳京津一時親友皆憚松  
齡殘暴莫敢往獨朱公慶瀾請行斂其遺骸以歸嗟乎  
見危授命者士之常也自君之奏凱入關卽厚自韜晦  
請解兵柄及去皖之日恫南北頻年戰爭兵連禍結之  
非計辭職之電數上蓋知國事之不可爲思留其身得  
當以報其所挾持者不可謂不正然一旦身陷虎穴卒  
與禍會糜九死而不悔豈非君之生平學識堅定無臨  
難苟免之心所致然耶抑數固有不可測而命固有不  
可逃者耶此與夫食人之祿見危害而避之又反噬焉  
者其賢不肖相去爲何如也余有感夫世變翻覆正義

不彰故叙君死事之由列論之如此後有良史庶采掇焉

乙丑十月余適在天津交通梗斷篇中紀事多得諸道路傳聞請與涂子厚君所撰姜中將墓誌銘參看可也自記

談玉庵居士寫經記 戊辰

戊申之歲余西行天山過燉煌郡聞石室藏唐人寫經未得往觀比至吐魯番民間耕牧往往發掘經典多北齊人遺蹟蓋其地爲高昌故國也途次獲般若涅槃殘經各數帙皆章節完具車行瀚海中炎風炙日黃沙揚羸馬渴不得前佇轅兀坐出經文誦之斂視收聽其心澄然若游乎無色之天而湛寂常存頃之入清涼界矣

今玉庵居士寫楞嚴全經於危城慘變之時機奔四伏  
若臨不測之淵而蹈乎白刃之上其耳目所接又足搖  
其神而奪之氣經言云何應住云何降伏其心心之難  
住如是居士獨篤信自力能憑仗佛力使攝此心於空  
明之域儻所謂知所住而降伏其心者耶非夙具慧根  
人烏足語此是編經首有孫君玉泉爲之圖田樹滋居  
士預襄校勘之役七月旣望全經寫成余適踵門造請  
親證善緣玉庵居士以余有同志又適覩其功德之圓  
成屬爲一言因歡喜讚歎而記之

祭張大元帥文 己巳

於赫元戎秉鉞建旆擘如神人鏐俶之傳忽焉殂落歲

星一周英風不墜伯業長留精爽式憑裳衣圖球嗚呼  
哀哉共和肇造羣雄角出王迹凌夷神州圯裂公起東  
方臨溟盪滄海水沸騰風霆咤叱功蓋一匡威加八極  
上下和同德教充溢倉庾雲屯財貨邱積商出於塗工  
競其力聲施到今續緒承烈匪伊小康庶幾弘業嗚呼  
哀哉天柱則折仰安戴兮人紀則頽俛安賴兮明明我  
公日月邁兮神武如初精靈愾兮逝矣及暮彌思愛兮  
改火方新刈蘭艾兮割牲一鉶奠漿酌兮祝版陳詞祭  
如在今嗚呼哀哉尙饗

祭三省陸海軍防俄陣亡將士文 庚午

嗚虜中邦机隍異族憑陵朱叻噶噓赤溟沸騰惟我三



邊桓桓虎旅二廣之駕萬夫之禦馳驅國難負羽遠行  
畫疆而守旂幟堂堂咨爾天驕虎身人立狹狹睽睽角  
距爲敵乃若水中鼓角江上鱸鱉火輜具舉星丸迸攻  
寒濤染赤雪浪淘紅駭鱗奔翅血雨腥風又若雷碾鬱  
怒霆車迅飛輶衝競舞炬擲如篩巖關失險梁鑊爲移  
當之石破遇之粉齏嗟我將士於焉奮搏踰溝尸糜闖  
寶肉薄雨彈紛馳霜鋌揮霍命輕螻蚋化同猿鶴追維  
忠骨緬悼英風生則人傑歿亦鬼雄瀨氣流轉滄海迴  
東國恥足興國恤宜隆潔粢明酒祇奠幽宮尙饗  
祭梁將軍文 庚午  
嗚呼將軍而竟死耶胡天之佑其生而使之卒至於此

耶將軍提一旅之眾當疆敵傾國之師平原廣野與角  
爲距斯已難矣乃一戰不止至於數戰一月不止至於  
五月士卒久疲而不休矢盡援絕力屈陷虜而莫能洒  
此奇恥誰爲爲之孰令致之而忍使卒至於此耶嗚呼  
將軍以身許國成敗利鈍非所逆睹天下之人方幸將  
軍之生存再接再厲以重整我邊圉也而天忽奪之此  
將軍之不幸甯非中國國家與夫東方大局人民之不  
幸耶嗚呼將軍今則亡矣國殤猶在視息未瞑儻申甫  
之再生庶英靈之不泯魂兮有知敬奠醪酪哀哉尙饗  
梁將軍像贊 庚午

國難方興太歲在巳赤溟怒騰黑雲隕圮鱣鱣將軍手

提一旅禦敵國門臚蘭角犄揮涕誓師噲齟決毗九攻  
九拒婁仆婁起翱衝炬擲刀缺弦弛蘇建不亡李陵非  
恥國有長城天之所啓既保其生胡促其死思我孟明  
報師晉鄙念我得臣爲敵憂喜奈何將星黯然箕尾褒  
鄂有靈毛髮猶灑

湖濱補讀盧林刻之三

代  
言  
錄

郭宗熙署端



湖濱補讀廬叢刻之三

杭縣鍾廣生慈盒

代言錄目錄

張述侯父母生日序 桂太母邢太夫人墓表代王

晉卿師 袁行南中丞母八十壽序代劉文龍太守

袁行南中丞母八十壽序代陸軍 陳堯齋先生

六十壽序代袁行南中丞 阮公槐觀察生日詩序

重修懷甯縣志序 天津修建安徽義園記 周

玉山尚書八十詩序代陳堯齋方伯 周玉山尚書

八十壽序代李仲軒制府 段芝泉上將五十壽序

代金蔭涂參議員 吉林清理田賦書序 朱雪軒

印存序代采叔章廳長 怡馨紀略序代鮑霆九督

軍 張今頗將軍八十壽序代孫贊堯督軍 興威

將軍吳公祠堂碑記代王廷五軍長

孫盦文外集

杭縣鍾廣生孫盦

代言錄

余五十歲以前橐筆四方爲人傭書給食凡代撰酬應文字多不願存藁作竟輒棄去不復省錄其稍稍當意者則間存什一而已然其中亦有不當作傭書觀者如吾師新城先生嘗有所屬余則潛思力索唯恐疵瑕不稱師意又懷甯陳堯齋方伯夙愛重余文自新疆還居津門猶時時以文字見委余亦刻意爲之以報一日之知長白榮公余所兄事也習交旣久故能侔聲揣色壹如其意所欲言是皆與傭書自鬻者旨趣不同其文詞之美惡故自有間孔子曰辭達



而矣已夫達人之意視自達己意者爲難而其達之也適如其人之分量以俱出則尤難故代人之文罕有佳作茲編所錄爲余幕遊二十年來覆瓿之僅存者然師友之所屬亦多在於是故不曰傭書而以代言二字櫟括之以明非衡值受傭之比特代言之體辭氣究若不侔自宜區爲外集以資別白云慈盦識

張述侯父母生日序 代新城師作 辛亥

甲午河隄回亂蠶起所在獶噪狶突醜合黨聚秦州當東南之衝州之東鄉曰張家川回眾數萬戶潛通河狄依山陸梁伏險狙伺謀相嘯應苟應則橫潰四裂獷猖燹煬不可燔遏秦鞏之間掃地千里將爲大羊窟宅之

區維時張侯凱臣先生實爲三岔州判三岔據州之西南偏屏蔽悍寇官輕而城陋烽火之警民一夕數驚先生旣躬嬰難危不難不竦首立團保完積聚募鄉民之健者簡練而申傲之結以威信更次守望堅壁深壘旣繕旣飭益廣置邏騎繫賊偵謀馘之藁街以摧寇之牙角然後齮其魁桀懽掩繫縻回人感歎罔有反側以彈丸黑子之地摺拄東南全局屹若金墉蓋先生之力居多翌歲乙未樹柵受兩湖制府檄筦解軍械於蘭州以濟西師之急初度隴坻卽藉藉耳先生名竊心折其爲人思得一仰丰采而未有間也越十有一載丙午樹柵奉天子命夾藩西域始獲識先生之長君述侯太守因

間從述侯求先生守秦之功更旁及他政之美者而先生亦已請老歸田偕其令妻穉子徜徉於終南華嶽山水間矣今年辛亥春二月爲先生七十晉三壽辰淑配趙夫人且七秩晉七康疆耄耄並受縣祉而述侯適綰符首郡秉導義方宏爲頌施於是同官咸鞠脰稱祝以揚述侯之家慶而句樹枏爲之文余維古之君子特立獨行苟膺一命以上皆可建樹功德而大有造於生民故其進也有可藉手以扞一方之難者雖在末吏安之可也及其功成名遂浩然歸志則又引古人懸車之義奉身而退而非以爲名高今之君子則不然以仕爲學以宦爲家無功德於斯民而蹠然以卑官薄祿爲可恥

其役役名利如夜行之秉燭垂老而不能休此豈可葆  
性全生躋於仁壽之域者邪若夫先生既已功被秦民  
其出處之大節實有合於古人安身立命之本篤行之  
而不惑而趙夫人貞耆懿德又能將順其美以勤施於  
家偕老之慶所從來者遠矣先生之居陝也以述侯服  
官邊徼乃就養於次君晉侯大散關主簿署中其季君  
蔭侯亦隨宦關中博升斗以供菽水先生撰杖餘閒則  
課孫讀書以爲樂庸行奇福萃於一門或之稱先生者  
多以其佐涇州時振卹饑民存活至數萬眾爲長者隱  
德之報然余以謂不若先生守秦之功繫屬於關隴安  
危者爲尤大故表而著之以永秦人之慕思且以爲從

政者勗焉

王晉卿師評曰真力彌  
滿與昌黎駢斬而馳

桂大母邢太夫人墓表 代新城師作 辛未

光緒丁未樹柵布政新疆得賢吏曰桂君香書君爲江  
甯士族髫年孤露數羸疾瀕死而甦者再賴繼祖母邢  
太夫人之顧復俾桂氏宗祧獲一綫之延而其生平遭  
際之艱持家之苦守節之堅蓄量之宏皆極人世所難  
能君每語及之未嘗不泫然流涕也入民國後君數至  
京師必詣余余亦時存問太夫人起居今忽忽又二十  
年再見君於藩陽則言太夫人已棄養乞爲表墓之文  
余知君家世稔其奚忍辭君之言曰太夫人之歸我先

大父古香公以爲副室也事在寇亂流離之中太夫人  
系出嘉興邢氏父庭儀公甘肅河州牧母夫人鄭氏以  
咸豐回亂甯夏失陷率婦孺環坐廳事仰藥俱殉時太  
夫人方八九齡有周僕者入撫之息微屬摠而吐之負  
奔庭儀公所已而亂益亟公偕走榆林識先大父於馮  
子材軍幕中奇其才欲妻之先大父前娶方太君殉粵  
難繼娶胡太君室有所屬堅辭不可公益鑒其誠願降  
居媵列遜避再三強委禽焉以同治丁卯來歸尋偕還  
金陵與胡太君同居相愛若姊妹奴胡太君逾厚太夫人  
則執禮逾恭此常人所難爲我世世子孫當誌之弗忘  
者也君又繼言曰吾家先伯考爲方太君出先考及先

姑則出自胡太君自先大父再出佐忠介公金順於伊犁歷府道擢簡甘藩未赴行次肅州以監理西征報銷積勞遽歿太夫人痛遭家之不造夙夜兢兢助胡太君理內政惟謹所以鞠養不肖孫者恩義尤厚不肖生五年先妣林宜人見背六歲胡太君下世又遭伯妣金宜人之喪八歲而先考暨伯考先後不祿逾年先姑亦亡五六年中迭櫻大故太夫人孑身搢持門以內祖孫二人相依爲命每夜焚香籲天泣而訓之曰桂氏一門惟吾與汝冀汝聰強成立保此宗祀天其佑之傷哉斯言後之子孫其忍聞耶不肖曩官西陲遠道迎養曾不獲報慈恩於萬一矧於今日奔走四方靡所甯止太夫人

重泉之下其能瞑目也耶君之言如此余觀太夫人之所爲則士大夫以身許人之義也當寇亂時用父之命至屈其身而不惜旣已委身事之矣則託孤寄命死生以之而無所於悔彼事人而懷貳心者何如哉且孝慈天性也性之至者通於神明太夫人嘗爲君禱疾於幕府山夜半登仙台龍池往來十八里有羣獒衛之行若引導然乃捧池水一盃歸飲之良愈居人以爲神旣而太夫人病痢幾殆君刲股進之是夕有白髯人道冠笏竹立榻前語曰若無恐瘥矣杖而出求之已杳室中人皆見之咸以爲孝慈所格云太夫人生於道光庚戌卒於民國十年辛酉享壽七十有二先是古香公諱芬以



軍功起家官至甘肅布政使追贈內閣學士生二子掄元捷元捷元生瑞麟卽香書君也以長孫襲廕知縣用瑞麟生崑生自胡太君之卒君伯考掄元請以繼母之禮禮事太夫人太夫人固遜謝逮君學成始謁告所親而立之民國八年己未壽七十同鄉京朝官以守節撫孤請褒揚弗許曰爾祖爲清臣吾義不可受請觴又弗許曰民不穀矣何以慶爲乃移資振滄州鹽山慶雲南皮四縣裨災彼其識量非有大過人者而能卓卓如是乎嗚呼晉荀息有言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又釋之曰送往事居知無不爲忠貞之義也太夫人雖畢生蹇遇然所以處桂氏而報以忠貞者其志爲已達矣余

故重君之請揭其大節樹之新阡後之覽者庶憑式焉

王晉卿師曰承代撰墓表極慘淡經營之妙文中綫索一絲不亂讀之尤惻然動人

袁行南中丞母八秩壽序 代劉文龍太守 辛亥

今上建極之二年冬十月潯陽中丞奉朝命巡撫新疆  
文龍誦其疏稿至天山萬里絕裾請行二語作而歎曰  
大哉言乎有古大臣風者矣嘗讀孝經一篇言卿大夫  
之孝者則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而曲禮亦以出不易  
方爲臣子之疏節蓋君子之用心宜有大於是者故有  
大臣之事親有小臣之事親出車之南仲周之大臣也  
故其詩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其次章曰王事多難不  
遑啓居若情所當已而義不容已者有溢於忠愛之思

焉北山之士子周之小臣也故其詩曰王事靡盬憂我  
父母其次章曰膺力方剛經營四方若義所當已而情  
不自己者有缺於孝養之意焉夫作詩之旨同也而立  
言之體乃互殊若此文龍間關萬里博升斗之祿違侍  
二親十年於茲奉職無狀至於黜辱上無益於清時下  
無以逮事於家豈所謂義當已而不自己者耶迺聞中  
丞之事其親也拜命之日亟欲詣闕陳情以母老辭太  
夫人止之曰吾聞安世之母以報國勉其子方今國家  
多故正臣子効忠之時吾行年八十而頭未童齒未豁  
精力猶健不宜以私廢公汝其行也夫中丞國之大臣  
上承天子之麻命內秉太夫人之義方而猶遲徊瞻戀

至義不容已而後拜受請行若文龍者廢斥之小臣耳  
自維朽質未有兼人之長猥以粗習邊事荷中丞維繫  
之雅揆之於義誠未敢以卽安是以不憚重拂厚命行  
將膏車秣馬告歸里門稍遂烏私之慕會際我中丞太  
夫人八秩壽辰因淹留門下敬獻一觴藉分中丞錫類  
之榮私冀他日者上侍康寧膺受多福吾父吾母皆拜  
太夫人之嘉貺而文龍亦得於定省之餘簡書載出步  
趨省府追隨羣公之後以翊贊宣猷其時太夫人之春  
秋益高中丞之勛德日益懋將見大臣歌天保之章而  
小臣亦賦皇華之什豈唯文龍一人之私慶抑亦我邦  
家之光也猗歟懿哉

其二代陸軍作

國家中興以來淮軍馳譽滿天下將相揆文奮武聯翩蔚起者不可勝數惟世傳德襲訓迺克懋庸於國而燾慶於家當光緒初元合肥傅相以方叔之勳隆太任之養一時列戟之臣蹶蹶陞陞躋公堂稱兕觥者若而人而壽母年適八十今涇陽中丞以元戎之節受魯僖之釐一時介冑之士桓桓濟濟誦笙詩廣燕喜者若而人而壽母年亦八十豈天地醇厚之氣獨鍾於長淮南北歟而上下三十年間後先輝映乃如此於虜何其盛也維我中丞發軔之始實受知於合肥傅相當其上書求試負羽遠征躬歷東邊阨塞圖其形勢建策數萬言當

事不之省惟傅相能用之及檄辦漠河金廠筆路藍縷以啓山林提綱挈維不規繩削惟傅相能成之甲午之役傅相不安於位忌者撫廠事相齟齬王文勤公廉其情語人曰袁君傅相所愛重也讞必無實爲疏理於朝而復其官其後隨傅相之山左之粵殫智竭忠靡役不從而傅相卒以遺疏授爲直隸清河道鶩聲茂實躡躡封圻論者謂中丞樹立宏達不獨荷傅相知遇之深卽生平盤根錯節皆有合於傅相出處之大故知兩家太夫人並享期頤如驂斬美有以介緜祉而緜家慶者亦固其宜方今國家多故救中邇外倍難於傅相往日新疆密邇強鄰陳師鞠旅尤不容以一息怠天子明焉西

顧欲簡知兵大臣鎮撫邊事特起中丞倚以爲西北長  
城而中丞上荷殊恩內念太夫人稟昇康彊眉壽無害  
不憚天山萬里絕裾請行意氣之壯直欲銷敵萌而奪  
之氣竊推朝廷嚮用之心與中丞荷負之志他日格登  
勒銘端門受凱勛業之盛不難與傅相比隆固知北門  
管鑰非中丞莫屬將見遙遙數十年間兩家太夫人齊  
年大耋媲美後先吾儕武人又將鞠脞前席爲壽母更  
晉一觴則今日祈眉之典特其初筵之祝而已豈不偉  
歟豈不懿歟

陳堯齋先生六十壽序 代表行南中丞作 癸丑

壬子國變共和告成新疆布政使陳公堯齋先生致政

先歸大化亦釋疆符解兵枋還轅而東卜居津門以息  
以娛明年癸丑秋八月先生暨其配王夫人年皆周甲  
矣鄉人之旅津者咸踵門來請曰先生盛德令譽非公  
無以表章之願介一言爲先生壽其可乎余交先生久  
知先生亦最深笑可以無辭迺拜手揚觶而言曰惟余  
生長戎馬之間馳驅四方交游天下賢雋之士第觀於  
顯晦之途升沈之迹其異同之數蓋亦多矣至若生平  
志趣與夫出處之大節或本合而未離或始諧而終睽  
默記數十年中殆無人焉相與訢合無間久久不渝以  
斲得聲應氣求之樂者有之其惟吾友堯齋先生乎曩  
先生之始出也自其壯年以諸生投筆邊陲佐吉林軍



幕而大化亦於斯時有事於東夷聞先生之名而未始有合也洎先生服官吳中治行爲江南第一以所箸牧令芻言詒書大化命而序之大化於是始服膺先生嘗一治徐州再治清河三治汴洛皆取先生之書刊示曹吏以勗從政資爲圭臬已而先生佐將軍貽穀贊畫屯務手定條教鉤稽考覈蒙人大和成績爲諸盟冠其所施張皆大化夙嘗有志焉而未之逮者大化旣歎異先生之器識每傾誠於先生欲得諸左右而親薰之然宦轍所至君居江淮南則余處江淮北君適關西則余之關東君治汾晉則余游齊梁蓬飄萍轉卒卒相違迂而未嘗一慰所願庚戌之冬大化將巡撫新疆迺獲請於

樞府求先生偕行於是吾兩人踪跡始合矣夫天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同則多功異則多凶故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新疆自某帥受任以來馭失其道枋出多門執政不和上下解體余與先生先後馳蒞治所承數弊之後庫無夙儲兵有驕色苟安無事猶懼弗堪况復伏莽內訌叛軍外作楚歌起於帳下孤城懸於大荒卒能定變須臾陳師千里馬騰士飽轉輸無竭非賴先生精敏之才忠信之志同心策畫措拄艱危則夷險何常風雲萬態欲如今日之從容衽席角巾綦履杯酒言歡烏可得也烏可得也今者弛纓組之負釋囂塵之累晏然相忘於江湖之上結廬葺宇比鄰而居余兩人晨夕之過

從家人婦子之往還熙熙焉琴瑟在房鼓鐘在堂歌僭  
老之詩誦眉壽之章回思患難相從時此樂正復無極  
然遙望故鄉井邑蕭條烽烟頻警歸歎歸歎去將安適  
詩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每一念及又不禁悵悵而悲  
者當此飄搖風雨亂靡有定之時豈必循故事撫浮文  
爲先生介一觴之祝惟大化之於先生處則以道義相  
勗出則以氣節相劘信能志同道合久久不渝大化老  
矣試環顧今之人言無聽而倡無和獨行無徒而是非  
無與同蓋舍先生將何以慰余亦舍余無能道先生之  
生平者故樂章先生之志行而并述吾兩人交誼之終  
始如此庶幾鄉之人得矜式焉

陳堯老評曰敘述交誼離合之迹興往蹊古情來踔今惜余衰朽不足以當斯嘉譽耳

阮公槐觀察生日詩序 代陳堯齋方伯作 甲寅

人生聚散離合之故蓋有定之於天而不可預期者矣  
莊子曰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言事事物物皆適然  
造之而無庸安排於其間也余長於公槐十歲生同方  
學同儔及壯而宦遊四方其志業大抵皆同也而曩日  
吾二人之踪跡常若睽孤而不得合焉驟一遇於京師  
矣率於人事愬然別去余乃橐筆吉林佐繼勇侯希公  
軍幕公槐將於其時筮仕於吉蓋幾幾可聚以合矣會  
希侯移節入閩余亦隨侯渡海而南卒與公槐交臂相  
失公槐既行其所學以大造於吉民余則執掌江淮之

間北度雁門登中條躡太行稅駕於汾陰復西陟隴阪  
出玉門陽關周覽乎天山瀚海之奇忽忽十數年窮歷  
萬里而後歸歸而始與公槐相遇於津沽之上握手道  
故懽若平生豈人生會合蚤莫自有分定而非可設成  
心以期之者耶夫以余與公槐會合之難更念公槐昆  
弟五人各負其材能從政於異方自公槐之歸則皆一  
日聚在京師人生數十寒暑如是之日月能有幾時而  
公槐乃適然得之手足之友愛家人婦子之怡愉合并  
一堂以視尋常友朋之聚散其忤戚何如且視余所欲  
得諸公槐者其難易又何如也今歲甲寅五月公槐夫  
婦年各五十復拜吉林東北路觀察使之命將鳴騶東

行兄弟姻婭念聚首之不易識嘉會之難并爭爲詩歌  
相與歡慶余辱在肺腑又於公槐黍一日之長奚可無  
辭以侑觴宴因賦詩一章用介蕃祉且以祝公槐政成  
而來歸速也

陳堯老評曰疏淡中行以排冪之  
氣拗曲之思昌黎介甫合爲一手

重修懷甯縣志序 代陳堯齋方伯作 丙辰

壬子之歲余解組綬還自北庭結廬沽上杜門輅景謝  
絕塵事久之客有自南中來者爲言吾鄉兵氣漸銷治  
具飭理則爲之忤然以喜又久之復聞吾邑將有修輯  
縣志之舉初猶疑之旣而舒君景蘅馳書來告並以總  
纂志事相屬余固遜謝且曰某嘗有志於是曩聞鄉先

輩馬鍾山先生著藁盈篋恨卒未成書私願奔走醮資  
賡續其業而微祿率累不遑將事日月如馳回首忽忽  
十餘年矣今耄而廢學烏足語於董黜之役惟是初志  
所在苟有餉益於吾黨者願竭誠從二三君子之後其  
可乎繇是郵簡往還累有商榷迄丙辰春編輯既竣景  
蘅復以書來請得一言以弁其端烏庠余之思鄉久矣  
一爲展覽是編歷歷焉接余心目者祖宗之邱墓無恙  
也田園廬舍未改也吾童時登臨之山楫然而高釣游  
之水悠然而深歸歎歸歎吾豈無意於斯歟然而參之  
地形驗之人事若有所做於余衷而尼之使不得遽歸  
者周人之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休吾邑之民勞矣而

小休無時吾用滋懼故觀於茲編之成安得不悼往傷  
今而惓惓不能已也

陳堯老評曰文情相生結段俯仰低徊  
令人感愴欲絕成連海上欲移我情

天津修建安徽義園記 代陳堯齋方伯作 丙辰

天津爲京師門戶合肥李文忠公督淮軍舊部作鎮茲  
土垂三十年吾皖人之宦於斯幕於斯商旅於斯者踵  
相接也先是光緒癸未鄉人有丁公祠之建更拓祠右  
爲廬陽公所捐置義地一區俾客死無歸者渴葬焉將  
復擴其基爲義園以紓於經費不果迨安徽會館淮軍  
昭忠祠相繼落成館中得祠款之助薄有餘羨宣統辛  
亥後際唐解組入關受塵垢上荏苒三載不復問當世



事鄉人之旅津者則羣以館務委重桑梓之誼無可諉  
辟因設立董事會整理開拓數月以來咸有端緒義園  
之議乃賡續以起議者謂廬陽前所置地限於一郡設  
施未完不若合全院而更謀所以締造者則於藁裡也  
有處而於齒豁也有封爲計之善當莫踰此僉以爲可  
爰商諸廬人乞其地以歸地在津城西南運河北岸楊  
家莊旁其廣五十餘畝高邱深土長河環抱陰陽疏泉  
佳氣葱蔚卽地之東偏爲堂十楹南北相向東西兩廡  
各爲室三楹旁建殯舍八十間其外四周界以深溝遶  
以榆柳新宮旣奠不侈不陋異鄉羈魂茲焉安宅興工  
以丙辰仲春閱四月而竣事計費銀幣萬一千五百圓

公款不足則鄉人某實資貸之主議者某某監修者某  
某際唐實董其役幸前規之可紹冀後來之有徵謹爲  
文志其緣起勒諸貞石以垂永久云

周玉山尚書八十詩序代陳堯齋方伯作 丙辰

昔唐賢白樂天致仕居洛集同游八人者爲會圖其形  
於普明僧舍命曰香山九老圖至宋之元豐五年復有  
洛陽耆英會在會凡十二人其衰然居首者爲富韓公  
年七十九次爲文潞公年七十七而司馬溫公年未七  
十用狄監盧尹故事得預列焉際唐聞其風而慕之乙  
卯丙辰之間吾國士大夫齒而有爵者多以辟地寓公  
津門暇則爲消寒之會讌飲歌詩迭爲賓主若海豐吳

公仲懌東萊呂公鏡宇豐潤張公安圃鳳陽胡公星舫  
皆嘗與會而建德周公玉山尚書年八十於同輩爲最  
尊以齒則同於樂天以德與爵亦韓璐二公之亞也際  
唐與尚書仲子味西爲昆季交故得從羣公後數數追  
陪杖履因念消寒之會世俗所恆有至不足道而天津  
濱海賈人估客之所集非各都勝地無得而稱竊以爲  
地因會傳會以人重洛陽由唐逮宋遙遙千百年間祇  
此兩故事載在稗官形爲圖詠然九老之會年登八十  
者四人其最爲知名者獨樂天一人耳耆英之會尙已  
而問其年皆未至八十則信乎盛會之難而聚齒德爵  
三達尊於一堂則尤難乃不圖今日忽然觀之此豈尋

常醺醉宴集所得而於儼者乎今尚書將以其攬揆之  
辰子孫甞甞開筵召賓平時預會諸公咸相與躋堂婆  
娑稱慶際唐年未七十豈敢妄自比於溫公但獲附狄  
監盧尹之傳厠名末席亦云幸矣因爲詩一章歌以侑  
觴並爲序之云

周玉山尚書八十壽序 代李仲軒制軍 丙辰

自家太傅文忠公領偏師起淮上轉戰三吳龕定河朔  
聲施爛然一時騰光踔景奮於功名之會者不可僂指  
數而祿位名壽灼然與太傅相後先者則秋浦周公玉  
山尚書其人也當同治初元公從先太傅入吳參預戎  
幄自癸亥迄於戊辰六年之間五列刻章是爲公受知

之始及太傅建旄北洋公以舊僚入佐帷幕出治河工  
數權關權凡練軍轉饟通商防海諸大政悉以諮度甲  
午之戰辛丑之和太傅銳身當天天下大任忍詢負重危  
疑交集舊時賓從稍稍散去獨公追隨患難之中分勞  
均謗無所回辟而於外交機務贊畫尤多故太傅遺疏  
首薦公可大用遂由監司開府山左敷歷兩江兩粵皆  
疆圻重地所至秉太傅成法然忘者罔顧國家利害老  
成柱石之不可撼搖輒撫細故聳上聞用相齟齬迨公  
之投劾還山而國事亦敗壞隨以俱燬矣嗟夫天下之  
變故亦大矣惟閔偉非常之人爲能承其變而撥之其  
功業所昭恆足轉移一世以承先而啓後雖其間時會

有變遷然而榮光厚澤有餘思焉。溯淮軍將相扶翼中興以來先太傅率領羣材既已靖天下之變而措之卽安然所以待變之道不以是爲已足故當新舊將變而未大變之時凡可宜民通變以圖自強者罔不基始以貽後之人試一觀今之所因何莫非昔之所作本之盛者其蔭茂實之大者其聲宏蓋自公承太傅之教變政變學聿啓自強之基名德清望巍然傾動朝野故雖國體嬗易而遺臣耆老猶爲眾譽之所歸非公之不忘情於世實世之不忘情於公其故不可深長思歟。今歲丙辰十一月二十日爲公八秩壽辰吾皖賢士大夫僑寓津門者簪裾相望僉曰此昔年太傅建牙之地亦公生

平宦績最著之區也知公之詳宜莫經義若乃疆屬爲文以申祝嘏之忱經義以謂世稱祿位名壽皆所固有不足爲公道惟追維先太傅之勳烈與公數十年帷幄之功滄桑可改其專政之在人者歷久而不可堙滅又豈區區年壽之脩永所得而較論哉他日者侑觴之餘有采經義之言補史乘綴國聞者匪獨宣昭公之鴻名抑亦我鄉人之光寵也已

段芝泉上將五秩壽序

代金蔭涂作

甲寅

國於大地之上將以威加四海雄奮六合者非兵之爲乎然而歐亞列國師徒之驍健武器之鈇利角強鬪捷歲異而月不同若是則兵之爲道其難言乎哉漢鼂錯

有言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主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要道也中國兵事不競久矣甲午以後始創建新軍於是陸軍之名漸稱於世當是時統軍枋者實今大總統項城公號能擇將一時瑰瑋魁傑之士雲從森合錚鏗雲煜於其間者不可勝數而陸軍總長段公芝泉上將爲最知名公少習兵學沉毅有大志今大總統於諸將中最倚畀公練兵處成立規畫章制壹以諮公凡軍中教練諸法及兵官隨營各學堂多公所手規自天下陸軍自偏裨至於將領騰蹕勇敢有聲於時者大半公之及門弟子也蓋公之治兵壹本於所學嘗肄



業北洋之武備學堂以德人爲之師又嘗留學於德國克虜伯砲廠故其學大抵採歐之德制而於軍械槍砲之利鈍尤學之至精束伍練技多以德爲師法夫德之陸軍自毛奇將軍後世爲天下雄而普法一役論者實歸功於克虜伯廠製器之精利推爲世界第一近時列國軍備多取材於其廠廠肆分國爲部居以供所求求之國數十故部居之分亦數十而視國力之強弱者至以其供求多寡之數爲衡驗公既親歷其地又熟習其製造配置測準諸法則吾國之軍備將於是取材取法焉進而益盛蓋可券已茲距公之游德垂及三十年而公敷歷內外總握機鈐其軍事學識亦與年以俱進今

歲甲寅三月二十七日爲公五秩攬揆之辰中外人士咸想望丰采固知公勳位之高威望之隆舉世俗曼諛頌禱之詞皆不待爲公祝惟公秉文武大略統馭六師以修戎行則能擇將矣左鎮襄武右平汴洛則能知兵矣簡練蒐討士飽馬騰則能用卒矣繕甲作兵攻堅摧強則能利器矣是以公一出鎮而天下望風惓然貺然不一動聲色卒使驕兵悍將斂手屏迹措國家於磐石之安胥是道也若其他豐功偉績彰彰在人耳目者操觚之士類能言之不具述竊撮公生平學業之大凡以誌其景仰之私且推求公治軍之法以明德國軍制軍器之良言兵事者庶觀覽焉

代榮叔章廳長 壬戌

曾子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吉省僻處東陞氣候多寒少燠地曠而人不殖人不殖則土不闢土不闢則財賦無所出故其弊也有土與無土同既而人殖矣土闢矣然經畫之初政尙寬簡務在招徠游毗使占地自廣成賦則壤之事闕焉莫詳則雖有可致之財不克致之於用而有財與無財同然則易其田疇正其經界使國賦有額而致用有經固理財者所有事繇古逮今未有以易者也某君主筦吉林田賦局四載於茲溯設局之始曰清查曰清賦其名屢易其措施乃益逾艱自君爲之而後尋條理結順序而施增

出淨多地畝六十餘萬晌升科歲額三十餘萬元其有裨於吉省財用固章章也顧君猶孟晉不已哀采成績勒爲清理田賦書而問序於余其欲使地無曠土土無遺財以充溢其賦額者亦章章也夫君之勤職如此余將何以益君哉雖然余曩司吉林財政八月有奇於君之設施未嘗持同異布牘而畫諾未嘗不壹聽君之自爲獨於舊章所列地戶隱匿得任他戶揭報與後期增費匿地歸公等條文稍有商正蓋以立法尙平與失之嚴寬失之寬嚴則束縛馳驟法有時格而不行寬則令簡而事便民之樂於從令也月計不足而歲計有餘君亦以爲然其後行之期年地鮮隱匿報者踵至歲賦倍

蕤卒皆如余言嗟夫易田疇正經界者平世之大法也  
共和以還世亂法隳兵革不息寇盜蠶起民不劫於匪  
卽蹂於兵環顧地方嚮之有土者今則蕪矣嚮之有人  
者今則墟矣若然則悉索賦財以供億無度民之不惟  
悴於溝壑者幾何哉傳曰取民有制夫疏亡之後鋒鏑  
之餘雖寡取猶以爲虐而况於取盈者乎余故本審寬  
無嚴之旨廣其意而論之如此理財者其知所擇矣

陳定山曰文瀾度謹嚴議論醇實有  
藹然仁人氣象結論尤精鑿不刊

朱雪軒印存序 庚午

古今游藝之事苟爲其人精神意興之所寄雖一名一  
物莫不殫畢生之學力以赴之而要其必傳其傳者倖

也而或傳或不傳則命也夫一藝之微與致力之專而求其傳之之難猶如此况藝之進乎道者哉山陰朱君雪軒有道君子也余初未與相識聞人言君嘗游幕吉林晚歲轉徙濱江治金石文字之學垂五十年則出其緒餘爲鐵書撫漢印塗奏刀如柔豪生趣盎然騰躍寸方石上視西泠諸子蔑如也懷其藝能恆矜慎不苟爲人作旣作則心摹力追不懈而及於古余旬友求得數石果精絕則大讚服以謂完白山人後近百年無此作手可與趙搗叔吳缶廬諸先生分一席矣嗣數折簡往還續得十餘石而君亦引余爲知己君方患喘疾浸篤又困於貧未幾以書來告曰僕老矣生平所作未有深

知如執事者設旦晚不諱此寥寥殘叢懼與僕命運俱填溝壑耳若獲微惠執事錄而存之則身後之名感且不朽余哀其意而許之今君歸道山一年當踐吾諾矣嗟夫篆刻小道耳精氣貫於中而物質乃留於不斂商盤周孟爲世瓌寶彼有以通夫形上之道者矣道歷久而愈光君旣勞斂其精力顛顛專壹而無所成名天之施君抑何嗇也然及君之身忽焉付託於薜蘿不知誰何之人以求永其傳則君之遭際又何其奇也豈非所謂命者歟君書又言家無長物儻賴此數百紙心血所存藉博餘資贍家人則雖瞑無恨余故亟爲刊行并述其意於簡端世有知君者斂帚之珍有與同好是則余

之殷望也夫

王晉卿師日用筆峭折似半山而低徊往復  
雋永有神韻又似廬陵近時作家無與抗手

治警紀略序 代鮑震九督軍 辛酉

古者不異國而仕卿大夫有常祿士有常守論秀書升  
各有常法故能壹道德同風俗不言自治而自治之精  
神已默寓乎其中自政教始敝國家官人之法亦與世  
推移於是嚴迴避本籍之令蓋以懼夫居官者之徇私  
害公而大爲之防也共和代嬗政體迭更人民自治之  
說日騰於口耳然所謂自治者非徒舉在官之人屏異  
籍而代以本籍之謂也必也聚一方之良以興一方之  
利平道塗浚溝澮修樹藝積倉穀凡其所爲皆足輔官



司之闕失而不必自爲官司自治正軌端在於是君吉人之良者也以吉人而官於吉我不敢知曰是將揭櫟自治抑猶有官治之見存第觀其出宰百里時僅六月凡諸施爲固已釐然燦然治具畢張使吉之人皆如君之所爲以求自治吾知其無難也雖然吾國之人假自治之名朝釋褐而夕佩綬者比比而是使無君之治績而惟官是求則日昌言自治其去官治逾近而去自治也且逾遠余故有感於此而一爲辯正之若夫他日民治昌明必有率循正軌而不徒以官治自畫者則余日望之矣

張今頗將軍八十壽序

代孫贊堯督軍作

壬戌

宋杜祁公年八十以太師致仕睢陽爲五老之會賦詩曰五人四百有餘歲俱稱分曹與挂冠厥後文潞公居洛年齊八十與韓國諸老作同庚之會亦有詩曰此會從來誠未有洛中應作畫圖傳後賢聞其風而慕之以爲世之達官鉅人旣貴且壽而又有林泉之樂詩酒之娛自古及今未有如祁潞二公之比也壬戌二月初吉爲錢唐張公今頗上將軍八秩生辰其長公子師黃觀察年且六十一時各公卿與有雅契者知將軍父子皆能詩爲仿睢洛故事先期徧啓海內知交徵詩爲壽以侑觴政烈臣武人也未嘗知詩曩日將軍開府三邊會追隨橐鞬見其治軍之暇日與幕曹飲酒賦詩廣倡迭

和以爲樂則知將軍固豪於詩者特倣儻談奇非今之所謂詩人所重在其人固不在其詩也然說者謂將軍之詩亦自稱其爲人蓋將軍之少年好騎馬擊劍嘗壯游邊塞短衣匹馬晝日馳數百里有幽燕游俠之風每自言其生平惟名馬美人詩歌三者爲所篤嗜而不厭今老矣猶據鞍矍鑠不讓後生暇則放筆爲歌詩酣嬉淋漓一據其胸所蘊蓄而後快自解纓組徜徉沾上屏絕世事不復聞問時與二三長老顧曲行歌極耳目視聽之娛往往恣意所如不知身之在何世也嗟夫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若夫已富已貴之後而耆年頽德又若有風流文采混被當時好事者至傳其言貌形爲

圖詠播諸聲歌此其爲樂樂豈有極然而睢陽五老洛  
社十二賢生同時宦同方而皆致仕里第爲文酒之宴  
交酌互答已極人世所難能今將軍厲公津門夙與黃  
陂黎公東萊呂公諸大老詩酒往還無虛日而師黃公  
子復以周甲之年皓首龐眉追隨杖履效老萊子斑衣  
所爲用博歡笑則其天倫之樂更有逾於尋常萬萬者  
此又祁潞二公之所難吾知躋堂獻觥之日將軍父子  
將各出其新詩共相驩娛則他日者鴻篇鉅製韻事流  
傳又豈第睢洛圖形足爲千古佳話已哉

興威將軍吳公祠堂碑記 代王廷五軍長 己巳

民國十七載戊辰夏四月興威將軍吳公旣構難薨於

位翌歲己巳某月卜葬昌圖五龍岡之新阡乃卽遼源里第改建家祠爲宗人伏臘時饗之所溯公之少微爲牧豎走卒以迄起家行伍牙璋繡鞬作鎮茲土者先後歷四十年遼源之人戴之若神明雖老嫗嬰兒無不知其名氏而公亦視以爲故鄉其明威誕德寔能洗被而涵濡之若張萬之刺史濠州韋仁壽之檢校南甯不是過焉於虔懿已公諱俊陞字興權山東歷城人也光緒初其太公太母權櫟出關自甯遠移家昌圖轉徙內蒙科爾沁左右翼旂地耦耕以食公童時至爲人牧馬久之能相馬辨其良駑嘗往來蒙邊習其風土形勢險夷纖悉甚具以故從軍數有功遂家遼源州蒙人畏之評

爲吳把總而不名累功授副將記名總兵賞巴圖魯勇  
號時東荒多匪患黑龍江將軍聞其名奏調駐軍呼蘭  
尋遷奉天後路巡防統領民國初元蒙旗扎薩克圖烏  
泰叛變公討平之論功授陸軍少將勳五位項城總統  
召見命就所部編爲中央騎兵第二旅仍還駐本路會  
內蒙扎薩克鎮國公兩旗抗命作亂毅軍連年征討不  
克公迺請纓赴經棚助戰克之進蹙林西葛根廟三月  
而亂定捷聞優詒嘉賚晉中將勳三位還授洮遼鎮守  
使公威名之著自茲始蒙匪巴布扎布烏泰餘孽也數  
寇邊五年秋侵入霍勒河畔公督前鋒戰於突泉鞞刀  
帕首立高阜覘敵形勢流彈中左肩血殷甲裳衛從皆

失色公獨大呼殺賊將士皆憤步騎遂進虜爲披靡公乃從容裹創介馬馳還未幾事平政府溫諭賜醫藥慰問國慶日再晉勳二位明年以其部眾編爲第二十九師遂擢師長並領鎮守使如故七月蒙匪齊大巴拉就撫邊患悉甯起壬子迄丁巳公之勳績皆在蒙服厥功烺烺炳於史籍矣十年辛酉特任公爲黑龍江督軍兼行省長事在位八載邊場無警軍民翕和公爲人長於治兵噢咻士卒有恩惠故人樂於効命其籌邊以交通爲命脈生聚爲始基省議建呼海鐵路竭庫藏之力限日程功閱兩載而觀成農商至今資爲利賴樹常曩從公龍沙爲參謀長公推置心膂事無纖鉅輒諮以行甲

子之役隨公於第六軍行營進駐開魯凌源多所贊畫  
明年乙丑公以偏師解巨流河之圍又明年丙寅南口  
戰起樹常被任第十六軍軍長從公大軍出赤峯踰灤  
水上游間道繞行拊敵之背側擊破多倫諾爾西北軍  
遂以宵遁凡此諸役樹常皆嘗追隨戰麾親見公之運  
奇制勝神樞鬼藏匪可端倪而受公知遇亦日以深不  
幸皇姑屯構變中道遽殂大廈未支先摧梁棟此則不  
能無致感於私衷而爲之拊膺流涕者也公之世系別  
具傳誌之文今祠堂葺成未有碑記樹常知己之感於  
義不可無言敬簡舉生平勳業之大凡鐫之於石俾光  
昭家乘後之史官亦庶資要刪焉





湖濱補讀庵

孫少道四六文

最刻之四  
陶造



湖濱補讀廬叢刻之四

杭縣鍾廣生孫盦

孫盦四六文目錄

謝肅州某觀察啓

謝棠園鮑松江白魚啓

代人

爲某公募建祠堂啓

梁溪楊女史書畫展覽啓

爲張半園七十生日釀金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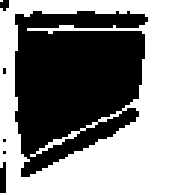
新城王先生八秩壽

啓 萬母王太夫人九秩壽言

祭梁忠甲韓光第

將軍文二首

擬賀某君姪人正冠辭



慈盦文外集

杭縣鍾廣生慈盦

慈盦四六文

余自幼記誦力弱以故腹儉常以撻擗釘鉸爲苦乃  
壹意爲楸體文自藏其拙比長宦游四方硯耕以給  
有時相題行文非妃青儷白不足將事者輒效顰爲  
之然固不能工也嘗謂駢楸二體自唐以降始分立  
門戶宋賢歐蘇曾王皆古文名家而制誥章疏則多  
循偶體寓流利於整齊之中用之臺閣最爲得宜後  
人昉之謂之宋四六文沿及元明浸以卑茶清代作  
家汪容甫孫淵如輩思起而振之希蹤漢魏合駢楸  
文爲一手然極其造詣至建安諸子而止欲如西京

之雄博浩瀚終不可能則其入手本有偏勝故也若夫駢散兼擅爲世所稱者則有餘姚邵二雲仁和杭大宗錢塘袁子才武進張皋文桐城劉孟涂上元梅伯言諸人雖所詣有至有不至要於二體各具面目而不相蒙然而論者猶未能悉鑿其意則求其有兼長無偏勝誠戛戛乎其難哉余自分學淺年踰五十此生已無進益之望卽世所病爲卑陋之宋四六文尙媿未髣髴其萬一姑錄存數篇而發其意如此竊蚓之譏所不辭云孫盦識

謝肅州某觀察啓，戊申

自違豸節載慶履端頷手春釐允懷多福某漸西下士

爨尾焦材幸寬湯鑊佩囊鞬以宵征爰駕鋒車稅埃亭  
而夕舍謬託孔禰之譽虛忝嬰石之交束芻維繫非敢  
望於白駒負羽倉皇迺相遭夫青昉渥蒙高義惠逮窮  
途供其東道憐范叔之單寒問及南冠謂鍾儀之知禮  
加之贈賄匪同解越父之驂重以穀推奚止授河陽之  
策念使君之摯愛實仁者之用心何圖流人乃沐斯寵  
故知君之沛澤如涌酒泉百斛不擇地而施宜乎僕也  
感懷譬登飯顆一山輒科頭而拜此日陽關吹篴送西  
去之故人佗年蒲海乘槎訊東歸之遷客

謝棠園餽松江白魚啓 辛酉

奉賚白魚四尾當春薦鮓和比說羹逢秋憶鱸味同翰



鑿甯潤監河之轍如依松水之蒲光剖明珠祥徵漢洗  
所愧才非伊鼎乃要割烹之湯更宜佐以辛盤共飲屠  
蘇之酒

代人爲某公募建祠堂啓 甲子

蓋聞懋功有典式百辟以爲昭報饗在民歷十世而猶  
祀是故武鄉澤永西川留古柏之祠召伯化行南國菱  
甘棠之舍緬儀型其可作陳俎豆以斯升洵足薦明馨  
於來思存景風於奕禩者焉惟某公嵩高間氣滂沛祥  
符華閔則四世三公閔度則九州八表初持豹節遠啓  
三韓之封繼拓鴻圖言蒐二廣之乘允兼資夫文武益  
望重於華夷免且肅肅皆干城之公侯虎賁桓桓盡牙

璋之校尉由其練兵小站迄於開府山東時則黃巾帕  
首侈張角之神符白刃控拳應韓林之妖譏勝廣本狐  
火戍徒行將挺鹿曹兗悉魚臺盜藪勢等連雞苟無鈇  
鉞之威奚免釜鬻之爛公乃禁嚴左道柱砥中流扼南  
北之要衝作江淮之屏障遂聯長江互保之約卒挽中  
夏垂危之機此公之功在一方者也洎乎辛壬之歲和  
約告成文忠疾革草遺疏以薦賢方孔明之舉向寵馳  
傳車而入衛比光弼之代汾陽時則金輿西狩鐵艦東  
來受任於危難之餘收復於瘡痍之後公乃安內以攘  
外除舊以布新戒亂風之十愆建擎天之石柱領首都  
爲諸侯長叔新法爲天下先遂使宮車安返畿輔宴然

朝廷既倚若長城華裔亦羣欽司馬此公之功在大局者也逮於玄黃變起蒼赤運移本舜禹爲公之心成周召共和之局公知天下定必于一民生事乃在三將欲參稽今古躋一世於邛隆必先統壹車書納斯民於軌物而乃昊天不弔景命靡常國家興并棟之悲士民抱攀髯之痛此者當飛鷁之旨值亢龍之災紀綱墮而法守隳彝倫斁而典章缺火星星以燎原河滔滔其日下側望觚稜淒其風雨迴思勳烈邈若山河有不愴念遺弓而興懷宿草者哉同人等或追隨部曲或瞻戀轍轅溯漳水以傷神對峴山而雪涕咸以豐功未遠崇報猶虛非所以妥英靈而昭肝饗也爰於天津河北拓地一

區共釀金錢構成棟宇就疇昔建庵之所立地方故相  
之祠庶此日聚金鑄范千秋瞻劍鳥之遺冀佗年配社  
思樂曠代永烝嘗之典

義甯陳伯嚴先生曾以此題不足存錄勸其削藁余  
深寔之繼思某公功罪自有定論况代人之作勿庸  
負責爰過而存之然每念先  
生之言猶膠膠汗流頰際也

梁溪楊女史書畫展覽啓丁卯

楊女史令弟者梁溪名閥盈川後人善畫工詩爲江南  
吳觀岱先生高足弟子嘗薄游京洛執業於林畏廬陳  
槐堂金拱北諸公之門才能詠絮謝小妹之詞華筆擬  
簪花管夫人之墨妙縑緗競美紈素爭鮮洵菡苑之足  
珍信連城之有價矣近者遠踔西洲新歸南國轉颿蓬

島寄跡花江馬湘蘭騁其妍思葉瓊華遜茲藻績是庵  
則雲山能寫南樓則花鳥皆香爰發行滕藉供麗矚特  
假南崗文化協社開會展覽時則暮春將華美顏如玉  
牙籤百軸珠玑一堂中外之羣彥品藻爭題湖海之散  
人簪裾咸集剛過稷脩蘭渚喜三月三日之氣新恰同  
詩買雞林識一金一縑之紙貴

爲張半園七十生日醺金啓 己巳

奉節張白翔先生川東名宿蜀下閩人瀟工四體擅二  
水之書各賦研三都比船山之才調傳食之車周流乎  
輦轂平揖之袞傲睨夫公卿題詩滿浙西東游展徧江  
南北固已互推襟袞到處逢迎矣歲己巳首夏之月爲

先生古稀嘉辰銀髯過腹朱顏渥丹疑飄飄之欲仙覺  
皤皤其未老香山尙健率真之盛會宜開維社宛存耆  
英之題名可續自應張筵金谷譜曲紅衫聊盡一日之  
歡引滿百觴之祝然而先生浣花未築莫歸隱於草堂  
拾椽爲糧尙放歌於同谷清貧如舊康了依然邵堯夫  
耽風月間趣會無安樂行窩蘇東坡是神仙中人惟有  
婆婆春夢爰裁小簡徧告知交與其製錦端百蝠譬等  
障眼之空花何如解囊底千蚨好沽杖頭之美酒仰希  
高誼請具冰銜引同拋玉祝豈後於封人義取分金情  
更隆於鮑子

新城王先生八秩壽啓

新城王晉卿先生博通六藝著作等身北方學者未之  
或先東觀鴻儒衰然稱首南皮張秀水陶被以國士之  
目濂亭張摯父吳咸在師友之間早登甲第作令仙鄉  
漢文翁學道無慚左太冲蜀都能賦泊離巴峽遂詠秦  
州鋒迴狄道之車遂譜伊涼之曲乃復按行西域布政  
北庭旁摻地志踰疏勒而度安集延備誌山經躡葱嶺  
而界帕米爾窮折羅漫之幹脈補畏兀兒之圖經筆燦  
薇垣之花檄布狃疆之草甸宣雅望鉛鑿高文斯誠通  
天地人之謂儒立功德言皆不朽者矣自經國變厲公  
舊都蘭陵致仕孫卿子遂爲老師河汾退居王仲淹羣  
推博士然而仲長樂志空屬文辭康成注經安避寇亂

雖史局隨身餽廩粟之猶繼而席門杜跡問車轍已無  
多乘桴有浮海之行側帽正渡遼之候戊辰秋月先生  
東來應遼寧司令長官之聘掌教萃升書院公孫虛館  
而請業馬融設帳以譚經管幼安不後龍頭丁孝公獨  
參虎觀綜經師人師之譽兼齒尊德尊之長魯殿蔚其  
靈光楚國推爲祭酒老成共式髦士攸宜今庚午冬十  
一月二十五日爲先生八十弧旦距同治庚午以優行  
入貢成均時已甲子一周矣陸機入洛剛踰射策之年  
夏侯拜經又值上章之歲比楊震稱關西夫子繼韓愈  
爲國子先生論清德則操行相同計家食則行囊屢空  
是以匡衡壁上捫燭無光范丹釜中生魚有跡蓋經生



自古多壽而君子不辭固窮然如先生者臯比坐擁祇  
殷謀道之心而爲弟子者結駟前行宜得益彰之勢廣  
生程門忝列隗市先驅敢援鄉飲之文願作監河之請  
竊冀旌幢貴客表領薦紳或鑄范子而釀金或禮申公  
而加璧仕惟公養寵逮耆儒庶幾道尊經席應不讓於  
戴侍中儻能暖吹寒旣是所望於蘇司業

萬母王太夫人九秩壽言 辛未

夫堅澤者冰雪見睨而日消重陰者剝坤遇陽則來復  
若乃桑榆將迫羨藜終據崦嵫光沒孰揮魯陽之戈共  
工象滔疇補媧皇之石問年已踰乎花甲糜躬歷粹夫  
蓼辛斯在豪俊奮迹猶難矧屬緯縈曷由昭曝而乃披

榛覬豁夷塗中開窮淵啓衢寒谷轉律康侯馬蕃晝見  
以三接僖公燕喜頌言夫千歲保東邦以作朋歌南山  
而不騫斯真秉醕鬯之全德協悠久之恆符易坤之彖  
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又曰安貞之吉應地无疆者其  
我萬母王太夫人之謂乎當太夫人之歸于農安贈公  
也維時威姑早逝太翁在堂中饋之職叢於一身太夫  
人則內嚴馨飪外佐蘋蘩敬事君舅克諧以孝相莊夫  
子不忘厥恭而贈公揮斥疎財任俠尙義積久彌困境  
以不饒惟資賢助理其家政生丈夫子二壽山督軍其  
仲子也深山豹霧大澤龍淵幼異常兒長期國器及其  
壯也束髮入伍棄繻從軍飛而食肉封侯猶歎數奇勞

甚采薇將母不違啓處當予季行役之日有陟岵靡瞻  
之悲太夫人乃料量喪葬手奠躬營荼身飴孤蓄然植  
立爲禮則易也甯戚勗子則公而忘家門巷感其飄零  
道路爲之嗟泣蓋距贈公捐館之年太夫人已六十有  
五矣于斯時也葭灰萌動枿藥回溫牙門之旂晝日而  
飛揚介冑之士趁風而下拜太夫人履霜不害食蔗能  
甘俛仰頓易夫悴榮懷衰迺殊其歡戚而壽山督軍燕  
頷之姿相其必貴鵬圖之翮卜其終搏又豈獨覘令公  
之勳閎祿養千鍾遂仲君之顯揚慶徵連璧已哉夫能  
致而不易致者名也可幾而不可幾者壽也故九疇之  
占壽居第一况太夫人寓生截髮轉計摩笄迨晚境而

備極尊榮及大羣而益臻聖善捧輿則起居八座送喜  
則報答三三春作萬家生佛遍覆慈雲建百歲崇坊允稱  
人瑞斯洵得天之獨厚而振古所罕逢者焉重光協洽  
季春之月嫩江波暝秋水冰漸象服浣淪魚軒摺笏太  
夫人壽登九豔歡承三代烹羔獻韭介兕延梨禮也時  
則桃缸泛醴花釵接盃黃門列棨朱邱傳觴防禦之使  
五州晉國之封一品其冢孫國賓大畢萬之家聲紹韋  
臯之門望芝蘭梧竹翠羽愉愉牙笄滿床金根載路是  
尤龐鴻所沛錫蕃釐之極觀某等屬在僚采託賴嘉福  
敬以蕪備介茲純嘏庶將摘芬璇闈陳詩閔宮萬有千  
齡永旂無極

祭梁忠甲韓光第將軍文 庚午

惟將軍手提戈紐氣薄風雲揚於結骨之鄉仗節尉頭  
之部臚濱爲國門重塞方嚴鄂博之封札蘭處北道兵  
衝宜固角犄之勢而乃黑雲壓壞赤源橫飛十決十盪  
拔都之猛士先亡九拒九攻疏勒之外援不至遂使化  
同猿鶴觀比鯨鯢效李陵之報國守漢節以無虧痛先  
軫之喪元免晉胄而不反効忠非一盡命則同烏虜柔  
盛豐薦用彰勤事之公侯惟蓋疏恩少慰國殤之部曲  
仰邀靈爽庶冀來歆尙饗

其二

惟將軍各提一旅嚴衛三邊札蘭爲北道兵衝臚濱實

國門要塞老羆踞當關之地連雞成犄角之形以少擊  
眾遏羅刹之凶鋒藏正用奇奮岳家之義勇而乃壘平  
失險鼓死無聲伏殺飲血宗澤則守陣徒呼拔矢啖睛  
南入則乞師不至終使完巢俱覆餘燼難收赤龍吐電  
掃蛟足以全僵黑葦殷天痛鵝軍之盡墨命輕螻螻化  
慘沙蟲烏呼覽前車後車之轍淚灑英雄思國恥物恥  
之興志揚馨烈追維冥漠昭薦秘芬尙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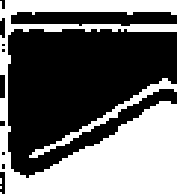
擬賀某君姬人正冠辭 辛未

蓋聞六宮閨位義炳於春秋三星麗宵光侔乎日月是  
以論副助之文僅下女君一等獻豐宗之禮何妨良娣  
居先况乎相夫有福夢兆於孟帷敵體無虧美稱於姬

國者乎惟某夫人碧桃古渡携李華宗蓬門弱質生小  
未識綺羅青浦名姝終歲自傷金綫惟祝女位高之謠  
早謹於口語故黨氏臺前之誓遂割於臂盟其歸于某  
君也衾裯與抱箕帚弗先織蒲惟以在公結珮敢云當  
夕事婦如姑禮未加於答拜惟參與昂命匪歎其不猶  
而夫人則綠衣自敕紅燭偕隨羌無陰雨之嗟不作翹  
風之怨侍君高堂及尊章之在御充君下陳迨兒女之  
成行仰事則無間人言俯鞠則視如己出猶復綢繆送  
燧蘊藉添香賦小星之嘒白會肅宵征照中婦之流黃  
更工織素真德容之並茂洵耦俱之無猜者矣今者中  
霽乏主內相虛人琴絃弗續於三年冠綵待歌夫雙止

則如某夫人者宜正夫扶之義用修婦順之儀綠章勸  
進友朋之道則然黃裳在中乾坤之位乃定爰蠲吉夕  
遂正中閨此日三從四德後來無居上之嫌他年五鹿  
雙魚元吉有永貞之慶





湖濱補讀廬叢刻之五

孫奭詩集

辛未冬日

寶熙書端



湖濱補讀盧叢刻之五

杭縣鍾廣生遜盦

遜盦詩集目錄

卷首題詞

卷一 起戊申迄乙丑古今體詩五十三首

卷二 起丙寅迄丁卯古今體詩五十八首

卷三 起戊辰迄己巳古今體詩六十三首

卷四 起庚午迄辛未古今體詩七十二首

余少不善吟詠自經憂患輒藉此排遣以據其幽鬱之懷然於聲韻之學初不自知其果合否也壬子東歸再入燕都偶以質中州秦幼衡太史幼衡語之曰君詩犯一熟字古人云欲語羞雷同熟則

習見習見則易同故詩貴生新也余聞之慊然既而豁然若有所得自是出都奔走關外亦遂輟不復爲五十以後來居濱江始與陳定山張半園諸君交酌互答而龍沙張伯未陳默存復類來索和意興漸佳默存詩著意生新力避窠臼所以餉益余者甚多然苦工力未深求免於熟終不能至今刪訂所作捋錄五卷非敢出而問世亦姑就今日所已至之境藉以驗異時所不能至之境則敏帚之珍或有取云爾辛未十一月孫愈識

慈盦詩集卷首

題辭

寶 熙沈盦

庚子亂定初識君縱譚世務驚儕羣朱邱延英入帷幄  
郎潛載筆珍多聞滄桑變故歷廿載出關氣早凌終軍  
平生遇合利東北贊佐軍府垂鴻勳文家立言通治體  
詩史託意憂黎元宗工傑出照邊徼豈曰無佛方稱尊  
我來濱江與君遇追思往事如奔雲手書謨箸就商訂  
天生老筆驚披紛卓然欲繼古作者波瀾直導之江源  
繁華之地文十少素心難得親蘭薰白頭燈下坐相對  
一甌春露忘宵分

張朝壙半園

矯矯鍾夫子錢江一釣翁平生富文藻邊徼擅宗工昔  
我鷹臺下翩然馬首東棠園勞禮辟蓮幕致推崇鞠古  
偕陳澹論交得孔融才名三傑萃佳興一尊同金石山  
陰趣瓜壺晚稼功題糕招韻友挈榼命奚童社酒邨邨  
綠江花歲歲紅朝陽見鳴鳳逸氣吐長虹出租催行李  
浮踪託轉蓬布枯坐寒月嫩水寄吟筒不幸定山子突  
爲亡是公良朋悲壞木生事爨焦桐風雪干戈裏鄉園  
涕淚中自傷秦士賤誰念阮窮途誦子瓊瑤什如穿錦  
繡叢豪情追太白秀語奪崆峒舊夢湖橋隔新裁翰札  
通孔璋扛健筆使我愈頭風

陳紫瀾 默存

鍾子古訥士文章乃沛然寄名僚案上作揖將軍前蹇  
步逢同術浮生入晚年予詩刪欲定剗剗讓君先

汪維城 宗可

卅載多聞友始余識君寅君才信卓然賈生居傳列顏囑在

王前握粟方同歲余與君同勞薪又隔年新詩雲水裏

洗眼快爭先

張延厚 伯未

昔聞曾字固能文不善詩卓哉真學人俗士那得窺遺  
編案在目諷詠當自知自我交鍾子乃在松水湄曩讀  
朔疆志太息文字奇吉人性離穆相對忘言辭有時亦



亶亶高語不肯卑篇章託託風雅微意若有些薄華  
士將毋尊經師我在龍沙時稍喜弄柔雖螺江陳默存  
與我相切劘其筆特健悍蹇步難爲追濱江去咫尺文  
壇樹旌搗定山與半園各各張其眉鍾子尤傑出揚軫  
導前綏覃精入綿邈運思轉單微我乍浣手誦口呿不  
得齟窺豹欲以管測海焉用蠡文章與篇什其道非兩  
歧蘊此卓犖抱乃是英雄姿今年書抵我謂欲鐫棗梨  
刪繁寄以簡用白知其茲寥寥二百篇子宜爲我詞我  
深媿此語斂手難固辭古人重然諾亦不忘箴規君詩  
蓄胸久此實其初基束藁日益富發棠請自茲儻不填  
溝壑終當觀及頤秋鐙粲然白坐對忘飢疲商量到透

密所惜知音希

諸以仁季遲

歌詩數浙派杭人還論杭范悅首稱絕先聲蓋齊梁元

和章評事父子冠三唐唐時以詩各者惟江東羅昭諫

殊遇逢錢王王孫昆與易宋初互傳芳宋初錢昆與荆

公賞沈監沈遼受知於王荆公坡老契周郎周郊東坡倅南渡稍

寥寂功父名最彰張鑑箸有桂隱百課元代尊仇遠字白珽字繼

者吳復字見心與山邾經字仲誼滄海遺楊載字仲宏

之宋季陰張憲齊各曲江老居士為明開詞場錢惟善字思復與陸居

居曲江博瞻瞿長史佑字冲和陳文康贊字維城門人正

德結社始盟主晉江張文宿字拱辰正德時人方十為洲

輩結不為格律拘珂月殿末行明末卓人有清入關後

崛起毛稚黃西冷十才子旗鼓各相當毛先舒丁澎陸圻柴紹炳孫治

張丹吳百朋沈謙虞黃六家既虎步龔翔麟與秀水李

吳陳延會稱西冷十子平湖沈日皞沈岸吾宗九鼎字駿男弟匡

登號浙西六家二男復鷹揚鼎字虎男俱以能詩各

杭厲闢壇坫湖山奉典常俛仰千餘年軌度無或傷隨

園迺一變玩世兼諧莊上焉江澄練下焉河濫觴久之

爛漸熄東軒松風涼汪小米太年大遠孫與里中耆彥

清尊刊雅集希古存矩方定盦又一變靈怪龍天翔飛

神梵志爪鑄淚女媧腸至今橫議士仍且習其狂復堂

會親炙譚年舍腐而含肪羽琇同歌哭此意無人將並

時諸老輩崇蘭映瑤光張子虞穎川梅臥雪陳藍洲宏

農菊冒霜

楊雪漁年

延陵傳六世

吳氏自退菴先生以詩各一傳秋漁太守

再傳子修提學五傳綱齋侍讀咸有專集

澤永詒甘棠

後來稀秀出接續珍寸香伯宛已玉瘞

吳印丞中翰昌綬

倬菴

猶珠藏

邵伯綱編修章

我抱先人璞

先大父菊陸公坐花書屋集先君遲菊公璞齋集均

己刊

頗思能發皇畫墁坐老困積志殊未償側聞鍾叔

子逸興託篇章斐然有所作儲以重錦囊將欲問諸世

書來屬評量開卷英采吐夙秉故樸疆天若縱厥奇驅

之天山旁草檄驚儒帥呼酒狎渴羌醉拍古涼州誦徧

漢西疆迴車度榆塞遼海停琴裝朗吟幼安榻長揖公

孫牀松花魚飽喫不復憶滄浪稚存戍伊犁荷戈慨以

慷漢槎謫雞林秋笳鳴激昂冰川浩無際筆力追窮荒

氣勢在飛動風骨實鬱蒼高岑仰壁壘韓杜窺門牆醇  
如酒如醴腴如稻如梁尤善運經籍典誥探堯湯感時  
多憂憤擊缶涕泗滂豈惟疾長楚重自哀菴桑是皆騷  
雅魄所寓極微茫偶學玉谿體翠羽雜明璫非無爲而  
發曾不與道妨悉本柔厚旨可以供笙簧烏乎玉澤竭  
久矣頽宏綱庸頑散輿隸輒媚流俳倡時傑懲俗傲登  
高排羣吭務推陳出新一洗蝨腹瘡務辟熟就生一掃  
箕舌糠但矜翻雲鶴而厭出水魴用茲拭毛羽洵足鍼  
膏肓或更矯枉過璣細到豪芒好僻入狐穴滿紙搜籀  
倉博聞固莫及至性毋迺戕兩者胥有失執中庶乎良  
近賢幾宗匠大筆會湘鄉正如其爲文陰柔變陽剛調

和唐宋間元音中宮商公後峙同調曰南皮文襄江漢  
日杲杲海岱風泱泱往古百家掩來今萬夫望會稽越  
縵翁亦詩中鳳凰金石妙敲擊圖史恣披攘精妍革浮  
僞信哉靡與亢平居持斯說君言適偕臧冀君賡遺緒  
晚作加焜煌陟頓踵鄉哲要使國風昌四彝方交侵我  
懷深且長



孫奩詩集卷一

杭縣鍾廣生孫奩

過韓侯嶺題壁

夕宿豫讓橋朝陟韓侯嶺千秋二國士光氣常耿耿  
溲母飯耐恩呂雉劍伏頸知己兩婦人恩怨俱不省我登  
沛邑歌風臺臺前劍石埋塵埃兔死狗烹誠幸耳未央  
新豐安在哉吁嗟侯今劇神勇當時舉足分輕重早知  
烏喙難與儔屬鏤焉及大夫種

邠州驛題壁

一鞭斜出棗林過陶穴人家簇似窠此是公劉登陸地  
西來王氣近如何

西鞏驛館得吳綬卿周幹丞題壁詩次韻



倦聽碣樓報曉更故人題壁宛分明  
淒清紫塞參橫色

惆悵黃河遠上聲持節即今歸漢使  
挂弓聞已息蠻爭

綬卿奉部檄出關  
查案中道召還

終軍功業從茲始  
休向何戡唱渭城

贈別孫子昭大令

感君風義絕人寰  
暫聚緣多別意慳  
豈為新交成沆瀣

由來古道照容顏  
提攜驛路三千里  
指點雲山百二關

他日相逢下車揖  
征衫還搵淚痕斑

涼州道中

粼粼碎石激湍流  
冉冉疏星淡欲收  
雨勢忽來風乍緊

一行飛騎出涼州

登嘉峪關城樓

去年東出榆關路今日西行度玉門萬里山河通絕域  
一樓星斗蔽中原漢家四郡圖猶壯胡虜千騎氣欲吞  
回首崆峒堪倚劍乘風誰與叩天關

玉門道中

轆轤征車道阻長平沙歷盡入羊腸輪摧芟草烏孫月  
馬踏莎叢白帝霜南去火山窺柳谷西流雪水匯蒲昌  
天恩若許閒游覽刺蜜葡萄老此鄉

題落水蘭亭真蹟卷後

卷爲裴氏  
壯陶閣藏

吁嗟斯貌不可作中郎石經徒蕭索伯英草聖稱絕倫  
元常今隸參恢博紹述者誰王內史如集大成振箭籥  
蘭亭墨蹟蕭生傳素師響揭逾精堅自入昭陵歎寥落

紛紛鉤勒工鏤鐫紹彭承素俱妙絕穎井善本鳴甘泉

其間定武推第一氈蠟拂紙生雲烟趙家王孫嗜幽討

緯蕭河上波光森神物蛟龍肆攫吞湘靈浴女咸知寶

至寶宜珍性命輕

世傳落水本有趙子固題性命可輕至寶是保八字覃谿跋為偽託此卷

無之雲水橋影眼中明丁形針尾杵毫末山陰面目尋其

真山卷首純廟御題陰真面四字

此卷舊會歸御軸寶笈琳琅度天祿

多少詞臣珥筆題唐縑掩映蕉痕綠

張文敏劉文清諸人皆奉勅題詠

封唐錦裝橫猶在

幾時流落到人間千金敝帚非等閒不向延

津求劍合却從南海買珠還

裴伯謙得諸南海孔氏

珠光劍氣洵

希有曠代奇珍入君手壯陶閣上燦生輝名與吳興同

不朽

己酉元旦喜得家書

自到輪臺倏歲除鄉關消息望中虛  
飛鴻新翦延年字落雁初傳繫帛書  
塞草青隨春脚健東風綠上柳眉舒  
朝來第一開顏事十笏黃金定不如

聞仁和相國卒於里第有作

五十年間蹇蹇躬錦衣人識寇萊公  
規隨詎失蕭侯步恭謹無慚萬石風  
箕尾一行先帝蹕龍髯雙抱老臣忠  
勝人不在矜奇特出處功名善始終

題鐵雲扇頭畫鶴

白雲深處卽仙山芝草啣來玉賜環  
一聽九臯聲澈後朱霞天半任飛還

送宋芝田侍御之伊犁軍幕

秦中各士文章伯攬轡停盃話疇昔陽關逆旅天地秋  
回首舊游如過客將軍龍武好延賓大開東閣連平津  
不賦無衣賦同澤羣材駿逸追風塵座中先生殊岸異  
翩翩元瑜妙書記聯鑣振策天山西送袞推襟不吾棄  
天山西盡青海頭秋風起處聞胡謳輪臺月黃白草沒  
伊誰嗣響岑嘉州廣平侍御詞源衍左挹王褒右裴冕  
文藻風流鄴下同縑緇聲價雞林遠八月交河雪正飛  
金山獵罷狐兔肥蠻府參軍興不淺邊庭詞客夢還稀  
聞說將軍重疆場飛書須用枚臯筆奉使豈唯封大夫  
遙指伊吾壯行色別思濃如碧水潭柳旂高綽挂離驂

願君頻寄精河鯉莫忘飄零鄭所南

趙六夢湘四十四初度賦贈

白雲遠天未知君夢遼陽歲星忽疏轉山川相繆蒼時  
來憎鬢短興盡引盃長一寫情懃意何用登華堂

中秋卽事

磊落情懷勢自寬極邊風露迥高寒瓊樓水調何從聽  
錦瑟華年不忍彈首蓓玉關秋試馬梧桐金井夜棲鸞  
六橋明月金閨夢一樣清輝兩地看

送裴使君伯謙入關返錫山里第

秋颺送微涼天末悲游子把酒望江南鄉心白雲裏嗟  
余命不猶遷斥越萬里邊風鳴蕭蕭裂膚憎粟起晏言

疇與驩形影相倚徒使君獨憐才同調甘如薺比與逮  
津梁鉛鑿資礪砥折節略年義不遺在泥滓君固嵒阮  
儔嫉俗蒙詬訾謫居甫三年險巇頗歷抵聖恩沐寬大  
小臣幸滌洗玉門慶生入輕裝去如駛出關猿鳥哀入  
關僮僕喜歸鴻翻迅飛回雁唳翻止柳檝渡頭迎蘭橈  
江上艤老父聞歸來喜極翻雪涕山妻聞歸來熟視眼  
欲眯阿弟聞兄來洗爵設醪醴嬌女聞爺來牽裾話旖  
旎親朋各問訊新醅斟綠螳情景宛目前洞庭波瀾瀾  
來年春漲滿輕鷗泛芳芷買君笠澤田釣君磬湖鯉飲  
君陽羨茶汲君惠泉水登君壯陶閣古豔發繭紙

裴氏壯陶

閣帖版藏  
無錫城中

詩酒足怡悅佳興彭澤擬優游務晚閒饜飫

在各理曠寄無古今是非有青史今君甫首塗嘉貺從  
茲始應念未歸人漂泊將安倚悠悠君行邁煢煢我曷  
已興言眷臨觴坐對還歔歔長歌贈君行歌辭哀以悱  
塞上重別離古人有蘇李

春燕

年年客裏負芳期塞上春歸只燕知幾度營巢微雨後  
有人驚夢落花時平生未識雕梁穩遠道難爲故國思  
我亦無家慣飄泊汗泥輕颭影參差

感事

紛紛羽檄下關西八月秋風動鼓鼙漢上未聞誅馬謖  
長安今已旣朱泚乍翻玉斗捷黃鶴不見金人襍碧雞



夜半驪烽空自舉咸陽橋畔總鷓鴣

### 從軍行

古有從軍行我作從軍曲送子去從軍慷慨意相屬昏  
霾徧八表陽九丁百六龍蛇發殺機堵柱匪一木而君  
志封侯乃欲飛食肉揮戈奪不豪虞淵莫可逐黃塵鞚  
邊騎白雪沒羽鏃哀哉我瘳人身命等菅蓼豪傑貴識  
時大匠不代斲願保千金軀以轉乾坤軸

營川寄懷晉卿師

時晉師有修畿輔人物志之約  
余受聘營川未踐詩以謝之

瓠落休傷簡與狂一函書劍下遼陽景行無過班揚美  
汗走還同混籍僵問字玉繩量曲尺依人金綫壓空箱  
歸歟辜負裁成意莫報師門有斐章

丙辰有舉頌學通儒代立法院解決國體之命感賦  
學究從來見侮謾幾聞搜溺到儒冠問名真覺同鱗角  
知味何須論馬肝投閣揚雄聊復爾焚膏龔勝莫相干  
箇中誰負龍頭譽終媿遼東管幼安

贈張召棠少將

時任營口  
漁業局長

龍伯大人持釣竿神鼈奠極蛟螭蟠垂鈎下掣日星動  
坐睨東海翻波瀾咨爾任公參巨擘芒鉞桂餌來紛般  
君才豈作鱸鱠舞若縱陰壑藏蜿蜒珊瑚張網出海底  
噓噏光氣流龍涎潤我跨池濡我沫有如魚水相追歡  
每憂頽魴念如燬不能騰蹕空長歎我言君非池中物  
迴旋未覺江渚寬磻溪之變此中隱渭濱之璜出其間

古來豪傑盡如此熊羆夢賚良非艱君不見中原逢逢  
震鼉鼓長歌壯士入漢關早晚韓侯釣臺下一軍驚絕  
呼登壇

題臨榆田氏姑婦雙節祠

爲田韞山  
上將作

盧龍世系出興唐彤史流傳奕有光曠代恩榮雙節度  
唐田弘正父子  
同時爲節度使一門貞孝兩姑嫜祠鄰姜石懷清潔關  
拱秦城接混茫松柏丸丸新甲第好修蘩藻薦蒸嘗

鄭鳴之假歸省母卽贈

黑水旄旗迤邐開臨邊籌策借長才飛書日下傳騎去  
望舍雲中立馬來塞北夢回縈寸草江南春早著寒梅  
駉駉四牡還將母喜見慈和舉壽杯

送柳廉石南歸

嫩水滌洄逐逝波洞庭木葉恨如何旗亭詩思添驢背  
氈雪歸裝趁橐它念我白衣憎短後勞君青眼望高歌  
江南好景依稀記倘約相逢載酒過

題林畏廬松下聽琴圖

爲李壯  
飛作

泠泠絃上音謾謾澗底松此意誰能傳咄哉畏廬翁涼  
月浸疏柳微颺拂孤桐竹露滴清響茶烟裊晴空中有  
佳公子危坐綠綺叢高視息深穩須聽聲琤琮到耳思  
鳴鳳矯首觀游龍灑然移我情莫躡成連踪卻寫雍門  
悲披圖心忡忡

題古癡畫冊十絕句

古癡各善稼乾  
嘉朝京旂人

結廬人境遠，遮樹暮山低。極目荒汀外，寒流帶雨澌。  
灌木含疎雨，危巖轉急湍。富春山下望，疑是子陵灘。  
暮色薄寒林，途遠不知處。嗟爾勞薪人，擔簦自來去。  
靄靄淡煙中，蒼蒼古木下。好景似江南，宜結朝川社。  
細雨空濛裏，荒邨三兩家。載酒孤篷去，肥魚手自叉。  
當窗秋色好，遲爾白雲堆。故染霜林醉，離人酒一杯。  
茆亭依古驛，喬木迥清秋。不盡蕭騷意，風篁葉打頭。  
征颿遠天末，八月洞庭舟。回眺君山頂，濤聲撼戍樓。  
惶恐石灘頭，急流篙不進。纜緯過危橋，早晚東風順。  
寒江千里白，孤嶼絕人煙。中有垂綸者，臨歌一叩絃。  
贈丁潔忱少將三首

武庫森森貯百函風姿何減杜征南君侯自有安邊策  
不把黃金飾劍鐔

盧龍自古稱天險一劍能當十萬師橫槩不教飛將在  
趙家拔幟已多時

美人名將事應同一例蛾眉妬漢宮塞上明妃誰識面  
祇因未解畫圖工

贈榮叔章使君五十初度

行年五十早知非太息於今直道微風雨無梁公莫渡  
湖山有美我將歸葛洪煮石顏常駐關尹傳經願未違

浩浩邊城秋色裏遙看海水正羣飛

時東瀛有地震事

重登榆關有感

玉關東接榆關路踏徧秦城與漢牆十二年間三萬里  
隴雲遼月兩茫茫

杖策重登碣石山盧龍戰蹟血猶殷何時玉壘銷兵氣  
永鎮江山第一關

聽琴行贈江南顧貞甫

涼風吹暑成秋陰主人洗琰客荷琴有約遲君戴笠至  
松江細雨飄衣襟君從江南來嘉思不可任癡號多於  
虎頭癖鍛鐵時作嵇生吟爲我一彈復三弄登木鳴盎

誰能諧座中孟公最豪宕

是日陳定山偕來

老於聲律非鄭溼

雄談往往驚里耳豈獨古調能審音擊節粗堪辨吳蜀  
賦詩直欲凌高岑惜哉吳生不得與涇陽一曲春沈沈

吳君玉如爲真甫之  
甥是日有約不至  
青眼高歌望吾子  
蜀寫十牋工來

禽玉如工書故  
作此調之

題馬遜園松江晚釣圖

松花江畔塵如海  
一襲羊裘雙髻改  
松花江上雨如絲  
手把長竿何處垂  
秫大魚肥鄉味好  
秋風蒲澤催人老  
披簑起看落霞明  
歸來臥月收篷早  
月照寒江尺幅圖  
蘆中人向畫中呼  
載美明朝刺舸去  
錯認當年范大夫  
寶刀歌爲棠園作  
次定山韻

江南有叟陳寂園  
豪情健翮乘風騫  
賦詩往往跨岑李  
痛飲會傾三百尊  
堂堂張侯專一鎮  
動如川流止山峻  
握手交情脫寶刀  
凌雲意氣彌矜慎  
鯁生昔游南北京



同時簪履盡知名，遇叟投轄長安道。高談能令當筵驚，  
揮毫噓氣如匹練。光鋌久已經錘鍊，將軍武庫耀青霜。  
學士詞鋒生紫電，張侯契合信有神。暗鳴霹易千萬人，  
古來膠漆雷與陳。何必傾蓋論故新，文字之交賁無飾。  
肝膽困輪照顏色，贈叟倭刀不敢捫。血痕濡縷秋蠅翼，  
何時出匣騰蛟螭。寒光燿燿天風吹，東夷盡掃北貊洗。  
會看麟閣圖英姿，方今兵禍竭紛糾。蝮虺螫腕欲斷手，  
函關偷度聽秦鷄。邯鄲合圍思魯酒，張侯眎我寶刀歌。  
嗟余壯志空蹉跎，此身拚爲儒冠誤。有刀不利將如何，  
陳叟題詩盡百葉。把卷長吟韻重疊，三十論文老倦游。  
攜歸好句盈巾篋，謁別君侯入漢關。幾行征柳望家山。

鷓夷一舸五湖去晚對越山開笑顏

乙丑五十生日適孫師鄭同年以六十初度詩見寄因

次其韻追述生平并答教

早登薇省步清華五十無聞祇自嗟偶傍車塵偷幸草

會攜閨月照仙葩巢危空託啣泥燕謀拙真成畫足蛇

回首觚棱悲往事隆宗門外噪宮鴉

青蠅樊棘聽嘖嘖萬里投荒付等閒鵬翅沙圓盤瀚海

馬蹏雪暖見天山漫游范志班書外得意唐經魏石間

且喜文星聚西北王晉師裴伯謙宋田芝爰共追攀

西江三魏譽差同伯子詞章舊最工先伯兄希洛詩詞繇也

墓田思丙舍轍今僮耳哭坡翁余壬子東歸即劉伶中

疾惟因酒先伯兄以張儉無家豈為窮更痛阮咸終不

祿淚河迸血灑晴空先伯兄嗣子震

漢室袁隗氣節真謂行南感恩彌念太邱陳謂堯齋未

能銘墓耐知己方伯墓銘久欲歸田謝故人聞道義熙

題甲子中丞家居誰憐長史老風塵年來百事憑天祐

幸有佳兒賚玉麟

嫩水花江數往還夢中依舊戀湖山題圖為寫三生影

補讀來偷半日閑老去欲參彌勒院早年曾泊荔支灣

故鄉棠棣花逾好一笑尊開壽母顏

兄事惟應長十年計偕同賦鹿茸篇無謀救國慚經術

有約還山話墨緣詩閣浩藏文史富禮堂私淑古今賢

西磚門巷多車轍定卜籛金滿硯田

題倚劍看山圖

爲張崇園作

胡兒騎馬如騎羊翻身射鵬俯射鷹鐵勒嘶風蹙不動  
木葉簌簌飛沙黃君侯使劍如使筆寒銑脫手流星疾  
嗚然長嘯上崆峒學此甯非萬人敵自從東道征虜還  
置身千仞誰敢攀興安嶺頭雪沒髀臚胸河上風凋顏  
山前蒼翠生眼底劍花拂落龍泉紫君不見詩人拄笏  
白雲端平視功名一杯水

壽南通張耆老

大隱魚鹽江海濱好從籃筆見精神不辭陽羨宜春酒  
來墊商山角里巾國史大名傳貨殖家兒世掌在絲綸

起居類致華夷問洛社風流有繼人

乙丑除夕遣懷簡陳定山

歲逝不我與吾生亦云衰行窩在何許飄泊松江隈干  
戈森滿眼黃霧塞兩垓骨肉各異處涕泗紛頤顛今夕  
伊何夕舉此柏葉杯呼童然薪盆命婢打灰堆嘲我送  
窮文司命醉且哈達官垂囊走胡能忍嗟來侏儒仰天  
笑憫此臣朔哀抱鏡嗤吉語沿街賣書歎挈壺念故人  
贈我雙株梅汪子寄我梅  
花詩二百韻聊復相煖熱何用羞餅壘客  
中風颼颼石硯凍不開祭詩訛陳叟槁壤同裴衷

慈盦詩集卷二

杭縣鍾廣生慈盦

默存聞余將南行賦詩贈別用原韻答謝

桃花如雪壓闌干潭水春深下急湍別意偏長因室遠  
征衣微怯爲邊寒祇今蛩駉憐同調何事蜉蝣戀一官  
珍重伽陵千里駕天風吹我海南端

壽邵鏡吾同年八十

邵君名仁壽吾杭同榜生  
存者君與董君金坡而已

回首名場意惘然君隨盧後我王前槐塵恍隔三千年  
桂月同圓卅四年城郭已非人化鶴湖山如舊海成田  
歸來重覓瀛洲侶最喜東方健似仙

布裘蔬食君家事論道行藏豈異同羨爾清閒真是福  
嗟余飄泊亦成翁頻羅詩卷追先輩安樂行窩話舊踪

待到鹿茸重宴日春風扶杖倘從公

琴川訪季子陶處士不遇

琴川幾曲傍漁磯采采伊人在翠微  
髣髴剡溪烟雨裏移舟來款戴逵扉

此是虞雍古逸民枯藤老屋幾經春  
桃花洞口漁郎路留得人間好避秦

湖上雜詩

宿雨溼林端輕寒襲春服款段出湖塢  
到眼森眾綠芊芊生意滿潑潑晴光足  
乳燕掠微波野鳧狎新綠一曦豁重陰  
宇宙機在日攝衣南北峯凌雲曠昭曠

寶石山上塏亭亭如美人南屏山下塏  
入定同老僧支

提遙相望淨湖多勝因偉哉象教力慧日懸金梭自從  
兵戈來陵谷爲摧崩不見南山捨石幢纏枯藤寂寂鐘  
聲隱悠悠潭影澁頰視劫餘灰仰看浮雲蒸獨有布袋  
佛千載燃明燈

山川貴自然草木有本性詎容事雕飾雜以夷花靚行  
行步城闈隨喜過昭慶朱甍燦然起絢爛洗空淨危橋  
半刻平曲徑失幽篁疑抹東施妝一燧奪百勝吾欲乞  
山靈削此繁縟境廓然返太初清瑩開圓鏡

外舅高白叔年丈西湖豁廬主人也壬戌與外姑金夫  
人重諧花燭甲子重賦鹿鳴杭人在學宮爲舉行鄉  
飲酒之禮有清三百年惟梁山舟學士兼此盛典繼



此則高丈一人而已是歲年丈七十有九鄉人請稱  
觴爲壽丈賦詩謝之今丙寅九月初四日八十晉一  
弧日廣生適返杭州卽用謝壽詩韻賦呈四章

佳節重明紀令辰壽光無量報天親過江春酒斟兒女

照眼秋華洽主賓放鶴詞仙宜結侶觀魚詩境好爲鄰

高氏紅樓山莊在  
花港觀魚之側 乾嘉盛事今誰嗣共說頻羅是後身

小築山莊紅樓秋臨流鷗渡涉虛舟一塘荷芰田田意

三島蓬萊浩浩游剛見玉釵重奠雁忽教銀漢隔牽牛

乙丑金夫  
人仙逝 白頭蕭瑟興亡感九日重登望海樓

差與微之競後先清貧雅得謝公憐敢誇貯器同冰玉

但謂銜杯樂聖賢爛斧一杯堪坐隱  
大豪飲  
善弈 揚塵三度

見行仙平生占盡湖山福風月何須更論錢

人月同圓家國慶中興甲子日重光五魁燒尾會開宴  
八十平頭始悼亡喜有小蠻能進酒謝他老友泥呼觴  
登山腰脚知常健插罷茱萸問秫粢

原作

高雲麟白叔

一室低徊母難辰桑榆已迫倍思親每尋舊夢嗟今  
我爲製芻詞謝眾賓容易十年逢再度歌呼幾處聽  
比鄰三杯自壽還三歎仍是劬勞未報身

小築西泠憶冊秋藕花香裏一扁舟逃名雅慕林君  
復沒世長思馬少游濫厠冠裳徒嚇鼠曾經桑海任  
呼牛衰遲未減登臨興聞笛黃昏尙倚樓

著鞭甘讓祖生先骨瘦腸枯只自憐  
鞠子久遭元亮責抱孫猶盼小同賢  
早耽澁寂惟參佛晚獲康寧不羨仙  
偶約鄰翁謀一醉買春飛盡杖頭錢

齊肩朋舊今無幾尚喜齊眉有孟光  
萬事輪卿忘得喪百年偕我閱興亡  
挽車已訂來生約合香先開此夕觴  
雪鬢霜髯堪傲世未知何日熟黃梁

題高懷軒居士遺墨冊子

懷軒名爾夔字子韶余內兄行也子時豐字魚占時顯字

野侯皆以書各

忘年結玄契論古恣幽賞悠悠三十秋  
逝波倏已往披

襟煑瀉樓譚藝豁塵鞅

居士嘗至吳門訪姚鳳生於煑瀉樓談入法甚合書乃日進

信本矜法乳登善入老蒼平直見立品  
九宮準不爽風

裁峻以厲落筆千載想長公守矩矱

謂魚占

八法稱銖兩

一卷付官奴大令有遺昉賸紙同獲機削懊笑彼愴古

人珍敝帚動以千金享葆此精氣存淋漓滿書幌蒿焄

霜露新松溼風煙長邨曇吾所宗頽壞今安放

落葉三首和孫師鄭同年

宮鴉千點近黃昏獵獵西風北上門萬瓦飄殘南苑夢

一牋流出御溝痕剪珪自昔曾分土尋斧於今孰庇根

金井乍凋銅漏歇可憐奕葉枉承恩

長楊寂寞故宮春雨打瑤階風颭塵香散曾經鸞鳳宿

枝空還避燕鶯嗔牙籤翻動商聲急鐵戟消沈戰鼓頻

底事娑婆生意盡時移代異一霑巾

微霜嫋嫋洞庭波愁絕蒼梧帝子歌孤雁不鳴爲避繳  
哀蟬將蛻已辭柯凋傷玉露秋吟早搖落銀牀舊恨多  
剩有冬青盤鬱在西臺相對滌滂沱

鴻濛一首呈義甯陳先生並寄晉師

鴻濛洩靈秘不畫見偶奇大哉義軒文聖知所叙垂方  
德象以矩圓旋妙於規恢恢大鈞化融冶昭鑪錘自從  
嬴劉來馬班並介馳雄向相頡頏崔蔡交蟠螭餘子復  
君宰各據疆一陞體漸析駢椒味亦殊辛飴吹萬噫不  
同有若陰陽毗壁壘乃角立斲畫鴻溝泥韓歐倡復古  
通方實具宜翺湜或汗走鞏軾非阿私後生苦蕭散探  
櫝玄珠遺嗜欲紛糅陳歆糟哺其醜况復百世下道喪

文日瀉狐鼠爭閨位麀鳳躋陪儻更效佞盧行變夏反  
用彝言文矜一致譌體同痾疝嗟余生也晚望若未涉  
涯但聞鬼夜哭不見麟來儀彈聲不成唳觸耳皆淫詖  
新城與義甯南北兩大師藹藹河汾席曄曄蘭陵辭恆  
山我親陟匡廬望見之差慰景行願愈甫欣同時干戈  
方喪亂魁儒多艾耆道孤懼無鄰聖遠傷暮遲頗聞王  
夫子卻曲歌陽迷於世苦瘦腫觀身成支離奔有散原  
叟杖屨西湖湄小子揖登堂觀止心則夷師友溯疇曩  
兌澤咸取資吳擊甫張廉卿范无錯姚叔節馬通伯蓓蓄生蓮池我  
今在裸壤塊然蓬藋矣艾淑貌無傳狂簡斐有思嚶嚶  
千載後悠悠焉可知附託沒世名吾將訊以詩

題見青閣遺詩冊子

見青閣詩爲仁許培之年丈之母鮑太孺人遺著

高陽有賢母文質並璀璨千秋黃絹詞一卷青玉案寧  
捨令嫻才直搦文宣幔還思歐荻遺不數孟機斷傷哉  
紅羊劫篇章付焦爨盡落蕪城灰空念大雷岸補綴賴  
後人殘叢搜斷爛題詠徧各流復堂暨越縵我從東海  
歸結鄰共里閉老輩皆宿草年交半凋散一局劫連環  
再見滄桑換呵護如有靈永永寶遺翰

贈丁潔忱鎮軍與陳定山同作

擊節高吟金叵羅君侯磊落更英多三邊列障捕魚海  
一旅投鞭飲馬河揮塵韋皋頻作鎮鳴雞祖述舊聞歌  
建安琳瑯都蕭瑟濡筆能銘老伏波

丙寅歲暮再至濱江聞吾浙兵警恍然有作

繁華自古說臨安忽報城頭鎧甲寒  
劍槩連雲橫野闊  
餘艍飛雨隔江寬  
伊誰玉馬濤前立  
我作紅羊劫後觀  
迴首家山重惆悵湖塘風雪定漫漫

鞞鼓聲中急景催  
富春江上激湍哀  
一身行役無家別  
半夜鄉心有夢回  
奉母尙勞兄弟在  
憂時還望子孫才  
他年釣雪羊裘裏  
巖石巉巖數劫灰

龍江幕府陳樵岑  
秘書寫丁卯元日詩見寄  
回憶同治丁卯先府君舉於鄉時髮亂初平世運一周  
余復以浙亂避兵濱江  
俛仰今昔爲之愴涕  
依韻和答以抒所懷



丁卯元日日丁卯玉兔相逢宮漏曉昨夜寒江獨祭詩

今朝春節斟芳醪昔者毅皇御中天兩階干羽翔蹀躞

黃榜同登三百輩

同治丁卯補行甲子併科中額倍增

紅羊化劫六十年

是年中興燾恩祐大開明堂頒裁脯但聽詞臣奏卷阿

不聞下士傷環堵家尊際會皇風清雅頌譜出承平聲

丁卯試題為吾自衛返魯一章

那知世運有成壞甲子又見雷峯傾

甲子

八月雷峯塔倒識者知為亂兆

聖湖一頃有鳥過越井百里無人耕盧

循兵動豫章郡草閒竄匿啼公卿繁霜孔父告哀眚吉

日周宣思治平平陂往復見天道放眼乾坤孰醜好側

帽遼東辟地來攬裘江上歸思早羞將短髮搔窮愁莫

謂參髯盛辭藻不作子雲美新文豈有長卿封禪稿故

人人日寄新詩甫也與適俱潦倒錢塘湖許墅關烽烟

萬里愁家山疏布奔走風塵間放歌為報陳秘監補讀

湖濱福尚慳

甲子南歸林畏叟為余繪湖濱補讀圖卷  
丙寅返棹湖壖閑居八月今避亂復出

此願未知何日償也

畫師楊令孃歌

楊女士令蕪無錫味雲同年女弟也幼  
工詩畫自言會入故清宮編摹列代帝

王像今來濱江展覽所作余在京師  
與味雲同曝直廬因為長句以張之

吳閻粉本傳興唐石渠寶軸森建章大家供奉入內苑

拂拭紈素題宮牆龍樓待制銀燭光上官捧硯錦屏張

臨摹歷代帝與王有如封禪漢業昌偉哉鴻製信希有

翳何人斯楊令孃令孃才裁稱第一生香栩栩簪花筆

寫生不數憚清於添毫直入南樓室江南吳翁

觀高弟

子繆姑待詔徒泥滓聲名壓倒波斯胡飛渡重溟二萬  
里天風滄浪海西回袖中畫藁收蓬萊干戈在途詩在  
篋雷岸空賦蕪城灰我與明遠舊相識令暉才調益心  
折松江之水綠如醅回首波池三歎息

挽康長素同年

改制春秋事新周草莽臣龍蛇荒大陸功罪痛斯人百  
二寶書國三千法界身投邊吾亦老天意向誰論

贈遼園用成澹堪韻並簡定山

聖湖東繞城邊路臨湖千本垂楊樹一廬補讀我未能  
間關烽火移家住去住花江曬網濱舊識陳君與馬君  
問字樓頭花弄月觀山亭外樹連雲

樓亭皆本

客中况是

過除夕邊寒歲暮愁笳笛抱甕念叟如丈人懷橘有兒  
同陸續遙聞鉦鼓客心驚吹斷江南杜宇聲母兄有夢  
疑消息妻女無家問死生霜髯愁緣華髮改江郎禿筆  
空文彩友朋慰我寂寥情聚散無端重渡海遯園本是  
樂天翁留司中隱將毋同散漫一生不介意矯夭六合  
凌長空花木平泉江上起有人如玉蒹葭倚揮金不讓  
孟嘗君載舸還似鷓夷子三星熠熠月華流春日巾車  
紀勝游生便埋名死埋鋪真同皮裏嗤陽秋寂者陳髯  
善諧笑珠璣唾咳皆佳妙齊髡一醉非酒狂季常多癖  
添詩料詩酒風流老更能海棠秋影贈韓憑寂者有秋  
思圖畫海  
業一枝爲歌我念秦宮已憔悴謂秦  
雅芬不堪回首鬪春燈

家居咫尺近南屏塔思歸安得還鄉法徧閱滄桑眼已昏  
未對菰蓴口先呷澹堪示我韋曲吟長安老友多素心  
雞林傳寫長慶集奚止一縑易一金我今筮得天山遼  
遼兮寂兮何所問一朝戴笠笑相逢烟水蒼茫雲影近  
邊關萬里倦游人硯耕筆耨不救貧憂時且效長沙傅  
痛哭惟思論過秦

題半園老人此夕詞後

詩人老去燕梁空此夕惟應唱惱公虛幌倚時曾照月  
佩環歸處不禁風虬髯早壓千絲白鵲淚纔添一抹紅  
爲覓俸錢薦齋福且攜筇笠過遼東

卓書白出际其大父蓮生先生龍溪遺愛詩卷題後

漢代稱循良密令績最好使君傳治譜所以署上考授

經虎林郡出宰廣南道龍溪萬山中地僻通夷獠何來

黑山賊烽炬列礮堡君侯奮一麾刈賊同刈草朝歌迎

詔歸潁川借寇保棠陰垂百年到今謳父老外家南海

令同時官嶺表余外祖張秋栗公官南况有盧李親清

門念吾嫂龍溪公余嫂廉吏難可為子孫食不飽披卷

攬遺芬袞德迹如掃漢卓茂為密令封褒德侯

和答吳玉如元韻兼呈寂叟半園

邊風不起硯無埃春晚桃枝帶雪開座上獨推荀令少

樽前無過濟陰才掩關疏懶逢迎約讀書招邀伴侶來

敢薄后山揖平子奇花如爾正初胎

題棠園長官女公子蘊華蘊璞遺影

曇華散鬢影瓊葩溢蓋露現茲天女身榮凋一朝暮世  
方罹百憂尙寐歎無寤何如歸太虛不踏人間路生前  
連理枝化作雙珠樹呼之如欲鷹亭亭不知處

從丁大質初借觀儀徵阮相國賜遊集詩冊鈔本敬題

儀徵相國乾隆乙卯提學兩浙自言少慕浙中山水  
今奉命持衡得徧游十一郡備極清娛皆聖恩所賜  
也因各賜游集云廣生按此鈔本詩冊其佳者皆有  
圈識疑是相國晚年刪定之本會否付刊尙待考證  
附注於此以俟  
異日檢校焉

昔游阮公祠祠在吳山頂記會蠟屐破曉來

集中有破曉登吳山

之一覽錢塘萬家井又游阮公墩墩落湖心影輕烟澹  
月罩蒲衣短樹平林繫瓜艇公之文章富昭代江山麗

藻蜚臺省手栽桃李徧湖堤補樹西軒駐春永集中補樹詩自

注云學署花木尚疎為補栽桃李及梅桂楊柳數十株額西軒日計樹軒又公使浙時迎養封翁於署之西園

各詰一經精舍開多士銜枚競馳聘題詩更滿浙西東

玉局名山同管領賜游恭紀聖恩多按部持衡光炳炳

未如賀老乞鑑湖便致閑身罷朝請手寫詩篇手自刪

百年世變嗟俄頃何時散落在人間誰欺藏者丁元秉

贊初於今道喪網紐絕西清况復論寶鼎定香亭畔月

迷茫文瀾閣上風淒緊想像桐江夜泊圖集有金華夜泊即事詩及

題蕭山泊月圖料量吳郡新詩本一卷長留歷劫灰不與湖山

換光景

題江樓索句圖為陳寂叟作即用李鬢君原韻



桃花扇底記香君小集江樓醉舞裙貼額翠螺剛半合  
相思紅豆已中分生涯神女原疑夢老去詩壇尙策勳  
閒倚闌干勤問字定知蕪澤近微聞

舊夢重溫錦瑟篇微醺濁淺暈生蓮妥娘才調吳門裏  
頓老琵琶歇浦邊疑是感甄盟綠水何當醉白問青天

故家搖落江潭盡喬木蒼烟又百年

鬢君故姓王氏爲某大司馬曾孫女

對酒能銷百斛愁素暉流轉玉階秋東游已訂花江集  
南去曾尋嶽雪樓八角大杯常在手一輪明月正當頭  
何因江水迷茫裏不見鷗夷載美舟

天韻會題閣上層青衫紅袖此同登攜來勝具箋句雅  
悔把情根懺佛鏡索句花間宜煮茗鬪杯堂下試敲冰

圖成賀老詩盈篋惆悵吳儂意未勝

圖爲賀  
篋公作

哀王國維

滔滔洛水浩無涯被髮行吟祇自嗟  
定樂師襄終入海離憂正則竟沉沙  
獨隨太液清波逝空對虞淵落日斜  
千古傷心重五事幾人簫鼓鬪靈槎

王風已降谷陵遷望古悲君思悄然  
東國尙知存雅樂南齋猶自進經筵  
黍離能辨殷墟字竹簡誰編小腆年  
孤憤只今遲一死招魂應在鼎湖邊

本是蕪江一布衣靈濤常護子胥旂  
茫茫東海無鱸鮓采采西山有蕨薇  
沈陸龍蛇終不起刺天螟螣尙羣飛  
辱身降志吾何敢青史他年論是非

欲起彭咸叩帝闈石船湖畔水粼粼瞻烏爰止于誰屋

匪兕還歌未喪身獨玩遺文商太卜好修姱節楚靈均

易名千載悠悠事羨煞貞松老逸民

公殉後清室賜諡忠愍羅叔蘊爲文

祭之極致歆羨之意

奉和樵岑撥愁二十韻並東宗可

小儒被褐居大儒志邦國知白守其玄靈府各識職嗟

余澹泊心薄薄給饋食同道甘顏回飢溺病禹稷懷襄

苦昏墊挾以共工力坐見四維崩安知六行飭沈陸起

龍蛇刺天聚蜚螻王風久板蕩聖教益誓忒櫬槍大如

帚噎胍並虧蝕千夫競狂走羣萌蔽陰慝滔滔江漢間

燿火何時息我生丁暴亂博譽蓄潛德緯繡信難遷彭

咸有遺則無道富貴恥此理夙所得辱志甚辱身避言  
先避色南歸八月餘烽火鎮相逼四方蹙靡騁三宿此  
焉息望望去湖山行行遠鄉闕行勝未離身稚子猶在  
側中夜起長歎鴻磬正酸惻

樵岑疊前韻見寄余愧無以答其意再和一章

蹶蹶瞻周道悠悠念南國上天方疾威下土孰競職微  
生觀憂患莫或違家食奉先嘗詠懷空自比高稷非無  
江海思亦具培風力其奈與時違渙忍恥修飭中原莽  
豺虎所在爲民蠶其人多詭隨其學盡回忒隋珠弗耀  
采良玉翻被蝕誰能遏寇虐敬慎毋作慝一朝漢業揚  
終見秦火熄昔者歌下泉周京愾失德匪風懷好音變

雅此其則陳子今嗣之詩史據有得仰天發微吟愁雲  
蔽日色汝倡予亦和鬪韻忘險偪楚狂歌已而賈生長  
太息蘭茝不化茅蹈履不踰閩襴衡鼓屢搗管寧帽常  
側相期千載上煩襟滌幽惻

馬遜園舉第八男半園寂者澹堪皆有詩戲成十二韻  
定山有五丈夫子訶責之詩傳栗里澹翁苦爲累多男

不祝得雄蓋有以

成澹堪賀遜園得第六子詩云生我  
平苦受多男累不敢隨人祝得雄我

年四七始生兒未免見獵稍心喜數使懸悅感驚彪豈  
若桑弧繫蓬矢咄哉遜園六十翁挽強壹發連五豨乙  
丙再舉寧馨物犀錢玉果紛盤中丁卯子同生各母各  
一雛阿六便已識之無阿七但覓瓜與壺於今文襟添

第八荀龍薛鳳交相譽天上三星照戶牖人間狡獪無  
不有何因哈曰我亦能璫札談嘲半園叟半園賀遊叟  
得子詩有渠  
亦能生兒我君不見龍生九種種紛拏非熊非豸載後車

他年定作周家瑞肇錫嘉名曰季駟

陳君定山出其外舅寧遠令侯公兄弟畫像屬題君與

德配侯菽園夫人結褵近五十載將以庚午之歲行

金婚禮兼以為賀

君昔年少懷琳瓊輕舸東下維揚州齊髡斗酒作上客

高門合贅寧遠侯君前以光緒辛巳  
冬月就婚揚州侯翁名德擅江表

通家孔李皆清疏告身一卷銜袖底奚事老媪從相求

百年好合自茲始有如鄭谷登秦樓翁之俊弟愈郊友

石鼎聯句窮雕鏤思君久在諸倩列津梁詩學麗以逾

先我通籍十年長大廷選拔誇前茅君乙酉選拔一朝廷試第一一朝

相逢在燕市豪情湖海交傾投拜颺雙闕衣繡豸行蹉

八閩鳴花騶豈知鷹隼歛折翼我亦墜羽雁冒罟干戈

滿地慘不樂天之將喪非人謀漂泊如蓬復萍合握手

忽到花江頭問君身世何所有官哥柴汝斥不收祇餘

八角杯在手那有百錦囊壓轉爲我絮絮說家事意興

不與庸人侔陶潛五男雍中子謂君第三子彥昂也好弄紙筆承

箕裘挽鬚問事有嬌女桐枝已長惟君脩君已嫁三女君脩君良君

也年貧庶且舉德曜案相莊何用嗟黔婁人生難得貴壽

併差喜象服垂丹旒結縭於今五十載明河歲歲迎牽

牛歐俗亦重金婚禮君乃賡作銀槎游重鼓瑟琴燁樺

燭雜以夷樂擗箜篌更念瑤環並韶秀庭前葛藟紫柯

穆君有兩孫曰太邱各闕世所重永言靜好思無訖我

聞侯家盛喬木一株古桂如蟠蚪星霜變易華屋改只

今零落成山邱蓬頭稊子倏老憊侯翁少子各微之故

園竹石空貽留披圖展拂謝公屐冰壺朗澈清且脉兩

家春在綠楊裏回首石積真雲浮鹿車雙挽出雞塞我

笑君舞時唱酬邗水悠悠看不盡惟有佳話傳千秋

題崇仲山撫石谷竹林漁邨圖卷子爲丁潔忱鎮軍作

崇仲山瀋陽人歷官兩京部郎清瑜太妃之從弟國變後隱居不出鬻畫自給

我家生長西谿麓盡日清泉看不足溪疏三灣兩灣水



門對千竿萬竿竹披圖髣髴舊家山鷗漁魚汀連若續  
短鳧拍拍輕烟浮昏鴉點點寒林宿漁舟遠浦隔江深  
遙指遐岑瀉飛瀑此中別有孤懷抱不買胭脂洗髻綠  
吁噉作畫伊何人云是先朝戚畹臣偶逢知己輒寫真  
關東芳草年年碧傷心孰慰王孫貧君不見鄭所南宋  
遺民脫罷朝衫墊角巾毫端惟有嶙峋骨潑墨烟雲妙  
入神

重九王理堂招飲江樓未赴賦謝並簡祝檢察

避地栖遲託澗邁閉門風雨奈愁何遙憐故里茱萸少  
漸覺繁霜木葉多江上帆檣歸燕雀眼中鞀鼓碎山河  
慚余辜負牆東約何日尋詩載酒過

無分重銜竹葉后最難排遣欲安之江樓有約題襟晚

幕府何人落帽遲松水彎環眉月上菊花消瘦鬢霜知

青蘿山下金華客九日登臨獨詠詩

祝果枕檢察金華人居近宋景濂學

士青蘿山故里

重陽後大雷用用祝檢察重九詩韻誌感

無端號號撼危襟豈為疑陽欲戰陰角徵變聲驚蟄啓

玄黃灑血動龍吟天無戲豫鳴連鼓星有災祥禳實沈

實沈商星晉之分野時晉綏方有兵事

莫道東方能出震且宜閉戶早抽

簪

賀棠園生子彌月媵以端石硯一方

張侯人中鸞鸞姿峨冠如箕劍拄頤高岡朝陽奉日出

定有雛鳳栖梧枝靈威

謂鮑靈九督軍

安邊事萬里並轡東道

揚雲旂坐以帷幄假以節鞭答大長如嬰倪自從車書

盛文軌宏我漢京平不陂春溫秋肅若元氣長養萬物

人無疵使君有勞民有福國家酬庸禮亦宜論功考績

咸第一紫金蒼玉雙魚緋今年山東大災稔鄭監作圖

元結詩勞徠一一為安集善氣布獲芝生楮天高聽卑

感斯應會見玉麟來蛇蛇無災無害誕彌月何用為翼

麤紛披剖此明珠睹英物渥注駒出東方池左手提戈

右握俎豈與常兒同娛娛傳家將相真有種充閭之慶

將在茲願持端石作歌頌貽諸百世期無隳

題虞山錢玉友出塞紀略寫本

按玉友各良擇於康熙戊辰隨內大臣索額圖

佟國瑋馬喇及漢官張鵬翮陳世安等奉使俄羅斯  
行至外蒙烏奴蘇太遇噶爾噶額魯特交兵不能前  
進中道詔回所紀邊塞風土形勝多可觀  
舊為研經草堂鈔本今歸王氏作鑄藏

代北承平三百年居庸襟吭蔽幽燕祇今血灑彈琴峽  
誰考皇華出塞篇

內外藩人帶礪盟原來右臂翼神京赤幡忽載明駝去  
不見和林獵漢旌

遣使平戎裕廟謀早知夷禍澹神州廷臣未解開疆策  
空紀康輜落旄頭

寄贈鮑霆威將軍三十二韻

遼左多人傑將軍挺杞柙雁行方服兩麋齒已尊三班  
筆從前記僚丸少日探衛青身未顯鴨綠戰會參炊共

矛頭浙兵殊紙上談烏飛剛噪北鵬運欲圖南上駿蹏

翻鐵先鋒劍出鐔囊沙鐘紐險背水鼓聲酣勢破千鈞

竹封同五等男鳩茲軍整列牛渚石岬岵功掠歸蘇布

庸酬失耿弇

謂以克安慶功讓倪嗣沖也

寬仁不嗜殺讓善又焉貪

早挂黃金印還停黑水驂詰戎魚作陣說士肉分甘朔

土寒猶冽東隅澤待函風雲生馬角旄節照龍潭幕府

逾悲壯賓筵且樂湛窮途仍阮籍新論有桓譚杜子疏

狂爾嚴公禮數諳權輿情不匱坐隱性還耽紉佩尋香

草培根比確藍思公如病鶴笑我似僵蠶世亂悲菅蒯

心閒謝組簪漫游潭柘寺時住翠微庵疊石蓬萊小餐

英野菊穠名園瞻眺足勝地奉陪堪耳順師尼父身強

用老聃壯猷何寂寂道味自醺醺虛館公孫度多聞太  
史儋不才誠自棄守道或無慚遠寄聊相祝遐思嘿有  
含官梅春意暖詩景在巖岵

貧交行

約可以久與樂不可長處貧交杵臼重若山得志屢屢  
棄如土孰云富貴長毋忘翻手爲雲覆手雨

故人行

吾生俯仰無不足長謝故人多厚祿厚祿故人報尺書  
甌窶但祝豐有魚有魚無魚干底事春滿一池照清泚  
題樵岑在龍沙公園謙張髯白翔詩後卽次其韻

瀟灑真宜墊角巾螺江夔峽兩詩人不嫌懸特未三百

來食飛龍酒一巡飛龍雀各座有蠻花馨自遠詞如清耐味

還醇公園淺草黃沙地我亦曾經碾玉輪

丁卯十月廿八日同兒生梁君輔和以詩賀依韻答謝

敢謂神明積感通再看英物試啼雄更無科第延先德

先府君以同治丁卯舉乙科今六十年矣但願文章有父風命汝曰同依左

氏呼名以卯記蘇公丁年數見添丁兆遯園棠園魯最

喜文昌照祿宮輔和精星學謂此子月透

原作梁君精岐黃兼通子平術庚午歸長

梁之瀚輔和

燕姑徵蘭夢又通呱呱墮地果然雄天邊桂樹迎新

月江上芙蓉趁曉風為美徐卿歌二子定知王祐卜

三公笑將星理推弧日不似昌黎坐蠹宮

樂佩石同年辭職將歸賦贈一律

書生傲骨總嶙峋此去前程莫問津不道文章能阨我  
何堪俯仰更隨人癡蠅嘍爾依餘熱駑馬遲君步後塵

指馬  
適齋

揮手臨歧相贈意且須珍重苦吟身

題黃子黎雍松客詩卷後卽用散原老人韻

吾志恥隨人筮象咸其股胡然再攘臂倉皇走東土聊

避盧循兵復依公孫主座有陳無己

謂亮  
伯

論詩差水乳

爭長比滕薛狎盟笑邾莒稱霸吾何敢只合步兵伍黃

子英英雋奮起挾輶舞秀撐建安骨健踏蓬萊嶼風騷

拳蘭芷離憂掇芳杜衰世多哀思旣雨亦旣處雷霆銳



入神冰雪冷沁腑服膺散原翁兮賞契所取眼中吾老  
矣斯人實心許

除夕讀易有感和祝果忱新元日詩韻並呈遜園定山  
吾生信有涯畏此形役苦少壯不如人矧若燭之武年  
矢鎮相催蓼蓼聽臘鼓不謁金馬門惟坐羣玉府頽思  
今古宙仰視上下宇敢謂通天人爲儒恥駭豎來歲五  
十二譬若日過午加年卒學易願得受天祐易言高卑

陳大園覆以昂

詩常服黼昂傳曰昂各出於撫撫覆也言自覆飾也

老曰玄牝門

莊曰德機杜未如易化神性命賅象數至哉乾坤緼以  
爲易門戶其光日月行其氣風雷聚良止心不薰兌說  
口則吐庖犧傳至今此義實亘古治亂若循環奚止閱

眾甫老子注眾甫物之始也

比年龍戰野大道久陳腐百家各爭

鳴儒墨或異詰大過占棟橈噬膚遇肺脯取子復毀室  
哀此下民侮吾觀遜園叟跛履俯而僂喜誦田家詞高  
吟發梁父又聞定山翁匄器識規矩官哥定汝審嗜之  
若漚乳與我常周旋玩世一悲憫自從避亂來遜荒適  
茲土茲土多賢達倡和迭賓主金華祝司直生氣頗虎  
虎君真言有物我欲咸其輔祇爲鬱牢愁頰以指畫肚  
窮搜到韋編无咎將過補詰朝春向榮生意滿場圃兵  
氣方潛銷草木畢萌怒會當揲靈著取象元亨蠱



慈盦詩集卷三

杭縣鍾廣生慈盦

樵岑自龍江寄客臘祀竈詩二律屬仿尖义體以鹽韻

見和因廣其意仍用咸韻答之兼呈公竺宗可

祀臘黃羊禮至誠紫宮君像壁中嵌香錫賣到青梅熟

篆釜輕於翠竹劊

杭俗祀竈以竹燈爲輿送神焚之名曰篆釜

司命縱教能

禍福巧言聊以避譏讒應知媚奧徒多事且誦丹經啓

玉函

年年離亂辦裝嚴行見辰龍逐兔冕束藁相煎誠太急

論材下養已非凡銷兵欲上通天表盡室難歸渡海帆

南望鄉關蕭瑟甚祝尸何以答民瘼

樂大歸遼東雪中有作東寄依韻答之

征鴻迢遞逐雲飛歲莫詩人賦曰歸笑我吟懷如筍瘦  
喜君占夢見魚肥攤書白屋曦穿榻煮酒紅鑪雪打扉  
遼水澌澌黃草歇忽驚時事一年非

未堪鞿絆息塵勞憂患餘生氣尚豪萬里昔曾歸馬角  
百篇空自惜牛毛醅醑味道薪傳火矻矻窮年晷繼膏  
瘦弱儒冠終誤我相期偕隱海門高

樵岑伯未自龍江來余與遜叟先後招邀定山半園信  
天黎雍玉如會飲遜園樵岑賦長句依韻答和

遜園中隱寄留司簾外春生月半規嘉客會餐三韭飯  
仙人偷覆一杯棋文星東聚無分野舊雨南來各賦詩

獨惜張顛遲不見

伯未先時  
歸龍沙

衝寒歸去短筇攜

次定山卽席原韻答樵岑兼呈振甫伯未宗可

人逐名場羶吾愛筆泉媚翰墨聯古歡江山攬清邃八  
閩天下奇漳海噓蜃地自古多詩人時見郡國志定山

繡衣使鮭網實建置郎罷采風謠頗誌土俗異默存此

邦彥榕影夢數至篋衍龔葆何振姚錚共把入林臂樵

輯榕南夢影錄以龔何姚  
三君詩弁首皆閩籍也三公不以易一石聊復醉惜

騰拾墜惊豈不繫文字自從東海游君先我乃次誦君

明河篇詒我瓊玖賜吟牋擘勻碧灑翰函空翠據梧獨

冥思布鼓竊深媿方今詩則亡風雅溼六義淫哇翻炙

口正聲爲世忌萬里杖策行一卷龍沙記黃山有張顛

高名並綺季入幕皆上賓一臺妙兼二于公治行最久

側烏紗翅汪侯豪於酒吏部甕頭睡同食嫩江魚雅好  
屈到芟吾詩信有緣癖之若痴嗜君與定山翁鬪韻尖  
又試演此連珠詞騁爾如琴轡而我居其間漫與寄所  
寄高會飲遯園春寒上鵬鼻累聚境每忽暫違懽豈易  
待到閨花朝遲君鞚邊騎

曾子敬招飲并題長律索和勉成五言二百字酬教

在昔僕與君營川始識面薜蘿稠坐中過眼一瞥電忽  
若夜珠光隨人按劍眄由來氣類合乃以文字先瓦缶  
殷雷鳴駘轡震耳瑱孰與饗鐘鼓爰居安魯殿儉如麤  
鼠腹飲河苦未徧何以壓君欲長川寫匹練知君好歌  
吹雅奏當筵擅篳篥篥雜亂彈落花飛片片間以清絲竹

一顧周郎便峨峨叔敖冠恢恢滑稽傳何必政事科更  
廁文苑選人生傀儡耳悲愉同一晌袍笏上下場臺榭  
彈指見唐家李天下漢代房中薦今樂猶古樂塗軌共  
鞅鞅侯王寧非貴徒隸亦非賤君誠通至理三昧任游  
衍吾今張以詩匪曰訓芳讌

上巳修禊江樓約半園定山同作主人賦此當柬

三月東風猶似翦翦破寒冰松水淺昨宵春色上江頭  
報道柔荑綠初轉我來邊城三上巳寂寞風光無意遣  
右軍誓墓空等閑子雲草玄終偃蹇諸君劇有高文學  
作詩爲招當折簡明朝布席飲江樓追逐兩鬢殊恹懣  
列坐羣賢觴詠同江左衣冠皆妙選兵氣東南尚燭霄



大好蘭亭委荒蕪未知天意於斯文待寫兔毫題雪繭  
孫慕老囑題尊人文慤公書各有因緣莫羨人卷子

文慤大宗師先子所嚴事計偕同光朝乞書懸座次畫

裏多閒情庭草留生意

文慤公為先君書常留生意庭  
前草時有閒情畫裏花一聯

屬句見瀟灑運筆脫凡媚詎今六十年永保在篋笥今

發公家藏貽謀僅七字字字蟠瓊琳精光迸神智我聞

佛所說因緣十有二此理至圓融觀心得妙義性命有

真宰儒釋無二致奉茲以周旋宗風故不墜聰訓迪前

光世守式彝器

題孫文慤公書王文成公客座私祝卷子

吾淵多儒臣汪湯兩文端擁笏宣宗朝書名重掖垣其

後公繼之結體追平原參以北碑瀟骨重而神寒侍從

上南齋珥筆澄懷園同時許星叔尚書與夏子松侍郎疏風未能

攀一卷誠子書莊雅逾瑤璠豈徒親師友直溯姚江源

四箴並程門座銘式崔瑗先芬永不替摛藻高羣言

題孫文愨公爲顧湘波太守畫因陋草堂卷子

翰林主人家聖湖湖光山色供排驅鹿牀丹青擅妙腕

師法自與常人殊公未登第時嘗從戴文節學畫文章侍從傑中禁餘

以游藝敷天衛生平珍秘不苟作自賞非欲遺吾徒偶

然寫付顧太守勝絕不異輞川圖圖中太守讀書處演

漾水竹陋可居問今草堂在何許頽仰遺跡應模糊惟

公名德重鄉國天懷瞻定同白蘇非畫傳人人傳畫藏

之子孫以爲周鼎與商觚

果忱以金華狗豎肉餉客爲詩索和戲答

食指頻頻動未休笑他皮裏弄陽秋功名上蔡嗟何及  
風味嘉薌勝欲疏烹處忍分烏喙食割來歸饜細君求  
鞞鷹逐兔真游俠痛飲咸陽市上樓

贈梁燕蓀六十生日

君子有三樂功業難具全惟君克兼之非人實由天我  
瞻南越紀舊披東塾篇九江稍後起逮君一脈傳自從  
炎洲來健翮摩高騫駕馭斲輪材揮斥羲和鞭車書匯  
一統和會周八埏同軌壹度量交子均銖錢六府足修  
飭百布如疏泉所以微管歎王佐豈不然匪伊手足烈

迴瀾障東川胡爲舌燒城赫赫炎以燁君獨持世變反  
經合其權卻曲傷迷陽尺蠖任屈跽采風異俗美觀政  
王道平苛征猛如虎君爲解倒懸瘠瘠量若蕉君爲廣  
福田以茲降百祥餘慶資綿延上有八袞翁在泮芹藻  
鮮中有雁行弟鞞鄂相村聯內有椎髮妻伯鸞宜比肩  
下有玉樹行皎若臨風前敦行無愧怍結交皆英賢於  
焉備三樂昨福不唐捐世無景略傳驂靳孰後先鼎鍾  
六千石各世五百年東海戲魚龍角觝方喧闐願介洪  
龐祺以保我幽燕時在戊辰三月燕齊方有兵事  
半園六十九生日賦祝

七十行歌松水濱筆牀硯匣總隨身東坡白肉啖猶健

子美青鞵歸未貧詩卷編年到丁卯君詩編年爲次仙

經授記降庚申君以庚申生豪吟輸與陳無己謂定不及吾

髯更軼倫

夏日雜感三首

春秋無義戰六合橫戈矛師出貞以律否臧抑有由東  
方震虢虢疾威殷不收譬彼巨霆力千鈞屠牝牛一割  
鎌已折再割剛摧柔焚如復棄如弗戢今何訖河西寶  
氏融江東錢王鏐往事誠昭昭望古空悠悠

東山藏虎豹北山生羆貔祈父實爪牙良會風雲俱老  
羆臥當關猛虎守邊隅藜藿戒不採山下少樵蘇無如  
性饕餮脂血膏唇朱齒以焚其身寇乃張之弧拔山信

多力羸角終負塗惜哉千金軀徒爲獵者虞

頭黑城上烏畢逋翹其尾啞啞江上飛星稀月明裏鷺

鳩見而笑非族原異己其巢我所營方居於誰止旅人

胡不戒焚巢爾則喜空羸百乘車終傷一徒死漢桓帝時童謠

云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爾欲毀我室何惜取我子

悒悒東人鴟鴞鑿詩史

燕京五首

沉沉王氣黯幽燕天意終教法物遷頗憶西巡元狩日

迥殊南渡靖康年秦牆自古疆戎羯洛邑從今失澗瀍

若過東華門上路恐逢銅狄淚潸然

西山潭柘氣如龍銀杏枝枯第幾重青瑣不因丹旭啓

翠華何處碧雲封  
王孫輿隸空新澤  
朝士貞元改舊容  
最念六曹都迹掃  
百年大計太匆匆

文物流傳春復秋  
記會修稷上江樓  
青松紅杏圖千尺  
陶菜潘魚味一漚  
崇效有花香易落  
海王無市玉誰搜  
景山烽火新華月  
都付蘆溝逐水流

教坊絲竹鬪繁華  
門巷櫻桃又狹斜  
故事明僮編小錄  
前朝供奉出官家  
空餘月影銷香篆  
不見雷聲走鈿車  
日下舊聞成往迹  
更無人問紫藤花

鳳闕龍樓拱上京  
崇文宣武譏言驚  
早知符璽歸天數  
何事戈鋌狎主盟  
輓輅不聞婁子敬  
述哀空賦庾蘭成  
閱風縹馬應迴顧  
豈勝高邱出涕情

成大澹堪自京還居吉林寫詩扇索和依韻奉答

雞林傳寫香山句豈有新詩礙辯才念我尊孤虛後約

翰君松菊興歸來百篇精藪宏文在一扇清風妙舞迴

聞道辭輟京闕後殘陽衰草照金臺

用前韻懷陶廬師並答澹堪

孫樵不作唐衢老門下空餘湜籍才未必黃巾能下拜

幾時絳帳許重來

聞師有避兵天津消息

文存故舊名依在浪滿

江湖去不迴爲訊河汾註詩傳山南山北誦萊臺

原作

成多祿澹堪

幾年飽聽陶廬語雪嶺天山見此才

陶廬老人盛稱君爲著作之才

人自松阿窩集去文從太史馬遷來聽嘶邊草平原



迴鵬運秋濤大海迴欲撫牙絃商舊曲可堪風雨滿

琴臺

澹堪推許逾量前詩意有未盡再答一章謝之

爨下焦桐寧足貴龍門百尺媿非才慣經滄海橫流盡  
曾向天山策馬來囊簡乞靈終不許鯨鬚跋浪信難迴  
勞君推獎吾何任歸去巖灘訪釣臺

魏君則之有和余燕京詩余亦和其雜感八首以答其  
意

嗚然芒角大星寒飛鷁沉沉北海端博浪一椎嬴氏璽  
錦囊三矢晉王冠蝸爭不識風雷險抵觸方知進退難

步速車遲前識在誰言天意總漫漫

癸亥八月占此有  
車行遲步行速一

朝不留神玉碎成頑石  
四語當時不解今始驗

大地蝸蟾十七春纓冠都說爲斯民數從游士談天衍  
爲取通侯劇美新有口盆成吾欲殺何心樽机爾爲鄰  
昏霾蔽盡三光界投界黃流掃劫塵

漢家易幟萬人驚涿水蕭蕭古北平剩有蒿萊汙夏屋  
更無菑黍餉春耕盧龍磧上玄黃血碣石城頭草木兵  
野老吞聲緣底事淋鈴殘瓦望神京

珠厓奇木熬香沈瘴雨炎風不可尋葦宇南流占曆數  
狼弧北指驗天心越臺巒嶂前無古花縣飛揚直到今  
己日乃孚從革象五羊城外戟森森

江東旂幟正鮮明欲以投壺飾太平壁上縱觀公自可

枋頭失利眾皆驚軍心最忌如崩土天道應知在禍盈  
決策未終師已燔陣雲橫壓武昌城

賦到江南庾子哀六朝遺跡尙崔嵬驚看瓜口飛鯨渡  
又見龍潭戰壘開燕子掠波風險惡雨花埋石血汗萊  
銅鑿赭憤當年事甲子從頭數劫灰

壁間絲竹魯王宮不信斯文運代終祭鬼伊川嗟被髮  
叛人窮后數彎弓百年鐘簾銷沉日五色旌旂黯澹風  
入谷下喬誰氏子幾回想像大同中

俯對江流濯髮晞仰看風雨綽靈旂入荒誰篡冥鴻跡  
大澤能容野鶴飛天帝如醒吾亦醉家山依舊景全非  
首陽無地堪逃世且拾松花當蕨薇

楊君雲史別十五年矣薜蒼后相遇喜可知也賦長律贈  
之兼題其悼亡詩後

十年分手各方隅羸馬征塵短後裾我似幼安常念漢  
君如子布總依吳名心已逐浮鷗逝詩思還同病鶴癯  
最喜相逢車笠下漫勞慰問立斯須

當年盧駱才名並早識盈川是後身一曲瑤笙王子晉  
幾行斑竹管夫人空幃淚掩湘江雨短劍光昏洛下塵  
且共西窗重剪燭時將同任編書事一回俛仰一酸辛

前游虞山訪雲史不得今遇之遼東爲賦五言句卽效  
其體

曾踏琴川路思君百喟生千年破山寺花木若爲情賸

有巢民恨還從根矩行相期釣東海曷以待時清

側帽翩然至參軍冠掾曹後車常傳食前席便揮毫故

主思劉表貞心比謝翺徇知徒鬱爾惆悵蜀山高近見

有蜀山高之作

戊辰重九王理堂先生招飲江樓為賦長句兼呈即席

諸君

去年江樓作重九未踐詩盟幸美酒今年邀約再登臨

忽訝霜髭添滿口江山如舊百無聊幕府風流今在否

眼前張髯最老宿張白翔座上狂言驚寂叟陳定山風風雨

雨稼軒詞辛九江潭秋色吳興柳趙信天金華客愛青山

眠祝果李蒼短笛常攜手李子健主人好客酣高臺江疏

夕照雲帆開曷以佳士期不來

遲燕伯喈吳玉如王作錦不至

龍山一

賦何悠哉我聞鄙泉鞠并能使腰脚健

理堂病後尙患脚軟祝君

歲歲銜深杯當歌對酒同徘徊

和作

趙孚信天

我生六十二重九老去情懷不勝酒偶拚一醉輒頽

然戒飲真如瓶守口少年不識秋士悲壓鬢霜華今

重否勝會招邀又一年江樓重聚香山叟樓頭一客

一詩篇秋吟秀奪漁洋柳短髮還羞落帽人長歌終

屬扶輪手廿年不到皖公臺辜負黃花幾度開扁舟

胡不歸去來窮愁鬱鬱胡爲哉安得餘錢買山住辭

官日日浮金杯主賓酬倡休徘徊

題顧爾繩蓼風圖

卅年淮上月夜夜照霜寒食蓼含辛苦詒荼伐肺肝衰  
親羸雪鬢游子隔風湍渺渺伊義感烏私欲報難

枕前與母別別後病還生豈勝丁寧痛難爲骨肉情一  
身飄泊盡萬里夢魂驚此意通真宰冥冥喻至精

哭成大膽堪

琴臺風雨聽君歌摧絕牙絃可奈何信有神交如水淡

恨無識面比詩多遺文早已刊青豕題扇猶能換白鵝

漫社到今寥落盡廣平

謂宋鐵樵

相望墓門過

鴻文精槧校無差同載陶廬問字車

君有精刊陶廬百篇

博覽百

家存柱史賞音千載失侯芭龔生不拜新朝草

君不受國史館

典籍廳之命曰吾入民  
國未嘗拜明令故也  
陶令初凋老圃花重過雞林空

腹痛停車風雪滿江涯

雲史新姬曰狄美南字小琴豐臺產也轉徙遼東章臺  
一見後已歸沙咤利矣乃輾轉設計出金自贖七夕  
之夜雲史方與友會飲酒樓小琴翩然來投遂作燕  
歸來詞以紀其事因爲詩賀之

芍藥輕籠雪玉膚看花十里舊皇都銀缸長伴西河老  
生小豐臺字曼殊

桃葉桃根去不還蕭郎疑作路人看阿嬌小試崑崙手  
燈下紅綃一見歡

隆準公真絕古今虞山衣鉢箇中尋柳君自是知音者



百載風流到小琴

燉煌石室相傳爲小雷音寺其大雷音則在吐魯番州  
古高昌國地也戊申歲夏余西出嘉峪關循玉門安  
西涉流沙河至於天山之麓以燉煌不當大道未往  
觀焉孫鐘舞道尹獲石室所藏唐人寫經一卷屬爲  
題識因系長句以補舊游

安西城頭星斗寒中隱鼉鼓鳴沙湍馱經白馬渡萬里  
象教啓自唐天子唐家聖僧振飛錫辟支造像當巖立  
十方龍女散天花大小雷音繡貝葉記余西出玉關門  
燉煌道上雪蹠分法華一卷因緣住題奉遼陽孫使君  
贈于振甫省長

君才不可見，韞德渾以樸。治邊三十年，循吏傳可讀。先朝按大郡，鳴騶夾繡轂。執戟羅堂下，鷹揚皆臣璞。遭逢鼠變虎，騰躑猱升屋。後來實居上，有若積薪束。而君益溫溫，明揚出誠服。非關貢冠喜，不用廷枚卜。副此吳將軍，秉政黑水麓。端人識尹佗，善佐念程昱。箕斂非所志，鼎折衛其足。具瞻終老成，知止遠殆辱。七十將懸車，廉靜而寡欲。寧止介石貞，獨抱完玉璞。穎鄉多君子，所思在淇澳。抑抑賓初筵，歌以禔景福。

冬日雜詩二首

燕姬擲銀箏，趙女抱瑟彈。相將當戶牖，長得君王歡。量殊不論價，一擲萬斛錢。寵倖列專房，秦虢差比肩。奉卮

起爲壽老上單于前自從東宮來爭妬蛾眉妍顰笑難  
爲容謠詠非等閑不見秋颿急惟悲秋扇捐閔氏頽帳  
下冒頓控鳴弦此恨足千古幽怨琵琶邊

生小蓬門裏麗質本天真同是浣溪女吳越還相親委  
身共事主貴賤難具陳貴者衣綺紈君恩日以新賤者  
澣疏葛義命甘長貧昔爲尹與邢今爲參與辰恩澤君  
方長努力侍櫛巾胡爲忽顛顛穠華萎芳塵疏葛尙可  
服綺紈安足珍率蘿且補屋慎葆千金身

己巳春節齋食一日

段家蔬筍庾郎菜春滿江南胡不歸年事又隨青草長  
鄉心已逐白雲飛只堪疏食行吾素何事長歌歎式微

少小爲儒晚禪悅清香一炷迎春暉

松客以曹纒齋客夏江亭卽事詩並樊山蘇戡諸老和

章見示依韻呈教

槐爪纔舒葦乍青幽憂時復一登亭燕移高壘因風墮  
蟬曳殘聲帶雨聽入夜落英狂似舞出關春夢喚難醒  
江郎遺跡君能說羞對新華賦魯靈

補和樵岑戊辰十二月朔感事卽用其韻

蕭牆憂豈在顓臾恭謹何如衛子夫驂乘早深芒刺痛  
侯門甯止竊鉤誅不聞鉏麀槐前語似有貂蟬戟下趨  
自古上刑垂誠遠孟軻仁義未爲迂

孫師鄭同年仲姬張蕙芬挽詩

蕙芬各元默常熟人  
韻語著有雙修閣詩存

縹緲仙靈逝莫留人天何處覓雙修劇憐中婦題黃絹

不與詩翁伴白頭舊事怕吟紅豆館故山空憶繡雲樓

銅鞮露冷春門草淒絕城南墜玉鉤

贈王作鎬

鐵嶺人主報社論壇自署白眼狂生

論壇三載狎齊盟狂放真如阮步兵莫恠對人青白眼

王郎天壤早知名

獨具鑑衡持月旦好為新論恥雷同陳琳已逝桓譚老

任爾縱橫草檄雄

奉酬寶二沈盒同年江樓望月韻

同是鑿坡待詔人偶來松渚寄吟身頗聞墨妙驚蕭寺

舊有年交屬穎濱

令伯兄鼎丞與余癸巳同舉

薛荅逢君擊鼓急亂

離隨地羽書頻清游說與雞林買風月還應載滿輪  
卽事用默存南譙晚眺韻答寄

憂煎國事夢如結遶床疾呼晝盡眊發憤書空曾幾時  
玄鬢俄然皓成雪萬里胡塵侵漢陌皎月如霜簇刃白  
狼弧麗天沙磧黃鵠兵列陣城頭黑關東徵調符盈尺  
牡丹江南嫩江北將軍有命待和戎執冰而嬉永今夕  
遙傳烽火過江來帳下酣歌猶自得鯁生前席空畫沙  
辱主後庭方選色未能仰鼻事高爵終令焦額爲上客  
孰用吾謀儻借箸焉使匏瓜繫不食

悼黃本甫

貴筑黃子壽中丞  
之孫有文學名

惡鳥寒林掠影過文章憎命奈君何幽憂重感登樓賦

抑塞猶聞斫地歌

君善歌卒之夕高歌甫闕俄而委地不起

落魄半生施甌

臂歸魂萬里下牂牁曲終縹緲人何處江上鼙聲逐逝

波

哭陳定山

京國論文廿九年白頭蓬轉尚投邊次公豪語常心折

無已新詩却手編

君詩文集甫手定

付託有文銘死後相將為

位醅君前招魂好返江南路莫怯干戈任播遷

省視張伯未病歸途感作

父子能書漢石銘

尊人邀先先生工漢隸君得其傳

論詩唐宋辨畦町

斯人那合窮荒死執手先教老淚零封禪文園頭已白

平津賓館眼猶青

龍江府主禮君甚厚

中原耆宿今餘幾願與長

桑共乞靈

遯園貨其舊廬別築新居以詩落之

羨君大廈三百間雕櫺藻梲相鉤聯虹梁十圍飾玉礎  
蟪瓦萬片光珠蟻連雲甲第冠一阜長者車轍常周旋  
有時觥籌交四座魯酒薄薄如流泉綠椽蔭自南交陞  
白熊鬪出北海嘖樂游原錦未足擬金谷園樹差比肩  
奉觴而壽君至樂一壑南面良足專問君此樂胡舍旃  
有鼓弗考鐘徒懸君曰吁我灌園叟小人欲得遠市偏  
苟完苟美吾亦爾楚弓楚矢理則然矧我不慣束縛苦  
解脫願參歡喜禪大瓠五石安所用蟪蟲一睫形神全  
謀新舍舊古有訓每每曷不歌原田余聞君言歛起舞



抵足欲伴沙鷗眠婦子入室歲云暮羔羊大饗春開筵

君不見唐風儉嗇且喜樂歸來為誦山樞篇

奉酌許瀾伊同年自壽詩韻 各同莘無錫人為先 兄希洛乙科同舉

文章風範堪師友論歲君猶弱二齡丁卯集珍唐菽聚

庚寅日降楚騷靈卷菴心苦能將母 君學出北江 事母亦同 帶草

庭閒獨拜經忝附年交情不匱雲山同望隔江青

弔程詠清觀察 詠清名大徵駁人光緒中留美墨基根 大學供職譯署官至道員布政使銜余

與共游肅邸門下國變後久不通問今年六月自舊 京東來將省其兄於黑河乘海城輪上溯黑龍江時

俄釁突起遂被捕繫於伯力城外之罽栗寒窰及和 解歸俘而君先時竟以不堪楚毒死矣君之來余未

之知不獲一面引為深痛而赤色之暴虐無 道則天下所共痛也為詩弔之以誌余哀

天地有萬劫君胡丁一會無端罹既殃造物弄狡獪君

本淮南人深藏璞自晦能通俶隅語頗守儒童戒居官  
無僞忒作事不危廬識君三十年朱邸共冠帶交游劉

鐵

王伯賈

子

丁子

文

亦沆漉出言必有章推誠每鍼芥

道義迥後生楷模式先輩天心宜佑善此理豈昧昧君  
從故京來省兄黑水砦赤燖乍飄起傳烽極邊塞十萬  
須橫磨宋瓦江泮泮而我未接君交臂失聲歎恨未尼  
君行行止天意在歟驚波濤惡艫濛鎖江外君屬皆爲  
俘魚龍沒幽恠此耗傳松濱聞之色慘敗念君千金身  
曷玩垂堂誠入彼脩羅場淨獮面可戴驅人如驅羊鞭  
撻兼杻械微生甯有倖矧復老矣憊昔者洪秀州陷虜  
冷山寨持節還歸來君奚憊行邁祇緣義不屈氣振知

識界

彼目君爲知識界中人虐之加厲

詎莫忍須臾毒楚不可耐一葉

輕鴻毛千秋重泰山烏虐君則亡桴鼓有同氣黃熊化厲魄碧血掃妖寺由命非由人爲君奠觴酌

孫盦詩集卷四

杭縣鍾廣生孫盦

王二羨門以除歲詩見示依韻奉教

隔歲平安歡問訊不祥應與歲同除飽嘗身世醯雞味

來逐塵埃野馬餘肘後禁方能辟蠹燈前古佛尙懸魚

多君戒行兼仁術

君好佛通醫

不羨仙家七白蔬

桐城馬通老訃至感作

通老於丙寅夏自燕京歸里已巳十二月十四日壽終里第年

七十有五

祇識黃天立經生白髮侵遙聞高密里門外騎蕭森抱

潤軒千古挂車巖百尋重編耆舊傳應待補儒林

昭代論文派桐城揭正宗舒黃天下秀江海古今同孰

弔青蠅客難尋白鹿翁至誠離垢土儒梵一源通

訃言先生

臨命時端坐南嚮命所親環誦佛號注視移時神定色夷而逝

張仙舫都轉寄所著石琴廬詩集答謝

夏石激清響鳴琴汎虛籟欽欽廬中人哦詩攝眾派少

小耽苦吟餘事兼藻績陶寫景逾工寂寞文無害騷盟

重老成俄然建大旻營州半盆地精白出沙汰海濤捲

几席風雨還靈怪鉛槧手一編善本皮官廨近揖盧使

君雅相索共冠帶茅屋接虹橋曾賓谷著有賞雨茅屋集秦澹如著有虹橋老

屋遺集皆疏風亦匪邁洛紙貴百縑鄭紵且登拜嚶鳴

求好音如聽有聲畫

題千華覓句圖為黃黎雍作

遼東山水天下奇雲封霧隱無人知千華駢頂攢如纈

游僊不到窮攀躋君本遼陽人尋山興不辭溫湯混混  
出暘谷龍泉灑灑飛瓊崖撐空倒落太極石推杯俯瞰  
仙人棋香巖祖越千山寺梵刹古十六勝景皆恢台生平  
慣著謝公屐好山到處都留題前瑤峯後松客三百年  
間紀游迹後之視今今視昔青山相向待何時南高峯  
南北峯北披圖念我未歸人悵望湖濱三歎息君自題  
圖有何

日青山相  
向老之句

宮牆

聖跡於今共一堂殫殘仁義喻蒙莊若非窺見宮牆美

臧獲何緣典太常

特區文廟落成有以其  
奴司典守者故及之

題唐氏仁莊圖卷錫山唐氏慕湖宗愈慕汾宗郭紹其

尊人桐卿先生之教，叔建仁莊於燕京，十刹海略師  
范文正義莊遺意而變通之，由族姓以推及庶姓，分  
院教養，大氏老弱殘廢偏於養，少壯孤寒偏於教，其  
惠亦溥矣。圖爲路金坡朝鑿作孫師鄭同年爲之記。  
佛法說平等，墨經尙兼愛，恢恢孔孟心，大圓冒覆載，其  
仁自親始，民物遞差殺，所以立達人，超攝一切界，仁爲  
元善長，義亦嘉之會，二人相爲偶，任睦風未艾，唐氏古  
有聞馨烈，播先代，挺生教諭君。謂桐卿先生仁性出天賚，利  
濟徧三州，淮徐粵海岱，更拯漣水災，寧止監河貸，高義  
振古希，後昆實津逮，有若陳太邱，淵泉溥潤漑，彬彬潮  
與汾，紀諶有同槩，大孝重繼述，遺規守勿壞，遠師天平

范近昉四明戴仁莊慎區畫廣廈拓方罨堂築萬柳前  
荷繞十刹外豈唯風物佳不數雪鴻畫燕京故事有常  
鴻雪因緣圖  
熟孫夫子題記發深慨慘慘兵旣稠惻惻仁言藹仁者  
天地心此理或非昧劫運儻可迴祥和念茲在澤與玉  
泉流門對西山靄汾乎紹衣德十世勿翦拜

贈劉荔孫

山陰多豪士觥觥推劉侯參軍老於事蠻語通鈎轉當  
其年少時意氣傾斗牛直指大月氏歎欲驕羣會大長  
亦稱制寶石冠垂旒輝煌爵相節賀使驂螭蚪驛驛歌  
皇華跡徧亞與歐歸來受上賞齊魯控方州東海乍揚  
塵北庭實宣猷都獲驄馬行卓帳金山頭瓊仁矯漢制



贊自梁邊樓謗書動盈篋  
蕙珠載一舟拂衣棄不顧去  
作鷓夷游花江月澄鮮  
簫管發清謳登場試袍笏  
出塞彈箏篥廉吏不可爲  
叔敖比孟優聊以博拊掌  
豈爲調歌喉老夫興不淺  
問年甲巳周喜有常棣花  
好於鸚鳳儔借臧且隨唱  
同消萬古愁

李仲都出其尊甫古漁先生畫卷取歐公重到長安詞  
意曰這回來之圖題長句歸之

江山爛漫休回首落葉殘陽臥衰柳  
無端策蹇又重來  
笑煞長安一歐九來時再唱踏莎行  
小帽青衫老此生  
豈爲朝空鉤黨籍翻疑人被醉翁名  
低徊舊事觚棱夢  
鷓鴣檐高壓霜重直從城北望城南  
寒月蘆溝自迎送

君不見見連環戰劫一杯棋宮車鳳輦影淒迷江南民瓚  
籠毫去不爲王朝作畫師

五世同堂紀慶詩

爲丁潔枕  
鎮軍作

天地有義氣凝巖在東北所以載坤厚堅貞象辛德興  
京震良維造嶢白山側其地萃奧靈其人稟慤直峨峨  
丁將軍東方實魁特譜系出濟陽百世有貽翼幼讀鑿  
楹書長執金門戟允兼文武資蔚起牧伯職太母逾九  
旬承歡侍顏色中歲苦荼茹晚景甘蔗食盜寇不能傷  
陰陽不沴賊矯如兮鶴翔蠹似蒼松植惟其得氣厚是  
以荷天敕彝倫迺攸叙德音益修飭眼到孫曾元呱呱  
皆英疑膚敏誦周詩維侯嚴不億方今風尚殊人紀漸

差忒五品棄弗親三光黜然黑杖杜第道周葛藟尋斧  
克我自敦古處義門過必式筮得風地觀媯宗卜昌殖  
公侯多子孫聖善伊可識賴茲俗還淳衰世盛軌則作  
詩慶誥誥永爲君子澤

題新城師秋風渡遼圖

時瀋陽聘爲萃  
升書院經師

東海波濤闊西山薇蕨長乘桴一老儒泠泠御風往在  
昔漢靈季兵戈獲坎墜黃巾起邛背銅狄臥仙掌其時  
鄭公鄉嘉遯結紵賞庭草生薤葉講學眾所仰新城王  
夫子道藝夙超明有若高密傳吾道東可想八月秋風  
涼遼水滿魚鰓木葉景蕭械關河氣森爽揚帆轉天末  
虛館就公養展圖望顏色鬢髮盡老蒼御以蒲輪寬坐

茲杏壇廣狂簡如可裁所思在吾黨

酬祝法曹諫招飲詩並次其韻

四座盡爲梁苑客我生獨坐蝎宮年

日者謂余懸知焦庚午不利

尾琴終爨差喜黨人碑未鐫何事鼠肝與蟲臂幾人火

色汰鳶肩答君嘉貺惟詩酒湔却牢愁萬口傳

大野羣真一顧空尙餘老驥晚嘶風

原唱有北牆北去定山死零落壺觴

已二年之句

暮年志意甘牛後少作文章媿馬工祇有尖义

供鬪韻更無籌策効和戎法曹祝李

子健皆詩敵健効何

分向與雄

晦如耕木省兄羨門濱江余餉以清齋長句代柬

人生如鳥飛復還投林啄木安且閑有時勞燕分向背

疾似過客偷秦關關山雖好非吾土愁胡萬里寥天寬

偶觸鄉音熱到耳况念同氣霜彫顏君家叔季此咸集

高吟不異甫與觀杜老有喜弟觀至詩老年情緒倍親切使我嘅

慕興長歎於今人事甚澆薄閱牆內曩家國瘴四方鼓

角未休息誰展大被聯為歡喜君都是佛種子仲氏仁

術開其端羨門精醫好生不登為獻俎清齋同饌首著盤香

積廚新瀾菘韭奚用雞鶩調鹽酸彘飯未堪效坡老煨

芋毋乃殊懶殘為說食已專座坐各理欲破金剛頑今

朝且盡加餐意莫待明朝刷羽翰

題佛海朝宗圖為劉海泉使君作

我觀持鉢遮鳩王舍利弗影驚翺翔牟尼神通足十方

我來普門讀吳畫萬象波濤起靈性須彌一山納一芥  
象龍居士愛逃禪躩身欲上聲聞天修羅神鬼紛雕鐫  
偉哉龍象森眼前輪與使君坐談玄一編鴻烈超言詮  
贈程玉霜

勝國風流感慨多紫藤陰裏舊經過天涯芳草王孫曲  
塞上蠻花子夜歌雲繞畫梁珠一串月生松浦翠雙螺  
百年故相今才子先後聲名總不磨

贈姜慧波

門巷櫻桃憶故居絢春堂下綠靡蕪青衫數遍明僮錄

知否秦郎念老夫

秦稚芬國興堂  
主人與余最暱

開寶承平親見之瑤華獨占鳳皇枝龜年別去如松老

猶恐相逢是夢時

明末周如松演玉茗堂四夢知名

程玉霜以霜杰集見貽賦贈長句

看花老眼濃於霧籠罩凡蕪不知數洗出霜華眼頓明  
絕豔驚才推獨步由來色菽動公卿名士初非浪得名  
百斛珠璣量未滿五陵裘馬爭先迎珠光晻曠非凡寶  
知音獨有羅瘦老紫雲儻不遇迦陵花落花開誰却掃  
花江澹澹雲悠悠花事催人上白頭青眼高歌吾老矣  
一編霜杰足千秋

弔黃申甫

風雨漫天戟一棺故人誰與恤孤寒當年文字題簪合  
後死心情作詩難王霸空餘蓬髮子龔生不受附蟬冠

龍江太守先民傳一卷遺編搵淚看

申甫著黑水先民錄廿卷

于烈婦事略題詞

烈婦劉氏字淑齋見余所撰事略

黃鶴歌白紵辭古來貞教出風詩劉家有女趨庭時學

通鄒魯爲人師一解歸妹愆期十年乃字鴟桐七絲龍

沙萬里及時尙瓊華永言配君子二解君子伊何同心

縮結琴絃方膠履霜忽咽兒夫病似冬蛩吟兒命薄如

秋蟬翼三解哀哉兒夫噉日則那一朝矢志如追亡逋

朝拜舅姑夕別小姑草成三章絕命書徘徊中道胡爲

乎四解志士主有常列女尙貞吉我聞此義出大易妻

道臣道占則一自從龍戰局翻新中原莽莽交蹏迹安

得舍生取義如斯人淨洗乾坤立人極五解



答和半園立秋述懷韻

伏枕江清水半灣吾生五十五年還新秋一葉梧桐墜

今年立秋涼月三更絡緯聞眼底花光疑隔霧尊前尊

思欲歸山勞勞理亂何須問且勸深盃倩小蠻

酬伯未六十初度

秋雨濛濛隔歲寒仙人贈與返魂丹伯未去冬疾大漸今周甲作詩自慶

長生宜進仙藥酒彊飯還加脫粟餐憶弟停盃思日下

懷人伏枕夢雲安論詩蛩駟堪同調知味何須食馬肝

枯木逢春又坼芽東皇培護到詩癯重題光祿更生字

為佩靈飛六甲符江上苦吟思瘦島儋州無恙說髯蘇

休將鴈鼎遺真意慚謝君家五瑞圖余覓得尊公逸先先生書五瑞圖一

幅爲君壽君審爲當時門下士代筆余甚慚之君曰無傷鼎雖贗而意則真也

重赴龍江遇成般若世講出尊公澹堪遺墨屬題

先生高詠出黃初有子猶能永令譽不敢密除題壁字  
要當珍護納楹書虞卿終老諸侯客召父會廻太守車  
重到龍江睹遺墨艱難負米意何如

龍江舊友振甫白翔宗可伯未樵岑并訂倡酌之約爲詩謝之  
君設讌款待伯未樵岑并訂倡酌之約爲詩謝之

十年重到布枯城秋柳江灣幾送迎絲竹明鐙豪士宴  
盤飧晚韭故人情尊前舊侶多真意病後新詩獨老成  
謂伯未爲訂倡酌堅後約莫辜風雅踐騷盟

題韓芳震將軍遺照

聞道軍中有一韓關東召拜獨登壇角山獵獵危旌立

甲子奉直大戰於遼水滔滔大幕寒忍使一家分楚漢

祇憑長策濟艱難生平慣解醇醪意蠡種功名取次看

答李法曹子健用山谷松扇韻

嘆惜埋頭鑽故紙蟬衣蠹腹君應似北方學者未能先

不讓李堪名父子柏臺謾謾秋霜寒餘事著作藏名山

鴉鳴衡輒豺當路託與黃雞白酒間

九日次沈研齋同年韻耐詩社諸君

極目關山賦遠游茱萸插徧憶杭州離懷兄弟三千里

老境文章第一疏登到險巖心最小飽經憂患舌能柔

參軍烏帽還欹側羞戴黃花對晚秋

固始許翁蘭階八十其叔子稚簣出翁詩徵和次韻

梅林春塢劫灰餘誰向嵩山問故居守舊漢家前度臘  
抱殘秦火未燒書重尋喬木家仍在倦閱滄桑眼再舒  
不是黃流堪濯足大夫何以說三閭

故京寥落景全非日暮西山望翠微八十行年如過客  
五朝文物待傳衣題詩老境堪遺世飽飯餘生便息機  
叔子論交襟袞永銜盃索句未應違

次韻伯未龍江移居

莫言張儉歎無家深巷黃昏北斗斜

君移居北  
斗胡同

小有琴

書誇富潤最宜文字覓生涯卜居何用占筵竹結伴還  
來就菊花塞上寓公同寄嘅龍城終古奏晴笳

得二兄病電航海南歸風靜無波有作

冊載寒家事艱難念阿兄乍聞驚老病敢惜肅宵征骨  
肉天涯遠風濤海上平寥空歸雁唳愁聽喚羣聲

海上望月

一輪浮拍海天寬萬頃琉璃漾玉盤近瀉銀濤如散練  
遠搖瓊島欲翻瀾魚龍偃息滄波冷鏡兔高臨黑水寒  
照我歸程雙鬢白扣舷歌罷此憑欄

孫丈慕韓先以詩簡來南歸奉謁滬上醫院卽酌原韻  
短景脩途炳燭看相逢慰藉問平安曾經倒屣山羅過  
每念生塵范甌寒薜蘿歡悰尋已杳亂離歸計料應難  
愁支老病干戈際願乞盧期辟穀丹

十月既望亥刻歸抵里門慈親倚閭久矣退而有作

言歸視兄疾最關慈母心久作倚閭望渾忘夜氣深慰

勞都共愜憂喜倍交侵宛彼倦飛鳥還來棲故林

湖上懷古四首

雪殘霜重柳眉低風景依稀認白隄雁齒已平虹影直

不知身在畫橋西

斷橋十景之一今政築平橋遺跡莫尋彌增悵觸

靈峯幾簇傍巖栽疑是逋仙補植來底恠秋墳新鬼唱

孤山從此不須開

靈峯寺梅花數百株幾奪孤山之勝西泠一角陵谷變遷林家風致頓減

矣色

啜喋鬢鱗逐隊偕宸游豫悅賜金牌池頭獨見張髯筆

波影無鈎存有釵

玉泉各清澗寺有翡翠魚純廟會賜金牌今不見矣吾友張白鵝題詩勒

石其上  
頗可觀

破碎山河送落暉又看淮劫到黃妃南屏失翠鐘聲隱

休向殘陽照衲衣

雷峯塔建於五代錢俶時又各黃妃塔甲子秋九月崩圯人以爲兵兆焉

辛未正月會二子敬六十自壽四章徵和賦得二律

中歲會吟白傅詞三年松水更淹遲伯倫嬰榼真遺世

優孟衣冠最入時喜有俸錢常挂杖恨無人日可題詩

今歲禁  
用舊曆

春來甲子周遭數又看青青壓鬢絲

感遇無端賦子昂歲蕤春色上東牆孝標自叙徒多事

中散閒情爲底忙西望豈勝離黍意南游曾誦棣華章

知君高詠羲皇上定有新詩到草堂

原作四首命題一述懷二閑適三感

遇四思兄故  
和章云云

人日寄隴南吳斗垣用高常侍寄杜拾遺詩韵

吳君鬢眉何堂堂一行作令歸故鄉垂老七十猶岷疆  
既儒兼俠撐柔腸哀哉秦人禍殃預竈冷突黔煎百慮  
發君書翰知君存遙想花飛墨凝處一枝駟寄隴頭春  
盆梅壓几纖無塵東西萬里十年別念爾困輪肝膽人  
金息侯同年巴岳特夫人五十賦祝

蓬萊居傍舊鄩宮

息侯居宮

佩徽借臧與子同差喜蘭

蓀娛晚景祇餘禾黍恨東風百花生日宜春帖一品先

朝晉國封此是長生君子館延年還與紀飛鴻

時息侯任博物

館長

題濱江姊妹墓碣

張蘊華蘊璞為棠園自撰陳定山書



繡鞵岑牟張使君孺豪能作瘞琴文色絲少女中郎筆  
常護青青姊妹墳

長松短碣鬱相望一例彭殤蝕土香爲訊定山老居士

墓門拱木已經霜

定山捐館亦葬於此木已拱矣

妙勝華鬢侍上真人天小謫認前身一坏雙照秦岡月  
同證耆闍未了因

三月三日松濱吟社第二集徵和

塞柳衝寒尙秃枝敲冰微濺水澌澌春宵幾集聯吟社  
上巳重翻賣酒旗嘉客梁園尋往迹聖湖花隴負芳期  
座中誰是倉山主爲道生兒喚阿遲

謂郭侗老

詩社同人公讌袁潔珊賦贈

巾車會挹古鬢眉笠屐重來稷被時不待疏觴題逸少  
先從罨畫識袁絲汝南月旦人倫鑑上巳春風讌集詩  
會飲東堂欣把臂問君何以慰調饑

贈徐士達箴被舉國民會議代表

喜君真奪錦標來得得驂騮道路開春水一船天上坐  
奇花三月雨中胎更無玉筍班聯李定有金臺築始隗

特區選額  
僅君一人此去江南風物好登仙景倩不須猜

晉焉航年丈挽詩

抗手天驕百辟驚孤臣心事老猶明刀環未齋先皇詔  
旛旄終歸五國城清淚幾行鵑望帝長征有角馬生程

一朝騎鶴朝天去肯讓樊山沒世名

大與樊山同時  
卒年皆八十五

寄祝劉策安父母生日

楚尾吳頭橘柚林  
鷗夷家閣有傳心  
岷嶓同導歸江漢  
徽軫雙調到瑟琴  
扶杖待鐫鳩面玉  
挽車曾載裹蹠金  
劉樊本是神仙侶  
一飯胡麻洞口尋

淞江吳母石太君節孝歌

淞水銀鱸美且豐  
朝佐甘旨夕尸饗  
護花芾芾曦曈曈  
側聞節母象肅雍  
延陵家閥萬石風  
虔脩榛栗爲女宗  
敬事威姑孝而恭  
德曜舉案鴻貫春  
傷哉寡鵠難爲容  
貞堅蒼翠挺晚松  
孤兒猶子皆奇童  
迪之義方發苞蒙  
以手畫荻還拚蓼  
大阮小阮咸登龍  
白眉最良事戎功  
旌旄蔚起東江東  
節門光大楔綽崇  
歐湛先後侔芳踪

今茲禮教相仇攻狂瀾翻倒神所恫鑒爾甘節迴蒼穹  
伯歌季舞春暉中繼今婦德昭若矇傳之中壘貽無窮  
會二子敬邀作松瀕吟社第四集出徐士達所贈龍井  
茶徧餉社友用東坡試院煎茶韻賦謝

五月草閣涼風生詩腸消渴如雷鳴主人手斟一甌雪  
清芬浮溢蘭芽輕雅人高致屬會二詩清能壓眾賓意  
嫩綠新萸試瀾煎銀鬢迸落虎跑泉菊汲鄴泉葵煮蜀  
那及獅峯茗似玉解我饒涎慰我飢問君安得芽尖眉  
徐子南游踏龍井一囊團月攜肩隨未能拋得杭州疾  
歸去待到春來穀雨幾多時  
贈瀋陽繆東麟先生八十

寂寞遼東一宿者恂恂儒效誦弦知及身疆健宦不達

於古文章學有師種柳早安元亮宅畫梅為補放翁詩

人生三樂由天賦莫遣旁人問啟期

題鐵厓女史盛孫瓊華山水橫幅

陳君陶遺有友曰盛珏齋其夫鐵厓女

史善書畫今夏自申江寄余雅筆所作極盛家者所齋日淺誤疑為孫慕丈之女公子適昆陵盛家者所

贈已緘謝之未幾陶遺出此幅相示乃恍然失笑此幅仿婁東後人王竹嶺之作筆墨蒼潤題識行楷尤

工秀絕倫因題二截句誌此段因緣亦後來佳話也

寄我風篁綠竹根渲成水墨見孤村生平不識蘼蕪影

疑是疑因且漫論

柳蘼蕪初名是又名因

北堂護影認瓊華

葉瓊華女史道光時人不櫛才人共

碧紗摹到婁東稱後勁嬋娟風致總名家

題蟹山風木圖

爲湘潭方  
旭芝作

蟹山老屋羅羣峯一溪泓演崖中通山居靜觀足至樂  
振衣千仞凌天風八十老人坐山腹手持綠竹迴方瞳  
長髯如銀爪如玉學道早晚從未松躡身衡嶽躋絕頂  
坐看炎火秉祝融一朝蟬蛻隨物化尸解直欲侔仙踪  
滿山風木搖不定對此石屋心神恫至人不死契玄象  
爲保鳧鳥留真容題詩徧踏定海寺擲杖拄破雲麓宮  
岳陽樓頭見鍾呂到今洞口迷雲封一騎玄鶴去不返  
令人想像方山翁

鷺鳥

辛未八月  
初八後作

鷺鳥從東來翩然戾飛疾虞羅會不戒衝決垂天畢燕

雀嬉於堂花開穿乙乙雕梁藻梲間營巢耽且逸豈有  
危幕思寧懷徹桑恤此鳥啞然笑下瞰恣搏扶毀室懲  
已遲墜戶嗟何及毛羽莫自衛嘴爪不敢敵昔爲鳩與  
鵲今爲蚌與鷓鑿戒古如斯弱肉強之食

讀雅

悠悠嗟昊天慘怛呼父母下民慎無辜喪亂如此憮湯  
湯盡其魚哀此淪胥痛群黎告昏墊大地莽豺虎泝水  
極四瀆赤幘徧南土上焉化猿鶴細亦憂痒瘋三復用  
無正行邁臻靡所

漸漸石何高居高當思危泝泝水何深臨深鑑在茲赫  
赫泰師尹具瞻無不宜五鼎爾載羹九畝爾裳衣爾馬

庶且蕃爾車澤而脂豔妻交扇處娥眉工威施姻亞多  
應仕戎軒皆養廝三事亶多藏羣公方滄訛具曰予其  
聖誰知烏雄雌

南箕翕其舌北斗揭之柄西鄰方詛盟東人施暴行伊  
誰生厲階武夫尙力政滔滔作戎兵潰潰務所勝內爭  
閱於牆外侮無與競蹙國日百里泯焚禍俱燼民怨神  
其恫天怒會莫敬疇能遏寇虐無使傾大命

書讖

是日中秋  
月食既

壓弧箕箝記西周讖語驚傳二八秋怕聽疾雷霜後動

前年重陽  
大雷雨

愁看圓月望中收懸圭頓改山河影離畢方

深澤洞憂誰使旭光遮滿地雙弓長挂樹梢頭



陪都

獵獵旌旗耀八區當年鎬邑此陪都北陵風雨思王會

東道車書失霸圖不信鼓鐘俱絕響

瀋陽北門內舊建鐘鼓兩樓今夏展

關官道俱拆毀

誰知符讖早亡胡長弓勁矢家天下為問金人

淚有無

九日感懷

日落風高羽箭催江山東盡北鴻迴新亭潦倒揮零涕

故國安危借異才將略南塘終有屬璽書長樂劇堪哀

秦岡五度悲秋客苦恨今朝戰壘開

時龍沙方有兵事

喜見一首贈張半園

喜見張髯至翻驚避亂來負芻民所望銜璧事堪哀秋

鸞同巢幕寒蛩待蟄坏逢迎黃酒熟話舊且傳杯

贈呼倫湖蘇將軍歌翰章司令駐軍呼倫貝爾雅歌好  
士有祭征虜之風余嘗因汪宗可秘監張伯未邑侯  
得聞君之英義而以未謀面爲憾辛未九月余友會  
子敬權使出示君四十初度詩徵和讀之聲情激抗  
如鷓鴣雞蹄旦令人起舞當茲東道續盟國難方殷正  
君枕戈盤馬時也爲長歌以壯之兼爲君壽云

殺翹不飛九龍死諸夏無君將旗靡坐令夜郎致疆大  
天狼光射東房矢遼雲驂駢渾河源黑水奔騰松阿里

將軍早立域外功偏師轉戰東海東

戊午遣第九師參加歐戰君以營長

馳往俄邊東海濱省轉戰蘇昌伊  
馬伯力等處俘德奧殘軍千餘人

普贊千騎收醜虜天

山三箭挂雕弓策勳萬里功名重獨拜登壇引飛鞚漢  
家校尉平陵侯不與衛青作輿從我聞將軍好詩書廿  
歲始棄終生繻三十斬將搴螯弧四十籌邊渡臚胸英  
英武俠兼文儒雅歌裘帶能投壺百篇泥醉紫黃酒一  
心擊破樓蘭胡興安雲呼倫月飲馬直到長城窟壽君  
一斗爲君歌起弄霜高射秋鶻嘗苦膽枕橫戈東掃  
勾吳報於越

和劉敬輿九日登雨花臺二首

烽埃三關列炬明寒江落日見臺城誰麾羽扇能平敵  
欲繫黃囊爲辟兵幕府風流成往迹新亭戮力望諸卿  
豪情越石雞鳴埭九日登臨喜放晴

好句如虹到眼明還疑飛檄下邊城

原作用電傳來

聞空雨洗

臺泉石觀變風吹草木兵北固江山賓作主

江蘇會垣移置京口

南朝詞賦長慚卿劉郎本是題餒客怱悵秋花向昊晴

奉和蘇翰章司令四十詠懷詩次韻四律

寇烽東照夕凋紅誤國貪庸恨蔡童一柱馬援標磧上

千騎蘇建出關中安邊無負生平志破虜初開第一功

爲報金人齊喪膽宋家韓岳棟猶隆

雄心常作少年看一卷陰符授灑壇堪笑鄙謀皆食肉

每逢知己輒披肝屯營室韋霜飛白立馬興安日照丹

四十封侯非異事長征能耐鐵衣寒

茫茫疆畛認完顏鄂博誰將界約刪使鹿春蒐臚水月

飛龍夜獵索倫山君如典屬期歸漢我在參軍解語蠻

直指句驪平頡利定方功績幾回攀

五事陳言謁路塵

用國語齊張生以五事諷田將軍故事張謂伯未也

元龍豪氣

更無鄰

謂陳樵岑

高歌不覺英雄老平揖應教禮數鉤絕塞

烽煙思翦牧大江洶浪憶蘇辛亥黃瀝血今何世好爲

中原惜此身

諾尼江行

諾尼蒙語謂嫩江也

諾尼江橋水深黑中有蛟鼉互蟠窟淵淵戰鼓從東來

黃沙驚飛白日匿三邊守上空無人準裂机肉饑虎食

借言鐵索駕浮梁欲以金甌補堦堦昔時女真下汴州

選立劉豫并可求

宋史金兵陷京東諸郡援立藩輔眾議折可求劉豫皆可立豫賂撻賴立

帝為齊

盜白金孟何足數

劉豫少無行嘗盜同舍生白金孟紗衣徽宗笑為河北種田叟

不足數

北數 沁南老賊同貽羞連兵入寇結粘罕逆子麟猊相

翼卯

麟猊皆劉豫子

六烽具舉無奈何還乞援師爭納款

宋史韓世

忠擊敗劉豫兵遂圍淮陽城與金兵約受

世間豈盡降

將軍須臾叱咤生風雲勒銘銅柱古有述云是伏波之

子孫誓師江上黑龍吼保我危疆憑隻手斫旗露布虞

允文伏殺飲血宗留守洮水北疏嫩水東秋花血比春

花紅男兒衛國敢惜死蒼弘灑碧光熊熊彼長我短五

當一白挺豈能支鈇戟星迸丸落雷碾鳴擲炬如篩火

輜烈都護身披鐵鎧衣躍馬砍陣蹶疾飛拚將百戰存

孤注報道兼旬未解圍大漠塵黃塞烟紫江聲鳴咽鼓

聲死時乎不利空爾爲從古英雄著青史舊聞扶風多  
將材雲臺列宿武陵烟開晟赫赫家聲古如此肯令姓  
字埋蒿萊此日何人重守土可憐後庭歌玉樹伶人但  
說李官家義士誰尋楚三戶君不見黑水飄蕭卓漢旌  
當年曾築受降城莫隨江浪滔滔去在作牙郎賣國人

宋史王時雍佐張邦昌僭  
位都人謂之賣國牙郎

秋草四章和味雲前輩同年作

記曾春色麗皇都轉眼淒清物候殊輦脚早隨零露沒  
池頭深鎖禁煙蕪疾風摧節知誰勁野火燒痕豈易蘇  
何草不黃周道靡離離原上有嘒鳩

江漢波濤接大荒埒鼉沉竈蘚侵墻寒蘆淺泚粘天白

衰柳孤墟暮日黃  
補屋未勝盈掬采  
嚼根猶說細叢香  
青青漫野都無色  
湖上空題幸草堂

驛騎傳烽落舞筵  
內家飛燕尙迴旋  
青歸宛馬關前雪  
血漬弓衣塞上煙  
胡蝶夢中魂黯黯  
羝羊籬下影芊芊  
王孫歸去知何日  
怨恨東風已隔年

秋風秋雨掩芳非  
中露行歌嘆式微  
蓬累不嫌當戶礙  
孤根原與出山違  
獨憐幽怨明妃塚  
爲報春暉孟母衣  
誰解蓀荃忠厚旨  
蒼茫家國痛全非



